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

临证综合

2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

医宗撮精
折肱漫录

明·黄承昊 撰辑
邢玉瑞 乔文彪 校注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

医宗撮精
折肱漫录

明·黄承昊　撰辑

邢玉瑞　乔文彪　校注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医宗撮精　折肱漫录/（明）黄承昊撰辑；邢玉瑞，乔文彪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11

（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

ISBN 978－7－5132－3315－6

Ⅰ.①医…　Ⅱ.①黄…②邢…③乔…　Ⅲ.①中国医药学－中国－明代　Ⅳ.①R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2488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28号易亨大厦16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2　字数 181 千字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2－3315－6
*
定价　65.00元
网址　www.cptcm.com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
微信服务号　zgzyycbs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淘宝天猫网址　http：//zgzyycbs.tmall.com

项目专家组

顾　问　马继兴　张灿玾　李经纬

组　长　余瀛鳌

成　员　李致忠　钱超尘　段逸山　严世芸　鲁兆麟
郑金生　林端宜　欧阳兵　高文柱　柳长华
王振国　王旭东　崔　蒙　严季澜　黄龙祥
陈勇毅　张志清

项目办公室（组织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王振国　王思成

副主任　王振宇　刘群峰　陈榕虎　杨振宁　朱毓梅
刘更生　华中健

成　员　陈丽娜　邱　岳　王　庆　王　鹏　王春燕
郭瑞华　宋咏梅　周　扬　范　磊　张永泰
罗海鹰　王　爽　王　捷　贺晓路　熊智波

秘　书　张丰聪

前言

中医药古籍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医学传承数千年的知识宝库，凝聚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法、生命理论和医疗经验，不仅对于传承中医学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更是现代中医药科技创新和学术进步的源头和根基。保护和利用好中医药古籍，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医学术的必由之路，事关中医药事业发展全局。

1949 年以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开展了系统的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1958 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成立，负责指导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1982 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制定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卫生部先后下达了两批 200 余种中医古籍整理任务，掀起了中医古籍整理研究的新高潮，对中医文化与学术的弘扬、传承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2007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进一步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以及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2009年《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开展中医药古籍普查登记，建立综合信息数据库和珍贵古籍名录，加强整理、出版、研究和利用”。《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强调继承与创新并重，推动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

2003~2010年，国家财政多次立项支持中国中医科学院开展针对性中医药古籍抢救保护工作，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设立全国唯一的行业古籍保护中心，影印抢救濒危珍本、孤本中医古籍1640余种；整理发布《中国中医古籍总目》；遴选351种孤本收入《中医古籍孤本大全》影印出版；开展了海外中医古籍目录调研和孤本回归工作，收集了11个国家和2个地区137个图书馆的240余种书目，基本摸清流失海外的中医古籍现状，确定国内失传的中医药古籍共有220种，复制出版海外所藏中医药古籍133种。2010年，国家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资助整理400余种中医药古籍，并着眼于加强中医药古籍保护和研究机构建设，培养中医古籍整理研究的后备人才，全面提高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

在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了中医药古籍保护和利用专家组和项目办公室，专家组负责项目指导、咨询、质量把关，项目办公室负责实施过程的统筹协调。专家组成员对古籍整理研究具有丰富的经验，有的专家从事古籍整理研究长达70余年，深知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的重要性、艰巨性与复杂性，履行职责认真务实。专家组从书目确定、版本选择、点校、注释等各方面，为项目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专业指导。老一辈专家

的学术水平和智慧，是项目成功的重要保证。项目承担单位山东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辽宁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及所在省市中医药管理部门精心组织，充分发挥区域间互补协作的优势，并得到承担项目出版工作的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大力配合，全面推进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网络体系的构建和人才队伍建设，使一批有志于中医学术传承与古籍整理工作的人才凝聚在一起，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本着“抢救、保护、发掘、利用”的理念，该项目重点选择近60年未曾出版的重要古医籍，综合考虑所选古籍的保护价值、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400余种中医药古籍涵盖了医经、基础理论、诊法、伤寒金匮、温病、本草、方书、内科、外科、女科、儿科、伤科、眼科、咽喉口齿、针灸推拿、养生、医案医话医论、医史、临证综合等门类，跨越唐、宋、金元、明以迄清末。全部古籍均按照项目办公室组织完成的行业标准《中医古籍整理规范》及《中医药古籍整理细则》进行整理校注，绝大多数中医药古籍是第一次校注出版，一批孤本、稿本、抄本更是首次整理面世。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的研究成果，则集中收录于各书的“校注说明”或“校注后记”中。

“既出书又出人”是本项目追求的目标。近年来，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形势严峻，老一辈逐渐退出，新一代普遍存在整理研究古籍的经验不足、专业思想不坚定等问题，使中医古籍整理面临人才流失严重、青黄不接的局面。通过本项目实施，搭建平台，完善机制，培养队伍，提升能力，经过近5年的建设，锻炼了一批优秀人才，老中青三代齐聚一堂，有效地稳定

了研究队伍，为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的开展和中医文化与学术的传承提供必备的知识和人才储备。

本项目的实施与《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的出版，对于加强中医药古籍文献研究队伍建设、建立古籍研究平台，提高古籍整理水平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医药继承创新，进一步发挥中医药服务民众的养生保健与防病治病作用将产生深远影响。

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王国强先生，我国著名医史文献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马继兴先生在百忙之中为丛书作序，我们深表敬意和感谢。

由于参与校注整理工作的人员较多，水平不一，诸多方面尚未臻完善，希望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办公室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许 序

“中医”之名立，迄今不逾百年，所以冠以“中”字者，以别于“洋”与“西”也。慎思之，明辨之，斯名之出，无奈耳，或亦时人不甘泯没而特标其犹在之举也。

前此，祖传医术（今世方称为“学”）绵延数千载，救民无数；华夏屡遭时疫，皆仰之以度困厄。中华民族之未如印第安遭染殖民者所携疾病而族灭者，中医之功也。

医兴则国兴，国强则医强。百年运衰，岂但国土肢解，五千年文明亦不得全，非遭泯灭，即蒙冤扭曲。西方医学以其捷便速效，始则为传教之利器，继则以“科学”之冕畅行于中华。中医虽为内外所夹击，斥之为蒙昧，为伪医，然四亿同胞衣食不保，得获西医之益者甚寡，中医犹为人民之所赖。虽然，中国医学日益陵替，乃不可免，势使之然也。呜呼！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嗣后，国家新生，中医旋即得以重振，与西医并举，探寻结合之路。今也，中华诸多文化，自民俗、礼仪、工艺、戏曲、历史、文学，以至伦理、信仰，皆渐复起，中国医学之兴乃属必然。

迄今中医犹为国家医疗系统之辅，城市尤甚。何哉？盖一则西医赖声、光、电技术而于20世纪发展极速，中医则难见其进。二则国人惊羡西医之“立竿见影”，遂以为其事事胜于中医。然西医已自觉将入绝境：其若干医法正负效应相若，甚或负远逾于正；研究医理者，渐知人乃一整体，心、身非如中世纪所认定为二对立物，且人体亦非宇宙之中心，仅为其一小单位，与宇宙万象万物息息相关。认识至此，其已向中国医学之理念“靠拢”矣，虽彼未必知中国医学何如也。唯其不知中国医理何如，纯由其实践而有所悟，益以证中国之认识人体不为伪，亦不为玄虚。然国人知此趋向者，几人？

国医欲再现宋明清高峰，成国中主流医学，则一须继承，一须创新。继承则必深研原典，激清汰浊，复吸纳西医及我藏、蒙、维、回、苗、彝诸民族医术之精华；创新之道，在于今之科技，既用其器，亦参照其道，反思己之医理，审问之，笃行之，深化之，普及之，于普及中认知人体及环境古今之异，以建成当代国医理论。欲达于斯境，或需百年欤？予恐西医既已醒悟，若加力吸收中医精粹，促中医西医深度结合，形成21世纪之新医学，届时“制高点”将在何方？国人于此转折之机，能不忧虑而奋力乎？

予所谓深研之原典，非指一二习见之书、千古权威之作；就医界整体言之，所传所承自应为医籍之全部。盖后世名医所著，乃其秉诸前人所述，总结终生行医用药经验所得，自当已成今世、后世之要籍。

盛世修典，信然。盖典籍得修，方可言传言承。虽前此50余载已启医籍整理、出版之役，惜旋即中辍。阅20载再兴整理、出版之潮，世所罕见之要籍千余部陆续问世，洋洋大观。

今复有“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之工程，集九省市专家，历经五载，董理出版自唐迄清医籍，都400余种，凡中医之基础医理、伤寒、温病及各科诊治、医案医话、推拿本草，俱涵盖之。

噫！璐既知此，能不胜其悦乎？汇集刻印医籍，自古有之，然孰与今世之盛且精也！自今而后，中国医家及患者，得览斯典，当于前人益敬而畏之矣。中华民族之屡经灾难而益蕃，乃至未来之永续，端赖之也，自今以往岂可不后出转精乎？典籍既蜂出矣，余则有望于来者。

谨序。

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许嘉璐

二〇一四年冬

王 序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在与疾病作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时至今日，中医学作为我国医学的特色和重要医药卫生资源，与西医学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共同担负着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的任务，已成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特征和显著优势。

中医药古籍在存世的中华古籍中占有相当重要的比重，不仅是中医学术传承数千年最为重要的知识载体，也是中医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见证。中医药典籍不仅承载着中医的学术经验，而且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加强对中医药古籍的保护与利用，既是中医学发展的需要，也是传承中华文化的迫切要求，更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2010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了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

能力建设项目。这既是传承中医药的重要工程，也是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举措，不仅能够全面推进中医药的有效继承和创新发展，为维护人民健康做出贡献，也能够彰显中华民族的璀璨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相信这项工作一定能造福当今，嘉惠后世，福泽绵长。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

王国强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马 序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重视古籍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自 1958 年始，国务院先后成立了三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分别由齐燕铭、李一氓、匡亚明担任组长，主持制订了《整理和出版古籍十年规划（1962—1972）》《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2000）》等，而第三次规划中医药古籍整理即纳入其中。1982 年 9 月，卫生部下发《1982—1990 年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3 年 1 月，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正式成立，保证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实施。2002 年 2 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重点规划》经新闻出版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批准，颁布实施。其后，又陆续制定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和“十二五”重点规划。国家财政多次立项支持中国中医科学院开展针对性中医药古籍抢救保护工作，文化部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专门设立全国唯一的行业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先后投入中医药古籍保护专项经费超过 3000 万

元，影印抢救濒危珍、善、孤本中医古籍1640余种，开展了海外中医古籍目录调研和孤本回归工作。2010年，国家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安排国家公共卫生专项资金，设立了“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这是继1982~1986年第一批、第二批重要中医药古籍整理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古籍整理工程，重点整理新中国成立后未曾出版的重要古籍，目标是形成并普及规范的通行本、传世本。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项目组特别成立了专家组，承担咨询和技术指导，以及古籍出版之前的审定工作。专家组中的许多成员虽逾古稀之年，但老骥伏枥，孜孜不倦，不仅对项目进行宏观指导和质量把关，更重要的是通过古籍整理，以老带新，言传身教，培养一批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的后备人才，促进了中医药古籍保护和研究机构建设，全面提升了我国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

作为项目组顾问之一，我深感中医药古籍保护、抢救与整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深知传承中医药古籍整理经验任重而道远。令人欣慰的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看到了老中青三代的紧密衔接，看到了大家的坚持和努力，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成长。相信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的将来会越来越好，中医药学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欣喜之余，以是为序。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马继兴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校注说明

一、作者简介及著作内容

黄承昊，字履素，号闇斋，晚号乐白道人。秀水（浙江嘉兴）人。生卒年不详。黄洪宪之子，万历丙辰年（1616）进士，授大理评事，擢工科。外转河南道，升福建按察使，降江西守道，称疾归里，闭户著书。己卯年（1639）起九江道，升福建道，未几，调广泉，晋阶藩长。作者幼年体弱多病，自称“凡方书所载之症十患四五，本草所载之药亦十尝四五”，遂留心医药，参究医理，将薛己的著述摘编成《医宗撮精》一书；晚年将平生收集的医学资料及心得，编成《折肱漫录》。

《医宗撮精》《折肱漫录》合刊本，刊刻于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系将作者所著《医宗撮精》《折肱漫录》二书合辑。《医宗撮精》，一名《医宗摘要》，为作者辑录薛己《内科摘要》及其所注《明医杂著》，并加以评注编撰而成。《折肱漫录》八卷，以医话、医论的形式，记载了黄氏将息养身、治病等阅历，分为养神、养气、医药三门，书名取“三折肱成良医”之义。

二、版本情况及底本、校本的选择

本书校注整理，以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医宗撮精》《折肱漫录》合刊本（乐伦堂白衙藏板）为底本，以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修敬堂《折肱漫录》刻本（简称修敬堂刻本）、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程永培《六醴斋医书十种》中《折肱漫录》（简称六醴斋本）、清嘉庆十七年《医宗撮精》刻本为校本。由于《医宗撮精》的内容主要源自薛己《内科摘要》及其所注《明医杂著》，同时也引用了《内经》《证治准绳》《玉机微义》等著作，

故以上述著作为他校本。

三、校注的具体方法

1. 采用简体横排形式，并对原文加用标点。

2. 凡底本中繁体字，直接改用通行简体字；俗字、异体字，予以径改，不出注。底本中古字、通假字，原文不改，于初见处出注说明。难字、生僻字酌加注释。

3. 凡底本中有脱、误、衍、倒之处，信而有征者，予以改正，并出校说明；无确切证据者，出校存疑。

4. 凡底本与校本文字有异，义皆可通者，原文不改，出注说明；而校本明显有误者，不再出校注。

5. 书中药物字形不规范者，除药物异名外，均以药物规范字律齐。

6. 原书卷前有“古吴薛己立斋著，槜李黄承昊履素评辑”字样，卷末有“×卷终”字样，今一并删去。

7. 原文中所涉及人名、地名、书名、药名及专业术语等，较为生疏者出注说明。

8. 原文中典故较为生疏者，简注说明其意义，并注明出处。

9. 凡原文中明引前代文献，其中引用与原文无差者，用“语出”；引用与原文有出入者，用“语本”。

10. 《医宗撮精》部分凡引用《内科摘要》《明医杂著》的内容，用宋体排版，属于黄承昊著述内容，用仿体排版。

11. 《折肱漫录》底本与校本之间分卷、内容、排序互有出入，底本六卷，缺“续养形篇上”“续养形篇下”“续医药篇”内容。校本七卷，缺“养神篇”内容。今以底本目录排序为准，根据校本补充相关内容。

总 目 录

医宗撮精

明·黄承昊　辑

自 序

夫一艺之善，于人必有所济，于物必有所利。济人利物，功辅造化，良相而外则惟良医，医不可以不为也。然而生死所寄，药饵之投，祸福转于反掌，医又不可以易为也。辛巳岁，余以公事来兴，主于通家江生光彦之听松轩，其尊人[①]守田先生精岐黄学，四方就诊者辙盈户外，全活甚多。余一日偶患臂痛，手指麻木，江君饮以人参益气汤，数服而愈。余谓君投剂之效，如谷之应响，神乎技矣。江君瞿然[②]谢曰：绝无神处。因于架上捡得黄阍斋先生《折肱漫录》《薛氏医案》两书以质，曰：公所谓神者，不出此数卷中。余乃静坐翻阅，夜分不寐，颇觉心目开朗，深叹阍斋于此道真三折肱矣。夫阍斋菁病，因善药，集中所载，大抵经生平阅历者甚多，亦且斟酌于五方风土之燥湿，审量于四时节气之寒热。有两人于此，彼此同一病也，而不能执此之药以用于彼；有一人于此，今昔同一病也，而不能执昔之药以施于今。其发明也，可称本草之笺疏；其纂辑也，可成《内经》之羽翼。溯源竟委，触类更端，令病者五脏焉瘦，医者隔垣如见。固宜人置一部于

---

① 尊人：对他人或自己父母的敬称。

② 瞿然：戒惧貌。

座右，以为卫生疗疾之龟鉴①。况吾曾宦海漂泊，以及商旅羁人，偏隅荒徼②之地，阴阳寒暑之侵，医师国手，遽觅为难，若得此卷携之行箧，随时捡阅，不啻卢扁③之立至于前也，岂不快哉！但板刻已坏，书肆中善本亦稀，若幸得一卷，仅据为独握之宝，而不能遍公诸世，非仁人君子之用心矣。今特重付剞劂④，将二者合而为一，名之曰《医宗撮精》，俾海内家有其书，人人咸免厉札⑤之灾，而共享祥和之福，直妄拟于少陵广厦千间⑥，香山大裘万丈⑦之想，亦不自揣之甚。然必如此，而是书庶可以垂久，并令黄阁斋一片婆心如揭于今日，与夫江守田⑧一生宏愿快然而畅遂，而余亦自喜此举即是济人利物之一事，岂可以一事之善，疑其善小而不为也夫？

乾隆三十三年岁在戊子仲冬月

原任甘肃永昌县知县前署固原州知州山右⑨白钟麟圣书氏撰

---

① 龟鉴：喻可供人对照学习的榜样或引以为戒的教训。龟，龟甲。鉴，镜子。

② 荒徼（jiǎo 脚）：荒远的边域。

③ 卢扁：史载扁鹊家居卢地，后人以“卢扁”称之。

④ 剞劂（jījué 基决）：雕板印行。

⑤ 厉札：疾疫。

⑥ 少陵广厦千间：唐代杜甫号“少陵野老”，其《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句。

⑦ 香山大裘万丈：唐代白居易号“香山居士”，其《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有“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句。

⑧ 江守田：即江旟，字元御，号守田老人，明天启举人，长洲（今属苏州）人，著有《寸碧堂集》。

⑨ 山右：即山西。古时坐北朝南，左为山东，右为山西。山，指太行山。

江　序

余幼不敏，就傅后句读之暇，留心医药，常取古今经验良方抄录不辍。经师谓有妨课业，每诟厉[1]之。但此道为鄙性所近，又念卫生济物，身世交受其益，古人良相良医之说，即此意也。顾其理最微，其义最精，其用最神，投之而当则立见功，投之而不当则立见害。若读书不博而贯，诊脉不静而细，用剂不明而断，临症不多而久，鲜不以人命为尝试矣。檇李[2]乐白道人，少病羸，为时医所误数十年，不能脱茹荼之苦。身所亲患之症，考之方书，十居四五；口所亲尝之药，稽之本草，亦十居四五。于是就其所患与其所尝，孰者效，孰者不效，随笔记之，分为养神、养形、医药三篇，名曰《折肱[3]漫录》。又取《薛氏医案》加以评注。夫立斋罗列各种病症，如某人患某病，用某药而病反增，用某药而病顿愈，固已俾二气五行、君臣佐使、神明变化之理，朗如星斗之经天、江河之行地矣。而阎斋先生又复于每案之下，抉其秘而标以新义，鬯[4]其说而引以更端，尤能发立斋所未发。赝每读之，如昏衢之

---

① 诟厉：责骂。

② 檇（zuì 罪）李：古地名，在今浙江嘉兴一带。

③ 肱：原作"股"，据书名改。

④ 鬯（chàng 唱）：通"畅"。清代高翔麟《说文字通》："鬯，通'畅'。"

得明烛，朗目快心，疑团冰释。持此问世，试无不效，则此二书者缺一不可，当合成一编，球贝[1]宝之而蓍蔡[2]奉之者也。乃旧刻自有明万历间迄国朝百数十年，板刻模糊，善本绝少，大惧斯集之久而就湮也。晋阳白公，向宰是邑，仁心为质，善政甚多，凡事之有利于民者，知无不为。今于是书，叹其养生寿世之功不可枚举，遂慨然以重刻为己任，令此书焕然一新，人人得而购览之，病者可以脱疾藜之困，而医者不致受二竖[3]之欺，诚斯世斯人之大幸也。则是刻也，立斋、阊斋之灵寔[4]式凭之，而我公利济之心亦将与是书永赖于无穷矣。

乾隆戊子季冬扬州守田老人江曆撰

① 球贝：球，美玉。贝，钱币。代指珍宝。

② 蓍（shī 失）蔡：蓍草与龟甲，古时用以卜筮。蔡，大龟。

③ 二竖：喻病邪。竖，幼孩。典出《左传·成公十年》。

④ 寔（shí 石）：通“实”。《说文通训定声·屯部》：“寔，叚借为‘实’。”

原　序

人谓用药如用兵，以砭疾为主，疾去而医可已矣。予谓非也，古今异宜，坚脆殊质，浣肠涤胃，揲荒爪幕，世既鲜其人。若针石毒熨，瞑眩[①]为功，亦往往朘[②]多而益少。夫疾而弗治，犹救火而不以水也；疾而必治，犹勺水而救燎原之火也。医有治之治，亦有不治之治。治之治，则五郁之疏通；不治之治，则七日之来复。犹树艺然，护其本根，时其灌溉，消息其阴阳，葆[③]正以排邪，扶衰而得旺。司马子微[④]著《天隐子》，教人存黄气入泥丸[⑤]。太仓公言：安谷过期，不安谷不及期[⑥]。渊哉懿乎！故必悟庖丁[⑦]汤稼[⑧]之理，而后可以施青囊[⑨]肘后之灵。后人率昧

---

① 瞑眩：头昏目眩。

② 朘（juān 捐）：伤损。

③ 葆：通“保”。《说文通训定声·孚部》：“葆，叚借为‘保’。”

④ 司马子微：即司马承祯，唐代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字子微，自号天台白云子，道教上清派茅山宗第十二代宗师，著有《天隐子》《坐忘论》《服气精义论》等。

⑤ 存黄气入泥丸：《天隐子》：“所想其黄气纷纷然，如云直贯泥丸。”黄气，脾气。泥丸，脑神。道家认为脑色黄，象于土。

⑥ 安谷过期……不及期：语本《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⑦ 庖丁：《庄子·养生主》载庖丁解牛，顺其节理，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⑧ 汤稼：《孟子·滕文公下》载葛伯放纵，不祀神灵，商汤曾派人为葛伯耕种，最后顺理成章地灭掉葛国。

⑨ 青囊：装医书的袋子，喻医药。

斯旨，至李东垣暗室忽燃，至薛立斋而始神明变化，所注《明医杂著》[1]，发王节斋所未发，警铎[2]聩蒙，备载经验。其《内科摘要》一书，尤得指归。顾或一方而复见，或同治而分条，殊碍披览。予曩欲汇而辑之，未之逮也。嘉禾黄阊斋先生，立履清约，糠粃俗流[3]，敭历[4]树勋，泽弘利济而寄情高远，墙仞莫窥。复以余闲游意[5]方技，精华却老，冰玉留年，独会心《立斋医案》，区别苞综，研括烦省，标以新义，辟辟元风，炤[6]彻脏腑之微，尽抉桐雷[7]之秘，尤足发立斋所未发，不知向秀[8]之注庄周、庄周之注向秀也。适共事闽南，悯斯民之枉夭，为广其传，授诸剞劂。自此集行，俾人知养即为治，治即为养。善用之，虽乌头、天雄何异参、苓、归、芐[9]？非独疗疾，兼以卫生，又宁至见误于庸医，使人归咎于神农之作俑也耶？阊斋真千万世之功臣矣。昔殷中军[10]妙解经脉，悉焚经方，予窃

---

① 《明医杂著》：明代王纶著，综合性医书，薛己曾为之注按。

② 警铎：警示。铎，一种大铃。

③ 糠粃俗流：视俗流为糠秕。典出南朝沈约《与陶弘景书》。

④ 敭历：仕宦所经历。敭，同“扬”。《说文解字·手部》：“扬，飞举也。敭，古文。”

⑤ 游意：疑为“游艺”。

⑥ 炤（zhāo 招）：同“昭”。《集韵·宵韵》：“昭……（或）从火。”

⑦ 桐雷：桐君与雷公，相传为黄帝时掌医药之臣。

⑧ 向秀：魏晋间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字子期，竹林七贤之一，有《庄子注》。

⑨ 芐（hù 户）：地黄。

⑩ 殷中军：即殷浩，东晋大臣，曾任中军将军。《世说新语·术解》载其善用经方，治人即愈，因不欲人知，遂焚所藏经方书。

憾焉。坡翁所至，尝蓄善药，有求者辄与之，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此圣贤人已一体之言，坡翁以无心吻合。若人得一良方，何翅[1]百千良药？阍斋兹刻，固超坡翁而上之，不独中军见而知悔也。

崇祯壬午长夏广陵李嗣京[2]题于邵阳署中

① 翅：同“啻”。《说文通训定声·解部》：“翅，叚借为‘啻’。”

② 李嗣京：明代扬州人，崇祯间进士，先后任南昌府推官、试监察御史等，曾纂《滕王阁续集》。

医宗撮精小引

盖闻不涉江湖，安识风波之险；不亲畎亩，岂知稼穑之艰？故眼见者胸中斯了，亲尝者知味必真也。予弱冠抱羸疾，此时未解岐黄之术，悉听时师所为。既罔效，乃广阅方书，得先生所著，甚契，如法治刀圭试之。先生医道，正似纯王，必世后仁。予服之旬月，未效，遂谓先生之言平平耳，辄更方而治之。于是病情数变，药饵杂投，百无一验，盖滨死者屡矣。赖兢兢慎摄，至强仕[①]之年，稍愈。然孱弱弗胜劳，终未脱病网。嗣患指麻，虑中风，遍求治之。时名手陈月坡劝予勿作风治，以补中益气汤为丸服之。予博正方书，睹先生旨与陈君言吻合，遂乃恪遵而久服之。近数年来觉精神渐王[②]，大胜少壮时。因甚悔当年求速效，不久服先生方，致二竖徽纆[③]几廿载，岂意纯王之药，非渐涵[④]数载则弗奏功？而杂伯[⑤]之术徒伤元

---

① 强仕：四十岁的代称。《礼记·曲礼上》："四十曰强，而仕。"

② 王：通"旺"。《说文通训定声·壮部》："王，叚借为'暀（旺）'。"

③ 徽纆：缠缚。

④ 渐涵：浸润。

⑤ 杂伯（bǎi 摆）：杂多不纯。伯，通"百"。《说文通训定声·豫部》："伯，叚借为'百'。"

气，迄无所济。是后袭之奚囊[1]中，每有所患，即简[2]先生书而用之，试无不效，益奉为圣书，而宝之如贝玉，信之若蓍蔡。二十年来扬历中外，驰驱四方，幸保残喘，则此书力也。予乃伤弓之鸟，脱网之鱼，此中险阻艰难，皆身所亲历。凡方书所载之症，十患其三四，本草所载之药，亦十尝其三四。故确信此书发前贤之未见，开后世之拘挛，为当世正法眼藏[3]，非敢泛称而谬述也。曩见士大夫亦知宝是书者，宋司寇梓于北，李司农梓于虔[4]，皆序其历试历验，可信可从，可为先得我心矣。但所梓止医案两卷，惜其未完。昔王节斋先生有《明医杂著》，立斋先生从而注之，已久行于世，先生妙旨多载其中，即所载医案尚有出前两卷外者。余挂冠归里，山居之暇，会为一编，细加评注，其有耳目亲历之症治，间附载于后，以告世之同患者，不复罹缯网[5]之苦，则予之一片婆心也。先生于外科、女科、幼科无不精妙，另出手眼，各有全书，然最切吾侪为座右、行囊所不可一日缺者，则无若兹编要矣。

崇祯己卯秋日檇李黄承昊谨题

---

① 奚囊：盛物袋。典出唐代李商隐《李贺小传》。

② 简：通“柬”，选择。《说文通训定声·乾部》：“简，叚借为‘柬’。”

③ 正法眼藏：指全体佛法。朗照宇宙为“眼”，包含万有为“藏”。

④ 虔：虔州，今江西赣州一带。

⑤ 缯（zèng 赠）网：为疾病缠缚。

凡 例

——此书以薛氏医书中《内科摘要》为主，而又以立斋先生所注《明医杂著》摘取分附各门，凡系立斋先生之语，则以先生曰别之，惧其混于王节斋先生也。

——顶格书者，皆《内科摘要》及《明医杂著》二书纂辑合成，其低一字者，乃鄙人之管见也。

——大概论理不入各门者，总撮于前卷。

目 录

卷 一

卷 二

卷 三

卷　四

卷　一

医　论

愚按[①]：经云治病必求其本，本于四时五脏之根也。故张洁古云：五脏子母虚实，鬼邪微正，若不达其旨意，不易得而入焉。徐用诚云：凡心脏得病，必先调其肝肾二脏，肾者心之鬼，肝气通则心气和，肝气滞则心气乏，此心病先求于肝，清其源也。五脏受病，必传其所胜，水能胜火，则肾之受邪，必传于心，故先治其肾，逐其邪也，故有退肾邪[②]、益肝气两方。或诊其脉，肝肾两脏俱和，而心自生[③]疾，然后察其心家虚实治之余仿此，详见《玉机微义·小儿部》。

愚按：《异法方宜论》[④] 云："东南之域，下卑湿热，其人腠理疏通，汗液妄泄，阳气内虚，故宜食椒、姜辛热之物，以助其阳也。西北之域，高陵风寒，其人腠理致密，汗液内固，阳气充实，不宜食椒、姜辛热之物，以益其阳也。"东坡仕黄州，其民疫疠流行，先生以圣散子治

---

① 愚按：此为《明医杂著》薛己注。

② 邪：《玉机微义》卷五十作"气"。

③ 生：原作"主"，据《玉机微义》卷五十改。

④ 异法方宜论：即《素问·异法方宜论》篇，但以下所引并非该篇原文。

之，其功甚效，是其地卑湿，四时郁热，腠理疏通，汗液妄泄。阳气虚寒，是以相宜。西北疫疠，民用之死者接踵，此余之目击也。

论阴阳气血

经云："脾胃为气血之本。"若阳气虚弱而不能生阴血者，宜用六君子汤；阳气虚寒而不能生阴血者，亦用前汤加炮姜。若胃土燥热而不能生阴血者，宜用四物汤；若脾胃虚寒而不能生阴血者，宜用八味丸。其余当更推五脏互相生克而调补之。愚按：人以脾胃为本，纳五谷，化精液，其清者入荣，浊者入卫[①]，阴阳得此，是谓之橐籥[②]，故阳则发于四肢，阴则行于五脏。土旺于四时，善载乎万物，人得土以养乎百骸，身失土以枯其四肢。东垣以饮食自伤，医多妄下[③]，清气下陷，浊气不降，乃生䐜胀，所以胃脘之阳不能升举，其气陷入中焦，当用补中益气，使浊气自降，不治自安。

愚按：大病后谷消水去，精散卫亡，多致便利枯竭，宜当补中益气为要。盖脾为中州，浇灌四旁，与胃行其精液者也，况大肠主津，小肠主液，亦皆禀气于胃，胃气一充，津液自行矣。燥甚者。别当以辛润之，以苦泄之。

---

① 卫：原作"胃"，据《灵枢·营卫生会》改。

② 橐籥（tuóyuè 驼月）：古代鼓风用的袋囊。

③ 下：原作"用"，据《明医杂著》卷一改。

论饮食劳倦

愚按：饮食、劳倦颇同而理异也。王安道[①]曰：劳倦伤、饮食伤，二者虽俱为内伤，不可混而为一，夫饮食受伤而留滞不化，则有余矣，有余者泻之。伤饥失饱，致损脾胃非有积滞，则不足矣，不足者补之。如东垣枳术丸之类，虽曰消导，固有补益于其间，然亦施于不甚伤者耳，原非以为通行之药也。盖停滞之物，非枳术丸之力所能去者，若泥于消导而弗知变，则不善用前人之意矣。

论发热

节斋云：内伤发热，是阳气自伤，不能升达，降下阴分而为内热，乃阳虚也，故其脉大而无力，属脾肺。阴虚发热，是阴血自伤，不能制火，阳气升腾而为内热，乃阳旺也，故其脉数而无力，属心肾。经曰：脉大而无力为阳虚，脉数而无力为阴虚，无力为虚。有力为实。愚按：阳虚发热者，宜用补中益气汤以升补阳气；阴虚发热者，宜用六味地黄丸以培补阴血。总论二[②]症，虽有阴阳气血之分，实则皆因脾胃阳气不足所致，其发热属形病俱虚，故禁服黄柏、知母，恐复伤阳气耳。

---

① 王安道：即王履，字安道，元末明初昆山（今属江苏）人，著有《医经溯洄集》等。

② 二：原作“一”，据《明医杂著》卷一改。

阁老李序庵，有门生馈坎离丸，喜而服之。予曰：前丸乃黄柏、知母，恐不宜服。《内经》有云：“壮火食气，少火生气。”今公之肝、肾二脉，数而无力，宜滋其化源，不宜泻火伤气也。不信，服将两月，脾气渐弱，发热愈甚，小便涩滞，两拗[1]肿痛，公以为疮毒。余曰：此肝肾二经亏损，虚火所致耳，当滋补二经为善。遂朝用补中益气汤，夕用六味地黄丸，诸症悉愈。予见脾胃素弱，肝肾阴虚而发热者，悉服十味固本丸与黄柏、知母之类，反泄真阳，令人无子，可不慎哉！

节斋云：伤寒发热，是寒邪入卫，与阳气交争而为外热。阳气主外，为寒所伤而失其职，故为热。其脉紧而有力，是外之寒邪伤胃也。治主外。立斋云：前症反复变迁，若治失其宜，命在反掌。盖寒邪自表入里，治法虽有三阳之异，然不可拘泥日数，亦有其邪终止于一经，而不传他经者。尝治陈湖一男子，患伤寒，仰卧一月，且耳聋。余意其病尚在少阳，故胁痛不能转侧及耳聋也。与小柴胡汤加山栀，一剂即能转侧，尾闾处内溃皆蛆，耳亦有闻。盖少阳属风木，而风木能生蛆也，其在少阳明矣。

节斋云：伤暑发热，是火邪伤心，元气耗散，而邪热入客于中，故发为热，汗大泄，无气以动，其脉虚迟而无力，是外之热邪伤荣[2]也。治主内。立斋云：夏月阳气浮

---

① 拗：原作“拘”，据《明医杂著》卷一改。
② 荣：原作“老”，据《明医杂著》卷一改。

于外，阴气伏于内，法当调补阳气为主，而佐以解暑，此推《内经》舍时从症之良法也。故前症当究其所因而治之，不可泛用香薷饮之类，走散阳气，导损真阴，而益其病也。又有夏间用薄荷煎汤以代茶，殊不知散人之真气，即久用川芎汤，令人暴死之类也详见后。

论处方

愚按：方，仿也，仿彼而准此也。至于应用，更贵权宜，非曰确然不可移而屹然不可动者也。是以《素问》无方，《难经》亦无方，汉时才有方，盖仿病因以立方也。

论寒热水火

王太仆[1]曰："大寒而甚，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大热而甚，寒之不寒是无水也。"昼见夜伏，夜见昼止，不时而动，是无火也。大抵病热，作渴饮冷，便秘，此症属实，为热故也。或恶寒发热，引衣蜷卧，或四肢逆冷，大便清利，此属真寒。或躁扰狂越，欲入水中，不欲近衣，此症属虚，外假热而内真寒也。故虚劳发热之症，治以寒药而不愈者，为此故也。由此观之，则热症常少，而寒症常多矣。故无火者，当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无水者，用六味丸壮水之主，以镇阳光。然其所以致疾者，皆

---

① 王太仆：即王冰，中唐人，曾为《素问》作注。因时任太仆令，后人称"王太仆"。

由气血方长而劳心亏损，或精血未满而纵情恣欲，根本不固，火不归经，以致见症难明。虽宜常补中阴以制其火，然而二尺各有阴阳，水火互相生化，当于二脏中各分阴阳虚实，求其所属而平之。若左尺脉虚弱而细数者，是左肾之真阴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脉迟软，或沉细而数欲绝者，是命门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至于两尺微弱，是阴阳俱虚，用十补丸，此皆滋其化源也。设使概服黄柏、知母沉阴泻火之药，反戕脾胃，多致不起详见《玉机微义》。

论针灸

愚按：针灸之法，各有所宜，亦各有所禁。经曰：形气不足，病气不足，此阴阳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则重不足，重不足则阴阳俱竭，血气皆尽，五脏空虚，筋骨髓枯，老者绝灭，壮者不复矣。东垣曰：脉浮数而发热，咽干，面赤，时渴者，皆热在外也，不可灸，灸之灾害立生。由此观之，所禁所宜，不可不慎。

元气亏损中风昏晕等症

愚按：《难经》曰："邪在气，气为是动；邪在血，血为所生病。"经云："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此风非外来风邪，乃本气病也。故诸方多言皆由气体虚弱，荣卫失调，或七情过度，以致真气耗散，腠理不密，邪气乘虚而入，忽焉中仆。其在左半体者，肝肾所居之地。肝主

筋，肾主骨[①]，肝藏血，肾藏精，精血枯槁，不能滋养，故筋骨偏废而不用也。河间曰："风病多因热甚。"俗云风者，言末而忘其本也。经云："汗出偏沮，使人偏枯。"如树木一枝津液不到，则此枝枯槁，被风所害。由此观之，实因肝肾二经，精血枯槁之所致也。经曰："三阴三阳发病为偏枯痿易。"四肢不举，亦未尝必指于风也。其真中者，当辨其中脏、中腑而治之。眼瞀者，中于肝；舌不能言者，中于心；唇缓、便秘者，中于脾；鼻塞者，中于肺；耳聋者，中于肾。此五者病深，多难为治。中血脉者，外无六经之形症，内无便溺之阻隔，肢不能举，口不能言，用大秦艽汤主之。中腑者，多兼中脏。如左关脉浮弦，面目青，左胁偏痛，筋脉拘急，目瞤，头目眩，手足不收，坐踞不得，此中胆兼中肝也，用犀角散之类。如左寸脉浮洪，面赤，汗多，恶风，心神颠倒，言语蹇滞[②]，舌强口干，忪悸恍惚，此中小肠兼中心也，用麻黄散之类。如右关脉浮缓或浮大，面唇黄，汗多，恶风，口喎，语涩，身重，惰怠嗜卧，肌肤不仁，皮肉瞤动，腹胀不食，此中胃兼中脾也，用防风散之类。如右寸脉浮涩而短，必鼻流清涕，多喘，胸中冒闷，气短，自汗，声嘶，四肢痿弱，此中大肠兼中肺也，用五味子汤之类。如左尺脉浮

① 骨：原作"血"，据《明医杂著》卷四改。

② 蹇滞：语言呆涩艰难。蹇，通"謇"。口吃。庾信《谢滕王集序启》："言辞蹇吃，更甚扬雄。"

滑，面目黧黑，腰脊痛引小腹，不能俯仰，两耳虚鸣，骨节疼痛，足痿，善恐，此中膀胱兼中肾也，用独活散之类。此皆言真中风之症治也。其间亦有血气之分焉。气虚而中者，右手足不仁，用六君子汤加钩藤、姜汁、竹沥；血虚而中者，左手足不仁，用四物汤加钩藤、竹沥、姜汁；气血俱虚而中者，左右手足不仁，用八珍汤加钩藤、姜汁、竹沥。

其与中[①]风相类者，不可不别。如中于寒，谓冬月卒中寒气，昏冒，口禁，肢挛，恶寒，脉浮紧，用麻黄、桂枝、理中汤之类；中于暑，谓夏月卒中炎暑，昏冒，痿厥，吐泻，喘满，用十味香薷饮之类；中于湿，丹溪所谓因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用清燥汤之类加竹沥、姜汁；因于火者，河间谓五志过极，火盛水衰，热气沸郁，昏冒而卒仆也，用六味丸、四君子汤、独参汤之类。内有恚怒伤肝，阴火上炎者，用小柴胡汤之类；中于气者，由七情过极，气厥昏冒，或牙关紧急，宜用苏合香丸之类；食厥者，过于饮食，胃气不能运行，故昏冒也，用六君子加木香；劳伤者，过于劳役，耗损元气，脾胃虚衰，不任风寒，故昏冒也，用补中益气汤；房劳者，因肾虚耗，气不归源，故昏冒也，用六味丸。此皆类于中风者也。

---

① 中：原脱，据《明医杂著》卷四补。

夫中风者，《内经》主于风，此真中风也。若河间主于火，东垣主于气，丹溪主于湿，皆是因火、因湿、因气而为暴病、暴死之症，类中风而非真中风也，治者审之。卒中昏愦，口眼㖞斜，痰气上涌，咽喉有声，六脉沉伏，此真气虚而风邪所乘，以三生饮一两，加人参一两，煎服即苏。若遗尿手撒，口开鼾睡，为不治，仍用前药亦有得生者。三生饮乃行经络、治寒痰之药，有斩关夺旗之功，每服必用人参两许，以却其邪而补助真气，否则不惟无益，适足以取败矣。观先哲用芪附、参附等汤，其义可见。

愚按：陈临川[1]云："医风先医血，血行风自灭。"盖肝藏血而主风，又肝气为阳为火，肝血为阴为水。若肝火旺则肝血必虚，故凡风病多因肝经风火为患，当推五脏相胜相生，以益其血。

愚按：前症多因饮食失节、起居失宜，亏损元气，腠理不致，外邪所侵，或劳伤元气，怒动肝火，皆属内因[2]所致也，前药亦当审而用之。

车驾[3]王用之，卒中昏愦，口眼㖞斜，痰气上涌，咽喉有声，六脉沉伏，此真气虚而风邪所乘，以三生饮一两，加人参一两，煎服即苏。

---

① 陈临川：即陈自明，南宋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字良甫，晚年自号药隐老人，著有《妇人大全良方》《外科精要》等。

② 因：原作"阴"，据《明医杂著》卷四改。

③ 车驾：帝王的车马侍官。

余少未知医，父母皆以卒中不起。初中时，辄以俗例进牛黄清心丸、活络丹等药，时师诊治，全无一效。每读立斋此书，辄自饮恨，当年何不早为考究。父母病时，连进人参三生饮，或能驱邪气而复真元，未可知也，此理弗知，束手听时师之奏技，而竟以罔功，余无以为人矣。今恨已无补，谨揭出以告世人为人子者。语曰："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信夫！

卒中之病，虽曰外邪乘之，而中虚者居多。余父得此症，乃久病之后，确是虚中，非关外邪，断不宜服牛黄丸，盖此乃通经散邪之药，非大佐以补剂，必不可轻服者。立斋云：不惟无益，适足以取败。令人恨绝，立斋治法昭然若揭日月于中天，而粗工浪得时名，何全不寓目此书也，尤足恨人。

余先人既没①于此病，予兄亦以此病亡，总是虚中而为牛黄丸所误耳。如有火盛痰升，一时昏冒者，用童便灌之便醒。予从弟履中年方强仕，以郁火患此，灌童便而醒。

闻名医陈月坡云：凡卒中者，不宜杂饮以汤，即姜汤亦不可与，饮便乱经脉。

州判②蒋大用，形体魁伟，中满吐痰，劳则头晕，所

---

① 没（mò莫）：通"殁"。《论语·学而》："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

② 州判：知州的佐官。

服皆清痰理气。余曰：中满者，脾气亏损也；痰盛者，脾气不能运也；头晕者，脾气不能升也；指麻者，脾气不能周也。遂以补中益气汤加茯苓、半夏以补脾土，用八味地黄以补土母而愈。后惑于《乾坤生意方》[1]云：凡人手指麻软，三年后有中风之疾，可服搜风、天麻二丸以预防之。乃朝饵暮服，以致大便不禁，饮食不进而殁。愚谓预防之理，当养气血，节饮食，戒七情，远帏幕可也。若服前丸以预防，适足以招风取中也。

予壬戌岁，忽患手指麻软，时作时止，每夏愈而冬甚。素闻指麻当防中风，因讲求预防之法，读先生此训而心了然。确如先生之法，专务补养调理，而一切袪风之药悉屏勿服，于今十有二年矣。

初犹间服豨莶丸并酒，见一友人禀赋原弱，单服药豨莶丸两月，精神一时萎薾[2]，至不能步履，后改服补药，一月始键。于是悟此药亦是耗损元气之物，遂弃勿复服饮。方书赞此药之妙如神，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信夫！

先生立见，专以滋养化源为主。化源者何？脾胃之气是也。土为万物之母，非土则万物不生，惟脾土壮王，则万物皆昌，而四脏多有生气矣。故先生以头晕、指麻、痰满，皆推本于脾，而治以补中益气汤。盖诸药非寒、非热，皆禀春温之气，而可以生长万物者，以此滋养脾土，

① 乾坤生意方：即《乾坤生意》，明代朱权撰，综合性医书，二卷。
② 萎薾（ěr 尔）：萎靡。

元气自生，不必防风而风自无从中矣。试观天道，大寒、大热都能杀物，而阴凉亦不能生物，惟一种阳和温煦之气，能使万汇[1]荣昌。同此一理，故寒热之剂用以治病，中病即止，不可多服，即养血之药，亦属阴分，可以伤脾，况阳生则阴长，亦未有专养血助阴，而阴血能生长者，故甘温之剂，宜久久服之，乃生长气血之要物也。东垣特设补中益气汤，以救万世之尪羸，立斋阐揭而究晰之，以开一时之聋聩，功德均无量矣。

余患指麻，医家陈月坡以前汤加减为丸，余服之力胜于汤，此亦新法。余自少多病，弗能胜劳，自服此丸，觉劳而不病。然则古人所制汤丸，亦不可执胶柱之见也。

先生谓指麻乃脾气不能周，是确论。惟脾气不周，而不加意调补，以致虚而愈虚，故忽有中风之症。若认指因风而得麻，而预饵却风之药以防之，真所谓招风取中矣。盖搜风等丸，多戕贼脾胃之药，断不可轻与。凡人脾气不伤，虽病可疗；若脾气一败，卢扁却走。《乾坤生意》等书误人不浅。故非明理之儒，医书不可乱读。

一男子，卒中，口眼㖞斜，不能言语，遇风寒四肢拘急，脉浮而紧。此手足阳明经虚，风寒所乘，用秦艽升麻汤治之稍愈，乃以补中益气加山栀而痊。若舌喑不能言，足痿不能行，属肾气虚弱，名曰痱症，宜用地黄饮子治

① 万汇：万物。

之。然此症皆由将息失宜，肾水不足而心火暴盛，痰滞于中[1]也。轻者自苏，重者或死。

要见此症，痰滞于胸，总缘心火暴盛。心火之盛，总缘肾水不足。故能使真阴不虚，必无是病。

一男子，体肥善饮，舌本硬强，语言不清，口眼㖞斜，痰气涌盛，肢体不遂。予以为脾虚湿热，用六君子加煨葛根、山栀、神曲而痊。

此治法盖为善饮之故，惟善饮，故致脾虚湿热。六君子所以健脾燥湿，其加葛根、神曲、山栀，盖专治酒热而然。大约酒之为物，少饮则通经壮气甚益人，多饮则助火生痰大伤人。然举杯忘怀，谁能适可则止者，凡人疾病因酒而成者甚多，窃见多饮酒而少食谷者，每每不寿。盖色之伤人者易见，而酒之中人也不知，断色犹易，断酒则难，明知其害而不能禁，吾侪其犹猩猩也夫。

葛根、葛花俱能解酒，然能散酒气，亦能散元气。黄连、神曲能消酒积，然黄连大寒，神曲消血，亦不宜多服。王损庵[2]先生《证治准绳》，载有解酒毒无如枝矩[3]子之妙，一名枳椇，一名木蜜，俗呼癞汉指头，北人名曰烂爪，江南谓之白石树，杭州货卖名蜜屈立，《诗》所谓南山有枸是也。树形似白杨，其子著枝如小指，长数寸，屈

---

① 中：《内科摘要》卷上作“胸”，义胜。

② 王损庵：即王肯堂，字宇泰，号损庵，明代医家，金坛（今属江苏）人，著有《六科证治准绳》等。

③ 枝矩：即“枳椇”，为鼠李科植物枳椇带有肉质果柄的果实或种子。

曲相连，春生秋熟，经霜后取食如饧[1]美。以此木作屋柱，令一室之酒味皆淡薄。赵以德[2]治酒人发热，用枝矩[3]子而愈，即此也。又曰此物苏州亦有，呼为蜜六曲，虎丘寺有市卖者。徽州最多，呼金钩子，九月有之。予留意遍访，尚未得见也。

知州韩廷仪，先患风症，用疏风化痰养血之药而痊。其腿膝骨内[4]发热作痛，服十味固本丸、天麻丸益甚，两尺脉数而无力。予以为肾水虚不能生肝木，虚火内动而作，非风邪所致也。不信，又服羌活愈风丹之类，四肢痿软，遍身麻木，痰涎上涌，神思不清。予曰：皆脾气亏损，不能营养周身，不能摄涎归源。先以六君子加芎、归、木香数剂，壮其脾气以摄涎归源[5]；又以八珍汤数剂，以助五脏生化之气，营养周身，而诸病渐愈。乃朝以补中益气汤培养脾肺，夕以六味地黄丸滋补肝肾，如此三月余而安。

吾师高如斋，自大同回，谓予曰：吾成风病矣，两腿逸则痿软而无力，劳则作痛如针刺，脉洪数而有力。予告之曰：此肝肾阴虚火盛所致，痿软无力，其病之形，作痛如锥，邪火之象也。用壮水益肾之剂而愈。先生曰：向寓

① 饧（xíng 行）：用麦芽或谷芽熬成的饴糖。
② 赵以德：元代医家，曾衍义《金匮玉函经》。
③ 矩：原作“距”，据《证治准绳·杂病·伤饮食》改。
④ 内：原作“肉”，据《明医杂著》卷四改。
⑤ 先以六君子……归源：此二十一字脱，据《明医杂著》卷四补。

宦邸，皆以为风，恨无医药。若服风剂，岂其然哉！乃吾之幸也。窃谓前症，往往以为风疾，辄用发散而促其危者多矣。

肾藏精而主骨，故肾虚者则骨中热，或涌泉穴，或两胫、两足内热，多患骨痿，以致不起，属足三阴亏损之虚热耳。滋其化源，庶可保其生也。

余在宦邸居，恒日服药一剂，有疾即止，弗服。人异之，不知予所服者乃调补之剂，百无一失者也。若遇有疾，宦邸既少良医，己见未敢确信，实实虚虚，祸福反掌，不如不服之为得策。但绝欲息劳，避风茹素，静以听之耳。如高佥宪[1]者，法当养阴血，倘于宦邸延医，必快服风药，岂不殆哉！

余己酉夏应试南都[2]，与姊丈吴公甫联社课艺[3]。见公甫步履微有不便，云苦腿痛，精神固无恙也。听粗工之言，以为风湿，遂专服却风燥湿之剂，形容日枯，八月间见咯血之症，肌肉益削，至冬而殁。可见腿足酸疼无力诸症，皆系肾病，非尽关风湿。肾病宜滋养温存，顾反[4]服风药以涸之，宁不速其死？

---

① 佥宪：即佥都御史，明代都察院设都御史、副都御使及佥都御史，掌监察、弹劾及建议。

② 南都：今之南京市。明初建都南京，明成祖时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设官署，称“南京”。

③ 课艺：研读制艺（八股文）。

④ 顾返：反而。

大尹[①]刘孟春，素有痰，两臂作麻，两目流泪。服祛风化痰药，痰愈甚，臂反痛不能伸，手指俱挛。予曰：麻属气虚，因前药而复伤肝，火盛而筋挛耳。况风自火出，当补脾肺，滋肾水，则风自息，热自清。遂用六味地黄丸、补中益气汤，不三月而痊。

养血则风自灭，顺气则痰自除，二语乃治风之纲领。先生所云风自火出，当补脾肺，滋肾水，则风自息，热自退，痰自清，即养血灭风之意也。每见天道，蕴热至极，则大风随之，故曰热则生风，即风自火出之义。此风乃自内生，非从外感也。人身若阴血充盛，热何自生？热且不生，风于何来？然则补中汤、六味丸，孰谓非治风之圣药乎！

一儒者，素勤苦，恶风寒，鼻流清涕，寒噤，嚏喷。余曰：此脾肺气虚，不能实腠理。彼不信。服祛风之药，肢体麻倦，痰涎自出，殊类中风。予曰：此因风剂耗散元气，阴火乘其土位。遂以补中益气加麦门、五味治之而愈。

恶风涕嚏，其症甚微，一误药而遂得类中风之病，药可不慎与？使不服药，未必有此患。

余腠理甚虚，自幼畏风，风寒一袭，涕嚏遂至，甚则发热，汗津津不止。少年不知医理，谓必先散其风，而后

① 大尹：明代对州府长官之称。

参、芪以实之，岂知愈散而愈虚，外感益易，故虽常服参芪，未见奏效。四十岁以后，方悟此理，遂以补中汤为常服之剂。如有外感，禁不发表，亦不服补中汤，第避风茹素以守之，自是前症渐可，而神气觉王。乃知腠理虚豁之人，即有感冒，断不可表散者，非徒体麻痰出，更当防亡阳与劳嗽。

腠理虚，为阳虚，为表虚，为卫虚。人身中清阳之气上升达表，所以固皮毛而实腠理，谓之卫气。卫气象天，天地外一气之所摄持，犹卫气也，护一身而使内者不出，外者不入。故卫得其养，则阳气自觉常充，汗少表实，邪自不能中，《内经》云阳气乃固，阳密则腠理密矣。此气盖本于胃，而主于肺，故胃充即卫充，肺虚即卫虚。补中汤以甘温养胃中生发之元气，以升、柴提下陷之清阳，清阳上升，卫气自实，汗不敛而自固矣。又谓脾气一虚，肺气先绝，汗乃大泄，故先以参、术壮其脾，使土王金生，腠理自密而汗乃戢[1]。盖养胃助脾，即所以补肺之母，而充固卫气无他法也。若阳气虚甚而津脱不止者，前汤不能取效，须加桂枝；更甚，则加熟附子以回其阳，阳回卫气斯复矣。要知畏风多汗，易于感冒等症，总皆阳气不足所致也。

外舅，年六十余，素善饮，两臂作痛，恪服祛风治痰

① 戢（jí 集）：收敛。

之药，更加麻木，发热，体软，痰涌，腿膝拘痛，口噤语涩，头目晕重，口角流涎，身如虫行，搔起白屑。始信，谓余曰：何也？余曰：臂麻体软，脾无用也；痰涎自出，脾不能摄也；口斜语涩，脾气伤也；头目晕重，脾气不能升也；痒起白屑，脾气不能营也。遂用补中益气加神曲、半夏、茯苓，三十余剂，诸症悉退，又用参、术煎膏治之而愈。

凡臂痛、指麻等症，粗工无不以风治者，至于口斜、语涩、痰涌，更无不确信以为风矣。先生独推本于脾，而必以补脾之剂奏效，斯真元元本本之论，不可为粗工道者。

参术膏补脾之功最捷，余长儿寅锡尝为余言，幼不能啖食，大服白术膏，每日多至二三杯，自后遂能啖物，久病幸存，得力于此。

刘允功，形体魁伟，不慎酒色，因劳怒，头晕仆地，痰涎上涌，手足麻痹，口干引饮，六脉洪数而虚。余以为肾经亏损，不能纳气归源而头晕，不能摄水归源而为痰，阳气虚热而麻痹，虚火上炎而作渴。用补中益气合六味丸料治之而愈。其后或劳役，或入房，其病即作，用前药随愈。

凡人形体壮伟，不慎酒色，多有卒中之病，而每得之于劳怒。盖劳则元气顿虚，而虚火暴炽；怒属肝木，经云："岁木太过，风气流行。"风木一类，故怒则肝火炽，

而风即随之也。

怒之伤人也最甚，肝火炽则血损，肝火炎则气逆，阴气填满胸臆，遇食即不消化，觉一身气血俱失其常。至于害事忤人，又其外者，故易称惩忿。然忿之发也，最为难制，非可以强忍。予谓欲讲惩忿之方，先在恢其识量，浚[1]其灵源而后可。世缘[2]原属幻境，安在有必宜怒、必不宜怒之定形？总在乎人之识见，见以为当怒即怒矣，见以为不当怒即不怒矣。苟灵源透彻，识量恢广，方且休休有容[3]，等为虚舟飘瓦[4]，安有触之而遽怒者？故曰圣人无怒。横逆之来，方思自反[5]，卒付之何难。又安能滓秽太清[6]？彼域醯鸡[7]井蛙之见者，即欲惩忿，乌得而惩诸？是以养身先在养心。

冯开之暮年习御女之术，姬妾不离左右。一日忽有拂意事，大怒即卒中以亡，此亦一证也。

顾斐斋，饮食起居失宜，左半身并手不遂，汗出神昏，痰涎上涌。王竹西用参、苓[8]大补之剂，汗出而神思

---

① 浚：疏通。

② 世缘：人世间事。

③ 休休：气量宽宏貌。

④ 虚舟飘瓦：喻无用之物。典出《牡丹亭·谒遇》。

⑤ 自反：反躬自问。

⑥ 滓秽太清：谓搅扰清灵的元气。太清，元气之清者。见《淮南子·道应训》高诱注。

⑦ 醯（xī 西）鸡：即蠛蠓，一种小虫。见《列子·天瑞》。

⑧ 苓：《明医杂著》卷四作“芪”。

渐清，颇能步履。后不守禁，左腿自膝至足肿胀甚大，重坠如石，痛不能忍，其痰甚多，肝脾肾脉洪大而数，重按则软涩。余朝用补中益气加黄柏、知母、麦门、五味煎送地黄丸，晚用地黄丸料加黄柏、知母，数剂诸症悉退，但自弛禁，不能全愈耳。

愚按：前症若因肾虚阴火而肝燥者，宜用六味地黄丸生肾水滋肝血；若因怒动肝火而血耗者，用四物加柴、栀、丹皮、茯苓以清肝火生肝血；若因脾经郁结而血耗者，用归脾、四物二汤以补脾气生肝血；若脾气虚而痰滞者，用二陈加白术、柴胡健脾气以化痰；若因脾虚湿而风痰不利者，用二陈加南星、苍术、防风胜湿以化痰；脾经湿而为痰者，用二陈加白术、防风；脾气郁而滞者，用归脾汤加柴胡、半夏；肾经败液而为痰者，用六味丸。

先生素禁用黄柏、知母，以其伤胃，而此独用之，岂以足肿重坠，非此不能除？脉洪大而数，内真有热耶，然仍以补中汤为主，而佐以此二味，则所重原有在。及用六味丸料加此二味，亦止服数剂而即止，不敢久用也。先生尝自云：每看劳倦，则足内微作疼，治用补中汤加黄柏少许。又考方书云：生脉散加黄芪、甘草，更加炒黄柏少许，两足气力涌出。岂知母、黄柏，独宜于足疾耶？

陈时用，素勤苦，因劳怒，口斜痰盛，脉滑数而虚。

此劳伤中气[1]，怒动肝火，用补中益气加山栀、茯苓、半夏、桔梗，数剂而愈。

补中汤加半夏、茯苓，皆治脾胃。补中气之药，惟山栀佐治肝火；用桔梗者，想因痰壅以此少疏通之耳。若时医治口斜痰盛之症，必主祛风化痰，一意用南星、竹沥、秦艽、防风、天麻、豨莶等药。今先生所用，全不相同，而专主于补中，少佐以治火、疏气一二味，见解超出寻常万万。先生以此收功，则时医以彼杀人者不知若干命矣，可叹！

杨锦衣[2]，形体丰厚，筋骨软痛，痰盛作渴，喜饮冷水。或用愈风汤、天麻丸等药，痰热益甚；服牛黄清心丸，更加肢体麻痹。予以为脾肾俱虚，用补中益气汤、加减八味丸，三月余而痊。以后连生七子，寿逾七旬。《外科精要》云：凡人久服加减八味丸，必肥健而多子。信哉！

脾肾阴虚，故火发于外，而痰热作渴饮冷。脾肾治则火自归源，而痰渴自除矣。治风则脾肾愈亏，病乃益甚，中风不宜服牛黄丸，此亦其一证也。加减八味丸，即六味而加肉桂、五味子者，主方能治发热作渴，盖加肉桂、五味子二种，便有转运生津之力。此丸较之六味功效更大，养生家所宜久服者。

---

① 气：原作“风”，据《明医杂著》卷四改。

② 锦衣：明代锦衣卫的官吏。

先母七十有五，遍身作痛，筋骨尤甚，不能伸屈，口干目赤，头晕痰壅，胸膈不利，小便短赤，夜间殊甚，遍身作痒如虫行。用六味地黄丸料加山栀、柴胡治之，诸症悉愈。

肝肾阴气不足，故发诸火症及遍身痛痒，以地黄丸养其阴，而以山栀、柴胡泻其肝火，和其筋骨，则诸症退矣。若使时师治此症，只山栀一味亦可同用，谈及熟地黄，必且谓痰壅胸膈不利，方将治以橘红、贝母、天花粉、枳壳等药，而尚可服滞腻之物以助痰乎？孰知治病贵穷其本，要知痰因火动，补其阴则火降而痰自消，若专治其痰，痰未能消而元气先伤矣。人如脾胃气虚而饮食难消，必以参、术为主治，而少佐以消导，初服觉迷闷，闷后必得渐爽。若专治其食，愈克愈虚，而食愈不消矣。故夫见病治病，时师所以大谬也。

一男子，时疮愈后，遍身作痛。服愈风丹，半身不遂，痰涎上涌，夜间痛甚。予作风客淫气，治以地黄丸而愈。

疮后身痛而服愈风丹，非其治矣。盖误认为风，故服斯药，岂知服斯药而反得中风之症耶，益信风病不宜轻服风药。先生治以地黄丸，盖血足则风自灭之意也。

一老人，两臂不遂，语言蹇涩。服祛风之药，筋挛骨痛。此风药亏损肝血，益增其病也。予用八珍汤补其气血，用地黄丸补其肾水，佐以愈风丸而愈。

祛风之药必燥，单服即能害人，先生以八珍汤、地黄丸佐之，便可奏效。如谓风病必不可服风药，则又拘泥矣。

一妇人，因怒吐痰，胸满作痛，服四物、二陈、芩、连、枳壳之类不应，更加祛风之剂，半身不遂，筋渐挛缩，四肢痿软，日晡益甚，内热口干，形体倦怠。予以为郁怒伤脾肝，气血复损而然。遂用逍遥散、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调治。喜其谨疾，年余悉愈，形体康健。

逍遥散以理肝，补中汤以补脾，六味丸以滋肾，而足三阴皆治矣。

一妇人，脾胃虚弱，饮食素少。忽痰涌气喘，头摇目劄[1]，手扬足掷，难以候脉。视其面色，黄中见青，此肝木乘脾土。用六君加柴胡、升麻治之而苏，更以补中益气加半夏调理而痊。

时师遇此症，必作中风治。若间[2]以参、术，必惕然骇矣。先生初剂不用补中汤，盖以归、芪太补，恐稍凝滞耳。

予姊丈周公美，一日忽神呆目怒，顷之痰涌，手扬足掷，有类中风。不服药，次日自愈，其非中风可知。

一妇人，怀抱郁结，筋挛骨痛，喉间似有一物[3]，服

---

① 劄（zhā 扎）：眨。

② 间：原作"问"，据文义改。

③ 物：《明医杂著》卷四、《内科摘要》卷上并作"核"。

乌药顺气散等药，口眼歪斜，臂难伸举，痰涎愈甚，内热晡热，食少体倦。予以为郁火伤脾，血燥生风所致，用加味归脾汤二十余剂，形体渐健，饮食渐加；又服加味逍遥散十余剂，痰热少退，喉核少利；更用升阳益胃汤数剂，诸症渐愈。但臂不能伸，此肝经血少，用地黄丸而愈。

一产妇，筋挛臂软，肌肉掣动。此气血俱虚而有热，用十全大补汤而痊。其后因怒而复作，用加味逍遥散而愈。

一产妇，两手麻木，服愈风丹、天麻丸，遍身皆麻，神思倦怠，晡热作渴，自汗盗汗。此气血俱虚，用十全大补加炮姜数剂，诸症悉退。却去炮姜，又数剂而愈。但有内热，用加味逍遥散，数剂而痊。

郁火伤脾，郁怒亦伤肝，肝伤即血燥，血燥即生风，故多怒易得中风。盖肝主东方，风木动肝即动风，广识平情，是养生最要著也。归脾治脾开郁，逍遥散治肝疏郁，而十全、六味等药则以益其气血，全不用风药，所以为奇。臂软手麻，肌肉蠕动，方书皆指为风，粗工便欲药以愈风丹之类。先生独主气血虚热，并不治其风，此论高出等夷，普救夭枉。予四十五六岁时，忽患手指卧醒而麻，及肌肉蠕动，颇深忧其为风之兆，因遵先生之遗教，专补气血，不复祛风，今十有年矣。虽此症乍发乍止，而不罹大害，则先生之言足征矣。

指麻之症，天寒则发，天暖则稀，明是气虚不充，非

关风也。

一男子，善饮，舌本强硬，语言不清。予曰：此脾虚湿热，当用补中益气加神曲、麦芽、干葛、泽泻治之。

时师治此症，定拟中风。先生独以为脾虚湿热，非精于脉理，恐不能辨。干葛、神曲治酒，泽泻渗湿以佐补中汤，真治饮酒者之妙剂也。

一妇人，善怒，舌本强，手臂麻。予曰：舌本属土，被木克制故耳，当用六君加柴胡、芍药治之。

一男子，舌下牵强，手大指次指不仁，或大便秘结，或皮肤赤晕。予曰：大肠之脉散舌下，牵强，此大肠血虚风热，当用逍遥散加槐角、秦艽治之。

一男子，足痿软，日晡热。余曰：此足三阴虚，当用六味、滋肾二丸补之。

先生治足三阴虚，多用补中汤、六味丸兼服，以滋化源。此独用滋肾丸以佐六味，滋肾丸乃苦寒之药，意病者虚而有热，脾胃未损，故以此治之耳，读者详之。

一妇人，腿足无力，劳则倦怠。余曰：四肢者，土也。此属脾虚，当用补中益气及还少丹主之。俱不从予言，各执搜风、天麻二丸，并愈风丹而殒。

还少丹先生亦不多用，此丹补而暖，与八味丸补火生土之义同，岂妇人不宜于八味丸？

此症全非风类，而确服风药，殊不可解。脾虚而服搜风丸，不殒何待！

附：痰症　脾症

愚按：丹溪先生云：痰病之原，有因热而生痰者，亦有因痰而生热者，有因风、寒、暑、湿而得者，有因惊而得者[①]，有因气而得者，有因食积而得者，有脾虚不能运化而生者。若热病则多烦热，风痰多成瘫痪奇症，冷痰多成骨痹，湿痰多怠惰软弱，惊痰[②]多成癖块痞满，其为症种种难名。窃谓前症若因肾水虚弱，阴亏难降，使邪水上溢，故多痰唾，宜滋其化源，其痰自消。若因肝木侮脾土，而风痰壅滞者，先用南星、半夏清其痰，后用六君子之类调胃气，痰自不生。若概用风[③]药耗其阳气，而绝阴血之源，适足以成其风，益其病也。

冢宰[④]刘紫岩，因劳下体软痛，发热痰盛，用清燥汤入竹沥、姜汁，服之热痛减半，再剂而全愈。

陶天爵，妾媵[⑤]素多，时患头晕痰甚，劳则肢体痿软，筋骨作痛，殊类风症。余以为肾虚不能纳气归源，用加减八味丸而愈。后因房劳气恼，头晕项强，耳下作痛，此肝火之症。仍用前药，滋肾水、生肝血、制风火而愈。若人气高而喘，身热而烦，或扬手掷足，口中痰甚者，属中气

---

① 有因惊而得者：原脱，据《明医杂著》卷四及下文补。

② 惊痰：此后《明医杂著》卷四有“多成心痛、癫疾，饮痰多胁痛、臂痛，食积痰”十六字，原文疑脱。

③ 风：原脱，据《明医杂著》卷四补。

④ 冢宰：指吏部尚书。

⑤ 妾媵（yìng 应）：姬妾婢女。

虚弱而变症也，宜用补中益气汤。若人形怯气弱，畏风恶寒，或肢体蜷挛而痰上涌者，属脾气虚弱而不能摄涎也，宜用六君子汤。若兼[①]口角流涎者，属脾气虚寒而不能主涎也，用张氏温脾散；如不应，急用六君子汤加附子；若因命门火衰不能生脾土者，急用八味丸。若人素肾虚发热，或肾虚有痰者，兼以六味丸料；若人素阳虚恶寒，或肾虚有痰者。兼以八味丸料。

一儒者，脾肾素虚而有痰，或用消导之法，痰甚作渴，头晕，烦热。余谓中气虚弱而变症，用补中益气汤而愈。后劳役发热，头晕，此气虚不能上升也，用前汤加蔓荆子而愈。后又劳神，畏见风寒，四肢逆冷，口沃痰涎。余以为脾气虚寒之真病，以六君子加炮姜、肉桂而愈。

一男子，素肾虚而咳嗽，亦用导痰之法，虚证悉具，痰涎上涌，小便频数。余谓足三阴虚而复损也，朝用补养脾气汤，培养脾肺之气；夕用六味丸加五味子，收敛耗散之精而愈。

愚按：经云："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著痹。"丹溪先生云：大率因血虚受热，其血已自沸腾，或加之以涉水寒湿，热血得寒，污浊凝滞，不得运行，所以作痛。治以辛温，佐以辛凉，流散寒湿，开通郁结，血行气顺，无有不

① 兼：原作"夫"，据《明医杂著》卷四改。

安。若因足三阴亏损，当补元气为主。

愚按：前症江南之人所致者，多属阴虚、气虚、湿热、相火，其瘫痪痿软，多属手足阳明等经阴虚湿热，治者审之。

饮食劳倦亏损元气等症

进士王汝和，因劳役失于调养，忽然昏愦。此元气虚，火妄动，挟痰而作。急令灌童便，神思渐爽。更用参、芪各五钱，芎、归各三钱，元参、柴胡、山栀、炙草各一钱，服之稍定。察其形倦甚，又以十全大补汤加五味、麦门治之而安。凡人元气素弱，或因起居失宜，或因饮食劳倦，或因用心太过，致遗精白浊，自汗盗汗；或内热、晡热，潮热发热；或口干作渴，喉痛舌裂；或胸乳膨胀，胁肋作痛；或头颈时痛，眩晕目花；或心神不宁，寤而不寐；或小便赤涩，茎中作痛；或便溺余滴，脐腹阴冷；或形容不充，肢体畏寒；或鼻气急促；或更有一切热症，皆是无根虚火。但服前汤固其根本，诸症自息，若攻其风热则误矣。

忽然昏愦，庸医必作中风治，则误矣。先灌童便，次用补气之药，而佐以降火；复为大补其气血，兼凉其肺，治法最妙。

予从弟履中，一日忽昏晕，痰升遗溺，眼斜视，逾时不醒。医者金尚明亦灌以童便而苏，俗遇此病，辄灌以姜

汤及牛黄丸，殊未见有益，死者多矣。

先生论元气素弱之人，所患诸杂症皆是无根虚火，皆以十全汤固其根本。发前人所未发，救世俗之夭枉，功莫大焉。今时师不知遵守，每每见病治病，攻克杂施，多致害人。如所述遗精、白浊等种种症候，予也生平经犯其半，少年不知医，屡致误药增病。比守先生之教，得延此余生，读者幸毋忽诸。

光禄[①]高署丞，脾胃素虚，因饮食劳倦，腹痛胸痞，误用大黄等药下之，谵语烦躁，头痛喘汗，吐泻频频，时或昏愦，脉大而无伦。余用六君子加炮姜，四剂而安。但怠倦少食，口干发热，六脉浮数，欲用泻火之药。余曰：不时发热，是无火也；脉浮大，是血虚也；脉虚浮，是气虚也。此因胃虚五脏亏损，虚症发见。服补胃之剂，诸症悉退。

大黄乃将军之剂，须审而用。人脾胃壮实，偶有大积滞，方可用之；脾胃素虚，即有停滞，岂堪用此？先大夫[②]老年苦痧，误服大黄，致气血顿耗，肌肉瘦削，竟致不起。余姐丈陆九芝比部[③]，年方强仕，而酒色过度，血气亦虚，因患痢服大黄汤之后，痢虽愈而精神顿减，肌肉亦削，百药不效，延二三年而殁。余甥孙陆文学束，少年

---

① 光禄：即光禄卿，掌皇室膳食。
② 先大夫：指去世的祖父。
③ 比部：明清时对刑部司官之称。

患痢，亦用大黄太过，而遂不救。此皆目所亲睹者，是可畏也。

五脏皆禀气于胃，胃虚则五脏皆虚，故人无胃脉则死，胃气不可不慎养。消导寒凉之物，皆能伤胃，服食者不可忽也。

壮热是火，不时发热是无火，真火衰而浮火不归源，故反致发热。

六君子加炮姜，其功方大。

大尹徐克明，因饮食失宜，日晡发热，口干体倦，小便赤涩，两腿酸痛，予用补中益气汤治之。彼知医，自用四物、黄柏、知母之剂，反头眩目赤，耳鸣唇燥，寒热痰涌，大便热痛，小便赤涩；又用四物、芩、连、枳实之类，胸膈痞满，饮食少思，汗出如水；再用二陈、芩、连、黄柏、知母、麦门、五味，言语谵妄，两手举拂。屡治反甚，复求予，用参、芪各五钱，归、术各三钱，远志[①]、茯神、酸枣仁、炙草各一钱，服之熟睡良久，四剂稍安；又用八珍汤调补而愈。夫阴虚乃脾虚也，脾为至阴，因脾虚而致前症。盖脾禀于胃，故用甘温之剂，以生发胃中元气而除大热。胡乃反用苦寒，复伤脾血也？若前症果属肾经阴虚，亦因肾经阳虚不能生阴耳。经云："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又云："虚则补其母。"

---

① 远志：原作"远智"，据《内科摘要》卷上改。

当用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以补其母，尤不当用苦寒之药。世以脾虚误为肾虚，辄用黄柏、知母之类，反伤胃中生气，害人多矣。大凡足三阴虚，多因饮食劳役，以致肾不能生肝，木不能生火而害脾土，不能滋化，但补脾土，则金旺水生，木得平而自相生矣。

世人但知阴阳为对待之物，阴虚则服凉药以补阴，阳虚则服暖药以补阳；又每指阴虚为肾虚，故多用地黄、黄柏之类，百治不效，误人滋多。先生以足三阴虚为阴虚，而归重于脾为至阴，当补其母，脾土既补，则金旺水生而木自平。此论创千古之未发，救世之功大矣。

一男子，每遇劳役，食少胸痞，发热头疼，吐痰作渴，脉浮大。予曰：此脾胃血虚病也。脾属土，为至[1]阴而生血，故曰阴虚。彼不信，服二陈、黄连、枳实、厚朴之类，诸症益甚；又服四物、黄柏、知母、麦门，更腹痛作呕，脉洪数而无伦次。余先用六君加炮姜，痛呕渐愈；又用补中益气全痊。

既云脾胃血虚，而用六君、炮姜，不惟全无补血之药，且有半夏燥血何耶？盖以用药太误，脾气亦伤，故先以此理之，而随用益气以生之耳。

刘贯卿，劳役失宜，饮食失节，肢体倦怠，发热作渴，头痛恶寒，误用人参败毒散，痰喘昏愦，扬手掷足，

---

① 至：原作“主”，据《内科摘要》卷上改。

胸间发瘢如蚊所呐。予用补中益气加姜、桂、麦门、五味，补之而愈。

此内伤作外感治，不死者几希，非姜、桂即益气汤，不能取效。

黄武选，饮食劳倦，发热恶寒，或用解表之药益甚，再剂昏愦，胸发黑瘢，脉洪数而无力。予欲用补中益气之剂，不从而殁。

误与前条相同，而又不听先生之言，不死何待？此等症候，人每误认为外感，而以解表害人者甚多，然非精于脉理，不易辨。予凡旅居，患发热拘束等症，恐为医误，己不能脉，亦难自决，每每禁不服药，茹素啖粥，静以守之而已，数日后便徐徐得愈。此客游之良方，予已试之成效也。

一儒者，素勤苦，因饮食失节，大便下血，或赤或黯。半载之后，非便血即盗汗，非恶寒则发热，血、汗二药用之无效。六脉浮大，心脾则涩，此思伤心脾，不能摄血归源。然血即汗，汗即血。其色赤黯，便血盗汗，皆火之升降微甚耳；恶寒发热，气血俱虚也。乃午前用补中益气以补脾肺之源，举下陷之气；午后用归脾加麦门、五味以补心脾之血，收耗散之液，不两月而诸症悉愈。

癸卯春人日[1]，予在下堡顾氏会间，有儒者梅村云：

① 人日：传说女娲创世，于第七日造人，因称农历正月初七为“人日”。

舍亲[1]马生者，发热烦渴，时或头痛，昨服发散药，反加喘急腹痛，其汗如水，昼夜谵语。予意此劳伤元气，误汗所致，其腹必喜手按。许往询之，果然。遂与十全大补加附子一钱，服之熟睡，唤而不醒，举家惊惶；及觉，诸症顿退，再剂而痊。凡人饮食劳役，起居失宜，见一切火症，悉属内真寒而外假热，故肚腹喜暖，口畏冷物。此乃形气、病气俱属不足，法当纯补元气为善。

此千古格言，症似外感，世人莫辨，而以腹喜暖、口畏冷二者别之，可为良法。

一男子，饮食劳倦而发寒热，右手麻木，或误以为疔毒，敷、服皆寒凉败毒。肿胀重坠，面色痿黄，肢体倦怠，六脉浮大，按之如无，此脾胃之气虚也。询之果是销银匠，因热手入水梅银，寒凝隧道，前药益伤元气故耳。遂用补中益气及温和之药煎汤，渍手而愈。

一儒者，修左足伤其大指甲少许，不见血，不作痛，形体如故。后因饮食劳倦，足重坠微肿痛，或昼睡或夜寐，其足如故，误服败毒之剂，寒热肿痛。盖脾起于足大指，此是脾气虚弱下陷，用十全大补汤而愈。

误服寒凉败毒之剂，必须温补，乃可救之。

余素性爱坐观书，久则倦怠，必服补中益气加麦门、五味、酒炒黑黄柏少许，方觉精神清妥。否则夜间少寐，

---

① 舍亲：对人谦称自己的亲戚。

足内酸热。若再良久不寐，腿内亦然，且兼腿内筋似有抽缩意，致两腿左右频移，展转不安，必致倦极方寐。此劳伤元气，阴火乘虚下注。丁酉五十一岁，齿缝中有如物塞，作胀不安，甚则口舌如有疮然，日晡益甚，若睡良久，或服前药始安。至辛丑时五十有五，昼间齿缝中作胀，服补中益气一剂，夜间得寐。至壬寅，有内艰[1]之变，日间虽服前剂，夜间齿缝亦胀，每至午前，诸齿并肢体方得稍健，午后便[2]胀。观此可知血气日衰，治法不同。

脾胃亏损心腹作痛等症

唐仪部[3]，胸内作痛，月余腹亦痛，左关弦长、右关弦紧，此脾虚肝邪所乘，以补中益气加半夏、木香，二剂而愈；又用六君子汤，二剂而安。此面色黄中见青。

李仪部，尝[4]患腹痛，每治以补中益气加山栀即愈。一日因怒气，肚腹作痛，胸胁作胀，呕吐不食，肝脉弦紧。此脾气虚弱，肝火所乘，仍用前汤吞左金丸，一服而愈。此面色黄中见青兼赤。

时师咸谓痛无补法，谁敢以补中汤治腹痛？自非洞垣如先生，人亦谁敢信服乎？若加半夏、木香及山栀，则补而不壅，的的妙手。木本克土，土衰则木自胜而乘之，故

① 内艰：旧时遭母丧称“内艰”。
② 便：《内科摘要》卷上作“仍”。
③ 仪部：对礼部主事及郎中的别称。
④ 尝：常，经常。

脾病多受肝累而然。然须审黄乃脾色，青乃肝色，黄中见青，乃为木乘土，兼赤则是木又生火矣，故用山栀以清之。

腹痛，若脾胃虚弱，饮食不化，或兼腹中作痛，用六君子汤；若饮食过多，停滞未化，或兼腹痛，用人参养胃汤；若饮食既化，脾胃复伤，兼腹中作痛，用六君子汤加当归；若胃中有热，心腹中脘[1]作痛，呕吐，用二陈汤加黄连、山栀；若脾胃虚弱，少食，心腹作痛，用六君子汤；脾胃虚寒，亦用前汤加炮姜。大凡腹满痛，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余当临症制宜。

一妇人心腹痛，诸药不应。余用炒黑山栀、桔梗治之而愈。

朱太守，因怒腹痛作泻，或两胁作胀，或胸乳作痛，或寒热往来，或小便不利，饮食不入，呕吐痰涎，神思不清。此肝木乘脾土，用小柴胡加山栀、炮姜、茯苓、陈皮、制黄连，一剂即愈制黄连，即黄连、吴茱萸等分，用热水拌湿，罨[2]二三日，同炒焦，取连用，后仿此。

阳山之内，素善怒，胸膈不利，吐痰甚多，吞酸嗳腐，饮食少思，手足发热十余年矣。所服非芩、连、枳实，必槟、苏、厚朴。左关弦洪，右关弦数，此属肝火血燥，木乘土位，朝用六味地黄丸以滋养肝木，夕用六君加

---

① 脘：原作“腕”，据《明医杂著》卷一改。。

② 罨（yǎn 眼）：覆盖。

当归、芍药以调补脾土，不月而愈。癸卯夏，患背疽，症属虚寒，用大温补之药而愈。乙巳夏，因大怒，吞酸嗳腐，胸腹胀满。余以他往旬日，或用二陈、石膏治之，吐痰如涌，外热如灼，将用滚痰丸治之。余到诊之，脉洪大按之如无。予曰：此乃脾胃亏损而发热，脾弱而涎泛出也。予用六君加姜、桂，一钟即睡，觉而诸症如失，又数剂而康。

沈尼文，内停饮食，外感风寒，头痛发热，恶[1]心腹痛，就治敝寓。余用人参养胃加芎、芷、曲、柏、香附、桔梗，一剂而愈。次日抵家，前病仍作，腹痛甚喜手按，痛即止。此脾气虚弱，客寒乘之而作，是内虚寒而外假热也。乃以香砂六君加木香、炮姜，服之睡觉，痛减六七；去二香再服，饮食少进；又加黄芪、当归，少佐升麻而愈。

人参养胃汤内有厚朴、草果，而加以曲、柏、芎、芷等，此先生罕用、忌用之药。盖以外感寒、内停食，不得不用此一剂，以疏邪消食耳，再剂即用六君子，则先生助正祛邪本意也。

徐道夫母，胃脘当心痛剧，右寸关俱无，左虽有，微而似绝，手足厥冷，病势危笃。察其色，眼胞上下青黯。此脾虚肝木所胜，用参、术、茯苓、陈皮、甘草补其中

---

① 恶：原脱，据《明医杂著》卷一、《内科摘要》卷上补。

气，用木香和胃气以行肝气，用吴茱萸散脾胃之寒、止心腹之痛。急与一剂，俟滚先服，煎熟再进，诸病悉愈。向使泥于痛无补法，而反用攻伐之药，祸不旋踵。

一妇人，怀抱郁结，不时心腹作痛，年余不愈，诸药不应，予用归脾加炒山栀而愈。

前症补剂中加木香、吴茱萸，而寒痛遂止，后症补剂中有木香、山栀，而郁火遂散。如此卓识，信非人可及。

脾肾虚寒阳气脱陷等症

谭侍御[1]，但头痛即吐清水，不拘冬夏，吃姜便止，已三年矣。余作中气虚寒，用六君加当归、黄芪、木香、炮姜而瘥。

一儒者，四时极喜热饮食，或吞酸嗳腐，或大便不实，足指缝湿痒。此脾气虚寒下陷，用六君加姜、桂治之而愈。将理[2]稍为失宜，诸症仍作，用前药更加附子钱许，数剂不再发。

脾气好暖，故六君加木香、炮姜为先生常用取效之药。

余生平亦喜热饮食，若稍冷即不易消化，食生冷脾即不佳，亦属虚寒症。故补中、六君子二汤，十日五服者，幸残喘得延，皆遵先生教也。

---

① 侍御：侍御史，始置于秦，明代为御史中丞的佐官，掌纠察。
② 将理：保养调理。

一男子，形体倦怠，饮食适可，足指缝湿痒，行坐久则重坠。此脾胃气虚而下陷，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而愈。

此症止虚而少寒候，故不用暖药，止用平剂。

一男子，食少胸满，手足逆冷，饮食畏寒，发热吐痰，时欲作呕，自用清气化痰及二陈、枳实之类，胸腹膨胀，呕吐痰食，小便淋沥；又用四物[①]、芩、连、柏、知母、车前，小便不利，诸病益甚。余曰：此脾胃虚寒无火之症，故食入不消而反出。遂用八味丸补火以生土，用补中益气加姜、桂，培养中宫，生发阳气，寻愈。

一男子，每劳肢体时痛，或用清痰理气之剂，不劳尝痛，加以导湿，臂痛漫肿，形体倦怠，内热盗汗，脉浮大按之微细。此阳气虚寒，用补中益气加附子一钱、人参五钱，肿痛悉愈；又以十全大补百余剂而康。彼计服过人参一十三斤，姜、附各斤余。

遇劳体痛，而气清化痰，谬甚矣！然稍知医者，亦必指为血少，况内热盗汗，必认作阴虚。非先生脉理精妙，谁识其为阳虚，而以附子疗之哉！见病治病，害人多矣。

大雅云：家母年四十有二，嘉靖壬寅七月，患脾虚中满，痰嗽发热。又因湿面、冷茶，吞酸呕吐，绝食。误服芩、连、青皮等物，益加寒热，口干，流涎不收，且作

① 四物：按《明医杂著》卷一、《内科摘要》卷上当作“四苓”。

渴，闻食则呕，数日矣。迎先生视之，曰：脾主涎，此脾虚不能约制，故涎自出也。欲用人参安胃散，惑于众论，以胃经实火宿食治之，病日增剧。忽思冬瓜，食如指甲一块，顿发呕吐酸水不止，仍服前药愈剧。复邀先生视之，则神脱脉绝濒死矣，惟目睛尚动，先生曰：寒淫于内，治以辛热。然药不能下矣，急用盐、艾、附子炒热熨[①]脐腹，以散寒回阳；又以口气补接母口之气；又以附子作饼热贴脐间。时许，神气少苏，以参、术、附子为末，仍以是药加陈皮煎膏为丸如粟米大，入五七粒于口，随津液咽下，即不呕。二日后加至十余粒，诸症少退，其涎不至。五日后渐服煎剂一二匙，胃气少复，乃思粥饮。后投以参、术等药温补脾胃，五十余剂而愈。大雅敢述病状之奇，用药之神，求附卷末，一以见感恩之意，一以示后之患者，当取法于此云尔。府学晚生长洲镬潭沈大雅顿首拜书。

命门火衰不能生土等症

张廷评，胸膈作痞，饮食难化，服枳术丸，久而形体消瘦，发热口干，脉浮大而微，用补中益气加姜、桂，诸症悉退。惟见脾胃虚寒，遂用八味丸补命门火，不月而饮食进，三月而形体充。此症若不用前丸，多变腹胀喘促，腿足浮肿，小便淋沥等症。急用济生加减肾气丸，亦有得

① 熨：原作“慰”，据《内科摘要》卷上改。

生者。按经云：脾胃消化之器，薰蒸腐熟五谷者也。若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则不能运化其精微，而嗳气吞酸，胀满痞闷之症作矣，故用枳术丸消之；若脾胃虚弱者，宜用四君子汤；脾胃虚寒者，宜用四君子加炮姜；命门火衰者，用八味丸。

余少年亦患饮食难化，胸中时痞之症，简[①]极言枳术丸之妙，因服之弥月，脾气大伤，溏泄不止，几成剧症。盖枳实峻厉，虽二两之术，不足以敌一两之枳也。后大服补脾胃之药得痊，补中汤、八味丸所不时常服者，至今脾气不耐饥饱，犹此丸之贻害也。故方书所言，不可尽信，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旨哉言也。

一儒者，虽盛暑喜燃火，四肢尝欲沸渍之，而面赤吐痰，又似实火，吐甚宿食亦出，惟食椒、姜之物方快。余谓食之反出，乃脾胃虚寒。用八味丸及十全大补加炮姜渐愈，不月平复。

面赤吐痰，乃是虚火。予曾病此，知之。

一妇人，饮食无过碗许，非大便不实，必吞酸嗳腐，或用二陈、黄连，更加内热作呕。余谓东垣先生云：邪热不杀谷。此脾胃虚弱，末传寒中。以六君加炮姜、木香，数剂胃气渐复，饮食渐进；又以补中益气加姜、木香、茯苓、半夏，数剂全愈。后怒，饮食顿少，元气顿怯，更加

---

① 简：检阅。

发热，脉洪大而虚，两尺如无，用益气汤、八味丸两月余，诸症悉愈。

佐云[①]：向因失足，划然[②]有声，坐立久则左足麻木，虽夏月足寒如冰。嘉靖己亥[③]夏月，因醉睡觉而饮水复睡，遂觉右腹痞结，以手摩之，腹间沥漉有声，热摩则气泄而止。每每加剧，饮食稍多则作痛泻。求治于医，令服枳术丸，固守勿效。甲辰岁，求治于立斋先生，诊之，喟然叹曰：此非脾胃病，乃命门火衰不能生土，虚寒使之然也。若专主脾胃，误矣，可服八味丸则愈。余亦敬服，果验。盖八味有附子，医家罔敢轻用，夫附子，斩关夺旗，起死回生，非良将不能用。立斋先生今之武侯也。家贫不能报德，姑序此以识治验。朱佐拜书。

邝光禄，面白神劳，食少难化，所服皆二陈、山栀、枳实之类，形体日瘦，饮食日减。予谓此脾胃虚寒之症，法当补土之母。彼不信，乃径补土，以致不起。

罗工部[④]，仲夏腹恶寒而外恶热，鼻吸气而腹觉冷，体畏风而恶寒，脉大而虚微，每次进热粥瓯许，必兼食生姜瓯许，若粥离火食腹内即冷。余曰：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当用八味丸壮火之源，以消阴翳。彼反服四物、元参之类而殁。

---

① 云：原脱，据《内科摘要》卷上补。

② 划然：形容皮肉撕裂开来。

③ 嘉靖己亥：原作“乙亥”二字，据《内科摘要》卷上改。

④ 工部：官署名。此为对任职工部者之称。

陈工部，发热有痰，服二陈、黄连、枳壳之类，病益甚，其脉左尺微细，右关浮大，重按微弱。余曰：此命门火衰，不能生土而脾病，当补火以生土，或可愈也。不悟，仍服前药，脾土愈弱。嗣①病已革，复邀治。右寸脉平脱，此土不能生金，生气绝于内矣，辞不治。经云："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凡病在子当补其母，况病在母而属不足，反泻其子，不死何俟！

陈工部发热有痰，而服黄连、枳壳等，犹曰见病治病。罗工部明明寒症，而服四物、元参之类以殒。要知缙绅家不惟知医者少，即识药性者亦少，以性命付之庸医之手，悲夫！

先生曾言：予尝病脾胃，服补剂及针灸脾俞等穴，不应几殆。吾乡卢丹谷令予服八味丸，饮食果进，三料而平。然则先生亦有所受之而亲试得效者也。

许学士②云：有人全不进食③，服补脾药不效，予授二神丸服之，顿能进食。盖治法虚则补其母，不能食者，戊已虚也，火乃土之母，故以破故纸补肾为癸水，以肉豆蔻厚肠胃为戊土，戊癸化火，同为补土母之药，再加木香以顺其气，使之斡旋空虚，仓廪自能受物。凡人肾气怯弱，

---

① 嗣：《内科摘要》卷上作"至乙巳闰正月"。宜参。

② 许学士：即许叔微，字知可，真州白沙（今江苏仪征）人，宋代医家，著有《类证普济本事方》《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等。曾科举中第，任集贤院学士，因称。

③ 食：原作"饮"，据《折肱漫录》修敬堂刻本改。

真阳衰虚，坎水不温，不能上蒸脾土，是以饮食不进，或食而作胀，大腑溏泄，譬诸鼎釜之中，置诸水谷，下无火力，终日米不熟，其何能化？黄鲁直[1]尝记服菟丝子，淘净、酒浸、曝干，日挑数匙，以酒下之，十日外，饮啖如汤沃雪。服二神丸、菟丝子与服八味丸，同此一理，是千古不易之妙法。严用和云：古人谓补肾不如补脾，予谓补脾不如补肾，肾气若壮，丹田火盛，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膈开能食矣。

余少年误服庸医攻伐之药，脾胃大虚，饮食不化，尝以八味取效。

辛丑年，予在嘉兴屠渐山第，有林二守，不时昏愦，请予治之。谵语不绝，脉洪大按之如无，此阳虚之症也，当用参附汤治之。有原医者杨[2]喜而迎曰：先得我心之同然。遂服之，即静睡，觉而进食，午后再剂，神思如故，其脉顿敛。予返后，又诈云用附子多矣，吾以黄连解之，阴仍用参附汤。窃观仲景先生治伤寒云：桂枝下咽，阳盛乃毙；硝黄入胃，阴盛乃亡。不辨而自明矣。吾恐前言致误患者，故表而出之。

---

① 黄鲁直：即黄庭坚。北宋诗人，书法家。字鲁直，号山谷道人。
② 杨：原作“阳”，据《内科摘要》卷上改。

卷　二

肾虚火不归经发热等症

沈大尹，不时发热，日饮冰水数碗，寒药二剂，热渴益甚，形体日瘦，尺脉洪大而数，时或无力。王太仆曰："热之不热，责其无火；寒之不寒，责其无水。"又云："倏热往来，是无火也；时作时止，是无水也。"法当补肾，用加减八味丸，不月而愈。

症属无水，当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则宜服六味地黄丸矣，而何以服加减八味丸耶？盖此方内有肉桂，桂乃火类，以火招火，方引得归源耳。

顾大有父，年七十有九，仲冬将出，少妾入房，致头痛发热，眩晕喘急，痰涎壅盛，小便频数，口干引饮，遍舌生刺，缩敛[①]如荔枝然，下唇黑裂[②]，面目俱赤，烦躁不寐，或时喉间如烟火上冲，急饮凉茶少解，已滨[③]于死。脉洪大而无伦，且有力，扪其身烙手。此肾经虚火游行于外，投以十全大补加山茱、泽泻、丹皮、山药、麦门、五味、附子，一钟，熟寐良久，脉症各减三四；再与八味

---

① 缩敛：原作"囊缩"，据《内科摘要》卷上改。

② 裂：原作"烈"，据《内科摘要》卷上改。

③ 滨（bīn 宾）：靠近，临近。

丸，服之诸症悉退，后畏冷物而痊。

顾仁成，年六十有一，痢后入房，精滑自遗，二日方止。又房劳感寒、怒气，遂发寒热，右胁痛连心胸，腹痞，自汗，盗汗如雨，四肢厥冷，睡中惊悸，或觉上升如浮，或觉下陷如堕，遂致废寝。或用补药二剂，益甚，脉浮大洪数，按之微细。此属无火虚热，急与十全大补加山药、山茱、丹皮、附子，一剂诸症顿愈。此等元气，百无一二。

本草言：寒因热用，热因寒用。又论：心为君火，可以直折；相火为龙火，不可以水湿折之，当从其性而伏之。故世间龙雷之火及火井之火，见水则愈炽，见火即灭，此至可异事，而有至理存焉。真阳虚耗，火不归源，以致相火[①]妄动，变为假热诸症，此必用桂、附等剂，引火归源而后治。若见热候而投以清凉，必无幸矣。盖好色者，久则阴虚，入房而骤病者，多属阳虚，不可不知。即阴虚之症，亦宜以燥降收之，药凉而敛之，旋即以甘温之药养之，庶可收功。若治以寒凉，必至败而伤生矣。

一儒者，口干发热，小便频浊，大便秘结，盗汗梦遗，遂致废寝。用当归六黄汤二剂，盗汗顿止。用六味地黄丸，二便调和。用十全大补汤及前丸兼服月余，诸症悉愈。

---

① 火：原作“少”，据文义改。

韩用之，年四十有六，时仲夏色欲过度，烦热作渴，饮水不绝，小便淋沥，大便闭结，唾痰如涌，面目俱赤，满舌生刺，两唇燥裂，遍身发热，或时如芒刺而无定处，两足心如烙，以冰折之作痛，脉洪而无伦。此肾阴虚，阳无所附而发于外，非火也。盖大热而甚，寒之不寒，是无水也，当竣补其阴，遂以加减八味丸料一斤，内[①]肉桂一两，以水顿煎六碗，冰冷与饮，半晌已用大半。睡觉[②]，而食温粥一碗，复睡至晚，乃以前药温饮一碗，乃睡至晓[③]，食热粥二碗，诸症悉退。翌日畏寒足冷至膝，诸症仍至，或以为伤寒。余曰：非也，大寒而甚，热之不热，是无火也，阳气亦虚矣，急以八味丸一剂，服之稍缓，四剂诸症稍[④]退。大便至十三日不通，以猪胆导之，诸症复作，急用十全大补汤，数剂方应。

峻补其阴，而用肉桂热药者，以此引地黄等药归肾，所谓寒因热用也。热症甫退，寒症忽来，即转用桂、附。病固异，医亦奇倏。阴阳稍平，即以十全大补汤兼补收功，可为医之至。

陈举人，色欲过度，丁酉孟冬，发热无时，饮水不绝，遗精不止，小便淋沥。或用四物、芩、连之类，前症

---

① 内（nà 那）：同“纳”，纳入。《史记·秦始皇本纪》：“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

② 睡觉：睡后觉醒。

③ 晓：原作“晚”，据《内科摘要》卷上改。

④ 稍：《内科摘要》卷上作“复”。

益甚，更加痰涎上涌，口舌生疮；服二陈、黄柏、知母之类，胸膈不利，饮食少思；更加枳壳、香附，肚腹作胀，大便不实。脉浮大，按之微细。余朝用四君子为主，佐①以熟地、当归，夕用加减八味丸，更以附子唾津调搽涌泉穴，渐愈。后用十全大补汤，其大便不通，小便作胀。此直肠干涩，令猪胆通之，形体殊倦，痰②热顿增，急用独参汤而安，再用前药而愈。但劳发热无时，其脉浮洪。余谓其当慎起居，否则难治。彼以予言为迂，至乙巳夏复作，乃服四物、黄柏、知母而殁。

吴江沈察，顿首：仆年二十有六，所禀虚弱，兼之劳心，癸巳春发热吐痰，甲午冬为甚，其热时起于小腹，吐痰而无定时，治者谓脾经湿痰郁火，用芩、连、枳实、二陈，或专主心火，用三黄丸之类。至乙未冬，其热多起足心，亦无定时，吐痰不绝，或遍身如芒刺然，治者又以为阴火生痰，用四物、二陈、黄柏、知母之类，俱无验。丙申夏，痰热愈甚，盗汗作渴③，果属痰火耶？阴虚耶？乞高明裁示。余曰：此症乃肾经亏损，火不归经，当壮水之主，以镇阳光。乃就诊于予，果尺脉洪大，余却虚浮，遂用补中益气及六味地黄而愈。后不守禁，其脉复作，余谓火令可忧，当慎调摄，会试且缓。但彼忽略，至戊戌夏，

① 佐：原脱，据《内科摘要》卷上补。
② 痰：原作“瘦”，据《内科摘要》卷上改。
③ 渴：原作“浊”，据《内科摘要》卷上改。

果殁于都。

劳即发热无时，此气血俱虚之症，予少年亦如此，赖服药不误，加意调摄，幸有今日。又热起小腹、热起足间，余亦曾患此。余向览方书，有云热起足心，直上腹内，乃阴气虚极，谓之火起九泉之下，十不救一。又闻贺立菴曾云：某司理患此，竟不起。余少时剧病，左肾不时觉热，至二十六岁之春，忽然热发于足，虽不至每次起自足心，冲入腹内，然或发于足面，或发于足心，或发于腿下，游移往来不定，大概是此症类一候，不胜忧惶，百计治之。考方书治法，皆用四物、黄柏之药，予遵先生教，不敢妄试，反以温补得痊。盖肾热足热，其为阴虚水少，不待智者知之，但治以寒凉，热未必去，而脾胃先败，多致伤生。惟用补肾养血之药，而以暖药引经，则以火伏火，其火自平。此即龙火、井火见水反炽，见火则灭之义乎？予此病十年方愈，热起小腹亦时有之，幸确信坚守，并无求速效之心，如法调治，与病两忘，毕竟久而奏效。要知方书亦未可尽信，余为此方书数年，枉费许多忧郁，几于病上添病。凡抱病者，切不须忧郁，只要调治无差，确守而久服之，俟之岁时，虽有此恶候，亦未必遂陨厥命也。此予亲患亲试者，特书此以告后人。先生治沈孝廉以益气汤、六味丸，予曾如此服不效，不若加减八味丸得力，以有肉桂、五味故也。

以附子末唾津涂足心，乃引火下行之义，热起足心冲

腹，亦用此法。

脾胃亏损吞酸嗳腐等症

王大司马[①]，呕吐宿滞，脐腹痛甚，手足俱冷，脉微细。用附子理中丸一服益甚，脉浮大，按之而细，用参附汤一剂顿愈。

赵吏部，患吐不止，吐出皆酸味，气口脉大于人迎二三倍，速余投剂。予曰：此食郁上宜吐，不须用药。乃候其吐清水无酸气，寸脉渐减、尺脉渐复，翌早吐止，至午脉俱平复，勿药自安。后抚陕右，过苏顾访，倾盖[②]清谈，厚过于昔，且念余在林下[③]，频以言慰之。

吐酸、吞酸，大略不同。吐酸者，湿中生热；吞酸者，虚热内郁，皆属脾胃虚寒，中传末症。故《内经》以为火者，指其病形而言也；东垣以为胃寒者，指其病本而言也。凡患此者，先当辨其吞吐，而治以固本原为主。若服[④]寒凉以伤胃气，则实实虚虚者矣。复审其脾气虚而饮食不能输化，浊气不能下降者，须用六君子汤补养脾胃为主，少佐越鞠丸以清中。故东垣先生云：邪热不杀谷。若误认为实热，而妄用寒凉，必变败症。

---

① 大司马：官名。明代对兵部尚书之称。

② 倾盖：指途中相遇，停车交谈，双方车盖往一起倾斜。形容一见如故。

③ 林下：指退隐不为官。

④ 服：原作“复”，据《明医杂著》卷一改。

一儒者，面色痿黄，胸膈不利，吞酸嗳腐，恪服理气化痰之药，大便不实，食少体倦。此脾胃虚寒，用六君加炮姜、木香渐愈，更兼用四神丸而元气复。此症若中气虚弱者，用人参理中汤或补中益气加木香、干姜；不应，送左金丸或越鞠丸。若中气虚寒，必加附子或附子理中汤，无有不愈。

一上舍[1]，饮食失宜，胸腹膨胀，嗳气吞酸，以自知医，用二陈、枳实、黄连、苍术、黄柏之类，前症益甚，更加足指肿痛，指缝出水。予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治之而愈。腿足浮肿或焮肿，寒热呕吐，亦用前药。

此君症候想轻，故止用平剂，而不及姜附。

胡济之，场屋[2]不利，胸膈膨闷，饮食无味，服枳术丸，不时作呕；用二陈、黄连、枳实，痰涌气促；加紫苏、枳壳，喘嗽腹胀；加厚朴、腹皮，小便不利；加槟榔、蓬术，泄泻腹痛。悉属虚寒，用六君加姜、桂，二剂不应，更加附子一钱，二剂稍退，数剂十愈六七，乃以八味丸全愈。

一上舍，呕吐痰涎，发热作渴，胸膈痞满，或用清气化痰降火，前症益甚，痰涎自出。予曰：呕吐痰涎，胃气虚寒；发热作渴，胃不生津；胸膈痞满，脾气虚弱。须用参、芪、归、术之类温补脾胃，生发阳气，诸病自退。彼

---

① 上舍：太学分外舍、内舍和上舍，上舍是生员中最高者。

② 场屋：科举考场，指科举考试。

不信，仍服前药，虚症悉至，复清治。予曰：饮食不入，吃逆不绝，泄泻腹痛，手足逆冷，是谓五虚；烦热作渴，虚阳越于外也；脉洪大，脉欲绝也，死期逼矣。或曰：若然，殒于日乎？夜乎？余曰：脉洪大，当殒于昼。果然。

余母，年六十有五，己卯春二月，饮食后偶闻外言忤意，呕吐吞酸，内热作渴，饮食不进，惟饮凉水，气口脉大而无伦，面色青赤。此胃中湿热郁火，投之以药，入口即吐。第三日吐酸物，第七日吐酸黄水，十一日吐苦水①，脉益洪大，仍喜饮冷水，以黄连一味煎汤，冷饮少许。至二十日加白术、白茯苓，至二十五日加陈皮，三十七日加当归、加炙甘草，至六十日，始进清米饮半盏，渐进薄粥饮，调理得痊。

先生治呕吐腹胀等症，大都责其脾胃虚寒，随手而效。此症独以为湿热郁火，而治法甚异，至六十日方进米饮，病亦甚奇、甚危，非先生为子，岂不殆哉！故曰："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

一男子，脾胃不和，服香燥行气之剂，饮食少思，两胁胀闷；服行气破血之药，致饮食不入，右胁胀满，喜手按之。余曰：乃肝木克脾土，而脾土不能生肺金也。用滋化源之药，四剂诸症顿退。予又②曰：火令在迩，当再补脾土以养肺金。不信，后复作吐脓而殁。

---

① 水：原作"心"，据《内科摘要》卷上改。
② 又：原在火字下，据《明医杂著》卷二改。

一妇人，吞酸嗳腐，呕吐痰涎，面色纯白。或用二陈、黄连、枳实之类，加发热作渴，肚腹胀满。余曰：此脾胃亏损，末传寒中。不信，仍作火治，肢体肿胀如蛊。余以六君加附子、木香治之，胃气渐醒，饮食渐进，虚火归经。又以补中益气加炮姜、木香、茯苓、半夏兼服，全痊。

一妇人，性沉静多虑，胸膈不利，饮食少思，腹胀吞酸，面色青黄，用疏利之剂。予曰：此脾虚痞满，当益胃气。不信，仍用之，胸膈果满，饮食愈少。余以调中益气加香砂、炮姜渐愈，后以六君、芎、归、贝母、桔梗、炮姜而愈。

佃母，久患心腹疼痛，每作必胸满呕吐，厥逆面赤，唇麻咽干舌燥，寒热不时，而脉洪大。众以痰火治之，屡止屡作，迨乙巳春，发热频甚，用药反剧。有朱存默氏，谓服寒凉药所致，欲用参、术等剂，予疑痛无补法，乃请立斋先生以折中焉。先生诊而叹曰：此寒凉损真之故，内真寒而外假热也。见脉息弦洪而有怪状，乃脾气亏损，肝脉乘之而然，惟当温补其胃。遂与补中益气加半夏、茯苓、吴茱、木香，一服而效。家母病发月余，竟夕不安，今热寐彻晓，洪脉顿敛，怪脉顿除，诸症释然。先生之见，盖有本欤！家母余龄，皆先生所赐，杏林报德，没齿不忘。谨述此，乞附医案，谅有太史者采入仓公诸篇，以乘不朽。陈湖陆佃谨书。

一妇人，年三十余，忽不进饮食，日饮清茶三五碗，并少用水果，三年余矣，经行每次过期而少。余以为脾气郁结，用归脾加吴茱，不数剂而饮食如常。若人脾肾虚而不饮食，当以四神丸治之。

一妇人，年逾二十，不进饮食二年矣，日饮清茶果品之类，面部微黄浮肿，形体如常，仍能步履，但体倦怠，肝脾二脉弦浮，按之微而结滞。余用六君加木香、吴茱，下痰积甚多，饮食顿进，形体始瘦，卧休月余，仍服六君之类而安，妇人患此见《女科撮要》①。

附论　噎膈反胃等症

王安道曰：内膈呕逆，食不得入，是有火也。若病而吐，食入反出，是无火也。治法：若脾胃气虚而胸膈不利者，用六君子汤，壮脾土生元气；若服辛热之剂而呕吐噎膈者，用四君子加芎、归，益脾土以抑阴火；内结而饮食不入者，用六君子加芩、连，清热养胃；若病呕吐，食入而反出者，用六君子加木香、炮姜，温中补脾；若服耗气之剂，血无所生，而大便燥结者，用四君子加芎、归，补脾生血；若火逆冲上，食不得入者，用四君子加山栀②、黄连，清热养血；若痰饮阻滞而食不得入者，用六君子加木香、山栀，补脾化痰；若脾胃虚寒，饮食不入，或入而

① 女科撮要：妇产科专著，明代薛己撰，上下二卷，卷上述经候不调等证治方药，卷下述保胎、小产等证治方药，另有附方并注。

② 山栀：原作“枳实”，据《明医杂著》卷一改。

不化者，用六君子加木香、炮姜，温补脾胃。更非慎房劳，节厚味，调饮食者，不治。年高无血者，亦不治。

一男子，食少胸满，手足逆冷，饮食畏寒，发热，吐痰，时欲作呕，自用清气化痰之剂，胸腹愈胀，呼吸不利，吐痰呕食，小便淋沥；又用五苓散之类，小便不利，诸病益甚。余曰：此脾土虚寒，无火之症，故食入不消而反出，非气膈所致。遂用八味丸、补中益气加半夏、茯苓、姜、桂，旬日乃愈。

杨君爵，年将五十，胸痞少食，吐痰体倦，肌肉消瘦，所服方药皆耗气破血、化痰降火。予曰：此气郁所伤，阳气不能升越，属脾经血虚之症，当用归脾汤解郁结、生脾血，用补中益气壮脾气、生发诸经，否则必为中满气膈之患。不信，仍服前药，后果患前症而殁。

脾肾亏损停食泄泻等症

东垣云：有六淫而致泻者，有七情而致泻者，又有饮食所伤而致泻者，有因胃气下流而致泻者，有因风而成飧泄者，有因痰积于上焦，以致大肠不固而泄者，有因脾胃气虚而泄者。治法：外淫所伤，当调六气；七情所伤，当平五脏；饮食所伤，当消停滞；胃气下流，当升举之；因风而成，当解散之；痰积于上焦，当去其痰，而不治其泄；脾胃气虚者，当补益之。

丹溪谓：饮食毕而肠鸣腹痛，泻尽食物者，脾虚食

泻，用理中汤加炮姜；攻刺腹痛，洞下水谷，名寒泄，用理中汤送大戊己丸，寒甚者附子桂香丸，恶食者八珍汤。粪色青黄，肛门痛，烦躁作渴，小便不利者，名热泻，用五苓散、香连[1]丸。泻而恶食，而气噫腐臭者，名食泻，治中汤加砂仁，或送感应丸。

若泄泻而腹中重坠，此脾胃之气下陷也，宜用补中益气汤；若服克滞之剂，而腹中窄狭，此脾气虚痞也，宜用六君子汤；若胁胀少食，善怒，泻青，此脾虚肝所乘也，宜用六君子加柴胡、升麻、木香；若少食体倦，善噫，泄黄，此脾虚色陷也，宜用六君子加升麻、柴胡。大凡诸症，若脾脉弦长者，肝木乘脾土也，当补脾平肝；若脾脉沉弦者，寒水侮脾土也，当温中补肾。夫黄连、枳实虽消停滞、开痞闷，若人脾胃充实，暴患实痞，宜暂用之；若人屡患屡服，或脾胃虚痞者用之，则脾胃反伤而诸症蜂起矣。故东垣云：脾胃实者，用黄连、枳实泻之；虚者，用白术、陈皮补之。须分病之虚实，人之南北而治之。

高佥宪，饮食难化，腹痛泄泻，用六君子加砂仁、木香治之而痊。后复作，完谷不化，腹痛，头疼，体重困倦，余以为脾虚受湿，用芍药防风汤而愈。

杨太仆，先为饮食停滞，小腹重坠，用六君子加升麻、柴胡渐愈；后饮食难化，大便不实，里急后重，数至

① 连：原作“建”，据《明医杂著》卷一改。

圊[①]而不得，用升阳除湿防风汤而痊；后心腹作痛，饮食不甘，用和中丸倍加益智仁而愈。

杨光禄，元气素弱，饮食难化，泄泻不已，小便短少，洒淅恶寒，体重节痛。予以为脾肺虚，用升阳益胃汤而痊。大凡泄泻，服分利调补等剂不应者，此肝木郁于脾土，必用升阳益胃之剂，庶能保生。

刘华甫，停食腹痛泻黄，吐痰，服二陈、山栀、黄连、枳实之类，其症益甚，左关弦紧，右关弦长[②]，乃肝木克脾土，用六君加木香治之而愈。若食已消而泄未已，宜用异功散以补脾胃；不应，用补中益气升发阳气。凡泄利色黄，脾土亏损，真气下陷，必用前药加木香、肉蔻温补；如不应，当补其母，宜八味丸。

脾胃虚弱，畏寒易泄者，用六君子加补骨脂、肉豆蔻治之。脾胃虚寒，畏寒易泄者，用六君子、肉果、木香调之。

停食泄泻等症，时师未有不以消导利水为治法者，而先生全不用此等药，所以保完元气，不至损人，功莫大焉！食已消而泄未已，下一叚[③]先生治脾病之大纲领，千古格言也，读者详之。大凡停食之症，宜用六君子加枳实、厚朴；食已消而不愈，用六君子汤。先生治停食，必

---

① 圊（qīng 青）：厕所。

② 左关弦紧右关弦长：原作“左关弦长”，据《内科摘要》卷一改。

③ 叚：疑为“段”之讹。

以参术助正气，而佐以消克，庶不伤脾，真良法也！按：王节斋云：凡泄泻病，误用参、芪等甘温之药，则病不能愈，或变为黄疸。盖泄属湿，甘温之药能生湿热，故反助病邪，久则湿热甚而为痰矣。即立斋案中亦言，李少宰[1]泄泻，误服参、芪，变为黄疸。然则泄泻初起，补中益气汤所宜禁者。历考先生治法，大都用六君子加木香、神曲等药，盖六君无黄芪、当归，又加苦泻之药，自非甘温比耳。

柴光禄，善饮，泄泻腹胀，吐痰作呕，口干。此脾胃之气虚，先用六君加神曲，痰吐已止；再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泻胀亦愈。此症若湿[2]热壅滞，当用葛花解酲[3]汤分消其湿[4]；湿既去而泻未已，须用六君加神曲实脾土、化酒积。然虽为酒而作，实因脾土虚弱，不可专主湿热。

此医酒病者之准绳，禀壮者，可用解酲汤；若予辈弱质，无如六君加神曲为稳者。

吴学士，过饮痰壅，舌本强硬，服降火化痰药，痰气益甚，肢体不遂。余作脾虚湿热，治之而愈。

此条原刻于咳嗽门，予移入于此。是症盖脾胃本虚，而过伤于酒，一时痰壅舌强，竟似中风之候，故附入伤酒一类。

---

① 少宰：吏部侍郎的俗称。
② 湿：原作“温”，据《内科摘要》卷一改。
③ 酲：原作“醒”，据《内科摘要》卷一改。
④ 湿：原作“热”，据《内科摘要》卷一改。下一“湿”字同。

钱可久，素善饮，面赤痰盛，大便不实，此肠胃湿痰壅滞，用二陈、芩、连、山栀、枳实、干葛、泽泻、升麻二剂，吐痰甚多，大便始实。此后，日以黄连三钱泡[1]汤饮之而安。但如此禀厚不多耳。

先生此书，大都以补兼消散，如此条治法乃所仅见。要知世人禀厚者，不过千百中一人耳。

一儒者，善饮，便滑溺涩，食减胸满，腿足渐肿，症属脾胃虚寒，用加减金匮肾气丸，食进肿消；更用八味丸，胃强脾健而愈。

一男子，侵晨[2]或五更吐痰，或有酸味，此是脾气虚弱，用六君送四神丸而愈。若脾气郁滞，用二陈加桔梗、山栀送香连丸；若郁结伤脾，用归脾汤送香连丸；若胸膈不舒，归脾加柴胡、山栀送左金丸；若胃气虚，津液不能运化，用补中益气送左金丸。

吐痰酸味，其病因各有不同，若脾气郁滞以下详列数则，以俟后人切脉审病而用药耳。

一羽士，停食泄泻，自用四苓、黄连、枳实、曲、柏益甚。余曰：此脾肾泄也，当用六君加姜、桂送四神丸。不信，又用沉香化气丸一服，卧床不食，咳则粪出，几至危殆，终践余言而愈。盖化气之剂，峻厉猛烈，无经不伤，无脏不损，岂宜轻服？

---

① 泡：原作“瀑”，据《内科摘要》卷一改。
② 侵晨：天快亮的时候。

予少不知医，但听时师施治，弱冠以后，虽久抱羸疾，然脾气尚王，三十岁之夏患泄泻，原无大病。偶遇姑苏一名下医者，诊予脉惊曰：脾病已深，不治将下积。以黄连、枳实等剂付余，余惑其言，连服数剂，又服枳术丸一月，竟致脾胃削弱，饮食不消，几成脾泄之症，极力补救，始得痊可，而脾气终于不王矣。自是以来，每遇胸中停滞，必以白术为君，而加山查①、神曲等药以消之；若些少停滞不畅，则以六君子加山查或神曲一味以佐之，无不应手而效。有时去白术服之，便觉脾气下陷，而痞闷反不得除，乃信先生治法，真万世准绳也。

余脾胃本虚，往时误服消克之药，顿觉中气下陷，胃脘②中空空然，意气倦怠，虚寒不止，手足不温，急服益气汤等药，连服十余剂，中气乃渐复，自此不能受饥，饥即中气虚怯，一如误服消药状。三十年来益气汤、六君子汤并参术膏，盖十日五服，时不辍口，而间服八味丸，迄今脾气虽不能大王，而残喘苟延，则奉先生教也。

本草言：厚朴误服，脱人元气。此乃时师所常用之药，不加慎重。予尝因伤生冷，腹不和，暂服厚朴，中气辄虚，即加于六君子汤内，亦觉消克太过，乃知此药果峻厉，不可轻用。此先生方药中所以不多见欤。

予中气正伤时，偶食犬肉一块，便觉停滞。须知犬肉

---

① 山查：即山楂。
② 脘：原作“腕”，据文义改。

较他肉独难消化，如此是时，又不敢服山查等药。考《本草》：食犬肉不消，煮芦根汁饮之可消。予如法煎饮，觉右胁下微痛，次日大痛，殊不可解，日痛一日，有妨坐卧反侧，痛似刀刺，右胁下按之有物如鸡子。方书言右胁痛属食积、痰积，有谓须攻治者，亦有谓不宜攻，必助正以消邪者。时医主攻，言不治将成痞块。予不许，确守助正之说，当痛极时不敢服药，姑静以守之，俟痛少定、气尚痞，予即用六君子加木香等行气之药以渐调之，竟得痊可。若误信攻伐，不知死所矣。

俗有以食消食之法，以饭肉等所伤之物，烧灰存性，为末，同酒下之颇效。此物不甚伤脾而能消食，亦良法也。王宇泰《准绳》中亦曾载之。又有以酒药[1]烧灰服者，便觉伤脾。更有生服酒药者，更为峻厉，不宜服。

沈大尹，每五更即泄。予以为肾泄，用五味子散，数服而愈。后不慎起居，不节饮食，其泄复作，日夜无度，畏寒，饮食且难消化，肌体日瘦。予曰：乃变火衰之症也。遂与八味丸，泻止食进。

一儒者，季夏患泄泻，腹中作痛，饮食无味，肢体倦怠，予用补中益气汤、八味地黄丸，月余而痊。后彼云：每秋间必患痢，今则无恙，何也？予曰：此闭藏之月，不远帏幙[2]，妄泄真阳而然。前药善能补其火，火能生土，

---

① 酒药：酿酒所需的酵母。
② 帏幙：帷幔，帐子。此处指房事。

脾气旺而免患也。

绍患肝木克脾，面赤生风，大肠燥结，炎火冲上，久之遂致脏毒下血，肠鸣溏泄，腹胀喘急，驯[①]至绝谷，濒于殆矣。诸医方以枳实、黄连之剂投之，转辗增剧，乃求治于立斋先生。先生曰：尔病脾肾两虚，内真寒而外虚热，法当温补。遂以参、术为君，山药、黄芪、肉果、姜、附为臣，茱萸、骨脂、五味、归、苓为佐，治十剂，俾以次服之。诸医皆为火病也，以火济火可乎？绍雅信先生不为动，服之浃旬[②]，尽剂而血止，诸疾遄[③]已。先是三年前，先生谓绍曰：尔面部赤风，脾胃病也，不治将深。予心忧之而怠缓，以须[④]疾发，又惑于众论，几至不救，微先生吾其土矣。呜呼！先生之术亦神矣哉！绍无以报盛德，述梗概求附案末，以为四方抱患者告，庶用垂惠于无穷矣。

大抵脾胃好暖而恶寒，脾虚必宜温暖之药。余内人少患脾有冷痰，服聂遡元五炁丹数丸，遂不复发。予近患脾不和，服胡与辰金铅[⑤]丸一丸，脾气顿佳，得两三月安妥。予庵中有一比丘尼，久患脾泄甚殆，金铅一服顿醒。须知

---

① 驯：逐渐地。

② 浃旬：一旬，十天。

③ 遄（chuán 传）：快速。

④ 以须：即刻，时间短暂。

⑤ 金铅：药名。见《本草原始》。妇女初潮的月经名“金铅”，旧时用以入药，现已不用。

红铅极宜于脾胃者。

王节斋：泄症主方用白术二钱，白茯苓[1]、白芍药各一钱五分，陈皮一钱，甘草五分。若小便赤涩短少，加猪苓、泽泻；夏月加茵陈、山栀。愚按：前症若津液偏渗于大肠，大便泻而小便少者，宜用此药分利；若阴阳已分而小便短少者，此脾肺气虚而不能生水也，宜用补中益气汤加麦门、五味；阴火上炎而小便赤[2]少者，此肺气受伤而不能生水也，用六味地黄丸加麦门、五味；肾经阴虚，阳无所生而小便短少者，用滋肾丸、肾气丸；肾经阳虚，阴无所化而小便短少者，用益气汤、六味丸。若误用渗泄分利，复伤阳气，阴无所生而小便不利，或目睛凸出，腹胀如鼓，或腿膝肿硬，或皮肤断裂者，先用滋肾丸、益气汤。每见元气虚而复用泽泻、猪苓之类，以损真阴，而致前症益甚者，急投金匮加减肾气丸，多有复生者；若反服牵牛、大黄峻剂而通之，是速其危也。

王节斋云：若口渴引饮，加干姜、人参、麦门、升麻、乌梅。愚按：前症若胃气伤而内亡津液者，用七味白术散；胃气弱而津液少者，用补中益气汤；气血俱虚而津液[3]少者，用十全大补汤；肾虚津液短少者，用六味地黄丸；肾水不足而虚火上炎者，用加减八味丸。若肾水不足之人患

① 白茯苓：原脱，据《明医杂著》卷二补。下“各”字同。
② 赤：原作“短”，据《明医杂著》卷二改。
③ 津液：原作“精液”，据《明医杂著》卷二改。

泄泻，或服分利之剂过多而患口渴者，若不用前药以固其本源，则肺肾复伤，多变小便不利，肚腹水肿等危症矣。

屠九峰，先泻而口渴，尺脉数而无力，恪用解酒毒、利小便之剂，不应。予曰：此肾阴亏损，虚火炽盛，宜急壮水之主，不然必发疽而不能收敛也。不信，别服降火降痰之剂，果患疽而殁。

王节斋云：若夏秋之间，湿热大行，暴注水泻，加黄连、苍术、泽泻。愚按：东垣云：若值秋燥行令，湿热少退，体重节痛，口舌干燥，饮食无味，二便不调，不欲饮食，或食不化，兼洒淅恶寒，悽惨面恶，此肺之脾虚而阳气不伸也，用升阳益胃汤治之。前症若湿热内作，脾胃不能通调而致者，宜用此药分利之；湿热已去，脾胃虚弱而致者，宜用六君子、当归调补之；湿热已去，脾气下陷而致者，宜用补中益气汤升举之。

王节斋云：若久泻脾虚，饮食难化，加黄芪、参、曲、柏[1]、木香、干姜。愚按：前症或作呕，或饮食少思，属脾胃虚弱，用四君子加木香、半夏；或兼作呕，或腹作痛，属脾胃虚寒，用六君子加炮姜、木香。若麦芽，善损肾；神曲，善化胎消肾，不宜轻用。大抵此症多由泛用消食利水之剂，损其真阴，元气不能自持，遂成久泄。若非补中益气汤、四神丸滋其本源，后必胸痞腹胀，小便淋

① 柏：原作“蘖”，为“檗”之讹。

沥，多致不起。

王节斋云：若久泻，肠胃虚滑不禁，加肉豆蔻、诃子皮、木香、干姜。愚按：东垣云：中焦气弱，脾胃受寒冷，大便滑泻，腹中雷鸣，或因误下，末传寒中，复遇时寒，四肢厥逆，心胃绞痛，冷汗不止，此肾之脾胃虚也，用沉香温胃丸治之。窃谓前症若脾胃虚寒下陷者，用补中益气汤加木香、肉豆蔻、补骨脂；若脾气虚寒不禁者，用六君子汤加炮姜、肉桂；若命门火衰而脾土虚寒者，用八味丸；若脾肾气血俱虚者，用十全大补汤送四神丸；若大便滑利，小便闭涩，或肢体渐肿，喘嗽唾痰，为脾肾亏损，宜用金匮肾气丸加减可也。

王节斋云：若饮酒便泄，此酒积热泻也，加黄连、干姜、茵陈、木香。愚按：前症若酒湿未散，脾气未虚，宜用此药分利湿热。若湿热已去，中气被伤，宜用六君子调补中气。若误服克伐分利之剂，胸膈渐满，小便短少，或腿足与腹渐肿者，急用加减金匮肾气丸调补脾胃，多有生者。夫酒性大热，乃无形之物，元气受伤，当用葛花解醒汤分消其湿，往往反服大热酒癥丸，重泻阴血，使阳毒大旺，元气消亡，折人长命。《金匮要论》[1] 云："酒疸下之，久而为黑疸。"每见善饮服酒癥丸者，多患疸症，不悟其因，反服分利化痰，以致变症而殁者多矣详见《奇效方》。

① 金匮要论：指《金匮要略方论》。

卜封君，别号长醉翁，善饮，腹痛便泄，服分利化痰等剂不应，其脉滑数，皮肤错甲。余谓此酒毒致肠痈[①]而溃败也，辞不治。不信，仍服前剂，果便脓而殁。

寒月，溏泄清冷，腹痛，若脾肾虚寒，宜用四神丸；若脾肾虚脱，用六君、姜、桂。如不应，急补命门火以生脾土。

一儒者，小肠急痛，溏泄清冷，大便欲去不去。余谓此命门火衰，而脾土虚寒也，用八味丸，月余而愈。向后饮食失宜，前症仍作，小腹重坠，此脾气下陷也，用补中益气汤而痊。

附论　痞积伤食

大凡食积痞块，症为有形，所谓邪气胜则实，真气夺则虚，惟当养正则邪积自除矣。虽云坚者削之，客者除之，若胃气未虚，元气尚实，乃可用也。或病久虚羸，或元气素弱者，亦当固本为主，而佐用前法，不然反致痞满不食，而益其病矣。

若伤性热之物者，用二陈加黄连、山查；伤湿面等物者，用二陈加神曲、麦芽；伤米食者，用六君加谷蘖[②]；伤面食者，用六君加麦芽；伤肉食者，用六君加山查；伤鱼腥者，用六君倍加陈皮；伤角黍[③]、炊饭者，用六君倍

---

① 痈：原作“痛”，据《明医杂著》卷二改。

② 谷蘖：即谷芽。有消食化积的功效。

③ 角黍：即粽子。

加酒曲。若物已消而泻未愈者，此脾胃受伤也，宜用六君子汤；若饮食减少，或食而难化者，属脾胃虚寒也，加炮姜、木香、肉果；不应加五味、吴茱、骨脂。脾肾虚寒者，须服八味丸，否则多患脾虚中满之症。其神曲、麦芽，虽助戊土以腐熟水谷，麦芽一味，予尝以治妇人丧子[①]，乳房胀痛欲成痈者，用一二两炒熟，煎服即消，其破血散气可知矣。丹溪云：麦芽消肾。《妇人良方》云：神曲善下胎。皆克伐之功多，而补益之功少，亦不宜轻用。

其有夹气伤食，气滞不通，若因中气虚弱，不能运行者，宜用六君子加山栀、木香。如不应，送保和丸。

附论　能食而难化

东垣云：胃中元气盛，则能食而不伤，过时而不饥；脾胃俱旺，则能食而肥；脾胃虚，虚则不能食而瘦，或少食而肥，虽肥而四肢不举。又有善食而瘦者，胃中火邪于气分，则能食而肉削。今能食而难化者，脾气虚弱，不能腐化水谷，故前药不应。或加热渴呕吐，或腹胀泄泻等症者，乃是脾胃复伤，急用六君子加芍药、木香、炮姜补之。亦有属脾气郁结者，当解郁健脾。若用清凉降火，以致中气虚痞而不食，或食反出，又以为膈噎，用行气化痰者，必不能疗也。

---

① 子：原作“于”，据《明医杂著》卷一改。

脾胃亏损停食痢疾等症

王节斋痢疾主方：甘草、槟榔、木香、枳壳、黄芩、黄连、白芍药。若腹痛加当归、缩砂。愚按：前症若因湿热郁结，后重不利，宜用此方；若饮食停滞，用二陈汤加山查，送香连丸。仲景云：脉沉而有力者，属里实也，宜下之；沉而无力者，属里虚也，宜补之。元气虚滑者，宜温之、涩之；脉滑而数者，有宿食也，当下之；脉浮大，此为虚而强下之故也；脉浮革者，因而肠鸣，当温之；下痢腹坚者，当下之；下痢谵语，有燥屎，当下之；下痢三部脉皆平[①]，按之心下坚，急下之；下痢脉大浮弦，当自愈；下痢腹满痛为实，当下之。治者审焉。

王节斋云：若白痢，加术、苓、滑石、陈皮；初欲下之，再加大黄。愚按：前症若腹痛后重，喜手按腹，或脉微细，为阳气虚寒，宜用六君子、干姜温补之。

王节斋云：若红痢，加芎、归、桃仁；初时加大黄。愚按：前症若病日久，或误服疏通之药而不能愈者，当调补脾胃。大凡血症，久而不愈，多因阳气虚而不能生血，或因阳气虚而不能摄血。故丹溪先生治此症，久而不愈，用四君汤以收其功。

王节斋云：若红白相杂，加芎、归、桃仁以理血，滑

① 平：此下原衍一“心”字，据《明医杂著》卷二删。

石、陈皮、苍术以理气。愚按：前症若气滞、食积、湿热所致，宜用此方治之。若脾虚饮食停滞，宜用六君子汤送香连丸调补之。经云：脾主血，肺主气。前症乃气血俱受病也，若因脾肺血伤所致，宜用四物汤加白术、茯苓，煎送香连丸；若因脾肺气伤所致，宜用四君汤加当归、川芎，煎送香连丸。

其白痢久，胃弱气虚。若数至圊而不能便，或少有白脓者，乃土不能生金，肺与大肠气伤而下坠也，当用升阳益胃汤举其阳气，则阴自下[①]而二便自愈矣。饭食不入，发热作渴，其势危甚，用十全大补汤。如不应，送二神丸。

其红痢久，胃弱血虚。若脾经血热下注而不愈者，用四物汤加白术、茯苓；若脾经气虚不能统血而不愈者，用四君子加川芎、当归；若中气下陷不能摄血而不愈者，用补中益气汤。

王节斋云：若赤黑相杂，此湿胜也，及小便赤涩短少[②]，加木通、泽泻、茯苓、山栀以分利之。愚按：初患湿胜而小便赤涩者，宜用前药；若病久而阳气下陷，或老弱者，宜用升阳除湿防风汤；若脾土亏损，寒水来侮，先用六君子汤加姜、桂以温而补之，后用补中益气汤加茯苓、半夏以升而补之。

---

① 下：《明医杂著》卷二作“降”。
② 少：原脱，据《明医杂著》卷二补。

王云：若血痢，加当归、川芎、生地黄、桃仁；久不愈，减芩、连，去槟榔、枳壳，再加乌胶珠、侧柏叶、白术、干姜、陈皮。愚按：前症亦有因脾气虚弱者，有因脾气下陷者，有因肝气虚弱者，有因肝血虚热者，宜审而治之。

其痢已久，而后重不去，有因大肠气滞者，有因大肠气陷者，有因大肠血虚者，有因脾肾虚寒者。若大肠气陷坠下，宜用六君子送香连丸；若大肠气虚陷下，宜用四君子加柴胡、升麻送香连丸；若大肠血虚后重，宜用四物汤加参、术送香连丸。里急者，腹中不宽快也，亦有虚坐而大便不行者，皆血虚也，血虚则里急后重。

王云：若呕吐食不得下，加软石膏、陈皮、山栀、生姜，缓呷之，以泻胃口之热。愚按：前症若脾胃素有实热，或过食厚味辛辣而暴患之，宜用此方。若胃气虚，膈气逆而作呕吐者，用六君子加生姜；若胃气虚寒，亦用前药加炮姜、木香。

有一样气①血虚而痢者，若脾气虚而血弱，宜用四君子汤；若胃气虚而血弱，宜用补中益气汤；若久病气血俱虚，宜用八珍汤。大凡此症久而不愈，或变症百出，但守前法，久之自愈。

有一样寒痢，若脉沉细而身不动作，睛不了了，饮食

---

① 气：原作“风”，据《明医杂著》卷二改。

不下，鼻准气息者，用姜附汤；身重四肢不举者，用术附汤；暴下无声，身冷自汗，小便自利，大便不禁，气难布息，脉微，呕吐者，用浆水散。

痢症如法下之，又如法调理而久不愈，有因脾气虚寒下陷者，宜用补中益气汤加粟壳、姜、桂。如不应，急用附子。若气血虚弱，宜用十全大补汤加附子、粟壳；若命门火衰，用八味丸以补土母；若腹痛，作渴饮汤，手按腹痛稍止者，俱温补脾胃。

崔司空①，年逾六旬，患痢赤白，里急后重，此湿热壅滞，用芍药汤内加大黄二钱，一剂减半，又剂全愈。惟急重未止，此脾气下陷，用补中益气送香连丸而愈。

罗给事，小腹结痛，大便欲去不去，此脾肾气虚而下陷也，用补中益气送八味丸，二剂而愈。此等症候，因痢药致损元气，肢体肿胀而死者，不可枚举。

盖此非痢症，若误用痢药，必损元气而成肿胀也。

顾少宗伯②，停食患痢，腹痛下坠。或用疏导之剂，两足肿胀，食少体倦，烦热作渴，脉洪数，按之微细。予以六君加姜、桂各二钱，吴茱、五味各一钱，煎熟冷服之即睡，觉而诸症顿退，再剂全退。此假热而治以假寒也。

边太常③，呕吐不食，腹痛后重，自用大黄等药，一

---

① 司空：官名。为工部尚书的别称。
② 少宗伯：官名。礼部侍郎的别称。
③ 太常：官名。古代朝廷掌宗庙礼仪之官。

剂腹痛益甚，自汗，发热，昏愦，脉大。予用参、术各一两，炙甘草、炮姜各三钱，升麻一钱，一钟而苏。又用补中益气加炮姜，二剂而愈。

汪天锡，年六十余，患痢腹痛后重，热渴引冷，饮食不进。用芍药汤内加大黄一两，四剂稍应；仍用前药，大黄减半，数剂而愈。此等元气，百无一二。

一上舍，患痢后重，自知医，用芍药汤，后重益甚，饮食少思，腹寒肢冷。余以为脾胃亏损，用六君加木香、炮姜，二剂而愈。

王司马，患痢后重，服枳壳、槟榔之类，后重益甚，食少腹痛。余以为脾胃伤而虚寒也，用六君、木香、炮姜而愈。

同一痢也，治崔司空以芍药汤加大黄而愈，上舍何以自用芍药汤而益甚，而取效于六君子？边太常何以自用大黄而益甚，而取效于参、术？岂禀赋有强弱，而脉症亦有不同耶？读者详之。

一老妇，食后因怒患痢，里急后重，属脾气下陷，与大剂六君加附子、肉蔻、煨木香各一钱，吴茱五分，骨脂、五味各一钱五分，二剂诸症悉退。惟小腹胀闷，此肝气滞于脾也，与调中益气加附子、木香五分，四剂而愈。后口内觉咸，此肾虚水泛，与六味地黄丸，二剂顿愈。

先母年八十，仲夏患痢，腹痛，作呕，不食，热渴饮[1]汤，手按腹痛稍止，脉鼓指而有力，真气虚而邪气实也。急用人参五钱，白术、茯苓各三钱，陈皮、升麻、附子、炙甘草各一钱，服之睡觉索食，脉症顿退，再剂而安。此取症不取脉也。凡暴病，毋论其脉，当从其症。时石阁老太夫人，其年岁、脉症皆同，彼乃专治其痢，遂致不起。

陈梓园，年六十，面带赤色，吐痰口干，或时作泻。就诊，谓余曰：仆之症，或以为脾经湿热，痰火作泻，率用二陈、黄连、枳实、神曲、麦芽、白术、柴胡之类，不应何也？余脉之，左关弦紧，肾水不能生肝木也；右关弦大，肝木乘克脾土也。此乃脾肾亏损，不能生克制化，当滋化源。不信，予谓其甥曰：令舅不久当殒于痢。次年果患痢而殁。

李祠部，患血痢，腹胸膨胀，大便欲去不去，肢体殊倦。余以为脾气虚弱，不能摄血归源，用补中益气汤加茯苓、半夏，治之渐愈。后因怒，前症复作，左关脉弦浮，按之微弱，此肝气虚不能藏血，用六味丸治之而愈。

曲廷评[2]，食后入房，翌午腹痛，去后似痢非痢，次日下皆脓血，烦热作渴，神思昏倦。用四神丸，一服顿减。又用八味丸料加五味、吴茱、骨脂、肉蔻，二剂

① 饮：《内科摘要》卷上作“引”。
② 廷评：官名。亦作“廷尉评”。

全愈。

薛允頫，下血，服犀角地黄汤等药，其血愈多，形体消瘦，发热少食，里急后重。此脾气下陷，余用补中益气加炮姜，一剂而愈。

一老人，素以酒乳同饮，去后似痢非痢，胸膈不宽，用痰痢等药不效。余思本草云：酒不与乳同饮，为得酸则凝结，得苦则行散。遂以茶茗为丸，时用[①]清茶送三五十丸，不数服而瘥。

此四条皆似痢非痢，不作痢治者，曲延评病起于色，故用温肾之药而愈。酒乳不可同饮，世人不知，多有同饮者，须识之。

脾胃亏损疟疾寒热等症

疟疾皆因先伤于暑，次感于风，客于荣卫之间，腠理不密，复遇风寒，闭而不出，舍于肠胃之外，与荣卫并行，昼行于阳，夜行于阴，并则病作，离则病止。并于阳则热，并于阴则寒；浅则日作，深则间日；在气则早，在血则晏。按《本经》云：疟脉自弦，弦数者多热，弦迟者多寒，弦短者伤食，弦滑者多痰。弦而紧者宜下，浮大者宜吐，弦迟者宜温，此治疟之大法。其病热多寒少，心烦少睡者，属心，名曰温疟，用柴芩汤；但寒少热，腰疼足

① 用：原作“同”，据《内科摘要》卷上改。

冷者，属肾，名曰寒疟，用桂附二陈汤；先寒而后大热，咳嗽者，属肺，名曰瘅疟，用参苏饮；热长寒短，筋脉揪[1]缩者，属肝，名曰风疟，用小柴胡加乌药、香附；寒热相停[2]，呕吐痰沫者，属脾，名曰食疟，用清脾饮。疟[3]愈之后，阴阳两虚，梦遗，咳嗽，不善保养，遂成劳瘵。若能清心养体，节食避风，如此调治，无不愈矣。

刘宗厚[4]云：从卯至午发者，邪在大肠、小肠也，宜大柴胡汤下之；从午至酉发者，邪亦在心与肾也，宜大承气汤下之。此皆邪入于内也。从酉至子[5]发者，邪在心与胆也，或至寅发者，此邪在气在血也，宜用桃仁承气汤微下之，更以小柴胡汤彻其余邪。若身热目痛，热多寒少，其脉实长者，先以大柴胡汤下之；余热不尽，再用白芷汤。若甚寒微热，或但寒不热者，名曰牝疟，用柴胡桂枝汤以解表。

仲景云：疟无他症，但隔日发而先寒后热，寒多热少，用桂枝石膏汤；发于夜，麻黄黄芩汤。窃谓症若中气虚而间日发者，用补中益气汤；若气血俱虚而三日一发者，用十全大补汤。大抵邪气在阳分者，浅而易治；邪气

---

① 揪：原作“楸”，据《明医杂著》卷二改。
② 相停：均等，相等。
③ 疟：原作“瘧”，据《明医杂著》卷二改。
④ 刘宗厚：即刘纯，字宗厚，明代医家，祖籍淮南，后移居咸宁（陕西西安一带），著有《医经小学》等。
⑤ 子：原作“此”，据《明医杂著》卷二改。

在阴分者，深而难治。

仲景云：处暑以前，疟发而头项疼，脉浮，恶风有汗者，桂枝羌活汤；若恶风无汗者，麻黄羌活汤。若久而汗多，腠理开泄，阳不能固，必补敛之；无汗则腠理致密，邪不能解，必发散之。若属饮食所伤，用六君子汤为主；劳伤元气，用补中益气汤为主。

若寒热大作，不论先后，此太阳阳明合病，寒热作则必战。经曰：热胜而动也，发热则必汗泄。又曰：汗出不愈，知内热也。阴盛阳虚之症，当内实外虚，不治，恐久而传阴经也，宜用桂枝芍药汤。若病久，须大补脾胃为主，盖养正则邪自除矣。

节斋云：若胃气弱，饮食少，或服截药伤脾胃而少食，宜苍白术、柴胡、干葛、陈皮、甘草，加人参、芍药、麦芽。愚按：前症若用寒凉止截，脾胃伤损，必致连绵不已。若非培养元气，决不能愈。然芍药、麦芽善损脾肾，恐不宜多用。

若中气虚而痰甚，用补中益气汤加茯苓、半夏。如未应，用一味姜汁尤妙。

若血气俱虚，用人参、生姜各一两煎服，顿止，不问新久并效。

若病势甚炽，一、二发间，未宜遽截，恐邪气未去，正气反伤耳。

日久虚疟，寒热不多，或无寒而微热，若因胃气虚，

用四君加升麻、当归；若脾血虚，用四君加川芎、当归；若因中气下陷，用补中益气汤加茯苓、半夏。大凡久疟，多属元气虚寒。盖气虚则寒，血虚则热，胃虚则恶寒，脾虚则发热，阴火下流，则寒热交作，或吐涎不食，战栗泄泻，手足逆冷，皆脾胃虚弱，但补中益气汤，诸症悉愈。若误投以清脾、截疟二饮，多致不起。

朱省庵，停食感寒而患疟，自用清脾、截疟二药，食后腹胀，时或作痛；服二陈、黄连、枳实之类，小腹重坠，腿足浮肿，加白术、山查，吐食未化。谓余曰：何也？余曰：食后胀痛，乃脾虚不能变化也；小腹重坠，乃脾虚不能升举也；腿足浮肿，乃脾虚不能运行也；吐食不消，乃脾胃虚寒无火也。治以补中益气加吴茱、炮姜、木香、肉桂，一剂诸症顿退，饮食顿加，不数剂而痊。

大凡停食之症，宜用六君、枳实、厚朴。若食已消而不愈，用六君子汤；若内伤外感，用藿香正气散；若内伤多而外感少，用人参养胃汤；若劳伤元气兼外感，用补中益气加川芎；若劳伤元气兼停食，补中益气加神曲、陈皮；若气恼兼食，用六君加香附、山栀；若咽酸或食后口酸，当节[1]饮食。病作时大热躁[2]渴，以姜汤乘热饮之，此截疟之良法也。每见发时饮啖生冷物者，病或少愈，多致脾虚胃损，往往不治。

---

① 节：原作“即”，据《内科摘要》卷上改。

② 躁：原作“燥”，据《内科摘要》卷上改。

大抵内伤饮食者，必恶食；外感风寒者，不恶食。审系劳伤元气，虽有百症，但用补中益气汤，其病自愈。其属外感者，主以补养，佐以解散，其邪自退。若外邪既退，即补中益气以实其表；若邪去而不实①其表，或过用发表，亏损脾胃，皆致绵延难治。凡此不问阴阳、日夜所发，皆宜补中益气。此不截之截也。

夫人以脾胃为主，未有脾胃实而患疟痢者。若专主发表攻里，降火导痰，是治其末而忘其本也。

前所云乃疟之大略，如不应，当分六经表里而治之，说见各方。

此条详言致疟之因，及因症治法，甚为明晰。此不惟疟症，即一切外感内伤，俱宜参看。

曹大尹，患疟寒热，用止截之剂，反发热恶寒，饮食少思，神思甚倦，其脉或浮洪，或微细。此阳气虚寒。余用补中益气，内参、芪、归、术各加三钱，甘草一钱五分，加炮姜、附子各一钱，一剂而寒热止，数剂而元气复。

一儒者，秋患寒热，至春未愈，胸痞腹胀。余用人参二两，生姜二两煨熟，煎，顿服，寒热即止。更以调中益气加半夏、茯苓、炮姜，数剂元气顿复。后任县尹，每饮食劳倦疾作，服前药即愈。

---

① 实：原作“食”，据《内科摘要》卷上改。

予尝见患山疟久不止者，多成坏症，想不知先生治法，而医药乱投之故。予表兄沈鸿生孝廉，精神素壮，自闽游回，患山疟几一载，元气都耗，后虽获止，而面黑眼黄，见者惊异。如是又二载，卒以鼓胀而亡。先生止[①]久疟为元气虚寒，信为确论，患者慎之。

一上舍，每至夏秋，非停食作泻，必疟痢霍乱，遇劳吐痰，头眩体倦，发热恶寒，用四物、二陈、芩、连、枳实、山栀之类。患疟服止截之药，前症益甚，时或遍身如芒刺然。予以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内参、芪各用三钱，归、术各二钱，十余剂少愈。若间断其药，诸病仍至，连服三十余剂全愈。又服还少丹半载，形体充实。

一妇人，疟久不愈，发后口干倦甚，用七味白术散加麦门、五味，作大剂，煎与恣饮。再发稍可，乃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十余剂而愈。凡截疟，予尝以参、术各一两，姜四两煨熟，煎服即止，或以大剂补中益气汤加煨姜尤效，生姜一味亦[②]效。

截疟此法绝佳，何必更寻截药，大都清脾、截疟二药，断不可服。

一妇人，饮食后因怒后疟，呕吐，属内停饮食，外感风寒[③]，用藿香正气散，二剂而愈。后复怒，吐痰甚多，

---

① 止：医治。《集韵·止韵》：“止，已也。”

② 亦：原作“尤”，据《内科摘要》卷上改。

③ 属内停……外感风寒：原脱，据《明医杂著》卷二补。

狂言热炽，胸胁胀痛，手按少止，脉洪大无伦，按之微细。此属肝脾二经血虚，以加味逍遥加熟地、川芎，二剂脉症顿退，再用十全大补而安。此症若用疏通之剂，是犯虚之戒矣。

马志卿，疟后形体骨蒸，发热恶寒，食少体倦。用补中益气，内参、芪、归术各加三钱，甘草一钱五分，炮姜二钱，一剂而寒热止，数剂而元气复。

一妇人，久患寒热，服清脾饮之类，胸膈饱胀，饮食减少。余用调中益气加茯苓、半夏、炮姜各一钱，二剂而痊。

一妇人，劳役停食，患疟，或用消导止截，饮食少思，体瘦腹胀。余以补中益气，倍用参、芪、归、术、甘草，加茯苓、半夏各一钱五分，炮姜五钱，一剂顿安。又以前药，炮姜用一钱，不数剂元气复而全愈。

先生治疟，大都用补中益气汤加炮姜、茯苓、半夏，而更倍加参、芪、归、术，以助旺元气。予见时师治疟，大都用黄芩、柴胡之类，云必先散其邪，而后用补剂。余少时曾患此，虽不敢服清脾、截疟等药，而柴胡、黄芩等剂，亦不知服过多少，十四五伐方得止，亦甚狼狈矣。此病不宜食生冷最要，亦不宜食荤腥，使滋味淡泊，邪气自衰。予病时守戒甚严，疟止后茹素者半月，馋极乃荤，以是脾胃顿开，幼时饮食少进，更不能多食荤腥，自此食量大长，较昔倍增，精神弥王，是可为病后调理之法。

脾肺亏损咳嗽痰喘等症

春若伤风，咳嗽，鼻流清涕，有因风寒所伤，咳嗽声重，头痛，用金沸草散；咳嗽声重，身热头痛，用《局方》消风散。盖肺主皮毛，肺气虚则腠理不密，风邪易入，治法当解表兼实肺气。肺有火则腠理不闭，风邪外乘，治宜解表兼清肺火，邪退则止。若数行解散，则重亡津液，邪蕴而为肺痈[①]、肺痿矣。故凡肺受邪不能输化，而小便短少，皮肤渐肿，咳嗽日增者，宜用六君子汤以补脾肺，六味丸以滋肾水。

夏多火热，炎上最重，王太仆云："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前症若喘急而嗽，面赤潮热，其脉洪大者，用黄连解表汤；热燥而嗽，用栀子仁汤；咳唾有血，用麦门冬汤。俱兼以六味丸，夏月尤当用此，壮肾水以保肺金。

秋多湿热伤肺，若咳[②]而身热，自汗[③]，口干，便赤，脉虚而洪者，用白虎汤；身热而烦，气高而短，心下痞满，四肢困倦，精神短少者，香薷饮；若病邪既去，宜用补中益气加干山药、五味子以调元气，柴胡、升麻各二分以升生气。

冬多风寒外感，若风寒外感，形气、病气俱实者，宜

---

① 肺痈：原作"肺疽"，据《折肱漫录》及下文改。

② 咳：原作"渴"，据《明医杂著》卷二改。

③ 汗：原作"便"，据《明医杂著》卷二改。

用麻黄之类，所谓从表而入，自表而出；若形气、病气俱虚者，宜补其血气[1]，而佐以解表之药，若专于解表，则肺气益虚，腠理益疏，外邪乘虚易入，而其病愈难治矣。若病日久，或误服表散之剂，以致元气虚而邪气实者，急宜补脾土为主，则肺金有所养，而诸病自愈。若人老弱，或劳伤元气而患前症，误用麻黄、枳壳、紫苏之类，而[2]汗出亡阳者，多患肺痈、肺痿，治失其宜，多致不起。

嗽而有热痰，若心火乘肺金，轻则用麦门冬汤，重则用人参平肺散。若上焦实热用凉膈散，虚热用六君子汤。中焦实热用竹叶石膏汤，虚热用竹叶黄芪汤。下焦虚热用六味丸。

王云：上半日咳者，胃中有火，以贝母、石膏、黄连之类泄之。愚按：前症若胃中热甚为患者，宜用本方泄之；若胃中微热为患者，当用竹叶石膏汤清之；若胃中虚热所致者，须用补中益气汤补之，俱少佐以治痰之剂。其五更咳嗽者，当作脾虚宿食为痰者治之。

若黄昏嗽者，属脾肺气虚，以致肾经阳虚阴弱，而虚火上炎，或房劳太过，亏损真阴为患，法当补脾肺、生肾水，不可专主于肺也。

若午后嗽者，属肾气亏损，火炎水涸，或津液涌而为痰者，乃真脏为患也，须用六味地黄丸壮肾水、滋化源为

① 血气：《明医杂著》卷二作“元气”。
② 而：原作“或”，据《明医杂著》卷二改。

主，以补中益气汤养脾土、生肺肾为佐，设用清气化痰则误矣。

若咳嗽久肺虚者，肺属金，生于脾土。凡肺金受邪，由脾土虚弱，不能生肺，乃所生受病，治者审之。

王云：若火郁嗽，为痰郁火邪在中，宜开郁消痰，用诃子皮、香附、瓜蒌仁、半夏曲、海石、青黛、黄芩，为末，蜜[1]丸噙化，仍服补阴降火药，失治则成劳。愚按：前症若因肺[2]蕴热，痰气不利，宜用前药。若因脾肺不清，气蕴痰滞，用二陈加山栀、枳壳、桔梗；若因郁结伤脾，气血虚损，用济生归脾加山栀、柴胡；若因怒动肝火，脾土受克，用四君子加山栀、柴胡[3]；若劳役失宜，伤损元气，用补中益气加山栀、桔梗。

王云：若痰积、食积作咳嗽者，用香附、瓜蒌、贝母、海石、青黛、半夏曲、软石膏、山查、枳实、黄连，为末，蜜丸噙化。愚按：前症若因饮食停滞，胃口湿热所化者，宜用本方。若因脾胃气虚而痰积滞，用六君子加枳壳、木香；若因脾胃气虚而食积滞，用六君子加神曲、麦芽。夫早间吐痰咳嗽，属食积；喘促咳嗽，属肺气虚火旺。大抵当助胃气为主，不可专攻其痰。

劳咳见血等症，有劳伤元气，内火妄动而伤肺者；亦

① 蜜：原作“密”，据文义改。
② 肺：原作“胃”，据《明医杂著》卷二改。
③ 若因怒动肝火……柴胡：原脱，据《明医杂著》卷二补。

有劳伤肾水，阴火上炎而伤肺者；有因过服天门、生地寒药，损伤脾胃，不能生肺气而不愈者；有因误用黄柏、知母之类，损伤阳气，不能生阴精而不愈者。凡此皆脾肺亏损而肾水不足，以致虚火上炎，真脏为患也。须用补中益气汤补脾土而生肺金，用六味地黄丸滋肾水而生阴精，否则不救。

李北泉，时吐痰涎，内热作渴，肢体倦怠，劳而足热，用清气化痰益甚。余曰：此肾水泛而为痰，法当补肾。不信，另进滚痰丸，一服吐泻不止，饮食不入，头晕眼闭，始信。余用六君子汤，数剂胃气渐复。却用六味丸，月余诸症悉愈。

肾经阳气虚惫者，用八味丸；脾肺气虚，不能摄涎归源而痰盛咳嗽者，用六君子汤加桔梗，虚寒者，更加炮姜。

李北泉不嗽而惟吐痰，兼以体倦足热，自是肾阴不足之症，奈何进滚痰丸乎？予往时曾咳嗽吐痰，自知起于房室之事，遵先生肾虚水泛为痰之言，恪服六味丸旋愈，更不须服别剂也。此先服六君子，盖因滚痰丸伤脾，故不得已用此先救脾耳，否则竟服六味丸矣。

苏鸿胪[①]，咳嗽气喘，鼻塞[②]流涕，予用参苏饮一剂以散寒邪，更用补中益气汤以实腠理而愈。后因劳怒仍作，

---

① 鸿胪。官名。专管朝廷庆贺吊丧赞导之礼。
② 塞：原作“寒”，据《内科摘要》卷上改。

自用前饮益甚，加黄连、枳实，腹胀不食，小便短少。服二陈、四苓，前症愈剧，小便不通。余曰：腹胀不食，脾胃虚也；小便短少，肺肾虚也。悉因攻伐①所致。投以六君加黄芪、炮姜、五味二剂，诸症顿退。再用补中益气加炮姜、五味，数剂全愈。

李北川，每劳咳嗽，余用补中益气汤即愈。一日复作，自用参苏饮益甚；服人参败毒散，项强口噤，腰背反张②。予曰：此误汗亡津液而变痓③矣。仍以前汤加附子一钱，四剂而痊。感冒咳嗽，若误行发汗过多，喘促呼吸不利，吐痰不止，必患④肺痈矣。

咳嗽未有大患，服药一误，遂致种种变症。先生云：感冒咳嗽，误汗过多，将患肺痈。可不慎欤！

侍御谭希曾，咳嗽吐痰，手足时冷。余以为脾肺虚寒，用补中益气加炮姜而愈。

手足冷之为脾虚，易知也，痰嗽似肺火，益气汤加炮姜，时师死不敢用也。

王用之，喘嗽作渴，面赤鼻干。余以为脾肺有热，用二陈加芩、连、山栀、桔梗、麦冬而愈。

阮君聘，咳嗽面白，鼻流清涕。此脾肺虚而兼外邪，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五味治之而愈，又用六君、

---

① 伐：原作“服”，据《内科摘要》卷上改。
② 张：原作“掌”，据《内科摘要》卷上改。
③ 痓：原作“症”，据《内科摘要》卷上改。
④ 患：原作“获”，据《内科摘要》卷上及下文改。

芎、归之类而安。

肺脾虚而兼外邪，益气汤不妨用也，而加以五味子，所不可解，或传写偶误未可知，此当阙疑者也。

儒者张克明，咳嗽，用二陈、芩、连、枳壳，胸满气喘，清晨吐痰。加苏子、杏仁，口出痰涎，口干作渴。余曰：清[1]晨吐痰，脾虚不能消化饮食；胸满气喘，脾虚不能生肺金；涎沫自出，脾虚不能收摄；口干作渴，脾虚不能生津液。遂用六君加炮姜、肉果，温补脾胃，更用八味丸以补土[2]母而愈。

陈国华，素阴虚，患咳嗽，以自知医，用发表化痰之剂，不应。用清热化痰等药，其症愈甚。予曰：此脾肺虚也。不信，用牛黄清心丸，更加胸腹作胀，饮食少思，足三阴虚症悉见。余朝用六君、桔梗、升麻、麦门、五味，补脾土以生肺金，夕用八味丸，补命门火以生脾土，诸症渐愈。经云：不能治其虚，安问其余？此脾土虚不能生肺金而金病，复用前药而反泻其火，吾不得而知也。

鲍中书[3]，素阴虚，患咳嗽，服清气化痰丸及二陈、芩、连之类，痰益甚。用四物、黄柏、知母、玄参之类，腹胀咽哑，右关脉浮弦，左尺脉洪大。予曰：脾土既不能生肺金，阴火又从而克之，当滋化源。朝用补中益气加山

---

① 清：原作“此”，据上文改。《内科摘要》卷上作“侵”。
② 土：原作“水”，据《内科摘要》卷上改。
③ 中书：官名。负责典章法令编修撰拟、记载、翻译、缮写等工作。

苿、麦门、五味，夕用六味地黄加五味子。三月余，喜其慎疾得愈。

阴虚咳嗽，三条之症相同，此同益气汤、六味丸而加麦冬、五味，其理易明，独前两条用八味丸以补火，似与阴虚相妨。想三公初病虽同，及服药误后，前二公皆现脾症，故急在脾而用八味以补母；此则咽哑，犹是热症，故止用六味丸补阴耶。

汪武选，饮食起居失宜，咳嗽吐痰，用化痰发散之药，时仲夏，脉洪数而无力，胸满面赤，吐痰腥臭，汗出不止。余曰：水泛为痰之症，而用前剂，是谓重亡津液，得非肺痈乎？不信，仍服前药，翌日果吐脓，脉数左三[①]右寸为甚，始信。用桔梗汤一剂，脓、数顿止，再剂全止，面色顿白，仍自忧惶。余曰：此症面白脉涩，不治自愈。又用前药一剂，佐以六味丸治之而痊。

此乃误药而成肺痈，先生治肺痈之法，非治咳嗽也。

李锦衣，素不慎起居，吐痰自汗，咳嗽发热，服二陈、芩、连、枳[②]壳、山栀之类，前症不减，饮食少思。用四物、二陈、芩、连、黄柏、知母、元参之类，前症愈甚，更加胸腹不利，饮食益少，内热晡热。加桑皮、紫苏、杏仁、紫菀、桔梗之类，胸膈膨胀，小便短少。用猪苓、泽泻、白术、茯苓、枳壳、青皮、半夏、黄连、苏

① 左三：指左手寸、关、尺三部之脉。
② 枳：原作“栀”，据《内科摘要》卷上改。

子，胸膈痞满，胁肋膨胀，小便不通。加茵陈、葶苈，喘促不卧，饮食不进。余诊之，六脉洪数，肺肾二部尤甚。余曰：脾土既不能生肺金，而心火又乘之，此肺痈之作也，当滋化源，缓则不救。不信，后唾脓痰，复求治。余曰：胸膈痞满，脾土败也；喘促不卧，肺金败也；小便不通，肾水败也；胁肋膨胀，肝木败也；饮食不化，心火败也。此化源既绝，五脏已败，药岂能生耶？已而果然。

此两条皆因咳嗽误药而成肺痈，一则治之即愈，一则不治而殒。盖此条服药大误，杂乱无纪，五脏皆伤，所以同病而一治一不治也。

丝客姚，素郁怒，年近六十，脾胃不健，服香燥行气，饮食少思，两[①]胁胀闷。服行气破血，饮食不入，右胁胀痛，喜用手按。彼疑为膈气，痰饮内伤。予曰：乃肝木克脾土，而脾土不能生肺金也，若内有瘀血，虽单衣亦不敢著肉。用滋化源之药四剂，诸症顿退，彼以为愈。予曰：火令在迩，当补脾土以保肺金。彼不信，后复作，另用痰火之剂益甚，求治，左关、右寸滑数，此肺内溃矣。仍不信，乃服前药，果吐秽脓而殁。

现症皆脾病，而先生脉之，即知其脾土不能生肺金，神哉！若信服滋化源之药，岂至肺金之大败乎？不惟不保肺，更服痰火之剂以伤之，所谓自求祸也。

---

① 两：原作“而”，据《内科摘要》卷上改。

一儒者，咳嗽痰甚，胸腹不利，饮食少思，肢体倦怠，脉浮大，按之微弱，服二陈、枳壳等药愈甚。余曰：脾胃甚虚也。用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而愈①。

余甥范允迪，咳嗽痰甚，胸腹不利，饮食少思，肢体倦怠，脉浮大，按之微弱，服二陈、枳壳等药愈甚。余曰：脾肺肾虚也。用补中益气、六味丸而愈。

周上舍，每至夏患咳嗽，服降火化痰之剂，咳嗽愈甚，脾肺肾脉皆浮而洪，按之微细。余曰：此脾土虚不能生肺金，肺金不能生肾水，而虚火上炎也。朝用补中益气汤，夕用六味地黄丸而痊。后至夏，遂不再发。

一男子，神劳，冬月患咳嗽，服解散之剂，自以为便。余曰：此因肺气虚弱，腠理不密，而外邪所感也，当急补其母，是治本也。始服六君子汤，内去参、术，反加紫苏、枳壳之类，以致元气益虚，生肺痈而殁。

太守钱东圩，先患肩疽，属足三阴虚，火不归源，用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而愈。余曰：疮疾虽愈，当屏去侍女，恐相火一动，其精暗流，金水复竭，必致变症。后果喘嗽，痰出如涌，面目赤色，小便淋涩。又误认为外感风寒，用麻黄汤表散，汗出不止。迎余视之，其脉已脱，惟太冲未绝。余曰：此脾虚不能摄涎，肾虚不能生水，肺虚不能摄气，水泛为痰，虚寒之症也。辞为难治，勉以益火

① 一儒……地黄丸而愈：本案《明医杂著》《内科摘要》未见记载，且与下文雷同，疑衍。

之源，以消阴翳而愈。继又劳伤神思，外邪乘之，仍汗出亡阳，以致不起。

史瞻之，每至春咳嗽，用参苏饮加芩、连、桑、杏乃愈。乙巳春患之，用前药益甚，更加喉暗，就治，左尺洪数而无力。余曰：此是肾经阴火，刑克肺金，当滋化源。遂以六味丸料加麦门、五味、炒栀及补中益气汤而愈。

陈道复长子，亏损肾经，久患咳嗽，午后益甚。余曰：当补脾土滋化源，使金水自能相生。时孟春，不信，乃服黄柏、知母之类。至夏吐痰，引饮，小便频数，面目如绯。予以白术、当归、茯苓、陈皮、麦门、五味、丹皮、泽泻四剂，乃以参、芪、熟地、山茱为丸，俾服之，诸症顿退。复请视，予以为信，遂用前药，如常与之。彼仍泥不服，卒致不起。

一男子，夏月吐痰或嗽，用胃火药不应。余以为火乘肺金，用麦门冬汤而愈。后因劳复嗽，用补中益气加桔梗、山栀、片芩、麦门、五味而愈。但口干体倦，小便赤涩，日用生脉散而痊。若咳而属胃火有痰，宜竹叶石膏汤；胃气虚，宜补中益气汤加贝母、桔梗；若阴火上冲，宜生脉散送地黄丸，以保肺气生肾水。此乃真脏之患，非滋化源，决不能愈。

先生动言滋化源，化源者何？土乃生万物之母，补脾土以生肺金，保肺金以生肾水、滋肝木，此所谓金水相

生。而所用之药，则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是[1]汤以补脾肺之气，丸以滋肾中之水，气血兼补，使阴阳冲和而病自愈，真纯黄之药也。然王道必世而后仁，此药亦积久而后效，可与知医者言，难为求速效者道也。

一妇人，患咳嗽，胁痛发热，日晡[2]益甚，用加味逍遥散、熟地，治之而愈。年余，因怒兼劳，前症仍作，又太阳痛，或寒热往来，或咳嗽遗尿，皆属肝火血虚，阴挺痿痹，用前散及地黄丸，月余而瘥。

表弟妇，咳嗽发热，呕吐痰涎，日夜约五六碗，喘咳不宁，胸满躁渴，饮食不进，崩血如涌。此命门火衰，脾土虚寒，用八味丸及附子理中汤加减，治之而愈。

一妇人，不得于姑，患咳嗽，胸膈不利，饮食无味。此脾胃肺俱伤，痰郁于中，先用归脾汤加山栀、抚芎、贝母、桔梗，诸症渐愈。后以六君加芎、归、桔梗，间服全愈。

治郁症用归脾汤加山栀、抚芎、贝母、桔梗，此妙方也。

一妇人，咳嗽，早间吐痰甚多，夜间喘急不寐。予谓早间多痰，乃脾虚饮食所化；夜间喘急，乃肺虚阴火上冲。遂用补中益气加麦门、五味而愈。

---

① 是：此下原有“已”字，据文义删。
② 晡：原作“痛”，据《内科摘要》卷上改。

卷　三

脾胃亏损头眩痰气等症

梁阁老[1]，短气有痰，小便赤涩，足跟作痛，尺脉浮大，按之则涩。此肾虚而痰饮也，用四物送六味丸，不月而康。仲景先生云：气虚有饮，用肾气丸补而逐之。诚开后学之矇瞆，济无穷之夭枉。肾气丸，即六味丸也。

四物汤治头目不清，故用之。

孟都宪[2]，气短痰晕，服辛香之剂，痰盛遗尿，两尺浮大，按之如无。余以为肾家不能纳气归源，香燥致甚耳。用八味丸料，三剂而愈。

孙都宪，形体丰厚，劳神善怒，面带阳色，口渴吐痰，或头目眩晕，或热从腹起，左三脉洪而有力，右三脉洪而无力。余谓足三阴亏损，用补中益气加麦门、五味及加减八味丸而愈。若人少有劳态，不耐寒暑，不胜劳役，四时迭病，皆因少时气血方长而劳心亏损，或精血未满而御女过伤，故其见症难以悉状。此精气不足，但滋化源，其病自痊。又若饮食劳役，七情失宜，以致诸症，亦当治以前法。设或六淫所侵，而致诸症，亦因真气内虚而外邪

---

① 阁老：明、清称内阁大学士为阁老。

② 都宪：官名。都察院、都御史的别称。

乘袭，尤当固胃气为主。盖胃为五脏之根本，故黄柏、知母不宜轻用，恐复伤胃气也。大凡杂症属内因，乃形气、病气俱不足，当补不当泻。伤寒虽属外因，亦宜分其表里虚实，治当审之。

先生此论，发前人之奥义，开后世之拘挛，救人利物，德莫大焉。滋化源，固胃气，真医杂症者之龟鉴。读者须细心体察，不得草草。

王录之，素痰甚，导吐之后，大便燥结、头晕眼花等症，尺脉浮大，按之则涩。此肾[1]气虚而兼血虚也，四物送六味丸四剂，诸症悉退，仍用前丸，月余而康。

高如斋，素吐痰，服下痰药，痰去甚多，大便秘结，小便频数，头晕眼花，尺脉浮大，按之如无。余谓肾家不能纳气归源，前药复耗金水而甚。用加减八味丸料，煎服而愈。

杨文魁，素唾痰，诸药不应，服牛黄清心丸，吐痰甚多，或头晕，或热从胁起，左脉洪大有力，右脉浮大而无力。余曰：此足三阴亏损，虚火不能归源。用补中益气加麦门、五味及加减八味丸，补其化源而愈。

张碧崖，面赤作渴，痰盛，头晕。此肾虚水泛为痰，用地黄丸而愈。

贺朝卿，吞酸胸满，痰盛作泻，饮食少思，用清气化

---

① 肾：原作“胃”，据《明医杂著》卷四改。

痰等药，前症益甚，两膝渐肿，寒热往来。余谓脾胃虚，湿热下注。用补中益气倍参、术，加茯苓、半夏、炮姜而愈。

王天成，头晕恶寒，形体倦怠，得食稍愈，劳而益甚，寸关脉浮大。此脾肺虚弱，用补中益气加蔓荆子而愈。后因劳役，发热恶寒，谵言不寐，得食稍安，用补中益气汤而痊。

祝大尹，因怒头晕，拗[1]内筋挛，时或寒热，日晡热甚。此肝火筋挛，气虚头晕，用八珍加柴胡、山栀、牡丹皮，二十余剂而愈。

顾桐石会饮于周上舍第，问余曰：向孟有涯、东谷俱为无嗣，纳宠已而得疾，皆头晕吐痰，并用苏合香丸，惟有涯得生，何也？余曰：二症因肾虚[2]不能纳气而为头晕，不能制水而为痰涎。东谷专主攻痰行气，有涯专于益火补气故耳。后余应杭人之请，桐石房劳过度，亦患前症，或用清气化痰愈甚。顾曰：我病是肾虚不能纳气归源。治者不悟而殁，惜哉！

一男子，素厚味，胸满痰盛。余曰：膏粱[3]之人，内多积热。与法制清气化痰丸而愈。彼为有验，修合馈送，脾胃虚者，无不受苦。

---

① 拗：同“拗”。指肘膝弯曲处。
② 虚：原作“气”，据《内科摘要》卷下改。
③ 梁：原作“梁”，据《内科摘要》卷下改。

先兄体貌丰伟，唾痰甚多，脉洪有力，殊不耐劳，遇风头晕欲仆，口舌破[1]裂，或至赤烂，误食姜蒜少许，口疮益甚。服八味丸及补中益气加附子钱许，即愈。停药月余，诸症仍作。此命门虚火不归源也。

谭希曾，喘咳吐痰，或手足时冷。此中气虚寒，用补中益气、炮姜而愈。

卢抑斋，饮食素少，或[2]痰壅气喘，头摇目劄，扬手掷足，难以候脉，视其面色黄中见青。此肝木乘脾土，如小儿慢惊之症，先用六君、柴胡、升麻而安，更以补中益气加半夏而痊。

杨朴庵，呕吐痰涎，胸腹膨胀，饮食少思，左关脉弦长，按之无力，右关脉弦长，按之微弱。此木克土，用六君子加柴胡、山栀、木香而愈。

一儒者，体肥善饮，仲秋痰喘，用二陈、芩、连，益甚。加桑皮、杏仁，盗汗气促。加贝母、枳壳，不时发热。余以为脾肺虚寒，用八味丸以补土母，补中益气以接中气而愈。

陈子忠，饮食少思，吐痰口干，常服二陈、枳实、黄连之类，脾胃受伤，乃问于余。余曰：脾胃之症，实则枳实、黄连泻之，虚则白术、陈皮补之。彼遂以二味等分为丸常服，由是多食而不伤，过时而不饥。

① 破：原作“欲”，据《内科摘要》卷下改。
② 或：《明医杂著》卷四作“忽”。宜参。

徽州江商，常服二陈、枳实、黄连、青皮、厚朴，胸腹快利，后患腹胀请治，脉已脱。余曰：至暮必殁。已而果然。《内经》千言万语，只在人有胃气则生，又曰四时皆以胃气为本。凡脉促、代、屋漏之类，或暴脱，余急用参、附等药，多有复生者。

一武职，形体魁梧，素不围炉，不喜热食，行则喘促。自谓气实老痰，服碑记丸攻伐之。诊其脉洪数，重按全无。余谓命门火衰，脾肺虚寒。与八味丸，一服痰喘稍止，数服全止，遂能亲火，喜热饮食。盖碑记丸出自西域，经云：西域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1]，其民华色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其毒药。由此观之，恐不可概用也。

陆中舍，以肾虚不能摄水，肚腹胀大，用前丸未数服而殁于京。今之专门治蛊者，即此方也，又名黑丸子，用之无不速亡。

蔡一，素不慎起居，患症同前，更加手足逆冷，恶寒饮食。余用补中益气汤加附子一钱，先回其阳，至数剂诸症渐愈。余因他往，或用峻厉之剂，下鲜血甚多，亦致不起。

一男子，素吐痰，遇怒其痰益甚，胸膈痞满。此肝木制脾土也，用六君加木香治之而愈。

---

① 褐（hè 赫）荐：褐，粗毛或粗麻制成的衣服。荐，细草编成的席。

一妇人，素郁结，胸膈不宽，吐痰如胶，用加味归脾汤乃瘥。

一妇人，吐痰头晕，带下青黄，用四七汤送白丸子，小柴胡加白术、茯苓治之而安。

一妇人，元气素弱，痰气时作，或咽间不利，或胸痞等症。余以为郁结伤脾，用加味归脾汤治之而愈。后遇恚怒，前症仍作，惑于众言，以为痰饮，妄用祛痰之剂，吐泻数次，变诸异症，口禁不醒。余以为脾胃复伤，日用六君子一剂，米饮浓煎，常服匙许，至四日渐进粥食，乃服前药，间以归脾汤，喜其善调养，两月余诸症悉愈。

附论　各项痰症

痰症有因脾气不足者，有因脾气郁滞者，有因脾肺之气亏损者，有因肾气虚不能摄水泛而似痰者，有因脾气虚不能摄涎上溢而似痰者，有因热而生痰者，有因痰而生热者，有因风寒暑湿而得者，有因惊而得者，有因气而得者，有因酒而得者，有因食积而得者，有脾虚不能运化而生者，有胸中痰郁而似鬼附者，各审其原而治之。

痰者，脾胃之津液，或为饮食所伤，或因七情六淫所扰，故气壅痰聚。谚云肥人多痰，而在瘦人亦有之，何也？盖脾统血行气之经，气血俱盛，何痰之有？皆由过思与饮食所伤，损其经络，脾血既虚，胃气独盛，脾为己土，胃为戊土，戊癸化火，是以湿因气化，故多痰也。游行周身，无所不至。痰气既盛，客必胜主，或夺于脾之大

络之气，则倏然仆地者，此痰厥也；升于肺，则喘急、咳嗽；迷于心，则怔忡、恍惚；走于肝，则眩晕不仁，胁肋胀痛；关于肾，不哈而多痰唾；留于胃脘，则呕泻而作寒热；注于胸，则咽膈不利，眉棱骨痛；入于肠，则漉漉有声，散则有声，聚则不利。若脾气虚弱，不能消湿，宜用补中益气汤加茯苓、半夏；若因脾气虚弱，湿热所致，宜用东垣清燥汤；若因胃气虚弱，寒痰凝滞，宜用人参理中汤；若因脾胃虚寒而痰凝滞者，宜用理中化痰丸；若因脾虚而痰滞气逆，宜用六君子加木香；若因脾胃虚弱而肝木乘侮，宜用六君子加柴胡，头痛宜用半夏白术天麻汤；若因脾肾虚弱，寒邪所乘，以致头痛，宜用附子细辛汤；若因肺经风热而生痰者，宜用金沸草散；若因风火相搏，肝经风热炽盛而生痰者，宜用牛黄抱龙丸或牛黄清心丸；若因肝经血燥而生痰者，宜用六味地黄丸；若因热盛制金不能平木而生痰者，宜用柴胡栀子散；若因中气虚弱，不能运化而生痰者，宜用六君、柴胡、钩藤；若风寒郁热，宜用参苏饮加山栀、片芩；若中气虚，宜用补中益气加半夏、桔梗；若肾虚阴火炎上，宜用六味丸；若肾气虚，寒痰上涌，用八味丸；若肺气虚弱，不能清化而有痰者，宜用六君子加桔梗；若因脾经气滞而痰中有血者，宜用加味①归脾汤；若因肝经血热而痰中有血者，宜用加味逍遥

① 加味：此下原有“脾经”二字，据《明医杂著》卷二删。

散；若因肝肾阴虚而痰中有血者，宜用六味地黄丸；若因过服寒凉之剂而吐痰有血者，必用四君子汤之类以主之。

按食痰多因脾虚，食难消化而作痰也。血虚者，多因脾气衰弱不能生血也。皆当调补脾胃之气，则无食积之患，而血自生矣。

王节斋立加味化痰丸，治痰满胸膈，咽喉不利。愚不以为然，夫前症若因郁伤脾气，脾血虚损，用归脾汤加炒栀、柴胡平之；若因饮食伤脾，营气虚弱，用六君子汤调之；若因劳伤元气，用补中益气汤主之。东垣云：胃为五脏之根本，胃气益虚，脾无所禀，五脏皆虚，诸症蜂起矣。

王节斋又立化痰丸，以治老痰、郁痰在心肺之分、咽喉之间，而吐不出咽不下者，其方用门冬、海石、半夏、瓜蒌、香附、连翘、黄芩、芒硝等。窃谓前方味属甘苦咸寒之剂，虽能软坚开郁，化痰降火，而不无损胃之祸。若脾土太过，气滞郁热而生痰者，用之得宜；若脾土不及，气痞虚热而生痰者，用之必致中满吞酸，肚腹肿胀，小便不利。

盖痰结之症，若饮食少思，或胸膈不利者，此中气虚弱也，宜用补中益气汤为主，中气既健，其痰自运化；若肾气亏损，津液难降，败浊为痰者，乃真脏之症，宜用六味地黄丸为主，肾气既壮，津液清化，而何痰之有哉？亦

有因脾胃亏损，中焦气虚，不能运化而为[1]痰者；亦有因峻厉过度，脾气愈虚，不能运化，津液凝滞而为痰者，凡此皆当健脾胃为主。

又有因脾经郁结而伤阴血者，有因肾水亏损而阴火上炎者，有因脾肺火郁而生痰者。治法：若因七情郁结，痰涎滞于喉间者，先用局方四七汤调和滞气，后用归脾汤调补脾血。脾火伤血，用加味归脾汤；肾水亏损，用六味地黄丸[2]；肺经郁火，用知母茯苓汤。若妇人患此而兼带下，皆由郁结伤损肝脾，当佐以四七汤送青州白丸子。此等症候，属脾胃气虚为本，而气滞痰结为末也。古方用十枣汤、控涎丹、神祐丸、滚痰丸、异香、枳实、利膈涤痰、透罗破饮、降气化痰等汤。苏合香丸之类，皆形病充实之药也，西北人用之，多有效验。其属虚弱者，皆致肚腹胀满而殁。

肝肾亏损血燥结核等症

若头面、颈颊、身中有结核，不痛、不红、不作脓者，皆痰注也，宜随处用药消之。若脾肺气逆，而痰滞于肉里，或散或作，肉色不变，亦不作痛，按之不硬，此为痰核，宜推其因而治其本，则痰自消。若因郁怒，亏损肝脾，或因暴怒，触动肝胆经火，以致血病结核，或筋挛于

---

① 为：原脱，据《明医杂著》卷一补。

② 肾水……六味地黄丸：原脱，据《明医杂著》卷二补。

项侧耳前后，或胸胁肿痛，或发寒热，此为瘰疬，宜用柴胡清肝散加钩藤、山栀，以养血气，清肝火。若肉色不变，晡热内热，属肝经血虚火旺，宜用逍遥散加龙胆草，以养肝血，清肝火。或结于肢节，或累累如贯珠，其色不变，亦为肝火血燥而筋挛，宜用柴芍参苓散加钩藤，以养血气，佐六味丸以生肾水。

杨泽之，性躁嗜色，缺盆结一核。此肝火血燥筋挛，法当滋肾水、生肝血①。不信，乃内服降火化痰，外敷南星、商陆，转大如碗。余用补中益气及六味地黄，间以芦荟丸，年余元气渐复而肿消。

一男子，素善怒，左项微肿，渐大如升，用清痰理气，而大热作渴，小便频浊。余谓肾水亏损，用六味地黄、补中益气而愈。亦有胸胁等处，大如升斗，或破而如菌如榴，不问大小，俱治以前法。

一男子，颈间结核，大溃年余。一男子，眉间一核，初如豆粒，二年渐大如桃。悉用清肝火、养肝血、益元气而愈。

江节夫，颈、臂、胁肋各结一核，恪②服祛痰降火软坚之剂，益甚。余曰：此肝胆经血少而火燥也。彼执前药，至明年六月，各核皆溃，脉浮大而涩。余断以秋金将旺，肝水被克，必不起，后果然。此等症候，世人多视以

① 血：原作“火”，据《明医杂著》卷二改。
② 恪（kè 刻）：坚持。

为外科之病，而付之疡医[1]，且忽为小病而不慎，抑知江孝廉竟以此丧其生耶！

一妇人，经事不调，肝胆经分结核，如棒如豆，不计其数，肉色不变，大按方痛。或投化痰消毒之药，不按自痛，发热作渴，日晡益甚。余谓属肝火之症，用养血解郁清肝之药，百余剂诸症已退。惟项核未消，更以当归龙荟丸数服，及四物、柴胡、山栀而愈。

一妇人，耳前后结核，耳内微肿，寒热口苦，用小柴胡、山栀、桔梗、川芎，四剂而愈。后因恚怒，耳前后、头两角俱痛，发热憎寒，以小柴胡、山栀、川芎、桔梗、羌活，二剂而愈。

脾肾亏损小便不利肚腹膨胀等症

刘大尹，内有湿热，大便滑利，小便涩滞，服淡渗之剂，愈加滴沥，小腹、腿膝皆肿，两眼胀痛。此肾虚热在下焦，淡渗导损阳气，阴无以化，遂用地黄、滋肾二丸，小便如故。更以补中益气加麦门、五味，兼服而愈。

王用之，先因肚腹膨胀，饮食少思，服二陈、枳实之类，小便不利，大便不实，咳痰，腹胀。用淡渗破气之剂，手足俱冷。此足三阴虚寒之症也，用金匮肾气丸，不月而康。

---

① 疡医：古代治疗肿疡、溃疡、金疮、折伤等外科疾患的医生。

世医见小便不利，大便不实，多用茯苓、泽泻等淡渗之药，不以为意。先生每谓淡渗导损阳气，而竞竞[①]乎慎之，绝不用以治此症。识见高出等夷[②]。吾人不宜轻忽淡渗之剂，而频服之也。

刘禹功，素不慎起居、七情，以致饮食不甘，胸膈不利，用消导顺气，肚腹痞闷，吐痰气逆。用化痰降火，食少泄泻，小腹作胀。用分利降火，小便涩滞，气喘痰涌。服清气化痰丸，小便愈滞，大便愈泻，肚腹胀大，肚脐突出，不能寝卧，六脉微细，左寸虚甚，右寸短促。此命门火衰，脾肾虚寒之危症也。先用金匮加减肾气丸料，内桂、附各一钱五分二剂，下瘀秽甚多。又以补中益气送二神丸二剂，诸症悉退五六。又用前药数剂，并附子之类贴腰脐及涌泉穴，寸脉渐复而安。后[③]又因怒，腹闷，惑于人言，服沉香化气丸，大便下血，诸症悉至。余曰：此阴络[④]伤。辞不治，果殁。

一富商，饮食起居失宜，大便干结，常服润肠等丸，后胸腹不利，饮食不甘，口干体倦，发热吐痰。服二陈、黄连之类，前症益甚，小便滴沥，大便泄泻，腹胀少食。服五苓、瞿麦之类，小便不通，体重[⑤]喘嗽。用金匮肾气

---

① 竞竞：即“战战兢兢”。形容非常谨慎的样子。

② 等夷：同辈或同等地位的人。

③ 后：原脱，据《内科摘要》卷下补。

④ 络：此下原有一“阳”字，据《内科摘要》卷下删。

⑤ 重：《内科摘要》卷下作“肿”。

丸、补中益气汤而愈。

一儒者，失于调养，饮食难化，胸膈不利，或用行气消导药，咳嗽喘促；服行气化痰药，肚腹渐胀[①]。服行气分利药，睡卧不能，两足浮肿，小便不利，大便不实，脉浮大，按之微细，两寸皆短。此脾肾亏损，朝用补中益气加姜、附，夕用金匮肾气加骨脂、肉果，各数剂，诸症渐愈。再佐以八味丸，两月乃能步履。却服补中、八味，半载而康。

一男子，素不善调摄，唾痰口干，饮食不美，服化痰行气之剂，胸满腹胀，痰涎愈盛。服导痰理脾之剂，肚腹膨胀，二便不利。服分气利水之剂，腹大胁痛，睡卧不得。服破血消导之剂，两足皆肿，脉浮大不及于寸口。朝用金匮加减肾气丸，夕用补中益气汤煎送前丸，月余诸症渐退，饮食渐进。再用八味丸、补中汤，月余自能转侧，又两月而能步履。却服大补汤、还少丹，又半载而康。后稍失调理，其腹仍胀，服前药即愈。

一男子，患前症，余为壮火补土渐愈。彼欲速，服攻积之剂，下血甚多。余诊之曰：此阴络伤，故血内溢，非所宜也。后果殁。

一男子，胸膈痞闷，专服破气之药。余曰：此血虚病也。血生于脾土，若服前药，脾气弱而血愈虚矣。不信，

① 胀：原作“肿”，据《内科摘要》卷下改。

又用内伤之药，反吐血。余曰：此阳络伤也。后果然。

阴络伤，故下血；阳络伤，故吐血。误服攻积之药，故伤阴络；误服破气之药，故伤阳络。不可不知。

大都饮食难化，胸膈痞闷，小便不利，大便不实等症，决不可过于攻克，多成坏症。先生但以壮火补土为主，所用药惟金匮加减肾气丸、八味丸及补中益气汤，汤丸两者兼而服之，信为纯王妙理。

大方妻赵氏，忽婴[①]痰热，治者多以寒凉，偶得小愈，三四年余，屡进屡退，于是元气消烁。庚子夏遍身浮肿，手足麻冷，日夜咳嗽，烦躁引饮，小水不利，大肉尽去，势将危殆。幸遇先生诊之，脉洪大而无伦，按之如无。此虚热无火，法当壮火之源，以生脾土，与金匮肾气丸料服之，顿觉小水溃决如泉。彼日服前丸及大补之药，二十余剂而愈。三四年间平康无恙。迄今甲辰仲春，悲哀动中，前症复作，体如焚燎，口肉尽腐，胸腹肿满，食不下咽者四日。夫妇相顾，束手待毙而已。又承先生视之，投以八味丸二服，神思清爽，服金匮肾气丸料加参、芪、归、术，未竟夕而胸次渐舒，陡然思食，不三日而病去五六矣。嗣后日用前二丸间服，逾月而起。至秋初，复患痢，又服金匮肾气丸料加参、芪、归、术、黄连、吴茱、木香，痢遂止，但觉后重，又用补中益气加木香、黄连、吴

---

① 婴：罹患。

茱、五味，数剂而全愈。大方自分寒素①，命亦蹇剥②，山妻③抱病沉痼，本难调摄，苟非先生援救，填壑未免。今不肖奔走衣食于外，而可无内顾之忧矣。然则先生之仁庇，固不肖全家之福，亦不肖全家之感也。斯言也，当置之座右，以为子孙世诵之。不肖常侍先生之侧，检阅医案，始知山妻奏效巅末④，遂秉书纪二丸药之圣，且彰先生用药之仁云。吴门沈大方谨书。

附论　喘胀二症

愚按：若肺中伏热，不能生水而喘且渴者，用黄芩清肺饮以治肺，用五苓散以清小便；若脾肺虚弱，不能通调水道者，宜用补中益气汤以培元气，用六味地黄丸以补肾水；若膏粱厚味，脾肺积热而喘者，宜清胃散以治胃，用滋肾丸以利小便；若心火克肺金而不能生肾水者，用人参平肺散以治肺，用滋阴丸以滋小便；若肾经阴亏，虚火烁肺金而小便不生者，用六味地黄丸以补肾水，用补中益气汤以培脾土；若脾气虚弱，不能相制而喘者，用补中益气汤以培元气，用六味地黄丸以生肾水；若肝木克脾土，不能相制而喘者，用六君、柴胡、升麻以培元气，六味地黄丸以补肾水。若脾胃虚寒，不能相制而胀者，用八味丸以

---

① 寒素：门第寒微，地位卑下。
② 蹇（jiǎn 检）剥：时运不济。
③ 山妻：自称其妻的谦词。
④ 巅末：指事情的全过程。

补脾肺、生肾水；若脾肾虚寒，不能通调水道而胀者，宜用金匮加减肾气丸补脾肺、生肾水；若酒色过度，亏损足三阴而致喘胀痰涌，二便不调，或大小[1]便道相牵作[2]痛者，亦宜用此丸，多有生者。

脾胃亏损暑湿所伤等症

一儒者，每春夏口干发热，劳则头痛，服清凉化痰药，泻、喘、烦躁。用香薷饮，神思昏愦，脉大而虚。此因闭藏之际，不远帏幕为患，名曰注夏。用补中益气去柴胡、升麻，加五味、麦门、炮姜，一剂脉益甚，仍用前药加肉桂五分，服之即苏，更用六味丸而痊。

一男子，盛暑发热，胸背作痛，饮汤自汗，用发表之药，昏愦谵语，大便不实，吐痰甚多。用十全大补汤，一剂顿退。又补中益气汤加炮姜，二剂全愈。

李蒲汀，湿热泄泻，因未生子，惑于人言，淡渗之剂能泻肾，因服参、芪之类，后变黄胆，小便不利，胸满腹胀。余曰：有是病必用是药。以茵陈五苓散加芩、连、山栀，二剂而愈。至辛卯得子，公执余手而笑曰：医方犹公案也，设君避毁誉，残喘安得享余年？而遂付讬之望哉。

若小便不利，四肢沉重，渴不欲饮，此湿胜于热，用大茵陈汤；大便自利，茵陈栀子黄连汤。若往来寒热，身

---

① 小：原脱，据《明医杂著》卷三补。
② 作：原作“足”，据《明医杂著》卷三改。

黄者，宜用小柴胡加山栀；若因劳伤形体，饮食失节而身黄者，用小半夏汤。盖黄疸为内伤不足之症，宜调补脾胃元气为主，若妄用驱逐，复伤元气，多致不起。

此二条系黄疸症。

王治中，遍身发黄，妄言如狂，苦于胸痛，手不可近。此中焦蓄血为患，用桃仁承气汤一剂，下瘀血而愈。

朱阳山弟，下部蓄血发狂，用抵当汤而愈。

此二条系蓄血症。

一男子，夏月入房，食冰果腹痛，余用附子理中汤而愈。有上舍徐民则，同患此，不信，别用二陈、芩、连、枳实、香薷饮之类而死。

附论　伤暑诸症

东垣曰：暑热之时，无病之人或避暑热，纳凉于深堂大厦得之者，名曰中暑。其病必头痛恶寒，身形拘急，肢节疼痛，烦热无汗。为房室阴寒之气所遏，名曰中暍，以大顺散热药主之。若行人或农夫于日中得之者，名曰劳役中热，其病必苦头痛，躁热恶热，肌热大渴，汗泄懒动，为天热外伤肺气，以苍术白虎汤凉剂主之。若人元气不足，用前药不应，宜补中益气汤主之。大抵夏月阳气浮于外，阴气伏于内，若人饮食劳倦内伤中气，或酷暑劳役外伤阳气者多患之，法当调补元气为主，而佐以解暑。若中暍者，乃阴寒之症，法当补阳气为主，少佐以解暑。故先哲多用姜、桂、附子之类，此推《内经》舍时从症之良法

也。今患暑症殁，而手足指[①]甲或肢体青黯，此皆不究其因，不温补其内，而泛用香薷饮之类所误也。夫香薷饮乃散阳气、导真阴之剂也，须审有是症而服，亦何患哉？若人元气素虚，或犯房劳过度而饮之者，适所以招暑使中也。至若清暑益气汤内用泽泻、猪苓之类，必审其果有湿热壅滞，方可用之，否则亏损其阴而伤其目矣，所当审察。

李北川，仲夏患腹痛吐泻，两手足扪之则热，按之则冷，其脉轻诊则浮大，重诊则微细。余曰：此阴寒之症也。急服附子理中汤，不应仍服，至四剂而愈。

姚文选，中暑，头痛发热，气高而喘，肢体倦怠，两手麻木。余谓热伤元气，用人参益气汤顿安，又用补中益气汤加麦门、五味而痊。

丹溪云：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时，人之五脏六腑以应之而衰旺。四月属巳，五月属午，为火太旺，火为肺金之夫，火旺则金衰；六月属未，土太旺，土为水之夫，土旺则水衰，况肾水尝借肺金为母，以补其不足。古人于夏月必独宿而淡味，保养金水二脏。经曰：冬藏精者，春不病温。十月属亥，十一月属子，正火气潜藏，必养其本然之真，而为来春发生之本，能于此时不恣欲以自戕，至春升之际，根[②]本壮实，何病之可言哉？

---

① 指：原作“肢”，据《明医杂著》卷一改。
② 根：原作“恨”，据《明医杂著》卷三改。。

王节斋言：伤暑发热，汗大泄，无气力，脉虚细而迟，此暑伤元气也，治法以参、芪、麦门冬、白芍、陈皮、茯苓、黄连、甘草、黄柏、白术、香薷、知母、白扁豆，水煎服。愚按：前症有热伤元气而汗出者，有劳伤元气而汗出者，有因元气素虚腠理不密而汗出者。治法：暑伤元气者，清暑益气汤；劳伤元气者，补中益气汤；元气素虚而自汗者，十全大补汤。如兼盗汗，佐以六味丸加五味子。前云大汗，无力，脉虚细迟，属阳气虚弱，内黄柏、知母恐[1]复伤阳气，芍药、茯苓恐导损阴气也，治者审之。

节斋云：暑月过用生冷茶水伤其内，又过取凉风伤其外，以致恶寒发热，胸膈饱闷，饮食不进，或兼呕吐泄泻，此内外俱伤寒凉也，治法以人参、干姜、厚朴、陈皮、羌活、茯苓、枳实、白术、甘草、姜，水煎服。按前症宜用此方，如未应，宜用藿香正气散；若内外已解，寒热未退，饮食不进，宜用六君子。《保命集》[2] 云：霍乱属阳明症，宜用和中、平胃、建中汤，或四君子汤。脉浮自汗，四君子加桂枝主之；脉浮无汗，四君子加麻黄。吐利转筋，胁下痛，脉弦者，木克土也，用平胃散加木瓜，或建中加柴胡、木瓜；吐利转筋，腹痛体重，脉沉而细，四君子加白芍药、良姜；吐利，四肢拘急，脉沉而迟，属少

① 恐：此下原衍一“后”字，据《明医杂著》卷三删。
② 保命集：指《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金·刘完素撰。

阴，四君子加姜、附、厚朴；吐利，四肢厥冷，脉微缓，属厥阴，建中加归、附；吐利，头痛而身热，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寒多不欲水者，理中丸主之。《元戎》[①] 云：太阴症霍乱者，理中加橘红；吐下腹痛，手足逆冷，理中加熟附子；吐利后转筋者，理中加火煅石膏一两。进士刘华甫，夏月食生冷果品，患腹痛，余用附子理中汤，一钟顿安凡内用木瓜者，俱用砂器煎炒，恶铁故也，余方仿此。

若人元气虚弱，或在途中，宜常服补中益气汤去升、柴，加麦门冬、五味子，或少加炒黑黄柏甚效，人参益气汤亦佳。

肝脾肾亏损目耳鼻等症

张给事[②]，目赤不明，服祛风散热药，反畏明重听，脉大而虚。此因劳心过度，饮食失节，以补中益气加茯神、枣仁、山药、山茱、五味顿愈。又劳役复甚，用十全大补兼以前药不愈，却用补中益气加前药而痊。东垣云：诸经脉络，皆走于面而行空窍，其清气散于目而为精，走于耳而为听。若心烦事冗，饮食失节，脾胃亏损，心火太甚，百脉沸腾，邪害孔窍而失明矣。况脾为诸阴之首，目为血脉之宗，脾虚则五脏之精神皆失所司[③]，而不能归明

① 元戎：指《医垒元戎》，元・王好古撰。

② 给事：官名。设于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掌侍从、规谏、拾遗、补阙，以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可封还制敕，钞发章疏，稽察违误。

③ 司：原作“自”，据《明医杂著》卷三改。

于目矣。心者，君火也，主人之神，宜静而安，相火代行其令。相火者，包络也，主百脉，皆荣于目。既劳役运动，势乃妄行[①]，又因邪气所并而损血脉，故诸病生焉。凡医者不理脾胃及养血安神，治标不治本，是不明正理也。若概用辛凉苦寒之剂，损伤真气，促成内障之疾矣。

又云：目者，五脏之华上荣于目，得气血之精者。若昏暗或有黑花，皆肾经不足也，用滋阴肾气丸；若视物散大，或见非常之状者，皆阴血虚弱也，用滋阴地黄丸；若两目昏暗[②]，四肢倦怠者，乃脾虚五脏之精不能上腾，用东垣益气聪明汤；若两目紧小，羞[③]明畏日，或视物无力，肢体倦怠，或头面麻木者，乃脾肺之气虚不能上行也，用东垣神效黄芪汤；若病后或日晡、或灯下不能观物者，乃阳虚下陷，阴盛故也，用决明夜光丸，或镇阴升阳汤。

又云：若体倦少食，视物昏花，或饮食劳倦益甚者，脾胃虚也，用补中益气汤；眵多紧涩，赤脉贯睛，或脏腑秘结者，用芍药清肝丸；若赤翳布白，畏日羞明，或痛如刺者，上焦风热也，用黄连饮子；若久视生花，畏日[④]，远视如雾者，神气伤也，用神效黄芪汤。大凡午前甚而作痛者，东垣助阳活血汤；午后甚而作痛者，黄连天花粉丸；午后甚而不痛者，东垣益阴肾气丸。能近视不能远

---

① 行：原作“因”，据《明医杂著》卷三改。
② 暗：原作“愦”，据《明医杂著》卷一改。
③ 羞：原作“修”，据《明医杂著》卷一改。
④ 日：原作“热”，据《明医杂著》卷三改。

视，地芝丸；能远视不能近视，定志丸。

一男子，年二十，素嗜酒色，两目赤痛，或作或止，两尺洪大，按之微弱。余谓少年得此，目当失明。翌早索途而行，不辨天日，众皆惊异。余与六味地黄丸料加麦门、五味，一剂顿明。

一儒者，两目作痛，服降火祛风之药，两目如绯，热倦殊甚。余用十全大补汤数剂，诸症悉退，服补中益气兼六味丸而愈。复因劳役，午后目涩体倦，服十全大补而痊。

时师治目痛，大都散风祛热，其少有识者，止与养血，先生则推本于脾胃。予六旬矣，而忽患此症，戒勿散风祛热，确服四物汤加甘菊、决明子稍愈，即服益气汤，是以不伤元气而得全愈。盖祛散得速效，而补养无近功。然祛散则伤气血，而补养则益本源，必不以彼易此。

目赤痛，而因劳于心过度，饮食不节，此先生高识，实所未知。方书无不指为因风、因热、因肝经火盛而然，或谓劳心所致，则亦有之，至[①]指为饮食不节所致，则实创论独见也。

一儒者，日晡两目紧涩，不能瞻视。此元气下陷，用补中益气倍加参、芪，数剂全愈。

一男子，亦患前症，服黄柏、知母之类，更加便血。此脾虚不能统血，肝虚不能藏血也，用补中益气、六味地

① 至：竟然。

黄而愈。

予弱冠抱羸疾，一二年后气血愈耗，目视无力，不能览细书，每强阅，久则两目酸涩，累日不光。医者咸谓血少肾枯，服养阴补血药不效。及后因指麻，多服益气汤，目力渐充。始信及因元气下陷之故，非关血少也。

已上系目症。

李少宰，耳如蝉鸣，服四物汤耳鸣益甚。此元气亏损之症，五更服六味地黄丸，日[①]前服补中益气汤，顿愈。

黎少司马[②]，因怒耳鸣，吐痰作呕不食，寒热胁痛。用小柴胡合四物加山栀、茯神、陈皮而瘥。

前症若血虚有火，用四物加山栀、柴胡；若中气虚弱，用补中益气汤；若血气俱虚，用八珍汤加柴胡；若怒便聋而或鸣者，属肝胆经气实，用小柴胡加芎、归、山栀，虚用八珍汤加山栀；若午前甚者，阳气实热也，小柴胡加黄连、山栀，阳气虚用补中益气汤加柴胡、山栀；午后甚者，阴血虚也，四物加白术、茯苓；若肾虚火动，或痰盛作渴者，必用地黄丸。经云：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脾胃一虚，耳目九窍皆为之病。

以上系耳症。

刘毅斋，怒则太阳作痛，用小柴胡加茯苓、山栀以清肝火，更用六味丸以生肾水，后不再发。

---

① 日：《内科摘要》卷下作“食”。

② 少司马：兵部侍郎的别称。

谭侍御，每头痛必吐清水，不拘冬夏，吃姜便止。余作中气虚寒，用六君、当归、黄芪、木香、炮姜而瘥。

商仪部，劳则头痛。余作阳虚不能上升，以补中益气加蔓荆子而瘥。

一男子，房劳兼怒，风府胀闷，两胁作痛。余作色欲损肾，怒气伤肝，用六味地黄丸料加柴胡、当归，一剂而安。

一儒者，酒色过度，头脑两胁作痛。余以为肾虚而肝病，亦用前药，顿安。

人有久头痛，略感风寒便发，寒月须重绵包裹者，此症多主于痰，痛甚者乃风毒上攻。有血虚者，有诸经气滞者，有气虚者，有四气外伤，有劳役所伤，有可吐者，有可下者，当分虚实寒热兼变而治之。若夫偏正[①]头风，久而不愈，必内挟痰涎风火郁遏经络，气血壅滞，甚则目昏紧小，二便秘涩，宜砭出其血，以开郁解表。

以上系头胁诸症。

一男子，面白，鼻流清涕，不闻香秽三年矣。用补中益气加麦门、山栀而愈。

鼻塞之症，有因饥饱劳役所伤，脾胃发生之气不能上升，邪害孔窍，故不利而不闻香臭者，宜养脾胃，使阳气上行则鼻通矣。按东垣云：胆移热于脑，则辛頞[②]鼻渊，

---

① 正：原作“症”，据《明医杂著》卷三改

② 頞：鼻梁。此指鼻子。

治之以防风汤。大抵胃气不和之所致者多矣。

以上系鼻症。

附论　齿痛

齿痛若因手足阳明经湿热，用东垣清胃散；若因风寒入脑，脑痛齿亦痛，用羌活附子细辛汤；若因思虑伤脾，用归脾汤；若因郁火所致，用越鞠丸；若因酒曲炙煿[1]而发，用清胃散；若因饮食伤脾，用六君子汤；若因劳伤元气，用补中益气汤；若因脾胃素弱，用六君、当归、升麻；若因肾经阴虚，用六味丸；若因肾经阳虚，用八味丸；若阴阳俱虚，用十补丸；若脾肾虚寒，用安肾丸。徐用诚云：凡齿病恶寒[2]等症，属手足阳明经；齿摇断[3]脱，属足少阴经；齿蚀肿痛，出血，皆胃火所致也。亦有诸经错杂之邪，与外因为患者。

张廷尉，齿痛，用安肾丸。杨考功，齿痛，用补中益气汤。王侍御，齿摇龈[4]露，用承气汤。郑文选，齿摇[5]脑痛，用羌活附子汤。颜佥宪，齿痛，用凉膈散。郭职方，过饮，用清胃散。党吏部，风热，犀角升麻汤。朱工部，血气虚，用十全大补汤。沈大尹，头脑痛，手足厥冷，此风寒入脑，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并愈。

---

① 炙煿（bó 博）：烧烤的食物。
② 恶寒：《明医杂著》卷三此下有“热”字。
③ 断：原作“断”，据《明医杂著》卷三改。
④ 龈：原作“艰”，据《明医杂著》卷三改。
⑤ 摇：《明医杂著》卷三无。

附论　阴痿

徐崦西，口干有痰，欲服琼玉膏。余曰：此沉阴降火之剂，君面白，口干而有痰，属脾胃气虚也，当用温补之剂。不信，乃服两月余，大便不实，饮食少思，且兼阴痿，始信余言。先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二味，以温补脾胃，饮食渐加，大便渐实，乃去二味，服月余而痊。更服六味丸三月余，阴道如常。凡琼玉膏、固本丸、坎离丸，俱是沉寒泻火之剂，非肠胃有燥热者，不宜服。若足三阴经阴虚发热者，久而服之，令人无子。盖谓损其阳气，则阴血无所生故也。屡验。

附论　疝气

疝气专主肝经者多，如运气或在泉寒胜，木气挛缩禁于此经；或司天燥胜，木气抑郁于此经；或忿怒悲哀，忧抑顿挫结于此经；或药淋外固，闭尾缩精壅于此经，其病差别如此。且夫遗溺、闭癃、阴痿、脬[1]痹、精滑、白淫，皆男子之疝也，不可妄归之肾冷。血涸不月[2]，月罢腰膝上热，足躄，嗌干，癃闭，少腹有块，或定[3]或移，前阴突出，后阴痔核，皆女子之疝也。但女子不谓之疝，而为之瘕。若年少而得之，不计男子、妇人，皆无子。故隐蔽

---

① 脬：原作“浮”，据《明医杂著》卷一改

② 不月：没有月经。即绝经。

③ 或定：原脱，据《明医杂著》卷一补。

委曲之事，了不干脬、肾、小肠之事，乃足厥阴之症也。窃谓前症若因肝经湿热，当用炒山栀、茯苓、黄柏、泽泻、川芎、当归、吴茱萸、黄连、山查；若肝肾二经湿热，当用六味地黄丸料加柴胡、山栀；若肝脾二经阴虚热，宜补中益气加炒山栀、炒黑黄连、吴茱萸。盖疝名有七，形症所因不同，治法亦异。详《玉机微义》。

脾肺肾亏损小便自遗淋涩等症

经云：膀胱不约为遗溺。小便不禁，常常出而不觉也。人之漩溺，赖心肾二气之所传送，盖心与小肠为表里，肾与膀胱为表里，若心肾气亏，传送失度，故有此症。治宜温暖下元，清心寡欲。又有产褥不顺，致伤膀胱，若内虚寒者，秘元丹、韭子丸之类；若内虚湿热者，六味地黄丸，或加五味、杜仲、补骨脂；年老者，八味丸；产褥收生不谨，损破尿胞者，参术补胞汤加猪、羊胞煎之。肝主小便，若肝经血虚，用四物、山栀；若小便涩滞，或茎中作痛，属肝经湿热，用龙胆泻肝汤；若小便频数，或劳而益甚，属脾气虚弱，用补中益气汤加山药、五味子；若小便无度，或淋沥不禁，乃阴挺痿痹也，用六味地黄丸；若小便涩滞，或补而益甚，乃膀胱热结也，用五苓散①；其脾肺燥不能化生者，黄芩清肺饮；膀胱阴虚，

① 五苓散：《明医杂著》卷三作“五淋散”。

阳无所生者，滋肾丸；膀胱阳虚，阴无所化者，六味丸。

刘大参，年逾六旬，形气瘦弱，小便不禁或频数，内热口干，或咳痰喘晕。余以为肺肾气虚，用六味丸、益气汤以滋化源。彼不信，反服补阴、降火、涩精之剂，阴[①]窍作痛，或小便不利。仍服前药，不两月而愈。

许大司徒，因劳发热，小便自遗，或时不利。余作肝火阴挺不能约制，午前用补中益气加山药、黄柏、知母，午后服地黄丸，月余诸症悉退。此症若服燥剂而频数或不利，用四物、麦门、五味、甘草；若数而黄，用四物加山栀、黄柏、知母、五味、麦门；若肺虚而短少，用补中益气加山药、麦门；若转筋小便不通，或喘急欲死，不问男女孕妇，急用八味丸，缓则不救。若老人阴痿思色，精不出而内败，小便道涩痛如淋，用加减八味丸料加车前、牛膝；若老人精已竭而复耗之，大小便道牵痛，愈痛愈欲便，愈便则愈痛，亦治以前药，不应，急加附子；若喘嗽吐痰，腿足冷肿，腰骨大痛，面目浮肿，太阳作痛，亦治以前药；若痛愈而小便仍涩，宜用加减八味丸以缓治之。

此症病因不一，治者详之，有疑宁勿药也。予有时小便忽清而长，有时忽黄而短，且淋涩都不可解，予总听之而不治，亦无大害。

小便频，人皆谓下元虚，独予小便若少，体便不佳，

---

① 阴：原作“降”，据《明医杂著》卷三改。

小便若多，体便觉健，此不可解。先生言肺不能生肾，故小便短少，予想坐此[①]。

边司徒，小便频数，涩滞短赤，口干唾痰。此肾经阳虚热燥，阴无以化，用六味、滋肾二丸而愈。

李司马，茎中作痛，小便如淋，口干唾痰。此思色精降而内败，用补中益气、六味地黄而愈。

杨朴庵，口舌干燥，小便频数。此膀胱阳燥阴虚，先用滋肾丸以补阴而小便愈，再用补中益气、六味地黄以补脾肾而安。若汗多而小便短少，或体不禁寒，乃脾肺气虚也。

何司空，小便赤短，体倦食少，缺盆作痛。此脾肺虚弱不能生肾水，当滋化源，用补中益气、六味丸加五味而安。

商王[②]客，素膏粱，小便赤数，口干作渴，吐痰稠黏，右寸关数而有力。此脾肺积热遗于膀胱，用黄芩清肺饮调理脾肺，用滋肾、六味二丸滋补肾水而愈。

一儒者，发热无时，饮水不绝，每登厕小便涩痛，大便牵痛。此精竭复耗所致，用六味丸加五味子及补中益气，喜其谨守得愈。若肢体畏寒，喜热饮食，用八味丸。

杨文魁，痢后两足浮肿，胸腹胀满，小便短少，用分利之剂，遍身肿兼气喘。余曰：两足浮肿，脾气下陷也；

① 坐此：因此。
② 王：《内科摘要》卷下作“主”。

胸腹胀满，脾虚作痞也；小便短少，肺不能生肾也；身肿气喘，脾不能生肺也。用补中益气加附子而愈。半载后因饮食劳倦，两目浮肿，小便短少，仍服前药，顿愈。

余奉侍武庙汤药，劳役过甚，饮食失节，复兼怒气，茎中作痒，时出白津，时或痛甚，急以手紧捻才止。此肝脾之气虚也，服地黄丸及补中益气加黄柏、柴胡、山栀、茯苓、木通而愈。又因劳役，小便淋沥，茎痒窍痛，仍服前汤加木通、茯苓、胆草、泽泻及地黄丸而愈。

顾荣甫，尾闾作痒，小便赤涩，左尺脉洪数，属肾经虚热，法当滋补。彼不信，乃服黄柏、知母等药。年许，高骨肿痛，小便淋沥，肺脾二脉洪数无伦。余曰：子母俱败，无能为矣。后果然。

顾同厓，左尺涩结，右寸洪数。余曰：此肺金不能生肾水，诚可虑。后果茎道涩痛如淋，愈痛则愈欲便，愈便则愈痛而殁。

予窗友贺立庵，常言其伯父贺岳[①]精于医，曾治一孕妇将坐草[②]，患小便不通，百药不效，愈饮愈饱，众医束手待毙。贺君诊之曰：此乃脾气虚弱，不能胜[③]胞，故胞下坠，压塞膀胱水道，以致不通，大健其脾则胞举而小便自通矣。以白术二两，加砂仁数钱，别加一二辅佐之药，

---

① 贺岳：字汝瞻，浙江海盐人。明代医生，著有《医经大旨》等。

② 坐草：妇女临产。

③ 胜：通“升”。上升、托举之意。《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卿当日胜贵。”

服一剂小便立通。其神如此，予常记此言。内人有妊竟患此症，医药无效，危甚，予以此言告之医者，喜医者虚心，如贺法治之，立效，遂生长子寅锡。予若不记，母子殆矣。

予家有一仆妇，患小便不通，药之不效，亦危甚矣。一草泽医人教取白萝葍子[①]炒香，以汤吞之，立效。此予所目击者，故载之。

脾肺肾亏损虚劳怯弱等症

虚损之症，设若肾经阴精不足，阳无所化，虚火妄动者，宜用六味地黄丸补之，使阴旺则阳化；若肾经阳气燥热，阴无以生，虚火内动者，宜用八味地黄丸补之，使阳旺则阴生；若脾[②]虚不能生肾，阴阳俱虚者，宜用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培补元气，以滋肾水；若因[③]阳络伤，血随气泛行而患诸血症者，宜用四君子加当归纯补脾气，以摄血归经。太仆云：大寒而盛，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大热而盛，寒之不寒，是无水也。又云：倏忽往来，时发时止，是无水也；昼见夜伏，夜见昼止，不时而动，是无火也。当求其属而主之，无火者，宜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无水者，宜壮水之主，以镇阳光，不可泥用沉寒

① 萝葍子：即萝卜子。
② 脾：《明医杂著》卷一下有“肺”字。宜参。
③ 因：原作“阴”，据《明医杂著》卷一改。

之剂。

凡男子少年色欲过度，先见潮热盗汗，咳嗽倦怠等病，此属足三阴亏损，虚热无火之症，故昼发夜止，夜发昼止，不时而作，当用六味地黄丸为主，以补中益气汤调补脾胃；若脾胃先损者，当以补中益气为主，以六味地黄丸温存肝肾，多有得生者。若误用黄柏、知母之类，则复伤脾胃[①]，饮食日少，诸脏愈虚，元气下陷[②]，腹痞作泻，不可救矣。

夫衄血、吐血之类，因虚火妄动，血随火而泛行，或阳气虚，不能摄血归经而妄行，其脉弦洪，乃无根之火而浮于外也。大抵此症多因四、五、六月，为火土太旺，金水衰涸之际，不行独宿淡味，保养二脏，及十一、二月，火气潜藏，不远帏幙，戕贼真元，故至春末夏初，患头疼脚软，食少体热，注夏之病。或少有老态，不耐寒暑，不胜劳役，四时迭病。皆因血气方长而劳心亏损，或精血未满而早斲[③]丧，故其见症难以明状。若左尺脉虚弱或细数，是左肾之真阴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脉迟软或沉细而数欲绝，是命门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至于两尺微弱，是阴阳俱虚也，十补丸。此皆滋其化源也。仍参前发热及后咳嗽诸症治法用之。

---

① 胃：原作“肾”，据《明医杂著》卷一改。
② 陷：原作“限”，据《明医杂著》卷一改。
③ 斲（zhuó 茁）：同“斫”。特指因沉溺酒色而伤害身体。

若寅、卯、辰时潮热者，肝经燥热也，用六味丸补肾水以生肝血；若午、未时潮热者，心经虚热也，用六味丸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申、酉、戌时潮热者，肺经虚热也，用补中益气汤培脾土以生肺金；亥、子、丑时潮热者，肾涸虚热也，用六味丸；兼手足逆冷者，肾经虚败也，用六味丸。大凡潮热、发热、晡热者，五脏齐损也，宜用六味丸；气血亏损者，须用十全大补汤。

黄庶常[①]，发热吐痰，口干体倦，自用补中益气汤不应。余谓此金水俱虚之症，兼服地黄丸而愈。后背患一疖，烦痛寒热。彼因前月郭主政背疽，郭不经意，余决其殒于金旺之日，果符余言。已而，郭氏妻孥[②]感其毒，皆患恶疮，伯邻所患与郭患同，心甚恐。余曰：此小疮也，憎寒等症，皆阴虚旧症。果是。疮毒亦当补气血，余以地黄丸料煎，与服之即睡，良久各症顿退。自后常有头面、耳、口舌作痛，或吐痰眩晕之类，服前药即愈。

何少司空，足热口干，吐痰头晕，服四物、黄连、黄柏，饮食即减，痰热益甚。用十全大补加麦门、五味子、山茱而愈。

一儒者，或两足发热，或脚跟作痛，用六味丸及四物加麦门、五味、玄参治之而愈。后因劳役，发热恶寒，作

---

① 庶常：即庶吉士。《书·立政》："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周秉钧："庶，众也。常，祥也。吉，善也。庶常吉士，言上列各官皆祥善也。"明置庶吉士，取义于此。黄庶常，《内科摘要》卷下作"庶吉士黄伯邻"。

② 妻孥：妻子和儿女。

渴烦躁，用当归补血汤而安。

《丹溪心法》载一男子两足常热，冬月不可加绵，自夸壮实。丹溪云：此阴虚也，急宜养阴。不信，年近四十患痿而死。要知足处阴地而反得热候，且三阴之脉皆始于足，故足热为阴虚之候。然止宜平补，如薛先生治法，断不可如丹溪服四物加黄柏、知母之类，阴气未充，胃气先败，害人不浅。予当年极苦此症，幸奉先生教，得保残生。

予弱冠时患伤风，不慎于色，鼻重吐痰，月余不醒，遂于痰中见血，自是面热手冷，口干，喉间有痰腻，两背时作酸楚，夜间蒸蒸内热，皆阴虚症候。亦曾读先生书，取前汤、前丸服之矣。但不知须以久取效，乍服不见奇功，竟谓先生之言平平耳，辄置不服，病久成郁，郁火弥盛。一日就医于姑苏，有庸医以为火症，以芩、连、柏苦寒之剂药之，才服二剂，忽觉手足冷，俄而冷过节，俄而冷上于膝，即觉鼻间冷气出，恍如高桥上坠入重渊之状，神思阴阴①欲脱，予危甚，急煎人参生姜汤，服之稍定。邀名医张莲水过治，张谓虽误服寒剂，然不可又服热药伤阴，平治之足矣，于是治以八珍汤加天麻，服之月余，神气虽稍定，然自此阴阳愈虚，种种变病，不一而足，楚苦

① 阴阴：犹隐隐。

二十年。迨登第①后，心气大开，仍多服补中益气汤及温暖之丸，而精神稍生，前病稍痊。若初病即守先生法而久久服之，岂受此许多磨折也！

予后来变症，有丹田气虚之候，甚异，每遇多言，丹田下即觉虚怯，非累日缄口则气不收，若误服寒药即甚，或至夜半阴极时，下元气欲脱，手足冷，大汗出，殊是可畏。急煎参、芪，少加附子服之，每至于子丑时候乃定，必服温暖之药，弥月方得稍安。药久、病久郁生机，遏抑一身中几无阳气，故见此奇症。三十四岁登贤书②后，心气稍开，阳气渐生，此病渐减。迨登第后，则十愈其七八矣。

王以道，元气素弱，丙午、丁未二年，以科场岁考积劳致疾，至十二月间，其病甚作，大热，泪出随凝，目赤面黯，扬手露胸，气息沉沉几绝，脉洪大鼓指，按之如无，舌干扪之如刺。此内真寒而外假热也，遂先服十全大补汤。余曰：既服此汤，其脉当收敛为善。少顷熟睡，觉而恶寒增衣，脉顿微细如丝，此虚寒之真象③也。余以人参一两，加熟附三钱，水煎，顿服而安。夜间脉复脱，余

---

① 登第：犹登科。科举时代应考人被录取。第，指科举考试录取列榜的甲乙次第。

② 贤书：贤能之书，谓举荐贤能的名录，后因以“贤书”指考试中式的名榜。语本《周礼·地官·乡大夫》：“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

③ 虚寒之真象：原作“真寒之象”，据《明医杂著》卷一改。

以参二两、熟附五钱，仍愈。后以大剂参、术、归身、炙甘草等药，调理而安。

刘允功，形体魁伟，冬日饮水，自喜壮实。余曰：此阴虚也。不信，一日口舌生疮，或用寒凉之剂，肢体倦怠，发热恶寒，余用六味地黄、补中益气而愈。

一男子，腿内作痛，用渗湿化痰药，痛连臀肉，面赤吐痰，脚跟发热。余曰：乃肾虚阴火上炎，当滋化源。不信，服黄柏、知母之类而殁。

凡人腿足作痛，此系肾家内症，切不可视为风湿，而乱投药石。予姊丈吴公甫，生平精神壮盛，多内宠，年及四旬时，予同公甫在南都应试，春中会饮，其神气方王。夏初忽患腿痛，竟视为风湿，终日服祛风散湿之剂不辍口，未几吐痰、吐血，肌肉尽削，精气顿衰，临场已病甚，至仲冬遂殒。盖公甫多姬妾，腿痛的系肾虚，乃竟误药致死。此编其可不读乎！

余甥居宏，年十四而娶，至二十形体丰厚，发热作渴，面赤作胀，或外为砭血，内用降火，肢体倦怠，痰涎愈多，脉洪数鼓指。用六味丸及大补汤加麦门、五味而痊。

余甥凌云汉，年十六，庚子夏作渴发热，吐痰唇燥，遍身生疥，两腿尤多，色黯作痒，日晡愈炽。仲冬腿患疮，尺脉洪数。余曰：疥，肾疳也；疮，骨疽也，皆肾经虚症。针之脓出，其气氤氲。余谓火旺之际，必患瘵症。

遂用六味地黄、十全大补，不二旬诸症愈而瘵症具，仍用前药而愈。抵冬娶妻，诸症至春复作，父母忧之，俾其外寝。虽其年少谨疾，亦服地黄数斤、前药三百余剂而愈。

按内伤发热者，因饮食过时，劳役过度，而损耗元气，阴火得以乘其土位，故翕翕然而发热，宜用补中益气汤以升其阳；若因劳力辛苦，入房不节，亏损精血，虚火妄动而发热者，宜用六味地黄丸以补其阴。不可认作有余之火，而用黄柏、知母之类也。

凌云霄，年十五，壬寅夏见其面赤唇燥，形体消瘦。余曰：子病将进矣。癸卯冬复见之，曰：子病愈深矣。至甲辰夏，胃经部分有青色，此木乘土也，始求治。先以六君加柴胡、芍药、山栀、芜荑、炒黑黄连数剂，及四味肥儿、六味地黄二丸，及参、芪、白术、归、芍、山栀、麦门、五味、炙甘草，三十余剂，肝火渐退。更加胆草、柴胡，三十余剂。乃去芍加肉桂，三十余剂，及加减八味丸，元气渐复而愈。

大都虚劳怯弱之症，当审其阴阳气血受病之处，而温平调剂[1]之，切勿可有求速效之心，即见种种热症，必不可治以苦寒。六味地黄丸极能除热，予所亲试者，但收功极缓，人不耐耳。最要保其胃气，胃气不伤，病终可救。

---

① 调剂：调理。

予每见弱症，医药乱投，致脾败而死者多矣。

此症大都阴虚者多，而阳虚者少。阴虚之论，莫妙于先生，已详于前篇，学者所当深究而确奉者也，切不可信丹溪补阴丸方论，误人不浅。据丹溪论，人身中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专主于补阴，其论非谬。然阳为天，阴为地，有天然后有地，天施然后地生。又如日月，然月必借日之光以为光，故阳生则阴长，其理相须，未可尽遗阳而专补阴也。补阴丸之方，一概皆属沉阴之药，伤阳伤胃，颇不相宜。予少年曾确服之，全不见效。又如人参一味，乃中和妙品，虽专主补气，入血药中即能补血，此即阳生阴长之义也。乃黄节斋谓此症服人参过多者不治，亦非确论。惟先生以益气汤与六味丸兼服，此是独得之见。

虚劳症，大约兼咳嗽、吐血、遗精等症，而此书各分门类，当以意并参之方全。

黄廷用，饮食起居失宜，两足发热，口干吐痰，自用二陈、四物益甚，两尺数而无力。余曰：此肾虚之症也。不信，乃服前药，足跟热痒，以为疮毒。又服导湿之剂，赤肿大热，外用敷药，破而出水，久而不愈。及用追毒丹，疮突出如桃，始信余言。滋其化源，半载得瘥。

章立之，左股作痛，用清热渗湿之药，色赤肿胀，痛连腰胁，腿足无力。余以为足三阴虚，用补中益气、六味地黄两月余，元气渐复，诸症渐退。喜其慎疾，年许而痊。

钟之英，两腿生疮，色黯如钱，似癣者三四，痒痛相

循，浓水淋沥，晡热内热，口干面黧。此肾虚之症，用加味六味丸，数日而愈。此等症候，用祛风败毒之剂，以致误人多矣。

一男子，数遗精，脚跟作痛，口干作渴，大便干燥，午后热甚。用补中益气加芍药、玄参及六味丸而愈。

此四条原载下部疮肿门，予阅之与虚劳所载大略相同，因改附于此，疮肿自有《外科枢要》在可考也。

附　足软无力

前症多因足三阴亏损，若脾肾不足而无力者，用还少丹；肝肾虚热而足无力者，用六味丸；如不应，急用八味丸。

徐大尹，因饮食失宜，日晡发热，口干体倦，小便赤涩，两腿酸疼无力。彼知医，自用四物、黄柏、知母之剂，反头眩目赤，耳鸣唇燥，寒热痰涌，大便热痛，小便赤涩。又用四物、芩、连、枳实之类，胸膈痞满，饮食少思，汗出如水。再用二陈、芩、连、黄柏、知母、麦门、五味，言语谵妄，两手举拂[1]。余谓汗多亡阳，神无所依。用参、芪各五钱，归、术各三钱，远志、茯神、酸枣仁、炙草各一钱，服之熟睡良久，四剂稍安。又用八珍汤调补而愈。

---

① 拂：原作“沸”，据《明医杂著》卷一改。

一儒者，因累①婚脚腿软痛，面黑食减，恶寒足肿，小腹胀痛，上气痰喘。余以为少阴亏损，阳气虚寒之症，用八味丸料煎服，诸症顿除。又服丸剂半载，元气渐充，形体如故。

《证治要诀》云：治劳之法，当以调心补肾为先，不当以峻烈之剂，惟宜温养滋补，以久服效。天雄、附子之类投之，适足以发其虚阳。然不可因有热，纯用甜冷之药，以伤其胃气。盖药物养生，惟取温和为上，譬如天道大寒则肃杀，大热则枯焦，惟春令一行，则阳和之气，能使百昌遂而万物荣。故偏寒、偏热之剂，所以治实寒、实热之症，而不可以施于虚劳怯弱之人，治者审之。

王损庵曰：丹溪论劳瘵，主乎阴虚者。盖自子至巳属阳，自午至亥属阴，阴虚则热在午后子前；寤属阳，寐属阴，阴虚则汗泛露时盗出也；升属阳，降属阴，阴虚则气不降，气不降则痰涎上逆，而连绵吐出不绝也；脉浮属阳，沉属阴，阴虚则浮之洪大，沉之空虚也。此皆阴虚之症，用四物汤加黄柏、知母主之。然世医遵用之，疾乃百无一效者，何哉？盖阴既虚矣，火必上炎，而用芎、归皆味辛、气大温，非滋虚降火之药。又川芎上窜，尤非虚炎短乏者所宜。地黄泥膈，非胃弱食少痰多者所宜。黄柏、知母苦辛大寒，虽曰滋阴，其实燥而损血；虽曰降火，其

① 累：拖累，使受害。

实苦先入心矣，久而增气，反能助火，至其败胃，所不待言。用药如此，乌能奏功？予每用薏苡仁、百合、天门冬、麦门冬、桑根白皮、地骨皮、牡丹皮、枇杷叶、五味子、酸枣仁之属，佐以生地汁、藕汁、乳汁、童子小便等，如咳嗽则多用桑皮、枇杷叶；有痰则增贝母；有血则多用薏苡仁、百合，增阿胶；热盛则多用地骨皮；食少则用薏苡仁至七八钱。而麦门冬常为之主，以保肺金而滋生化之源，无不应手而效。

虚劳之疾，百脉空虚，非黏①腻之物填之不能实也；精血枯涸，非滋湿之物润之不能润也，宜用人参、黄芪、地黄、天麦门冬、枸杞子、五味子之属，各煎膏，另用青蒿以童便熬膏，及生地汁、白莲藕汁、人乳汁、薄荷汁隔汤炼过，酌定多少，并麋角胶、霞天膏合和成剂，每用数匙，汤化服之。如欲行瘀血，加入醋制大黄末子、玄明粉、桃仁泥、韭汁之属；欲止血，加入京墨之属；欲行痰，加入竹沥之属；欲降火，加入童便之属。

凡虚劳之症，大抵心下引胁俱痛，盖滞血不消，新血无以养之也。尤宜用膏子加韭汁、桃仁泥。

大略前言薏苡仁之属治肺虚，后言参、芪、地黄膏子之类治肾虚，盖肝心属阳，肺肾属阴，阴虚则肺肾虚矣，故补肺肾则是补阴，非四物、黄柏、知母之谓也。

---

① 黏：原作“枯”，据敬修堂刻本《折肱漫录》卷一改。

又云：治虚劳当以脾肾二藏为要，何以言之？肾乃系元气者也，脾乃养形体者也。经曰：形不足，温之以气者也。谓真气有少火之温，以生育形体，然此火不可使之热，热则壮，壮则反耗真气也。候其火之壮、少，皆在两肾间。经又曰：精不足，补之以味。五味入胃，各从所喜之脏而归之，以生津液，输纳于肾者。若五味一有过节，反成其脏有余，胜克之祸起矣。候其五味之寒热，初在脾肾，次在其所归之脏，即当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谨守精气，调其阴阳，使神内藏。夫如是则天枢开发而胃和脉生，故荣卫以周于内外，无不被滋养而病愈矣。

以上数条，乃王损庵先生治虚劳之法，迥异时流。予曾遵服亦有效，故并志之。

王节斋云：人若遇劳倦辛苦，用力过度，即以炙黄芪一钱五分，人参、白术、陈皮、麦门冬各一钱，炙甘草七分，加姜、枣煎服，免生内伤发热之症。如劳倦甚，加熟附子四五分。愚按：前论开世俗之矇瞶，济无穷之夭枉。内附子若素畏寒饮食者，尤宜用；若素喜寒饮食者，以肉桂或炮姜代之亦可。若因暑热伤气，而四肢困倦，或手足麻木者，先用人参益气汤，后用补中益气汤。

若人劳心过度，神眩目昏，心虚气短，即以人参、当归、酒炒白芍、茯神、枣仁各一钱，麦冬、炒山栀、生地、陈皮、川芎、甘草、五味子各五分，煎服。不宜多

服，其麦门冬、芍药、山栀、生地性寒，恐复伤损脾气。若脾胃素虚热而患前症，但以补中益气汤加麦门、五味亦可。若因饥渴劳役，或因误行攻伐，以致气高而喘，身热而烦，或自汗，此为阳气内伤，宜用补中益气汤。若因饥饱劳役，或因误出汗，以致肌[1]热，大渴引饮，目赤面红，脉洪大，按之如无，此为血脱烦躁，宜用当归补血汤。

---

① 肌：原作“饥”，据文义改。

卷　四

脾肺肾亏损遗精白浊吐血便血等症

遗精有四：有用心过度，心不摄肾而致者；有因色欲不遂，精气失位输精而出者；有色欲太过，滑泄不禁者；有年壮气盛，久无色欲，精气满溢者。有小便出多不禁者，或不出小便而自出，或茎中出而痒痛，常如欲小便者，宜辰砂妙香散或威喜丸，大抵调补元气为主。圣人教人收心养性，厥有旨哉！

汪少宰，头晕白浊，余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愈。复患腰痛，用山药、山茱、五味、萆薢、远志顿愈。又因劳心，盗汗白浊，以归脾汤加五味而愈。后不时眩晕，用八味丸全愈。

陈石镜，久患白浊，发热体倦，用补中益气加炮姜四剂，白浊稍止。再用六味兼服，诸症悉愈。

柴光禄，因劳患赤白浊，用济生归脾、十全大补二汤，间服而愈。

赤白浊之症，若脾肺虚热者，用补中益气汤送六味丸；肺肾虚热者，用黄芩清肺饮送六味丸；肝肾虚热者，加味逍遥散送六味丸；劳伤心肾者，清心莲子饮；郁结伤脾者，归脾汤；若郁怒伤肝脾者，加味逍遥散；若心肾虚

弱者，小温金散；若思虑伤心肾者，茯菟丸；梦遗、精滑、赤白二浊，治法当互参用之。

张检斋，阴囊肿痛，时发寒热，若小腹作痛则茎出白津。用小柴胡加山栀、龙胆草、茱萸、芎、归而愈。

一男子，茎中痛，出白津，小便秘，时作痒，用小柴胡加山栀、泽泻、炒连、木通、胆草、茯苓，二剂顿愈，又兼六味而痊。

予少时患白浊，医者投以通利之类，并未有令服益气汤、地黄丸者。有一单方用黄柏二两煎汤，顿服之，岂不大伤元气？从今追思，令人寒心。予病此百药不效，听其自衰而愈。

一儒者，患此兼脚跟作痛，口干作渴，大便干燥，午后热甚，用补中益气加芍药、玄参，并加减八味丸而愈。

朱工部，劳则遗精，齿牙即痛，用补中益气加半夏、茯苓、芍药，并六味丸渐愈，更以十全大补加麦门、五味而痊。

一男子，白浊梦遗，口干作渴，大便闭涩，午后热甚，用补中益气加芍药、玄参，并加减八味丸而愈。

一男子，发热，便血，精滑。一男子尿血发热。一男子发热，遗精，或小便不禁。俱属肾经亏损，用地黄丸、益气汤以滋化源并愈。

以前三条，俱系梦遗、遗精之类。

梦遗、精滑之症，属足三阴亏损所致，盖肾主闭藏，

肝主疏泄。若肝肾虚热者，用四物加柴胡、山栀、山茱萸、山药，或用六味丸、加味逍遥散；脾胃气虚者，用补中益气加山茱萸、山药；思虑伤脾者，兼用归脾汤加山茱、山药；肝肾亏损者，六味丸；真阳虚败，八味丸；心肾不交，用萆薢分清饮；心气虚热者，清心莲子饮；若肾气不足，用益志汤、金锁正元丹；脾虚热者，用六味丸、补中益气汤。凡此悉属不足之症，亦可用十全大补汤或萆薢分清饮送八味丸。

世人遗精之症少，而梦遗之症多。梦遗之病原不一，然大较心肾二经之候，故士人患此者尤多。凡心火亢盛，则相火随动而梦遗斯频，清其心而凉其肾，所以治其标；交通其心肾，乃所以治其本，舍此而议所以涩之、止之，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先大夫少时极苦此病，先大夫为举子时，功名心至急，每至临场，无夜不遗，百治不效。迨场毕即稀，及发解[1]后愈稀，至登第后则大稀矣。予少亦苦此，至侥幸后，亦遂稀疏。要知此症，大半属心，非可独责于肾也。凡人少年多患此，迨年渐高则渐稀，则知此症全属火旺，故火衰则自减也。

大都夜卧太暖则遗，阳道著物则遗。睡次侧卧，缩一足，勿使著物则可免。先大夫临场多遗，无法可治，将所

① 发解：科举制度，每年乡、县、州、府、京分别考试，逐级选拔。州以上考中发榜者叫“发解”。

卧席凿一大孔，以防夜睡著物，及发解，武林居停[1]，亲戚到主家称喜，特看解元书室，见床席间大窍，无不惊怪捧腹云。

不梦而遗，谓之遗精。予三十二岁，曾患之，龟头时有精微微流出，昼夜常然。予初时惊惧特甚，人身几许精血，而堪此涓涓不绝乎？高明医者，慰予无害，但勿服涩药。予病以误服附子得之，知是火症，劝予凉补而勿热补，仍服六味地黄丸加沙苑蒺藜、菟丝子及炒黑黄柏少许等药，将此病付之度外，莫置诸怀，如常将理，凡两年而始全愈，龙骨、牡蛎、金樱子等药，泛未入口。盖人身中惟气血周流，斯得快畅，岂可涩之使滞？虽得暂效，贻害实深，患者审之。予初有惧心，及两年间应酬如常，绝无倦怠。岂此精与交媾之元精不同，故无大害耶。

一男子，年逾二十，斲丧太早，梦遗精滑，睡则盗汗，唾痰见血，足热痿软，服黄柏、知母之类。余曰：此阳虚阴弱也，当滋其化源。不信，恪服之，前症益甚，其头渐大，囟门渐开，视物皆大，吐痰叫喊。余以如法调补，诸症渐退，头额渐敛而安。

一男子，鳏居数年，素勤苦，劳则吐血，发热烦躁，服犀角地黄汤，气高而喘，前病益盛，更遗精白浊，形体倦怠，饮食少思，脉洪大举按有力。服十全大补加麦门、

① 武林居停：在浙江杭州市寓居。武林，旧时杭州的别称，以武林山得名。

五味、山茱、山药而愈。

杨启元，素勤苦，吐血发痉，不知人事。余以为脾肾虚损，用十全大补汤及加减八味丸而痉愈，再用归脾汤而血止。

一童子，年十四，发热吐血。余谓宜补中益气以滋化源。不信，但用寒凉降火，愈甚。始谓余曰：童子未室[1]，何肾虚之有？参、芪补气，奚为用之？余述丹溪云：肾主闭藏，肝主疏泄，二脏俱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为君火，为物所感则易于动，心动则相火翕然而随，虽不交会，其精亦暗耗矣。又《精血篇》[2] 云：男子精未满而御女以通其精，则五脏有不满之处，异日有难状之疾。遂用补中益气及地黄而瘥。

一男子，吐血热渴，痰盛盗汗，遗精，咳嗽，用地黄丸料加麦门、五味治之而愈。后因劳怒，忽吐紫血块，先用花蕊石散，又用独参汤渐愈。后劳则咳嗽吐血一二口，脾肺肾三脉皆洪数，用补中益气、六味丸而全愈。

一男子吐血，遇劳即作，余以为劳伤肺气，血不归源，与补中益气加麦门、五味、山药、熟地、茯神、远志，服之而愈。

辛丑夏，余在嘉兴屠内翰第，遇星士[3]张东谷谈命时，

---

① 未室：没有房事。
② 精血篇：指《褚氏遗书·精血篇》。《褚氏遗书》，南齐·褚澄编著。
③ 星士：以星命术为人推算命运的术士。

出中庭吐血一二口。云久有此症，遇劳即作。余意此劳伤肺气，其血必散。视之果然，与补中益气加麦门、五味、山药、熟地、茯神、远志，服之而愈。翌早请见云：每服四物、黄连、山栀之类，血益多而倦益甚。今[①]得公一匕，吐血顿止，神思如故，何[②]也？余曰：脾统血，肺主气，此劳伤脾肺，致血妄行，故用前药健脾肺之气，而嘘血归源耳。后率其子以师余，余曰：管见已行于世矣，子宜览之。

昔时治吐血者，皆言犀角地黄汤。近世医家，亦多言此症不宜以寒凉遏之，治法稍稍异矣。有言此病只须服地黄丸者，予亦曾闻之，至兼用益气汤，则先生之独见，而时师不敢措手者也。人谓此症系血热妄行，但知求端于阴血，而不知阴阳互为其根，此非两截不相关者。先生深明此理，故每兼用此汤以取效，若十全汤内有桂，血因热而吐，反用热药，时师必为吐舌，此则先生灼见。二男子，素勤苦，诊得病因在脾胃，故毅然用十全汤而不疑，若非此脉因，尚须斟酌，不可轻用者也。花蕊石散止血，止后补以独参汤，此古时定法，先生用以治吐紫血块者，学者试精心思之。

诸条但言吐血，而不分吐、咳、咯、唾诸症，想皆非咳、咯等病也。予少览方书云：诸血症惟咳血为最重难

① 今：原作“余”，据《内科摘要》卷下改。
② 何：原作“日”，据《内科摘要》卷下改。

治。盖此症乃肺病，因火克金，故痰带血而从咳出，亦有痰中见血如缕者，其粉红色状似肺者，不可治。后见医者，谈此症亦言最为难治，较之大吐更甚。予弱冠时伤风，后忽然患此，不胜惊疑，遂成大病，受累二三十年。予此症乍发乍愈，后以为常，不甚寘①诸怀。及观亲友中患此者颇多，皆不至殒命。真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者耶！大概火盛咳频而血多，诚是危症，如此而死者屡见之矣；若咳稀而血少，此偶伤于热，或伤于酒而然，但遵先生治法，以益气汤补其脾肺，而以六味丸滋其肾水，当自愈。不必视为重病而介介于怀，反伤神气，如予可为殷鉴。

古人治血症，诸方多用寒剂，惟上古之人形病俱实者宜用之，今之患者，多属形病俱虚，治者当求其属而主之。若前症郁热伤肺而衄血者，用黄芪益气汤；肺气虚热不能摄血而衄者，用四君子加芎、归、五味子；郁结伤脾而嗽吐血者，用归脾汤；胃经有热而嗽吐血者，用犀角地黄汤；胃气弱而嗽吐血者，用四君子加芎、归、升麻；肾经虚热，阴火内动而咯吐血，用六味丸、补中益气汤；怒动肝火而见血者，用加味逍遥散；肾涸肝火动而见血者，用六味丸。虽曰血得热而错经妄行，亦有卫气虚不能统摄荣血而为妄行者，不可不察。已上诸症，皆属足三阴亏

---

① 寘（zhì 志）：同“置”。放置。

损，虚火内动所作，非外因所致者，宜六味丸、补中益气汤，滋其化源，是治本也。其因甚多，不能枚举，治者当临症而制宜，庶无误矣。

刘忠厚云：荣者，水谷之精也，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乃能入于脉也。源源而来，生化于脾，总统于心，藏受于肝，宣布于肺，施泄于肾，灌溉一身，是以出入升降，濡润宣通者，由此使然也。故经云：气主嘘之，血主濡之。又云：肺朝百脉之气，肝统诸经之血，气血为人身之橐籥也。观此多因饮食起居、六淫、七情失宜，亏损元气，以致诸经失职，不能司摄。法当调补脾肝之气，使血各归其源，诸症自愈矣。若潮热咳嗽而脉数者，元气虚弱，假热之脉也，尤当用甘温调补脾胃为善。

附论　盗汗自汗

若阳气虚弱，汗出不止，肢体倦怠，用芪附汤；上气喘急，盗汗，气短头晕者，用参附汤；肾气虚弱，盗汗发热者，用六味丸；若肾气虚乏，盗汗，恶寒者，用八味丸；气血俱虚而盗汗者，用十全大补汤；阳盛阴虚者，当归六黄汤；心肾虚弱者，斑龙丸。

一儒者，因饮食劳役及恼怒，眉发脱落。余以为劳伤精血，阴火上炎所致，用补中益气加麦门、五味，及六味地黄丸加五味，眉发顿生如故。

一男子，年二十，巅毛脱落，用六味地黄丸，不数日发生寸许，两月复旧。

此二条系眉发脱落症。

脾肺肾亏损大便秘结等症

一儒者，大便素结，服搜风顺气丸后，胸膈不利，饮食善消，面带阳色，左关尺脉洪而虚。余曰：此足三阴虚也。彼恃知医，不信，乃服润肠丸，大便不实，肢体倦怠。余与补中益气、六味地黄，月余而验，年许而安。若脾肺气虚者，用补中益气汤；若脾经郁结者，用加味归脾汤；若气血虚者，用八珍汤加肉苁蓉；若脾经津液涸者，用六味丸；若发热作渴饮冷者，用竹叶黄芪汤；若燥在直肠，用猪胆汁导之；若肝胆邪侮脾者，用小柴胡加山栀、郁李、枳壳；若膏粱厚味积热者，用加味清胃饮。亦有热燥、风[①]燥、阳结、阴结者，当审其因而治之。若复伤胃气，多成败症。

前症属形气、病气俱不足，脾胃虚弱，津血枯涸，大便难耳，法当滋补化源。又有脾约症，成无已云：胃强脾弱，约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输膀胱，小便数而大便难者是也，宜用脾约丸。阴血枯槁，内火燔灼，肺金受邪，土受木克，脾肺失传，大便秘而小便数者，宜用润肠丸，病气有余之治法也。经云：脾为至阴已土而主阴。老弱之人，当补中益气以生[②]阴血。经云：肾主大便，肾主五液。若

① 风：原作“阳”，据《内科摘要》卷下改。
② 生：原作“主”，据《明医杂著》卷一改。

肾气调和，津液滋润，则大便自然通调矣。凡此皆宜实脾土、补肺金，诸病自愈。若因大肠火燥而大便秘者，宜六味丸。虚劳火病，大便多燥。

张禹功，饮食停滞，胸满唾痰，或用药导之，痰涎上涌，眩晕热渴，大便秘结，喜冷饮食，手足发热。余谓肾水虚弱，津液难降，败液为痰，用六味丸而愈。

一老儒，素有风热，饮食如常，大便十七日不通，肚腹不胀，两尺脉①洪大而虚。此阴火内烁津液，用六味丸二十余剂，至三十二日始欲去，用猪胆润而通利如常。

一妇人，年七十有三，痰喘内热，大便不通，两月不寐，脉洪大，重按微细。此属肝肺肾亏损，朝用六味丸，夕用逍遥散，各三十余剂，计所进饮食百余碗，腹始痞闷，乃以猪胆汁导而通之，用十全大补调理而安。若间前药，饮食不进，诸症复作。

一男子，年五十余，因怒少食，大便不利，服润肠丸，大便秘结，胸胁作痛。欲兼服脾约丸，肝脾肾脉浮而涩。余曰：此足三阴精血亏损之症也，今滋其化源则大便自调矣。如法果验。

一儒者，怀抱郁结，复因场屋不遂，发热作渴，胸膈不利，饮食少思，服清热化痰行气等剂，前症益甚，肢体倦怠，心脾二脉涩滞。此郁结伤脾之变症也，遂用加味归

① 脉：原作“胍”，据《内科摘要》卷下改。

脾汤治之，饮食渐进，诸症渐退。但大便尚涩，两颧赤色，此肝肾虚火内伤阴血，用八珍汤加苁蓉、麦门、五味，至三十余剂，大便自润①。

一男子，所患同前，不信余言，服大黄等药，泄泻便血，遍身黑黯，复求治。余视之曰：此阴阳二络俱伤也。经曰：阳络伤则血外溢，阴络伤则血内溢。辞不治，后果然。

陈莪斋，年逾六旬，先因大便不通，服内疏等剂后，饮食少思，胸腹作胀，两胁作痛，形体倦怠，两尺浮大，左关短涩，右关弦涩。时五月请治，余意乃命门火衰不能生脾土，而肺金又克肝木，忧其金旺之际不起，后果然。

附论　岭南诸病

岭南炎方濒海，地卑土薄，故阳气常泄，阴气常盛，四时放花，冬无霜雪，一岁之间，暑热过半，穷腊②久晴，或至摇扇。人居其间，气多上壅，肤多汗出，腠理不密，盖阳不反本而然也。阳燠③既泄，则使人本气不坚，阳不下降，常浮而上，气浮而不坚，则玄府开疏，汗液易泄，故内寒外热、上热下寒之症所由生也。治当固阳气、实凑④理为主。若多用表散之药，则阳气愈虚，风邪益盛，

---

① 润：原作“愈”，据《内科摘要》卷下改。
② 穷腊：古代农历十二月腊祭百神之日。后以指农历年底。
③ 燠（yù 玉）：热。
④ 凑：通“腠”。《灵枢·本脏》：“脾大则苦凑䏚而痛，不能疾行。”

鲜有不误者矣。苟系外邪为患，则当解散之。外邪既解，而病仍作，肺气伤也，用补中益气汤；若头目不清，胃气不能上升也，加蔓荆子；若饮食少思，胃气虚也，用四君子汤；若食而难化，脾气虚也，用六君子加芍药、当归；若畏寒冷饮食，或作吞酸，脾气虚寒也，前药更加炮姜；不应，再加吴茱萸四分、黄连二分。余各当推而治之。岭南瘴疠为患诸症，详见《卫生篇》。凡宦游此地者，当备此书而尝览之。

伤风寒

若内停饮食，外感风寒，用藿香正气散；若脾气虚弱，而寒热作呕，用金不换散。盖岭南之地，湿热熏蒸，腠理不闭，津液妄泄，阳气内虚，法当调补肺气为主。盖肺主气而司腠理，肺气虚则腠理不密，故津液妄泄，多患前症。若外邪既去，当补脾土以生肺金。

瘴疟

王节斋方：苍术、黄芩、干葛、陈皮、半夏、川芎、甘草、柴胡、知母，加姜、乌梅煎服。按：前症若因外邪未解，而寒热往来者，宜用原方解散之。若因脾气虚弱，或服前药外邪既去，而寒热不止，或欲呕少食者，脾气亏损也，宜用补中益气汤加半夏、干葛、茯苓调补之；若午前寒热，属气虚，用四君子加当归、升麻；若午后寒热，属血虚，用八珍汤加柴胡、升麻。大凡病久气虚而血弱

者，必发热，须用四君之类，调补脾胃，脾胃一健，气血自生。若误认为血虚，而用四物沉阴之剂，径生其血，则脾土复伤，诸脏皆病，虚症[1]蜂起，反为难治，甚致不救。

久疟

疟久不愈，属中气虚不能滋养诸脏，但调补脾胃，诸病自退。其汗自出者，乃阳气虚而不能卫固于腠理也，用四君加归、芪、陈皮；未应，加姜、桂；手足逆冷，急加附子。盗汗者，阴虚而腠理不密也，宜用八珍加肉桂、五味子。烦热作渴，暂用当归六黄汤，其中三黄俱炒黑，倍加参、芪；汗既止，仍用八珍散之类。若肾气素虚，发热作渴，宜六味丸；手足逆冷，或痰气上攻，宜用八味丸。若邪气既散，而寒热仍作，此真气虚也，即用补中益气汤；若气血虚而寒热者，用八珍汤。若治失其宜，则元气亏损，变症百出，不但[2]久疟而已矣。

疟后变痢

王节斋方：黄连、木香、砂仁、黄芩、陈皮、白术、甘草、白芍、当归，煎服。按：前症乃病气有余、形气不足而变症也，宜用原方以清解脾胃邪热。若病气、形气俱不足而不能愈，宜补中益气汤，滋养诸脏自愈。

---

① 症：原脱，据《明医杂著》卷二补。
② 不但：不仅，不只是。

温暑之月民病瘟疫

王[1]方：黄芩、升麻、干葛、知母、人参、白芍、石膏、黄连、甘草、羌活、生地、姜，水煎服。按：前症若邪在足阳明，表里不解者，宜用本方和解之。若疏通过度，胃气亏损，而发热烦渴者，用竹叶黄芪汤以生津液；若误汗亡阳，而发热烦渴者，用升阳益胃汤；若误下亡阴，而发热烦躁者，用理中汤。

王云：前病若胸膈痞闷，痰涎壅塞者，加枳实、半夏各一钱[2]，生姜汁四五匙；脾胃不实，加白术。按：前症若形病表里俱实，而痰邪痞闷者，宜用本方。若脾气虚，痰涎不得运化而痞闷者，宜用六君子，少加桔梗、枳壳；若脾胃虚弱，不能摄涎归源而痞闷者，宜用六君、炮姜。

王云：若时气发热，变为黄病，治以茵陈、黄连、山栀、茯苓、厚朴、木通、白术、人参、木香、白芍、干葛、姜，水煎服。按：前症若因湿热壅滞所致者，宜用此方。若因病久元气益虚，而脾之正色见于外者，宜用补中益气加茵陈、茯苓；若中气虚寒，四肢厥冷，或浮肿黑黄者，用人参理中汤加茯苓、茵陈。观东坡任黄州，用圣散子，正谓此意。土人不知，反用槟榔导损真气，疏泄腠理，外邪易感，病由是作。若节饮食，慎起居，适寒暑，

---

① 王：即王节斋。
② 各一钱：原脱，据《明医杂著》卷二补。

固元气，以却外邪，虽患是症，亦为轻浅。甲申春，南都大疫，煎圣散子，普济老幼并服，来者接踵，死者塞途，良可哀悯！殊不知此方因岭南风土而作，且浙之与广相去万里，殊域异方，天时人事大不相侔，岂有概一治疗而无误者哉！

附　方

补中益气汤　治中气不足，或误服克伐，四肢倦怠，口干发热，饮食无味；或饮食失节，劳倦身热，脉洪大而无力；或头痛，恶寒，自汗；或气高而喘，身热而烦，脉微细软弱，自汗，体倦，少食；或中气虚弱而不能摄血；或饮食劳倦而患疟、痢；或疟、痢等病，因脾胃虚而不能愈者；或元气虚弱，感冒风寒，不胜发表，宜用此代之；或入房而后劳役感冒，或劳役感冒而后入房者，急加附子。人之一身，以脾胃为主。脾胃气实，则肺得其所养，肺气既盛，水自生焉，水升则火降，水火既济，而成天地交泰之令矣。脾胃一虚，四脏俱无生气。故东垣著《脾胃》《内外伤》等论，谆谆然皆以固脾胃为本。所制补中益气汤，又冠诸方之首，观其立方本旨可知矣。故曰：补肾不若补脾，正此谓也。前所言治症，概举其略，余当仿此而类推之。是以[1]附方之首，并注以表明之。

---

① 以：原作“矣”，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人参　黄芪炒　白术炒　甘草炙，各一钱五分　当归一钱　陈皮五分　柴胡　升麻各三分

上药、枣、水煎，空心午前服。

八珍汤　治肝脾伤损，血气虚弱，恶寒发热，或烦躁作渴，或寒热昏愦，或胸膈不利，大便不实，或饮食少思，小腹胀痛等症。

甘草炙、五分　人参　白术　白茯苓　当归　川芎　白芍药　熟地黄各一钱

上药、枣、水煎服。

十全大补汤　治气血俱虚，发热恶寒，自汗盗汗，肢体倦怠，或头痛眩晕，口干作渴。又治久病虚损，口干食少，咳而下利，惊悸，发热，或寒热往来，盗汗，自汗，晡热内热，遗精白浊，或二便见血，小腹作痛，小便短少，大便干涩，或大便滑泄，肛门下坠，小便频数，阴茎痒痛等症。即八珍汤加黄芪、肉桂各一钱。

四物汤　治血虚发热，或寒热往来，或日晡发热，头目不清，或烦躁不寐，胸膈作胀，或胁作痛，尤当服之。

芍药二钱　川芎一钱五分　当归　熟地黄各三钱

上水煎服。

加味四物汤　即前方加山栀、柴胡、牡丹皮。

四君子汤　治脾胃虚弱，饮食少思，或大便不实，体瘦而黄，或胸膈虚痞，痰嗽吞酸，或脾胃虚弱，善患疟、痢等症。

人参　白术　茯苓各二钱　甘草炙，一钱

上姜、枣、水煎服。

六君子汤　治脾胃虚弱，饮食少思，或久患疟、痢。若觉内热，或饮食难化作酸，属虚火，须加炮姜，其功甚速。即前方加半夏、陈皮。

香砂六君子汤　即六君加香附子、藿香、砂仁。

归脾汤　治思虑伤脾，不能摄血，致血妄行，或健忘，怔忡惊悸，盗汗，或心脾作痛，嗜卧少食，或大便不调，或肢体肿痛，或思虑伤脾而患疟疾。大凡怀抱郁结而患诸症，或因用药失宜，克伐伤胃，变诸别症者，最宜用之。

远志一钱　酸枣二钱　木香五分　白术二钱　甘草炙，五分　当归　人参　黄芪　白茯苓　龙眼肉各二钱

上姜、枣、水煎服。

加味归脾汤　即前方加牡丹皮、山栀各一钱。治脾经血虚发热等症。

加味逍遥散　治脾肝血虚发热，或耳内及胸、乳、腹胀，小便不利。

当归　白术　茯神　芍药　甘草　柴胡各一钱　牡丹皮　山栀各七分

上姜、水煎服。

逍遥散　即前方去山栀、牡丹皮。

六味丸一名地黄丸，一名肾气丸　治肾虚作渴，小便淋

秘，气壅痰涎，头目眩晕，眼花耳聋，咽燥，舌痛齿痛，腰腿痿软等症，及肾虚发热，自汗盗汗，便血诸血，失音。水泛为痰之圣药，血虚发热之神剂。又治肾阴虚弱，津液不降，败浊为痰，或致咳逆。又治小便不禁，收精气之虚脱，为养气滋肾，制火导水，使机关利而脾土健实。

牡丹皮　白茯苓　泽泻各三两　熟地黄八两，杵膏　山茱萸　干山药各四两

上各另为末，和地黄，加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食前滚汤下。

八味丸　治命门火衰，不能生土，以致脾胃虚寒，饮食少思，大便不实，或下元冷惫，脐腹痛，夜多漩溺。即前方加肉桂、附子各一两。经云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即此药也。

加减八味丸　治肾水不足，虚火上炎，发热作渴，口舌生疮，或牙龈溃蚀，咽喉作痛，或形体憔悴，寝汗，发热，五脏齐损。即六味丸加肉桂一两、五味子四两。

加减金匮肾气丸　治脾肾虚，腰重脚重，小便不利，或肚腹肿胀，四肢浮肿，或喘急痰盛，已成蛊症，其效如神。此症多因脾胃虚弱，治失其宜，元气复伤而变症者，非此药不能效。

白茯苓三两　附子五钱　川牛膝　桂心　泽泻　车前子　山茱萸　山药　牡丹皮各一两　熟地黄四两，掐碎，酒拌，杵膏

上为末，和地黄，加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米饮下。

还少丹 治脾肾虚寒，饮食少思，发热盗汗，遗精白浊。又治真气亏损，肌体瘦弱等症。

肉苁蓉 远志 茴香 巴戟 干山药 枸杞子 熟地黄 牛膝 山茱萸 杜仲姜制 楮实子 石菖蒲 五味子 白茯苓各二两

上各另为末，用枣肉百枚并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空心，温酒或盐汤下，日三服。

十补丸 治肾脏虚冷，面黑足寒，耳聋膝软，小便不利等症。

附子炮 五味各三①两 山茱萸 山药 牡丹皮 鹿茸制 桂心 茯苓 泽泻各一两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六七十丸，盐汤下。

当归补血汤 治血气损伤，或妄服峻剂，致气血益虚，肌热，大渴引饮，目赤面红，脉洪大而虚，重按全无。此病多得于饥饱劳役者。

黄芪炙，一两 当归三钱，酒制

上水煎服。

人参养荣汤 治脾肺俱虚，发热恶寒，肢体瘦倦，食少作泻等症。又治久病虚损，口干食少，咳而下痢，心惊

---

① 三：《明医杂著》卷六作“二”。

悸，热而自汗等症。

人参　陈皮　黄芪蜜炙　桂心　当归　白术　甘草炙，各一钱　白芍药一钱五分　熟地黄　五味子炒　茯苓各七分半　远志五分

上姜、枣、水煎服。

参术膏　治中气虚弱，诸药不应，或因用药失宜，耗伤元气，虚症蜂起，但用此药补其中气，诸症自愈。

人参　白术各等分

上水煎，稠汤化服之。

济阴地黄丸　治足三阴亏损，虚火上炎，致目睛散大，视物不的[1]，或昏花，涩紧作痛，畏明，或卒见非常之象等症。其功效与六味、还少丹相似。

五味子　麦门冬　当归　熟地黄　肉苁蓉　山茱萸　干山药　枸杞子　甘菊花　巴戟肉各等分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白汤[2]下。

滋阴[3]补肾丸　治肝肾阳虚阴弱，虚火上炎，目视昏花，或至夜昏暗、紧涩。仍治六味丸所主之症。

熟地黄三两　牡丹皮五钱　生地黄四两　泽泻　茯苓各二两半　当归尾　山茱萸　柴胡　五味子　干山药各五钱

---

① 不的：不清。

② 白汤：又称白饮，即米汤，以其色乳白，故名。

③ 阴：原作“肾”，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盐汤下。

益气聪明汤　治饮食不节，劳役形体，脾胃不足，内障，耳鸣，或多年目昏暗，视物不能。此药能令人目光大，久服无内障、耳鸣、耳聋之患，又令精神过倍，元气自益，身轻体健，耳目聪明。

黄芪　甘草　人参各五钱　蔓荆子一钱五分　升麻　葛根各三钱　芍药　黄柏酒炒，各一钱

上每服三钱，水煎服。

神效黄芪汤　治浑身麻木不仁，或左右身麻木，或头面、手臂、腿脚麻木不仁者，并皆服之。如耳目紧急缩小及羞明畏日，或瘾涩[①]难开，或视物无力，睛痛手不得近，或目中如火等症。

蔓荆子一钱　橘红五分　人参八[②]钱　黄芪二两　甘草炙　白芍药各一两

上每服五钱，水煎，临卧服。

助阳活血汤　治眼发之后，犹有上热，白睛赤色，瘾涩难开而多眵泪等症。

蔓荆子二分　香白芷三分　柴胡　黄芪　甘草炙　当归酒洗　防风各五分　升麻七分

上水煎服。

---

① 瘾涩：同“隐涩”。即痛涩。
② 八：原作“一”，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芍药清肝散　治眵多眊燥[1]，紧涩羞明，赤脉贯睛，脏腑秘结者。

白术　甘草　川芎　防风　荆芥　桔梗　羌活各三分　芍药　柴胡　前胡　薄荷　黄芩各二分半　山栀　知母　滑石　石膏各二分　大黄四分　芒硝二分半

上水煎服。

黄连天花粉丸　治症同上。

黄连　菊花　川芎　薄荷各一两　天花粉　连翘　黄芩　栀子各四两　黄柏六两[2]

上为末，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加至百丸，茶汤下。

连翘饮子　治目赤隐涩[3]紧小，久视昏花，迎风有泪等症。

蔓荆子　生甘草　连翘各三分　黄芩五分　柴胡二分　生地黄　当归　红葵花　人参各三分　黄芪　防风　羌活各五分　升麻一钱

上水煎服。若中气不足而致前症，用神效黄芪汤或补中益气汤。

地芝丸　治目不能远视，能近视，或妨近视[4]，乃阴气不足，阳气有余也，宜用此方。

---

① 眊燥：干燥。眊，原作"耗"，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② 六两：原脱，据《明医杂著》卷六补。
③ 隐涩：即痛涩。《广韵·隐韵》："隐，痛也。"
④ 视：原脱，据《明医杂著》卷六补。

生地焙干，四两　天门冬　枳壳麸炒　甘菊花各二两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百丸，茶清或温酒下。

定志丸　治目不能近视，反能远视，乃阳气不足而阴血有余也，宜此主之。

白茯苓　人参各二两　远志　菖蒲各一两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以朱砂为衣。每服十丸至三十丸，米饮下。

决明夜光散　治目夜昏，虽有灯月，亦不能视。

猪肝一两，生用　石决明　夜明砂各二钱

上为末，以竹刀切肝二片，铺药于内，合之，用麻皮缚定，米泔水一碗，砂罐煮至半碗，临卧，连肝药汁服。

柴胡清肝散　治肝胆二经风热怒火，颈项肿痛，结核不消，或寒热往来，呕吐痰水。又治妇人暴怒，肝火内动，经水妄行，胎气不安等症。

柴胡　黄芩炒、各一钱　黄连炒　山栀炒，各七分　当归一钱　川芎六分　生地黄　牡丹皮各一钱　升麻八分　甘草三分

上水煎服。若脾胃弱，去芩、连，加苓、术[①]。

左金丸　治肝火胁肋刺痛，或发寒热，或头目作痛，泄泻淋秘，一切肝火之症，并皆治之。

黄连六两　吴茱萸一两，汤煮片时用

---

① 术：原脱，据《明医杂著》卷六补。

上为末，粥丸，白术、陈皮汤下。

小柴胡汤 治肝胆经风热，或寒热往来，或晡热潮热，或怒火口苦，耳聋咳嗽，泻利，胁腹作痛诸症。

柴胡二钱 黄芩一钱五分 人参 半夏各七分 甘草炙，五分

上水煎服。

加味小柴胡汤 即前方加山栀、牡丹皮。

犀角升麻汤 治风热头面肿痛，或咽喉不利，时毒等症。

犀角镑，七钱 升麻五钱 防风 羌活各五钱半 甘草一钱五分 白芷 黄芩 白附子各二钱半

上每服七钱，水煎。

越鞠丸 治六郁，饮食少思，或胸满吐酸，齿痛，疮疥等症。

苍术炒 神曲 香附子 山查 山栀炒 抚芎 麦芽炒，各等分

上为末，水调神曲糊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白滚汤下。

平胃散 治胃气壅滞，胸膈不利，或饮食停滞，吞酸嗳腐，或呕吐不食等症。

苍术 厚朴制 陈皮各一钱 甘草四分

上水煎服。

异功散 治脾胃虚弱，饮食少思，或久患咳嗽，面浮

气逆，腹满等症。

人参　白术炒　甘草炒　茯苓炒　陈皮各一钱

上姜、枣、水煎服。

二陈汤　治脾胃虚弱，中脘[1]停痰，或呕吐恶心，或头目不清，饮食少思等症。

陈皮　半夏　茯苓各一钱　甘草炙

上姜、水煎服。

小半夏汤　治呕吐风痰水饮。

半夏姜制，五钱　茯苓三钱

上入姜汁，水煎服。

丁香茱萸汤　治胃气虚寒，致呕吐哕，咽膈不通等症。

丁香　橘皮　柴胡　甘草炙，各五钱　吴茱萸　苍术　人参各一钱　升麻七分　黄柏三分　草蔻仁　黄芪各二钱　当归一钱五分

上每服五钱，水煎。

理中化痰丸　治脾胃虚寒，痰涎内停，呕吐少食，或大便不实，饮食难化，咳唾痰涎。此属中气虚弱，不能统涎归源也。

人参　白术炒　干姜　甘草炙　茯苓　半夏姜制

上为末，丸桐子大。每服四五十丸，白滚汤下。

---

① 脘：原作“腕”，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牛黄抱龙丸 治风痰壅盛，或咳嗽发热，或发惊搐等症。

牛黄 雄黄 辰砂 天竺黄各四钱 麝香一钱 牛胆南星

上为末，甘草汤糊丸龙眼核大。每服一丸，姜汤下。

柴芍参苓散 治脾胃不和，饮食少进，呕吐泄泻。凡病后宜服调理。

柴胡 芍药 人参 白术 茯苓 陈皮 当归各五分 甘草 牡丹皮 山栀炒，各三分

上为末，每服一钱，白汤下，或作丸服。

五味子汤 治咳嗽，皮肤干燥，唾中有血，胸膈疼痛。

五味子炒 桔梗炒 紫菀 甘草炒 续断各五分 竹茹一钱 赤小豆一撮 生地黄二钱 桑白皮炒，二钱

上水煎服。

人参平肺[①]散 治心火克肺，咳嗽喘呕，痰涎壅盛，胸膈痞满。

人参 橘红 甘草 地骨皮 茯苓 知母炒，各七分 五味子炒 青皮 天门冬各四分 桑白皮炒，一钱

上水煎服。

麦门冬汤 治火热乘肺，咳嗽有血，胸膈胀满，五心

---

① 肺：原作“脉”，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烦热等症。

麻黄七分　麦门冬　桑白皮炒　生地黄各一钱　半夏　紫菀　桔梗　淡竹叶各七分　五味子　甘草各五分

上姜、水煎。

金沸草散　治肺经受风，头目昏疼，咳嗽声重，涕唾稠黏等症。

荆芥穗一钱　前胡　麻黄　旋覆花各七分　甘草炙　赤芍药　半夏各五分

上姜、枣、水煎服。

柴胡桂枝汤　治伤风，发热自汗，或痰气上攻等症。

桂枝二钱　黄芩炒　人参　白芍药炒，各钱半　甘草炙　半夏姜制　生姜各一钱　柴胡四钱　大枣二枚

上作二剂，水煎服。

竹叶归①芪汤　治胃气虚热，口干作渴，恶冷饮食者。

竹叶一钱五分　当归一钱　黄芪二钱　白术　人参各一钱　麦门冬七分　甘草炒，五分

上水煎服。

竹叶石膏汤　治胃火作渴。

石膏　人参　甘草各一钱　半夏一钱五分　竹叶　麦门冬各五分

七味白术散一名白木散　治中风亏损，津液不足，舌

① 归：原作“黄”，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干口燥，不喜饮冷，或吐泻后作渴，最宜服之。

人参　白术　木香　白茯苓　甘草　藿香各五分　干葛一钱

上水煎服。

凉膈散　治上焦积热，烦渴面赤，头昏咽燥，喉痛口疮，便溺赤涩，并宜服之。

大黄　朴硝　甘草各一两　连翘四两　山栀　黄芩　薄荷叶各一两

上为末，每服五七钱，水煎。

栀子仁汤　治时毒肿痛[①]，大便秘结等症。

郁金　枳壳麸炒　升麻　山栀炒，各等分

上每服五钱，水煎。

润肠丸　治脾胃伏火，大便秘涩，或干燥不通，不思饮食，乃风热血燥，二便结秘也。宜用此以润燥、和血、疏风，自然通利。若因气血虚弱，津液干涸而大便秘结者，当以调补元气，忌服此丸。

羌活　当归尾　大黄煨　皂角仁　秦艽各五钱　麻子仁　桃仁去皮尖，各一两

上为末，炼蜜为丸，白汤下。

升阳除湿防风汤　治脾胃损伤，阳气下陷，大便泄泻，或后重闭塞等症。

---

① 痛：原脱，据《明医杂著》卷六补。

防风二钱　白术炒　白茯苓　白芍药炒，各一钱　苍术米泔浸，四钱

上水煎服。

升阳益胃汤　治脾胃虚弱，四肢怠惰，时值秋燥之令，体重节痛，口干燥，饮食无味，大便不调，小便频数，兼见肺病，洒淅恶寒，面色恶而不和，乃阳气不伸故也，当以升阳益胃。

羌活　独活　防风各五钱　柴胡　白术　茯苓　泽泻各三钱　人参一两　黄芪　半夏　甘草各一两　芍药　黄连　陈皮各四钱

上每服三五钱，姜、枣、水煎服。

二神丸　治脾胃虚弱，侵晨五更作泻，或全不思食，或食而不化。

破故纸四两，炒　肉豆蔻二两，生用

上为末，用大红枣四十九枚，生姜四两切碎，水煮熟，去姜，取枣肉和药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盐汤下。

四神丸　治脾胃虚弱，大便不实，饮食不思，或泄痢腹痛等症。

肉豆蔻二两　补骨脂四两　五味子二两　吴茱萸浸炒，一两

上为末，生姜八两，红枣一百枚，煮熟，取枣肉和

末，丸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空心[1]或食前白汤送下。

五味子散 治肾泄，在侵晨五更作泻，饮食不进，或大便不实，不时去后，为丸尤效。

五味子炒，三两 吴茱萸炒，五钱

上为末，每服二钱，白汤调下。

香连丸 治痢疾赤白，并水泻、暑泻神效。

黄连净，十二两 吴茱萸去枝梗，十两

上先将二味用熟水拌和，入磁器内，置热[2]汤中炖[3]一日，同炒至黄连紫黄色，去茱、用连，为末。每末四两，入木香末一两，淡醋、米[4]饮为丸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丸，滚汤下。

芍药汤 治邪热内结，便血后重，或气不和，里急后重，用此行血则便血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

芍药炒，一两 当归 黄连炒，各五钱 槟榔 木香 甘草炙，各二钱 肉桂二钱五分 黄芩炒，五钱

上每服五钱，水煎。

大承气汤 治表里俱实，大便秘结，烦渴谵妄，脾胃怫郁，留饮不散，胸腹高起，痛不可忍，但呕冷液，大渴不能饮，强饮不能消，脉沉实而有力者。

大黄炒 芒硝各五钱 厚朴姜制，一两 枳实麸炒

---

① 心：原作“食”，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② 热：原作“熟”，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③ 炖：原作“顿”，据文义改。

④ 米：原作“水”，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上水煎服。

桃仁承气汤　治瘀血停滞，腹内作痛，或发热，狂，大便秘结等症。

桂枝　芒硝各一钱　大黄二钱　桃仁五十粒，去皮尖　甘草一钱

上水煎，空心服①。

花蕊石散　治瘀血停积，腹中作痛，或溢口鼻，打扑伤损，瘀血内结，大便不通等症。

花蕊石一斤　硫黄四两

上和匀，用纸泥封固瓦罐，入药仍封固，阴干。如急用，以焙笼内炙干，煅赤，去火，次日取出，细研。每服一钱，童便、热酒下。

清燥汤　治元气虚弱，湿热乘之，肢体痿软，或头目眩晕，饮食少思，口干作渴，或自汗盗汗，胸满气促，小便赤少，大便不调等症。

苍术　白术　麦门冬　陈皮　生地黄　泽泻各五分　黄芪一钱五分　五味子炒，九粒　黄连二分　白茯苓　人参　当归　升麻各三分　神曲炒　猪苓　柴胡　甘草炙，各二分　黄柏酒制，一分

上水煎服。

五苓散　治下部湿热，小便赤少，或淋沥作痛。

① 上水煎空心服：原作“上心煎空服”，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白术　猪苓各一钱　茯苓　泽泻各一钱五分　肉桂三分

上水煎服。

黄芩清肺饮　治肺金有热，不能生肾水而小便不利等症。

黄芩一钱　山栀二钱

上水煎服。不利加盐豉一十粒。

清心莲子饮　治热在气分，烦躁作渴，小便赤浊淋沥，或阴虚火盛，口苦咽干，烦渴微热者。

黄芩炒　麦门冬　地骨皮　车前子炒　柴胡　人参各一钱

上水煎服。

益志汤　治肾经亏损，遗精白浊，四肢烦倦，时发蒸[①]热等症。

鹿茸去毛，酥炙　巴戟去心　枸杞子　熟地黄　苁蓉酒浸　牛膝酒浸　附子炮，去皮脐　桂心不见火　山茱萸　白芍药　甘草炙　防风各等分

上每服三钱，水一盏，姜五片，盐少许，同煎，空心服。

金锁正元丹　治真气不足，元脏虚弱，饮食减少，恍惚多忘，气促喘乏，夜多异梦，心忪[②]盗汗，小便滑数，遗精白浊，一切元脏虚冷之病，并宜治之。

---

① 蒸：原脱，据《明医杂著》卷六补。

② 忪：原作“虚”，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五倍子　茯苓各八两　紫巴戟去心，十六两　补骨脂酒浸，炒，十两　肉苁蓉净洗，焙干①　胡芦巴炒，各一斤　龙骨三两②　朱砂另研，各三两

上为末，酒糊丸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至二十丸，空心，食前温酒或盐汤下。

茯菟丸　治思虑大过，心肾虚损，真阳不固，尿有余沥，或小便白浊，梦寐遗精等症。

菟丝子五两　白茯苓三两　石莲肉二两

上为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空心，盐汤下。

萆薢分清饮　治真元不固，不时白浊，或小便频数，凝如膏糊等症。

益智取仁　萆薢　菖蒲　乌药各等分

上为末，入盐少许，水煎，空心服。加茯苓、甘草亦可。

远志丸　治心神不宁，心火内动，以致小便赤浊，或惊悸怔忡，寤寐不安，心气虚乏等症。

茯神去木　益智仁各二两　远志甘草水煮，去心，半斤

上为末，酒糊丸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枣汤下。

小温金散　治心肾虚热，小便赤白淋沥，或不时自汗

① 肉苁蓉洗净焙干：原在“紫巴戟”前，据《明医杂著》卷六乙正。
② 龙骨三两：原在“茯苓八两”后，据《明医杂著》卷六乙正。

等症。

人参　莲肉去心　巴戟肉　益智　黄芪蜜炙　萆薢酒浸，炒　麦门冬去心　赤茯苓去皮①　甘草炙，各一钱

上用灯心十茎、枣一枚，水煎。

严氏芪附汤　治气虚阳弱，自汗不止，肢体倦怠等症。

黄芪蜜炙　附子炮，等分

上每服四钱，姜、水煎。未应，更加②之。

参附汤　治真阳不足，上气喘急，自汗盗汗，气短头晕等症。

人参半两　附子炮，去皮脐，一两

上分作三服，姜、水煎。

局方石韦散　治膀胱有热，水道不通，淋沥不出，脐腹急痛，或劳倦即发，或尿如豆汁，或出沙石等症。

芍药　白术　滑石　葵子　当归　瞿麦各三钱　石韦　木通各一钱　甘草　王不留行

上为末，每服二钱，空心，麦汤③调下。

姜附赤石脂朱砂丹　治小便数而不禁，怔忡多忘，魇梦不已，下元虚冷，遗尿精滑，阳虚精漏，或肾气虚寒，脾泄、肾泄。

① 皮：原作“心”，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② 加：原作“知”，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③ 麦汤：《明医杂著》卷六作“小麦汤”。

附子生　干姜各半两　赤石脂一两半，水飞

上为末，酒糊丸如绿豆大。每服二三十丸。大便不和，米饮下；小便不禁，茯苓汤下。

茯苓丸　治心肾俱虚，神志不宁，小便淋沥不禁，或赤或浊，不利，宜服之。

赤茯苓　白茯苓等分

上为末，以新汲水挼洗，澄去新沫，控干，别取熟地黄与好酒，同于银石器内熬成膏，拌①和丸弹子大。空心，盐、酒嚼下一丸。

人参救肺散　治咳血吐血。

升麻一钱　柴胡　白芍药　苍术各一钱　当归尾　熟地黄　黄芪　人参各二钱　苏木　甘草　陈皮各五分②

上每服五钱，水二钟③，煎一钟，去渣④，食前温服。

麦门冬饮子　治吐血久不愈，或肺气虚而短气不足以息，或肾虚发热，吐痰，皮毛枯燥。

五味子十个　当归身　人参各五钱　麦门冬去心，半钱　黄芪一钱　生地黄一钱

上为粗末，作一服，水二盏，煎至一盏，去渣，稍稍服，不拘时。以三棱针于气冲出血立愈。

三黄补血汤　治六脉俱大，按之空虚，必面赤，善

① 拌：原作“搜”，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② 分：原作“钱”，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③ 钟：杯子。
④ 渣：原作“查”，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惊，上热，乃手少阴心之脉也。此气盛多而亡血，以甘寒镇坠之剂，大泻其气，以坠气浮；以甘辛温微苦，峻补其血。

熟地黄二钱　生地黄三钱　当归一钱　柴胡二钱半①　白芍药半两　牡丹皮一钱　川芎二钱　黄芪一钱

上每服五钱，水二大盏，煎至一盏，去滓稍热服。补之大过以防血溢上竭，两寸脉芤。两头则有、中间全无而虚曰芤。血在上焦，或衄或呕血，用犀角地黄汤则愈。

小建中汤　治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失精，四肢瘦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等症。

桂枝　甘草炙，各三钱　大枣二枚　白芍药六钱　生姜二钱　阿胶炒，一钱

上作二剂，水煎服。

济生犀角升麻汤　治郁热不解，经络随气涌泄为衄血，或精②道闭塞，流入胃脘吐血，或余血停滞，面色痿黄，大便色黑者。

犀角　生地黄　白芍药　牡丹皮各一钱

水煎服。

白术③芍药汤　治脾经受湿，水泄注下，体重困倦，不欲饮食，水谷不化等症。

---

① 柴胡二钱半：《明医杂著》卷六此下有“升麻一钱”，宜参。
② 精：《明医杂著》卷六作“清”。
③ 白术：原脱，据《明医杂著》卷六补。

白术炒　芍药炒，各四钱　甘草炒，二钱

上水煎服。

滋肾丸　治热在血分，不渴而小便不利，或肾虚足热，腿膝无力等症。

知母　黄柏酒炒，各二两　肉桂二钱

上各另为末，水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空心，白滚汤下。

脾约丸　治脏腑不和，津液偏渗于膀胱，以致小便利而大便秘结者。

枳实炒　厚朴　芍药各二两　大黄四两，蒸　麻仁一两一钱半　杏仁去皮尖，炒，一两二钱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白滚汤下。

茵陈栀子黄连汤　治黄疸，大便自利而黄者。

茵陈二钱　栀子一钱　黄连一钱

上水煎服。

龙胆清肝汤　治肝经湿热，小便赤涩，或寒热，胁胀，痰咳等症。凡肝经有余之症，并宜服之。

柴胡一钱　黄芩七分　五味子三分　龙胆草酒拌，炒焦　人参　天门冬　甘草　黄连炒　山栀炒　麦门冬　知母各五分

上水煎服。

人参养胃汤　治外感风寒，内伤饮食，寒热头痛，或作疟疾等症。

半夏　厚朴姜制　橘红八分　藿香叶　草果　茯苓　人参五分　甘草炙，三分　苍术一钱①

上姜七片，乌梅一个，水煎服。

不换金正气散　治脾气虚弱，寒邪相搏，痰停胸膈，致发寒热，或作疟疾等症。

厚朴姜制　藿香　半夏姜制　苍术泔浸　陈皮各一钱　甘草炙，五分

上姜、枣、水煎服。

藿香正气散　治外感风寒，内停饮食，头疼寒热，或霍乱泄泻，或作疟疾等症。

桔梗　大腹皮　紫苏　茯苓　白芷　半夏曲　陈皮　白术　厚朴制，各一钱　甘草炙，五分　藿香一钱五分

上姜、枣、水煎服。

白虎加桂枝汤　治温疟疾、温热等症。

知母六两　甘草炙，二两　石膏一斤，碎　桂枝三两　糯米六两

上咀，以水一斗二升煮米熟，去滓，煎至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汗出愈。

柴胡姜桂汤　治疟寒多热少，或但寒不热，名曰牝疟。

柴胡八两　桂枝　黄芩各三钱　栝蒌根四两　牡蛎　甘

---

① 一钱：原脱，据《明医杂著》卷六补。

草炙　干姜各一[1]两

上咀，水煎服一升，日三次。汗出愈。

桂枝芍药汤　治疟寒热不论先后。

桂枝五分　黄芪炒　知母　石膏　芍药各二钱

上水煎服。

桂枝黄芩汤　如服前药转极者，宜此和之。

柴胡一两二钱　黄芩　人参　甘草各四钱半　半夏四钱　石膏　知母各五钱　桂枝二钱

上为粗末，依前服。

桂枝羌活汤　治疟处暑前发，头项痛，脉浮，恶寒[2]有汗等症。

桂枝　羌活　防风　甘草各等分

上每服五钱，水煎。

麻黄羌活汤　治症如前，恶风无汗等症。

麻黄　甘草　羌活　防风各半两[3]

上如前服。

一方　治疟病，身热目痛，热多寒少，脉长。先以大柴胡汤下之，微利为度。后余热不尽，当服白虎汤，以尽其邪。

白芷一两　知母一两七钱　石膏四两

---

① 一：原脱，据《明医杂著》卷六补。

② 恶寒：《明医杂著》卷六作“恶风”。

③ 各半两：原在“甘草”下，据《明医杂著》卷六乙正。

上咀末，依前服。

麻黄桂枝汤　治疟恶风寒，无汗等症。

麻黄一两　甘草二钱　黄芩五钱　桂枝二钱　桃仁三十个，去皮尖

上每服五钱，水煎服。

桂枝石膏汤　治疟发隔日，先寒后热，寒少热多等症。

桂枝五钱　石膏　知母各一两半　黄芩一两

上作三剂，水煎服。

麻黄黄芩汤　治疟因风暑深入于阴分而发，乃血受病，邪气所舍之尤者也，宜用此发散之。

麻黄一两，去节　甘草炒，三钱　黄芩五钱　桃仁三十枚，去皮尖　桂枝二钱

上为末，依前服。

白芷汤　治疟疾下后，余热不尽，服之。

人参　知母一两七钱　石膏四两

上每服五钱，水煎服。

白虎汤加苍术，名苍术白虎汤　治胃热作渴，暑热尤效。又治热厥腹胀满，身难转侧，面垢谵语，遗溺，手足厥冷，自汗，脉沉而滑。

知母　石膏各二钱　粳米半合

上水煎。

人参益气汤　治暑热伤气，两手麻木，四肢困倦，饮

食少思，或发热作渴等症。

黄芪八钱　甘草五钱　炙草二钱　人参五钱　升麻二钱　白芍药三钱　柴胡二钱半　五味子百四十粒

上作四剂，水煎服。

大顺散　治冒[①]暑伏热，引饮过多，脾胃受湿，水谷不分，脏腑不调，阴阳气逆，霍乱呕吐等症。

甘草炒　干姜炮　杏仁去皮尖，炒　肉桂

上为末，每服二三钱，汤调下。

清暑散　治伤暑，发热头痛等症。

半夏　甘草　茯苓各半斤

上为末，生姜汁作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水下。

机要浆水[②]散　治暴泄如水，周身汗出尽冷，脉弱，不能语言，甚者加吐[③]。

半夏二钱　附子　干生姜　炙甘草　桂各半钱　良姜三分半

上为末，作一服，浆水煎服。

姜附汤　治霍乱[④]转筋，手足厥冷，多吐呕逆等症。

---

① 冒：原作"胃"，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② 浆水：一种饮料。类似米酒而味酸。又名酸浆。李时珍《本草纲目·水·浆水》引陈嘉谟曰："浆，酢也。炊粟米热，投冷水中，浸五六日，味酢，生白花，色类浆，故名。"

③ 加吐：原脱，据《明医杂著》卷六补。

④ 霍乱：原作"藿乱"，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干姜一两　附子一个，生用

上水煎服。

三因木瓜汤　治霍乱吐下，举体转筋，入腹则闷绝。

吴茱萸半两　茴香　炙草各二钱　干木瓜一两，忌铁

上服五钱，姜三片，苏叶三片，水煎。

香薷饮加黄连，名黄连香薷饮　治一切暑毒，以及霍乱吐泻，或头痛昏愦等症。

香薷　茯苓　白扁豆　厚朴　甘草各一钱

上水煎服。

十味香薷散　治伏暑，身体倦怠，神昏头重，吐泻等症。

香薷一两　人参　陈皮　白术炒　茯苓　黄芩炒　木瓜　厚朴姜制　扁豆　甘草炒，各半两

上每服一两，水煎服。

生脉散　治胃气亏损，阴火上冲，口干喘促，或肢体倦怠，肌肉消瘦，面色痿黄，汲汲[1]短气，汗出不止，食少作渴。或湿热大行，火土合病，脾胃虚弱，身重气短。或金为火制，绝寒水生化之源，肢体痿软，脚攲[2]，眼黑等症。

人参五钱　麦门冬二钱　五味子一钱

---

① 汲汲：急切的样子。

② 攲：同“敧”。歪斜。《荀子·宥坐》：“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攲，中则正。”

上水煎服。如不应，倍之。又一方，加炙黄芪三钱，炙甘草一钱，黄柏少许。夏月服之，气力涌出。

益元散 治中暑迷闷，及伤暑泻痢，小便黄涩。

滑石水飞极细，六两 甘草一两

上各为细末，和匀，新汲井水调服。

麻黄附子细辛汤 治感寒[①]脉沉或细微，反发热，或但欲寐者。

麻黄 细辛各二钱 附子一钱

上水煎服。

麻黄汤 治心脏中风，多汗恶风，口干语涩，面垢头痛，心神惊悸等症。

麻黄 白术 防风 川芎 甘草炙 汉防己 当归 人参各一钱 羌活 远志 茯神各一钱半 升麻八分 桂心五分

上水煎服，入竹沥半盏，再煎一二沸，服。

小续命汤 治历节痛风，痰盛口禁，腰背反张，半身不遂，语言蹇涩等症。

防己 肉桂 黄芩 杏仁去皮尖，炒黄 白芍药 甘草 川芎 麻黄 人参各一两 防风一两五钱 附子炮，去皮脐，五钱

上每服三钱。姜、枣、水煎[②]。

---

① 寒：原作“火”，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② 上每服三钱……水煎：原脱，据《明医杂著》卷六补。

乌药顺气散 治风气攻注四肢，骨节疼痛，肢体顽麻，及疗瘫痪，语涩，脚气，步履多艰，脚膝痿弱等症。

麻黄 乌药 橘红 川芎 白芷 桔梗 枳壳麸炒 甘草炒，各一两 干姜炮，五钱 僵蚕炒，一两

上每服五钱。姜、水煎服。

犀角散 治肝脏中风，筋脉拘挛，胁胀，膝软，面赤，语涩等症。

犀角二钱 石膏 羌活 羚羊角各一钱 人参 甘菊花 独活 黄芩炒 天麻 枳壳麸炒 当归 黄芪 芎䓖 白术 酸枣仁 防风 白芷各五分 甘草

上水煎服。

独活散 治肾①脏中风，肌②色黧黑，骨节痠疼，多汗恶风，身体沉重等症。

独活 附子炮 当归酒洗 防风 天麻 桂心各一钱 川芎 甘菊花 枳壳麸炒 山茱萸 黄芪炒 丹参 牛膝酒洗 萆薢 甘草炙 细辛 菖蒲 白术各五分

上水煎服。

防风散 治中风，心神恐惧，言语失常。

防风 茯神 独活 人参 远志 龙齿 菖蒲 石膏 牡蛎各一两 秦艽 禹余粮 桂心各五钱 甘草三分 蛇蜕一尺，炙

---

① 肾：原作"脐"，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② 肌：原作"饥"，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上每服五钱，水煎。

省风汤 治中风口噤，口眼㖞斜，筋脉挛急，抽掣疼痛，风热痰实，半身不遂等症。

防风 南星各四两 半夏水浸洗，生用 黄芩 甘草各二两①

上水煎服。

青州白丸子 治半身不遂，口眼㖞斜，痰涎壅塞，手足麻顽等症。

半夏七两 南星 白附子各二两 川乌头五钱，去皮脐

上为末，绢袋盛，浸水中数日，糊丸桐子大。每服十丸，姜汤下。

秦艽升麻汤 治风寒客手足阳明经，口眼㖞斜，恶见风寒，四肢拘急，脉浮紧。大抵多因太阳一经之药，此方以见风邪有六经之异也。

升麻 干葛 甘草 芍药 人参 秦艽 白芷 防风 桂枝各三钱

上每服一两，入葱根，水煎。

愈风丹 治足三阴亏损，风邪所伤，致肢体麻木，手足不随等症。

天麻 牛膝酒浸，焙 萆薢 玄参各六两 杜仲七两 羌活十四两 当归 熟地黄 生地各一斤 独活五两 肉桂三两

---

① 黄芩甘草各二两：原在“防风”前，据《明医杂著》卷六乙正。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白汤下。

牛黄清心丸 治诸风瘈疭，语言蹇涩，健忘恍惚，头目眩昏，胸中烦郁，痰塞喘嗽，精神昏愦等症。或小儿风痰上壅，抽搐，发热，或急惊痰盛发搐，目反口噤。或大人伤寒汗下之后，烦躁发热不解。

牛黄一两二钱 麝香 龙脑 羚羊角 当归 防风 黄芩 白术 麦门冬 白芍各一两半 柴胡 桔梗 白茯苓 杏仁去皮尖 芎䓖各一①两二钱半 肉桂 大豆黄卷 阿胶各一两七钱 蒲黄 人参 神曲各二两 雄黄八钱 甘草五两 白蔹七钱五分 犀角二两 干山药七两 干姜七钱 金箔一千三百片，内四百为衣② 大枣一百，蒸熟研烂

上各另为末，炼蜜与枣杵匀，每两作十丸，用金箔为衣。每服一丸③，温水化下。

苏合香丸 治气中，或卒暴气逆心痛，鬼魅恶气等症。

沉香 麝香 诃子 丁香 青木香④ 安息香 香附 荜拨 白术 白檀各一两 薰陆香 苏合油 龙脑各二两 朱砂

上为末，用安息香并炼蜜丸桐子大。温水化服四丸。

---

① 一：原脱，据《明医杂著》卷六补。
② 金箔……内四百为衣：原脱，据《明医杂著》卷六补。
③ 一丸：原脱，据《明医杂著》卷六补。
④ 青木香：原脱，据《明医杂著》卷六补。

每两作十丸，熔黄腊[①]包裹为善。

河间地黄饮子 治舌喑不能言，足废不能步，属肾经虚寒，其气厥不至，宜温之。

熟地生者自制 巴戟去心 山茱萸去核 肉苁蓉酒浸，焙 石斛 附子炮 五味子炒 白茯苓 石菖蒲 远志去心 肉桂 麦门冬

上每服三四钱，姜、枣、水煎，入薄荷煎。

丁香安胃汤 治呕吐哕，胃虚寒所致。

丁香半钱 吴茱萸一钱 草豆蔻 黄芪各[②]二钱 人参一钱 炙甘草五分 柴胡五分 升麻七分 归身一钱半 橘皮五分 黄柏二钱 苍术一钱

上每服半两，水煎。

茯苓半夏汤 治胃气虚弱，身重有痰，恶心欲吐，风邪羁绊于脾胃之间，当先实其脾胃。

白术 茯苓 半夏 炒曲各七钱 大麦曲半两 陈皮 天麻各[③]三钱

上每服半两，姜、水煎，食前服。

柴胡半夏汤 治旧有风证，不敢见风，眼涩头痛，有痰，眼黑，恶心兀兀欲吐，风来觉皮肉紧，手足重而难举，居暖处有微汗便减，再见风其病即作。一名补肝[④]汤。

---

① 黄腊：原作“磺以”，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② 各：原脱，据《明医杂著》卷六补。
③ 各：原脱，据《明医杂著》卷六补。
④ 肝：原作“肠”，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半夏二钱　炒曲一钱　柴胡五分　生姜十片　升麻五分　苍术一钱　膏本①五分　白茯苓

上用水煎。

藿香安胃散　治脾胃虚弱，不食呕吐，不得腐熟等症。

藿香　丁香　人参各二钱半　陈皮五钱

上为细皮，每服二钱，姜、水煎服。

加减二陈汤　治痰饮呕吐，头眩心悸，或因食生冷，脾胃不和等症。

丁香一两　半夏　陈皮各五钱②　茯苓三两　甘草一两五钱

上每服四钱，姜、水煎。

三味曲末丸　治中脘宿食流饮，酸蜇心痛，口吐清水等症。

神曲炒，三两　陈皮一两　苍术泔浸三宿，洗净日干，炒，一两半

上为末，生姜汁煮神曲糊丸，姜汤送下。

木香宽中散　治七情伤于脾胃，以致胸膈痞满，停痰气逆，或成五膈之病。

青皮　丁香　陈皮各四两　厚朴制，一斤③　甘草炙，五两　白豆蔻二两　香附炒　砂仁　木香各三两

---

① 膏本：即藁本。

② 钱：《明医杂著》卷六作“两”。

③ 斤：原作“片”，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上为末，每服二钱，姜、盐汤点服。属脾胃亏损之症，不可多服，当与六君子汤兼服之。

防风通圣散　治表里俱实，发热烦躁，作渴饮冷，二便闭塞，及一切疮疡，形症如前。

防风　川芎　当归　薄荷　芍药　大黄炒　麻黄　连翘　芒硝各五钱　石膏　黄芩　桔梗各一两　滑石六两　山栀　荆芥　白术各一两　甘草二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姜、水煎服。仍量儿大小、虚实加减。

导赤散　治心经有热，烦躁，惊搐，小便赤涩。

生地黄　木通　甘草炙，各一钱

上为末，每服一钱，竹叶煎汤调服。

参苓白术散　治脾胃虚弱，饮食少思，或呕吐泄泻等症。病后元气未复，亦宜用此药调理。

人参　茯苓　白术炒　莲肉去皮、心　砂仁炒　薏苡仁炒　桔梗炒　山药　甘草炙　白扁豆去皮，姜汁拌炒

上为末，每服二钱，白汤煎服。

温胆汤　治胆气怯弱，惊悸少寐，发热，呕痰，饮食少思等症。

半夏　枳实各一两　橘红一两五钱　茯苓七钱五分　甘草炙，四钱

上每服一二钱，姜、枣、水煎。

桔梗汤　治咳嗽吐脓，痰中有血，已成肺痈症。

桔梗炒　贝母　当归酒浸　瓜蒌仁　枳壳麸炒　薏苡仁　桑白皮炒　百合蒸，各一钱　五味子炒　甜葶苈炒　地骨皮　知母炒　甘草节　防己　黄芪　杏仁各五分

上水煎服。

参苏饮　治感冒[①]风寒，发热咳嗽，或痘疮初起未出，咳嗽等症。

人参　紫苏　陈皮　半夏　茯苓　枳壳麸炒　桔梗炒　前胡　干葛　甘草各五分　木香

上姜、水煎服。

制附子法

附子重一两三四钱，有莲花瓣，头圆底平者。先备童便五六碗，将附子先放在灶上烟柜中间，良久，乘热投入童便，浸五七日，候润透揭皮，切四块，仍浸二三日，用粗纸数层包之，浸湿埋灰火半日，取出切片，检视有白星者，乃用瓦上炙熟，至无白星为度。如急用，即切大片，用童便煮二三沸，热瓦焙用之。

仲淳先生专以白芍、炙甘草、制枇杷叶、麦门、薄荷、橘红、贝母清肺，苡仁、山药养脾，韭菜、降香、苏子降气，青蒿、鳖甲、银柴胡、丹皮、骨皮补阴清热，枣仁、茯苓养心，山萸、枸杞子补肾，此治吐血之要药也。

终

① 冒：原作“胃”，据《明医杂著》卷六改。

跋[①]

承昊往岁请告归田，辑成此书，亟欲寿之梓，以广好生。奈负附郭[②]数顷，仅供饘[③]粥，遑问杀青[④]。迨起浔臬[⑤]而迁闽海，过建阳，与书坊二三相知谋刻此书。议已定，及入署，而清凉特甚，遂寝前议。适值海陵李少翁先生持斧[⑥]按[⑦]闽。先生之文章、吏治，夙所倾心。曩在豫章[⑧]，获奉教于君子，兹幸为属吏，深庆三生。时昊承乏[⑨]，代庖[⑩]兴泉之篆，从先生按部[⑪]，得周旋左右者两月有余。因饫[⑫]聆秘密之旨，警闻河汉[⑬]之言，每入谒，必虚

① 跋：原在医宗撮精小引后，凡例之前，据古籍惯例及《折肱漫录》跋位置移此。

② 附郭：近城的地方，郊外。

③ 饘（zhān 沾）：古同“饘”，指稠粥。

④ 杀青：古时把书写在竹简上，为防虫蛀须先用火烤干水分，叫“杀青”。后泛指写定著作。

⑤ 浔臬：浔，九江的别称。臬，臬司，即提刑按察司。浔臬，指担任九江提刑按察司。

⑥ 持斧：典出《汉书·王䜣传》。指执法或皇帝派出的御史等执法之官。

⑦ 按：巡视。

⑧ 豫章：古郡名，治所在今江西南昌。

⑨ 承乏：语出《左传·成公二年》：“敢告不敏，摄官承乏。”指暂任某职的谦称。

⑩ 代庖：比喻代做他人分内的事。

⑪ 按部：巡视部属。

⑫ 饫（yù 玉）：《广雅》：“饫，饱也，厌也。”引申为充分。

⑬ 河汉：比喻博大精深的事物。

往实归，得未曾有，大快生平。一日入候起居，谈及岐黄家言，先生发前人所未发，破时师之拘挛，奥论微言，开胸洞臆。昊乃自愧于兹道尚未窥见堂庑也。先生甚称立斋薛氏之书，正而不陂，切而不泛，可作时师法绳，深于鄙见有合。因出此编就正，先生谬加赞赏，慨然捐俸，檄[1]瓯宁[2]孙令公梓于富沙。令公仰体先生好生之仁，速竣厥役，俾昊一片婆心，数年积想，忽焉畅遂，感且不朽。忆昔守建南时，行囊失携此书，从建、延二郡，遍购之士绅家，仅得一抄本。今梓行于斯，使薛氏正论昭揭于三山八闽之间，免庸医之杀伐，救斯民之夭枉，先生功德，真比恒沙[3]无量矣。惟愿览此编者，共宝为暗室之灯，而勿作齐门之瑟[4]，则大幸矣。

中秋日承昊谨识

---

① 檄（xí 习）：泛指信函。

② 瓯宁：福建旧县名。在今建瓯市。

③ 恒沙：即恒河沙数。佛教语。形容数量多至无法计算。

④ 齐门之瑟：比喻投非所好而成摆设。语本《韩非子》：“齐王好竽，有求仕于齐者，操瑟而立王之门，三年不得入。客骂之曰：‘王好竽，而子之瑟虽工，好不好何。’”

折肱漫录

明·黄承昊 撰

金　序[①]

狄怀英[②]、司马君实[③]为唐宋第一流人物，各究心轩岐[④]之道。怀英以神针活人儿奇疾，却其馈谢千缣[⑤]，曰："我以行志，非售术者。"君实罢官居洛，日抄集经验方书，遇病人辄疏方示之。两公俱疗宇宙痿痹[⑥]之人，苏黔黎[⑦]瞑眩之手，小大繇[⑧]之，其为康济[⑨]一尔。

余年兄黄阆斋先生，岐嶷[⑩]善病，最谨卫生，虽曰亲医，而斟酌至当，则审以虚衷，揆之定理，不敢一狥成案[⑪]，执臆见[⑫]为误。故自诸生，以下惟攻苦[⑬]，为镂心刿

---

① 金序：原脱，据六醴斋本补。

② 狄怀英：即狄仁杰（630—700），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

③ 司马君实：即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北宋大臣，史学家。

④ 轩岐：黄帝轩辕氏与其臣岐伯的并称。代指中医学。

⑤ 千缣（jiān 兼）：指好丝绸。

⑥ 痿痹：此泛指各种疑难杂症。

⑦ 黔黎：黔首黎民，即下层百姓。

⑧ 繇（yóu 由）：通"由"。《说文通训定声·孚部》："繇，叚借为'由'。"

⑨ 康济：指安民济世。

⑩ 岐嶷（yí 疑）：形容幼年聪慧。

⑪ 狥（xùn 徇）成案：顺着前人现成的病案。狥，通"徇"。顺从、依从。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物情良狥俗，时论太诬吾。"

⑫ 臆见：主观臆断的见解。

⑬ 下惟攻苦：闭门读书。惟，通"帷"，比喻安静的书房。《吕氏春秋·慎行》："惟门左右而置甲兵焉。"梁仲子云："惟，帷形声俱相近，古多通借。"

腑[①]之文，取科甲[②]，肩仕任。出入讽议，中外扬历[③]，为大谏参藩[④]，所在于国事民瘼[⑤]，握其对病之药石，匡危起痼，不遗余力，而气体不衰，精神加旺，其得于执玉捧盈，维持调护者精矣！乃殷然[⑥]思嘉惠同人，偕臻康强而勤职业也。疏其从来医药所宜、胸怀所见付剞劂，曰《折肱漫录》。

余于卧疴[⑦]间阅之，大指[⑧]谓人之致疾，无不起于元气单虚，寒暑之外侵，饮食之内停，蔑[⑨]不因此。养生之家，但当保护其真元，专扶其根本，间[⑩]或相宜，微佐以消导，正气固则邪自渐除，必不可求速效而轻用表散之剂，漫加削伐之品，以致噬脐[⑪]。每篇之中，叮咛戒慎，不啻数反复焉。旨哉言乎！何独养生之家，盱衡治道[⑫]亦犹是也。当运会尪羸[⑬]，民生顦顇[⑭]，譬之病久虚弱。善医国者，宜

---

① 镂心刿（guì 贵）腑：用尽心思。镂，雕刻。刿，伤害。
② 科甲：由科举及第而取得入仕的资格。
③ 扬历：显扬贤者居官的治绩。后多指仕宦的经历。
④ 大谏参藩：指作者曾任藩长，亦称“藩台”，即布政使。
⑤ 民瘼（mò 默）：百姓的疾苦。
⑥ 殷然：情义深厚貌。
⑦ 卧疴（kē 科）：因病卧床。
⑧ 大指：同“大旨”。大要。
⑨ 蔑（miè 灭）：没有一个。
⑩ 间：原作“问”，据文义改。
⑪ 噬（shì 释）脐：指后悔莫及。
⑫ 盱（xū 虚）衡治道：纵览治国的道理。
⑬ 运会尪羸（wāngléi 汪累）：指国家衰弱。运会，气运。尪羸，衰弱。
⑭ 顦顇（qiáocuì 憔悴）：亦作“憔悴”。形容枯槁瘦弱。

一切与民务休息无为，宽疏节目，待其元气之自回。若纷然攻砭，即或取快暂时，久之或杂病蜂起，所攻治在此，而意外疾生在彼。故无论治身、治天下，皆当虚心守一，不可持以躁心。鞅之相秦①，参之相汉②，其明证矣。秦越人视疾，隔垣洞见五脏，而后敢以五分之熨、八減之剂，投之无不如意。降此则药草不能自言，脏腑无所吁诉。谨守营卫，必不敢轻尝试者。阍斋此论中，多情深极致之言，匪徒可保护色身③，并可滋培慧命④，其存心济物，与怀英、君实，今古同符，所称卫生之朗镜，医国之良规，非耶？兹圣明愿治方殷，亟求启沃⑤，是录以献股肱⑥，惟人可也，无徒云折肱矣。

丁丑孟夏望日年眷弟金丽兼拜书

---

① 鞅之相秦：指战国时商鞅为秦国相，推行变法，秦因之强大，但商鞅却被车裂。

② 参之相汉：指西汉惠帝时，曹参为宰相，推行黄老之术，清静无为，国力很快增强。

③ 色身：佛教用语。肉身。

④ 慧命：指弘传的佛法。佛教以智慧为法身的寿命，智慧夭，则法身亡，故云“慧命”。

⑤ 启沃：忠告。

⑥ 股肱：大腿和胳膊。比喻左右辅佐之臣。

陆 序[①]

今之求医者，率择齿危之老[②]，或且乘青雀[③]，曳罗縠[④]，苍头庐儿[⑤]，美衣刺肥，曰是所谓名医者也。不则矜世传哆禁方，目不识六七，写杜仲为土中，书枳壳为只壳，而病者亦礼而进之，曰是所谓专医者也。嗟乎！儒之于世务，概不能竟其施，而独于医，则尤相枘凿[⑥]。曰：吾儒人也而谈医，病者必唾其面。嗟乎！此岂非天挤冯生而难为俗人道[⑦]耶！予尝考医之起于名儒者，伊尹汤液[⑧]最为老师，以至汉奉张机尝为太守，魏称华佗亦擢孝廉[⑨]，皇甫谧序重三都[⑩]，著经《甲乙》，殷中军[⑪]清言能品，颇

---

① 陆序：原脱，据修敬堂刻本、六醴斋本补。

② 齿危之老：牙齿将要脱落的老人。

③ 青雀：即鹢鸟。古代画在华贵的船上。此处代指华贵的船。

④ 罗縠（hú 胡）：丝绸衣服。罗，绫罗。縠，纱一类的丝织品。

⑤ 苍头庐儿：指老少家奴。

⑥ 枘（ruì 瑞）凿：即“枘凿方圆”，喻格格不入，药病不合。枘，榫头。凿，卯眼。

⑦ 天挤冯生而难为俗人道：冯生，指冯道，五代时人，历任五姓，人皆非议，此可谓“俗人之道”。

⑧ 伊尹汤液：伊尹，商宰相，名挚，尹是官名。《甲乙经·序》：“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因有伊尹创汤液之说。

⑨ 孝廉：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

⑩ 皇甫谧序重三都：指皇甫谧写过《三都赋序》。后以“三都赋”指广为流传的名篇。

⑪ 殷中军：指殷浩，东晋将领，官拜中军将军，兼通医学，生平妙解经脉，曾著方书，后失传。

善经方，而陶弘景有《别录》之书，梁简文[①]著《劝医》之论。若此之伦[②]，更仆难数[③]。盖以搢绅先生之徒，学缘博而获中，识因微而造巧，故其所诣，必非粗工所敢望，而奈何以儒之敏瞻颖灼[④]为反足累于医乎！即近世节斋、念西诸先生，亦未尝不繇甲科[⑤]高第[⑥]治灵兰家言，而卒以起沉痼，擅神明之誉，遂乃著书满家训，流来叶。彼群医者，持一布鼓作苍蝇声，蹩躠[⑦]何地耶！予自业医以来，得阁斋先生《折肱》一编，伏而读之，知其覃精桐跗[⑧]之元[⑨]，钩智阳里之秘，且于昔之易州东垣，今之天民新甫[⑩]，同尚资调，往辙有合，而又以身所历陟[⑪]者，著为劝戒，嘘枯吹生[⑫]，明道解惑，此书之成，实苍生之厚幸也。且先生荦荦[⑬]治行，扬历中外，回翔[⑭]台阁[⑮]，笔不胜书，

① 梁简文：即梁简文帝萧纲，善诗赋，撰有《劝医论》。

② 伦：辈。

③ 更仆难数：即难以计数。

④ 颖灼：聪慧明白。

⑤ 甲科：明清时称进士为甲科。

⑥ 高第：指科举考试名列前茅。

⑦ 蹩躠（bié 别）：用心用力的样子。

⑧ 桐跗：桐君与俞跗，传说中古名医。

⑨ 元：义同“玄”。清人避康熙帝名讳改“玄”为“元”。

⑩ 新甫：即薛己，明代医家，字新甫，号立斋，著有《内科摘要》《外科发挥》等。

⑪ 历陟：经历。陟，修敬堂本作“踄”，同“步”。

⑫ 嘘枯吹生：谓拯绝扶危的恩德。

⑬ 荦荦（luò 落）：卓越貌。

⑭ 回翔：任职或施展才干。

⑮ 台阁：原指尚书台，辅佐皇帝直接处理政事的官署。后泛称中央政府机关。

而及乎天步榛芜[1]，则又杜门[2]广武[3]，息驾彭泽[4]，有砺俗长往[5]之志。予尝欲执弟子礼请见先生，尽发其所藏，今年乃得与次君复仲定交，而先生亡矣。呜呼！予之为儒，欲师大樽先生，而大樽就殒[6]；及其为医，欲师阍斋先生，而阍斋继亡。天使予沉沦转徙[7]于四民[8]杂流[9]之中，而所至旋夺其师，吾将安放？何其痛也！况能与名医、专医争一日之慕用[10]乎哉？

西陵后学陆圻景宣氏拜譔

---

① 天步榛（zhēn 真）芜：国家的政治混乱。天步，指国家形势。榛芜，草木荒芜。

② 杜门：闭门。

③ 广武：指楚汉相争时赵国谋臣李左车。李封广武君，故称。

④ 彭泽：县名。在今江西省北部。晋·陶潜曾为彭泽令，因以“彭泽”借指陶潜。

⑤ 长往：指避世隐居。

⑥ 就殒（yǔn 允）：死亡的婉称。

⑦ 转徙：辗转迁移。

⑧ 四民：旧称士、农、工、商为四民。

⑨ 杂流：旧时对手艺工人的蔑称。

⑩ 慕用：高下。慕，仰慕，喻高。用，役用，喻下。

折肱漫录小引

古人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意在济世也。予少年病羸，徽缠一二十年，备尝诸苦。少不知医，多误药，苦乃弥甚。当茹荼[1]时，苦极而悔，悔极而恨，惝恍[2]侘傺[3]，几濒于死。私自矢[4]曰：吾病得愈，吾年得老，必揭此以告同患者，使毋蹈予之覆辙。有所苦，随笔记之，久而成帙[5]。迨后病得渐瘥，更得致身云路[6]，碌碌世缘，未暇问此；且念吾年未老，阅历未深，恐识见尚有误以误人，姑笥[7]而藏之。今归田无事，年已六十矣，阅历深，识见定矣，庶可灾梨[8]以告同患乎？乃搜故簏[9]所存，而益以近记，题曰《折肱漫录》。盖取"三折肱成良医"[10] 之义。一曰养神，一曰养形，一曰医药。非身所亲历，口所亲尝，目所亲睹，都不敢混载以欺人。盖予生平，凡方书

---

① 茹荼（tú 图）：比喻受尽苦难。荼，苦菜。
② 惝恍（chǎnghuǎng 厂谎）：模糊不清，恍惚。
③ 侘傺（chàchì 叉赤）：怅然不知所措。
④ 自矢：自己发誓。
⑤ 帙（zhì 志）：包书的布套。此处指书。
⑥ 云路：比喻仕途，高位。
⑦ 笥（sì 寺）：指一种盛饭食或衣物的竹器。
⑧ 灾梨：谓刻印无用的书，灾及作版的梨木。常用作刻印的谦词。
⑨ 簏（lù 路）：竹箱。
⑩ 三折肱成良医：语出《左传·定公十三年》，意即多次折断手臂，就能懂得医治折臂的方法。后常以此比喻对某事阅历多，富有经验，自能造诣精深。

所载之症，十患四五；本草所载之药，亦十尝四五。夫岂剿[①]陈言、拾道听以侈观览者？予官虽不甚显，而宦辙所到，必孜孜以利济为事，今梓[②]是编，亦一片婆心所[③]使，上不能为良相，而颇存良相之心；下不能为良医，而略明良医之道云尔。

崇祯乙亥菊月[④]朏[⑤]乐白道人黄承昊题于乐白轩

---

① 剿（chāo 抄）：抄袭。
② 梓（zǐ 紫）：木头雕刻成印刷用的木板。此处指刻板刊行。
③ 所：原作“亦”，据修敬堂刻本改。
④ 菊月：正值菊花开放的月份，即农历九月。
⑤ 朏（fěi 匪）：农历每月初三的代称。

目录

卷　一

养神篇

南岳慧思禅师，患四肢缓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从业生，业从心起，心源无起，外境何状？病业与身，都如云影。"如是观已，颠倒想灭，轻安如故。养生者，先养神，次养形。养神莫要于恬澹虚无，病安从生？伤神莫大于忧患思虑。试观多忧多虑之人，饮食不为肌肤，则知养神当先于养形也明矣。予弱冠患痰中缕血，精神未损也，此亦未遂伤生者，医家及方书，皆有此病重而难治之说，予惑之，朝夕怀忧，竟至神气尽耗，病乃日深。病深忧愈甚，忧甚病益深，神魂梦寐，若在桎梏中而莫可解脱。迨后至于神魂飞越，如日坐阴冰世界，盖不死者几希耳！正病苦中，忽值先学士之大故，哀戚之余，顿忘其身，忧为哀夺，另成一番世界，而向来窠臼[①]遂拔，病以稍苏。已酉登贤书，郁气大畅，而神乃渐王。丙辰通籍[②]京闱[③]，气益畅而神益充，得延残喘，以迄于今，始信神为形君，不可使伤，养生者慎之。

---

① 窠臼：喻指牢笼。
② 通籍：指初作官。意谓朝中已有了名籍。
③ 京闱：谓科举时代在京城举行的考试。

养神之道，莫备乎《南华经》。蒙庄[①]首揭《逍遥游》，而次之以《齐物论》。盖所造未到齐物处，即欲强为逍遥而不可得。真能遗生死，同得丧，而后一切境界，不足以惊其神，自然无往而非逍遥矣。所云泰山崩而色不变，麋鹿游而目不瞬，养到恁么[②]田地，岂是易事？佛家言平等心[③]，无分别，正与漆园[④]齐物之意相同。世间种种爱憎取舍，纷纭胶腊，皆从一念分别而起。此念一空，何等清净自在。

人世乐情较浅，而苦味觉深。处乐境之人少，而处苦境之人多，当极得意时，乐亦不过如是，而忧或夹带其间；惟处忧患之境，则滋味实实不堪。故人以过喜而得疾者甚罕，而以忧成病者比比皆是。蒙庄有言，人之生也，与忧俱生。信夫？虽然苦乐无常境，得失无定形，秀才进学喜不了，尚书不升恼不了，有常境耶。塞翁之失马，宋人之产犊，有定形耶。知足常足，乐自己取；贪得无厌，苦自己招。愚人认妄为真，智者观世如梦。人处苦境时，望彼境以为至乐，及到彼境，则相习以为固然，久之又成苦境矣。相递而上，在在皆然。谚云：别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回头只一看，又有挑脚汉。比上不足，

---

① 蒙庄：指庄周。唐·刘禹锡《伤往赋》："彼蒙庄兮何人！予独累叹而长吟。"

② 恁（nèn 嫩）么：这样，如此。

③ 平等心：对一切众生爱念相同毫无怨亲的分别。

④ 漆园：古地名，今安徽省蒙城古称漆园，战国时庄子为吏之处，后也用以指代庄子。

比下有余，人能常作如是观，则无人而不自得矣。彼营营戚戚，至死不休者，虽富甲海内，位极人臣，我何以定其苦乐之倪[①]哉？

予病中多郁，偶陈眉公[②]过禾[③]，先学士命予请教。眉公曰：神者，伸也。人神好伸而恶郁，郁则伤神，为害非浅。尼父[④]二论，首揭悦乐；佛家《般若经》，首称自在；庄生著《南华》，首标逍遥游。吾人心体，原自活泼，何可因形以损神，神损形得独存乎？予闻之爽然。

人之心一涉于有，即属六阴用事；存之于虚无，即属元阳用事。人能常虚常无，则阳和冲布于一身，养生之善物也。

老子曰：我有大患，为我有身，我若无身，我有何患？故圣人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所言无身者有身，而忘其身即外其身之谓也。予少病以爱身念重，故忧病滋深，病乃胶缠而不可解。若得老氏外身之法，岂至受此二十年苦楚？庄子云：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⑤]，以金注者昏。则得失太重，而心神惑乱也。养生者慎勿视为金注，则几乎全矣。《内经》云：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以欲句承醉以入房言，而酒在其

---

① 倪：分际。

② 陈眉公：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麋公，华亭（今上海金山枫泾泖桥村）人。明代文学家、书画家。

③ 禾：古地名。即今嘉兴市。三国吴黄龙四年其地嘉禾生，因置禾兴县，宋为嘉禾郡，后升为嘉禾府，简称禾。

④ 尼父：亦称“尼甫”。对孔子的尊称。孔子字仲尼，故称。

⑤ 惮：原作“拙”，据《庄子·达生》改。惮，畏惧。

中矣。以耗句单承以妄为常言，以妄为常者，一切世缘尽同梦幻，皆是虚妄。愚人认以为真常，而万般执着，不惜耗心耗力以狥之，致使天真散失，故曰以耗散其真。

有此形体，故有此病苦。病者，形之为也，然六邪之中人也，形受之，气味之药物能治之；七情之伤人也，亦形受之，而七情之起，则由于心意识，故其为病，有难尽以药石治者。如经言怒可胜思、悲可胜怒之类，以无形治无形，以相克取相生，自有无穷妙义。予病时忧郁伤神，百药不救，幸得致身云路，以喜开忧，而痼疾遂疗，此岂药石之所能治哉？盖忧毘[1]于阴，喜毘于阳，太阳一照，则阴雾潜消，理固然也。

予少不知道，故无法遣忧，以境逆得忧，必俟境顺以开之。借使境不终顺，将遂以忧死乎？殊不知忧原无定，一切惟心所造，心见以为忧，即成忧境而不可解。只缘见地不超，无人自缚。昔有僧求解脱于祖师，师曰：谁缚汝？僧于言下大悟。子官中州，有一关心事，竟成忧境，病复发。予此时已略知慕道，毅然追究忧从何起，即以慧剑劈破，身世两忘。觅忧处已不可得，病陡然解散。乃知境原不累心，心自累于境耳。竺乾氏之教，养生家不可不究心也。素位而行[2]，不愿乎外；居易以俟命[3]，无入而不

① 毘：同“毗”。连接，接近。
② 素位而行：语本《中庸》。意谓安于现在的地位去做应做的事。
③ 居易以俟命：语出《中庸》。意谓处于平安的地位等待天命。

得，自是一生安乐法。

万事付之命，则无忧；百为断以理，斯寡惑。忧惑不累其心，则天君[①]泰然，百骸顺适矣。

智者心能转境，凡夫心因境转。吾人所造未深，不得不借境以为怡神悦性之具，如避尘劳而栖幽静，远城市而处山林，寄情于竹石，博趣于琴书。诸如此类，皆不可少者。

坐水边林下，尘世可忘；步芳径闲庭，情怀自逸。鸟啼花落，且开病里幽襟；酒洌茶香，共享闲中清福。乘兴作文，勿求工而刻意；随心开卷，勿程限[②]以疲神。自是人生乐事，颇与病者相宜。

世上四民，谁不役役尘劳；终日无暇晷[③]，惟病者不得不闲。趁此闲中日月，暂离火宅煎熬，想之亦自足乐。

良友清谈，差堪解寂；瑶琴独理，亦足忘怀。

七情伤人，忧愁最深，恼怒最烈。忧能遏绝生机，大伤阳气；怒则肝火必盛，伤本经之血，且木来克土，又伤脾经。故人怒气太盛，则手足皆冷，手足属脾，则克土之故也。然遣忧惩忿，人皆知之，而忧终不可遣，忿终不可惩。人相[④]我相[⑤]，兀然在前，安能强制？此非有大学问、

---

① 天君：指心。《荀子·天论》："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

② 程限：固定的形式和限定。

③ 晷：时间。

④ 人相：指一切众生外现的形象状态。

⑤ 我相：我、人等四相之一。指把轮回六道的自体当作真实存在的观点。

大见解人，未易言此。盖忧怒皆妄识所造之妄形，若不见可忧，忧从何来？不见可怒，怒从何发？要识下手工夫，全在克已做起，做到无我地位，则忧怒合下断根矣。

庄子云：忘腰带之适也，忘足履之适也。予谓忘形神之适也，然有意于忘，斯不忘矣，惟忘忘者得之。人生无病即是福，无事即是乐。福不自知其福，惟有病乃慕无病之真福也；乐不自知其乐，惟有事乃慕无事之真乐也。

吾人处世，以事应事，因物付物，过而不留于心，体原无累。惟着一有我之念，则爱憎是非、趋避委曲之情，纷然于虚明之宇矣。至于好名、好利、好色、好声，一切有所耽嗜，则太清之天，滓秽不浅。佛家生死轮回之根端不出此。

未来之事莫预虑，既去之事莫留念，现在之事据理应之，而不以利害惕心，得失撄[①]念，如此则神常觉清净，事常觉简少。盖终日忧人方寸[②]，憧憧役役，不得休息者，不过此三种念头，扫涤不开耳。天下本无事，我心本清净，庸人自忧之。

心主血，养血莫先于养心。心之不养，而多郁、多思、多疑、多虑，即日饵良药，亦何益之有！

人生忧患之根，每起于爱恋，爱生故忧死，爱达故忧穷，爱得故忧失。若能断爱根，则忧根自断矣。

人身之精气如油，神如火，若火太旺则油易干，神太

---

① 撄：扰乱。
② 方寸：指心神。

用则精气易竭。

一叶蔽目，不见邱山；一豆塞耳，不闻雷霆；一念执迷，不知万境。博弈迷、酒色迷、财利迷、胜心迷，以至功名迷、生死迷，迷之大小不同，其为迷则一也。

约无悔，静无尤[①]，所以涉世，亦所以养身。

多一语不如少一语，生一事不如省一事。

怒之根每起于不恕，薄望人，厚责己，怒根永绝矣。

无怒自无怨，故圣人以为远怨。

神清气爽，日朗风恬，明窗净几，神游于载籍之间，不使攀缘五欲恶境，趣孰多焉！

韵趣幽遐之事，病者可以怡情。纷华靡丽之场，病者不宜厕足[②]。

尝读《庄子》臧谷忘羊[③]篇，《列子》樵人捕鹿[④]篇，不觉嗒焉[⑤]丧我。

弹琴写字，可以摄心；种竹栽花，可以忘俗。

寡欲则心清，心清则欲寡。

漆园论养神之道，全在能忘。故前后反复寓言，大都

---

① 无尤：没有过失。

② 厕足：置足，参与。

③ 臧谷忘羊：臧、谷二人牧羊，臧挟策读书，谷博塞以游，皆亡其羊。后常用来指单靠主观热情，而不顾事物的固有特性，结果好心办坏事。典出《庄子·骈拇》。

④ 樵人捕鹿：即蕉鹿之梦，指人把真事看作梦幻。典出《列子·周穆王》。

⑤ 嗒焉：形容怅然若失的样子。

在遗生死、齐得丧，一切皆忘而神斯全矣。科目之荣至状元而极，官爵之贵至宰相而极，历数古今状元、宰相，已觉车载斗量，其泯灭无闻者多矣。即有声施[1]来祀者，亦同归于幻耳。使我有生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晋人之语，可为至言。

《易》曰：乐天知命，故不忧。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君子所可实其力者，见在之义，至于命之所在，天实主之。得而或以失，失而或以得，失马亡羊，谁为定境？岂可有所坚执而不舍！即使用尽心机，而所虞在此，或所失在彼，欲其一一如吾筭[2]，必无之理也。当如浮萍风絮，顺其自至，一毫不着吾心，方为妙境。

养其内者，虎食其外；养其外者，病攻其内，命之所限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能造命乎？而能衡命乎？知此则种种绸缪[3]，悉化为寒灰矣。

禅家云：山河大地，一切皆幻。昧者必以为实有是物，焉得为幻？不悟知有山河者是谁？知有大地者是谁？我以为有，故有也；我以为无，即无矣。可见种种万有，悉出心造。如开眼见世界，合眼世界在何处？天下山川都会不知多少，曾见的便认以为有，那不见的原在。缘何吾心中没有他，心中无便是无了。但世人知得某处，某处所

---

① 声施：名声流传。
② 筭：谋划。
③ 绸缪：缠绵。

以尚妄认以为有耳。彼六合之外，人所不知不识者，便以为无，安知彼之视此，不犹此之视彼乎？信乎？皆知识所造也。吾辈涉猎书史者，于古今兴衰之足迹，较若指掌；村夫俗子，有不识汉唐为何物者。夫知有汉唐，故有汉唐；不知汉唐，汉唐何在？天下事大约如是矣。此非妄言也。惟有我在，所以有天下。苟无我，天下于何有？此实理也。圣人之道，如日中天，世人悖谬，圣人恬然。至于荣辱得丧之间，为庸俗所诋笑，便不胜愧汗，皆缘识见卑陋使然。彼箪瓢陋巷①，敝裘②而耕，缊袍而立者，必为当年非笑而势焰赫赫之徒，人且方趋之骛。孰知百世而后，自有定论哉。读书君子，当常作如是观。

天下之人无穷极，处顺境者曾几何。至于事事如意称全福者，更无几矣。此间气所钟，莫存妄想，但当随境而安。彼林林总总拂意愁苦者，莫知纪极③，造化岂独困我哉！常作如是观，则胸次广矣。

自公侯以至乞丐，所处各不同，而不如意之事，各亦有之。当沉迷恶境，不知解脱，此时光景，何分于公侯，何分于乞丐，其苦同也。一能知足，则鼠饮鹩巢，各惬其分，虽乞人野叟，孰不自以为至得哉！又如贩夫贩妇，一朝得百金至乐矣，而千金之产忽废其半，便不胜其苦。夫

① 箪瓢陋巷：饮食简单，居住条件简陋，比喻安贫乐道。箪：盛饭的竹器。典出《论语·雍也》。

② 敝裘：破旧的衣服。

③ 纪极：限度。

百金至于五百金，多少甚明。一何以乐，一何以苦，非特是也。即一人之身，倏至千金则喜致，而倏废则愁苦复万状。夫千金原非我有也，致而废之，譬如始之不致也。奈何不思致者之为乐，而竟知废者之可忧？是故以平地视高山，不胜仰止之思；以高山视高山，犹然平地也。达者须合下勘破，净秽一如，养生家亦当常作是观。知止知足时，将不如我者，巧自宽解，将所处见在之境，一切得意的时时庆幸，所取于造物者已多；一切不如意的置之度外，且任其自然，无以自苦，落得自讨便宜。

方尺之路，下临深谷，必战栗而难渡，使其措足[1]有不坠者几希；若下临咫尺之平地，则跳而跃之如康庄矣。如种嘉卉，但时其大旱则灌之，害之甚者则去之，木自长矣。若终日修剔、灌溉，反致苦损。故养生者，过慎亦非所宜。

人世种种执着，皆缘有我，所以牵系不舍。夫我未生时，我在何处？造化一点絪缊[2]偶钟而生此我也，奈何妄认为我，坚牢不破，迷却一生！盖人之所以迷恋不舍者，吾知之矣：为世境之纷华，为父母之爱、妻子之情、朋友之契，而不忍弃耶。假如天地不生得我，或生而幼殇，则世界交情、父母妻子，原非我有也。吾生如寄耳，安得妄生执着？故曰生吾顺事，没吾宁也。人生但当随分尽所当为，即境逍遥，看得世上种种，皆非吾有，如贷人之物，

---

① 措足：立足。

② 絪缊：即氤氲。指阴阳二气交会和合之状。

寓人之室，便减多少挂累。

人生世上，那管得许多，那好得许多，那能使人人说好，那能使人不说吾不是，只要做事十分不差，心上无愧便了。圣人也只说得一个寡悔，可见此处只可信之己，不可强之人。此道明白，心中便得宽平快活。

疑能生病，人有以弓影成病者，心之所注，无所不疑。故道家内视，久久成胎，即相思者中，亦有物不化。昔一女子，见一客商泊舟楼下，两相顾恋，女子竟成病以死，烧之胸前有物，坚不可破，其中有光，如山川林木之状，父母以为怪，留之。后商过旧所，询之则已夭矣。商念旧情，访知其故，与渠父母求视之，则宛然如向日倚楼对商种种境界也，不禁泪落，滴入此物中，即化为灰。可见心能造境，种种病苦，半皆心造，当常作如是观。吾人处世，竟为是非毁誉所困，所以心神再不得舒快。夫天下有真是，有真非，所可自信者，吾但处其是，而反求无愧，则毁可也，誉可也。所毁而出于上，理当顺受，吾即无非，亦当引罪，非惟无损于我，反足以彰我之德。炼性之资，进德之地，端在于此。至于村愚下贱，有所加于我，如同犬吠，直付之一笑耳，又何较焉？况是者未必是，非者未必非，同归于幻。试思人之背毁我者，不知凡几，当其不知恬然也。抑或知之，即为按剑，由此观之，妄而已矣。

世人大病，只是自家不肯认差，所以多郁多怒。夫自责自修一件美事，自家以为不是，有何不妙，而必以客气争

胜也。天下雄心客气，都是资禀中大病，不曾将学问工夫磨炼一番，所以如此，却原是自家受苦。故圣人贤人学问，首称孝弟[①]。寘力[②]于孝弟者，雄锐之气，一些也用不着，可以养性情，可以变气质，可以消悁忿，久久从事，则圣贤与我为独知之契。六经之语，言言印证也，文章自然高妙。

常见蚁战，伏尸数万，起而叹曰：而争名乎？争利乎？以自罹此苦也。达人之视世，亦犹是矣。

吾人未有静定工夫，一人静坐，反致此心外游，而纷然莫禁，此谓坐驰。不若与一二知己清谈雅聚，亦怡神养心之法也。

列子引杨朱之言曰：太古[③]之事灭矣，孰志[④]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或隐或显，亿不识一。当身之事或闻或见，万不识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废，千不识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数固不可胜纪，但伏羲以来三十余万岁，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消灭，但迟速之间耳。矜[⑤]一时之毁誉，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后数百年中余名，岂足润枯骨？何生之乐哉？三复斯言，令人名心顿丧。

---

① 孝弟：亦作“孝悌”。孝顺父母，敬爱兄长。

② 寘力：致力。

③ 太古：远古，最古老的时代。

④ 志：记。

⑤ 矜：顾惜，拘谨。

卷　二

养形篇上

人身中精气，虽分阴阳，然真阴、真阳原有互根之妙，相生之理。天下未有真阳固密，而阴精不足之人；亦未有阴精充满，而元阳不壮者。但燥热之阳，乃能伤阴；沉寒之阴，乃能伤阳。经固有少火、壮火之别，则阴可类推矣。至若饮食、药物之阴阳，积寒积热，必能伤气伤精，又不可不慎。阴阳均不可偏。然凡人调摄，则助阳必兼助阴。阳譬则火也，阴譬则油也；火有气、有形而无质，油则纯以质用矣。气非形、质则无所附丽，厚其形质，元气乃充。故如萤者此火，燎原者亦此火。火原无衰旺，因所附以为衰旺。吾人日用饮食，总是补之以味，总是补其精，精补则气自足。若舍形下之器，别无形上之道。

补虚助弱，用药概须温和，久服自能奏功，乃无留害。如知母、黄柏之属，太寒伤气；桂、附之属，太热伤精。即有阴虚劳瘵，亦宜投以清和之剂。若折以苦寒，火未必退，脾家元气先伤。即有阳虚怯弱，亦宜佐以温养之方。若助以辛热，少火未生，壮火先灼。养生者慎之！

人身如天地，和煦则春，惨郁则秋。春气融融，故能

生物；秋气肃肃，故能杀物。明乎生杀之机者，可与论养生。

心为一身之宰，脾为万物之母。养心、养脾，摄生最要。

王节斋云：凉风、寒露、雾湿，气体弱者常须避之。汗出及脱衣、去袜之时，莫当风取凉，最易感冒。恼怒尤忌之。酒后亦忌当风取凉。脱巾、袜后，便用手多磨擦，令毛窍闭，为妙法。予生平确守此忌。盖气血本虚之人，又以不慎招外邪，再伤其气血，大非所宜耳。

予病时，俗人相慰云：常病大仙[①]。予时笑以为迂[②]。后见强壮者，忽登鬼箓[③]；而多病者，或得绵延。予始信恒言[④]却有至理。盖无病者，以有所恃而纵恣；常病者，以有所惧而冰兢[⑤]，故得失相反如此。予当年筮[⑥]病，得否[⑦]之九五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⑧]。意正与此合，慎之时义大矣哉！

频浴亦非病者所宜，能耗元气。

---

① 常病大仙：意即常病的人往往长寿。

② 迂：迂腐，不合情理。

③ 鬼箓（lù 路）：迷信者所谓阴间死人的名簿。

④ 恒言：常言，俗语。

⑤ 冰兢：恐惧，谨慎。《诗·小雅·小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⑥ 筮（shì 释）：占卜。

⑦ 否（pǐ 匹）：即否卦，六十四卦之一。表示阴阳不交，则失利、衰落。

⑧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孔颖达疏："若能其亡其亡，以自戒慎，则有系于苞桑之固，无倾危也。"此处指常能居安思危，则能长寿。

予生平有满奋[1]之畏，然有时冲风[2]行路，虽大风不感；有时坐卧闲居，偶微风竟病。予深维其故：盖行路时精神勇往向前，我气胜，故风不能入；坐卧时精神懒散，则腠理疏，故风得袭之耳。风中尤不可睡，睡即腠理开，邪最易入也。

予中气为误药所伤，遂觉虚弱不能耐饥。丁巳岁，随同邑乡大夫[3]，谒上台[4]谈三邑田粮事，日旰[5]不了，予受饥，一时中气虚怯，倦怠自汗。服补中益气汤数十剂，中气方稍稍复，然自此益不能耐饥。予每出，必以干粮从，而对客多不便食。予乃制补脾药为大丸，日携之囊中，偶值饥不得食，即服数丸，腹便果。予历宦途几二十载，而脾胃不受病者，赖此药之功。

体弱人每事当知所节，节欲、节劳、节饮食，此其大要。子瞻[6]云：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人当好色情浓时，特提“死”之一字敌之，可得衰减。凡用心、用力及用目、用耳，一切事稍觉其劳，即便却去，以节省之，稍息再劳，庶不至受病。若待病而后调之，费力多而取效难矣。失饥伤饱，脾胃乃伤。养生家有言：未饥先

---

① 满奋：同“懑愤”。言其烦闷、抑郁。
② 冲风：顶着风，冒着风。
③ 乡大夫：指乡绅。
④ 上台：上级官员。
⑤ 日旰（gàn 赣）：午后或傍晚。
⑥ 子瞻：即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自号道人。

食，稍饱即止。此是保脾胃良法。然世途中人，安能如此惬适？但常存此心，便不至于大饥大饱，以伤天和矣。

醉之为害，不可胜言。其于节欲，更须戒醉，醉后最易犯欲。《内经》言醉以入房，养生大忌，能致百病。盖醉里乾坤，另一光景，生平谨凛[①]，顷刻恣睢[②]，尊生一念，遂置度外。故摄生家切忌纵饮。

凡人患脓颗疖子，虽曰湿、曰热、曰气血不和，毕竟还是气血有余，故少年人多患此。予弱冠前亦然，及病以后，永无此患，想血气不旺之因也。至若痈疽之乘[③]，则有所以致之，有因心怀郁结者，有因好饮火酒[④]、喜炙煿者，有因阴血枯涸者，不可不慎其因。昔王损庵先生曾对予言：人参养荣汤，若人终身服之，可永免痈疽之患。盖以能调和气血也。忍冬藤时时酿酒服之，亦可以解此[⑤]。

古人言：毋以脾胃热冷物，毋以脾胃软硬物，毋以脾胃熟生物。可谓至言。

暑月劳役于暑中及炎房逼浅，受暑而病者，名中暍；其避暑纳凉于深林大厦之间而病者，名中暑。摄养家于三伏之候，但居于宽敞稍凉之处，使不至中暍即已，切不可因热贪凉，处于阴寒之地以为快。暑中劳役，非人情所

---

① 谨凛：谨慎小心。

② 恣睢（suī 虽）：放纵，无拘无束。

③ 乘：敬修堂刻本作“毒”。

④ 火酒：酒精。此处指白酒。

⑤ 此：原脱，据敬修堂刻本补。

乐，此必出于不得已。然名利与此身，亦须稍分轻重。至于过凉招疾，乃所自取，于人何尤！

四时偶遇怪风，切须谨避。《内经》所言厉风，殆谓此。《内经》论风之为害独详，要知避风亦是摄养家要事。古云：避风如避箭，避色如避仇。真药石之言也。风固宜防，露尤须避。风属阳，露属阴；阴气中人，最易得疾。故夏月不宜久坐露下纳凉，秋来多致患疟。每日将昏时，即有露气，其气能直透房栊[①]，故夜卧须关窗而后睡，次日体自舒健。

谚云：早饭要早，中饭要饱，夜饭要少。语语皆格论。空腹莫多言，最能伤气；中午必须饭，饭必满量而止，则神气自旺；晚餐微酣，不可过醉，亦不可过饱，自然神清气爽。

予少年血气不足，十日九病，自虑不能老，幸延残喘，以迄于今。中丞、给谏两兄，生平精神大旺，竟年不满花甲。盖予以病，万分加意保摄，所以得全其生。两兄役役[②]世法中，药饵调摄不知为何事[③]，以有所恃而促其算[④]。予病原因于色，后来极其节忍。腠理虚不禁风，坐卧必于屏风处，不敢肆。觉饥即食，觉寒即衣，觉暖即减，觉劳即息，不敢强力以作。生平药饵无一日辍。初未

① 房栊：指窗棂。

② 役役：劳苦不息、奔走钻营貌。

③ 不知为何事：原脱，据敬修堂刻本、六醴斋本补。

④ 算：寿命。

知医药，颇有误，后识岐黄妙理，大得其益。居官甚有碍于调摄，上鉴两兄皆以劳心政务，得疾而殒，故未老即挂冠，予之重养生也盖如此。

晋候[①]求医于秦，秦伯[②]使医和[③]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④]，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而引乐以为喻，谓：五降之后，不容弹矣[⑤]。于是乎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⑥]。物亦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已，无以生疾。又以六淫配六疾，曰：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⑦]而晦时[⑧]，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要知女色不能绝，必须节之，淫则犯两疾。人皆知女为阴，不知其外阴而内阳，玄门[⑨]亦有取坎填离之说，故好色最能伤阴，以其热也。凡人独宿书斋，自有一种清明之气；日与妇人作缘，便觉志

---

① 晋候：指晋平公，姓姬名彪。

② 秦伯：指秦景公，姓嬴名后伯车。

③ 医和：春秋时期秦国名医。

④ 室：原作“色”，据《左传·昭公元年》改。

⑤ 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五音杂聚齐现，不可再弹。

⑥ 烦手淫声慆堙（tāoyīn 涛阴）心耳：中和之声息，再奏则变为繁复之手法，而出现靡罪的声音，使心志惑乱，耳中充满靡靡之音。慆，淫也；堙，塞也。语出《左传·昭公元年》。

⑦ 阳物：附属于男子之物。

⑧ 晦时：夜间。

⑨ 玄门：亦称元门，指道教。

气昏愦，故谓之惑疾。子产[1]聘晋问疾，叔向[2]问焉，子产谓：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3]，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4]，以露[5]其体。今无乃壹[6]之，则生疾矣。盖壹与节相反，壹则耽于女色，而听政、访问诸务俱废，安得无疾？然则吾人应酬交际，小劳其身，不能以了世法，亦所以节宣其气。而养生调性之道也，无论一于好内者之必生疾，即一于安逸者，恐亦非保身之道耳！古人之言，不可不省。

玄门清净家尊老氏[7]守中之说，大都心息相依，以神御气。而守之之处，言人人殊：有主脐下一寸三分者，有主脐上一寸三分者，有主脐内一寸三分者，有主性门[8]脑顶者，有主极阴毛际上空穴者。总不如脐上一寸三分之说为正，此是中宫心肾交通处，试一凝神其际，便觉浑身和暖，此其验也。

中州武弁越效忠，年已七十，精神强旺，提戈上阵，犹同少年。传予一法则：守眉心。此从来无人道及者。每

---

① 子产：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号成子。春秋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号成子。

② 叔向：春秋晋大夫羊舌肸，字叔向。

③ 修令：确定政令。

④ 壅闭湫（qiū 秋）底：谓勿使血气集中而壅闭不通。

⑤ 露：同“漏”。即泄漏。

⑥ 壹：原作“一”，据下文及敬修堂刻本改。壹，专一。

⑦ 老氏：指老聃，春秋战国时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相传著《老子》。

⑧ 性门：即囟门。

凝神其际，即觉满口津生，此亦可异。则此法或秘传也。此君与流贼战殁，可惜！

别家之术，有损无益。除非练习其心，如所谓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①]，然后可至[②]此地位。岂凡夫所可到，而顾浪言采药哉？色心一动，金水暗消，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此病家所宜切戒者也。

丙申岁，有一老人到禾，自称一百二十余岁，即昔之王越先大夫，邀住硕宽堂者累月。其人状貌雄伟，乃白社日[③]所生，皮红发白，果似高年形象，叩之亦无他秘诀，惟有搊[④]龟之法，未必果佳。又极赞茯神、香附二味丸方，为延年之药。此方《本草纲目》中载之。又每戒人勿坐冷石，葱有两丫者勿食，啖饭以白米为佳。

王圣俞《会心言》有云：伐天和以成就世事，辟犹割肉饰俎，刺血染裳，然究竟成就，亦归虚幻，徒自伐其天和而已。语有之，宁可疏慵乖物议[⑤]，莫将性命当人情。此二语可书座右。

幽静之趣，最宜于山居，然孱弱之躯，即山居亦有不宜处。山中多岚湿、云雾之气，久处能伤脾气。予宦[⑥]延

---

① 枯木倚……三冬无暖气：言摒弃一切世俗杂念。

② 至：原作“如”，据敬修堂刻本改。

③ 社日：古时祭祀土神的日子，一般在立春、立秋后第五个戊日。

④ 搊（chōu 抽）：弹拨。

⑤ 物议：众人的评议。

⑥ 宦：原作“官”，据敬修堂刻本改。

平署，在山麓，是春患脾泄、小便黄涩之症，胸膈不舒，饮食顿减。近年借隐茗上之妙喜，亦在山麓，所患复如是，俱服八味丸、补中益气汤，间服清暑益气汤而痊，若多服分利之剂则误矣。

人身中惟心肾不交，百病生焉。造化至春，天气下降，地气上升，是成三阳泰卦[1]，而万物萌生。人若心火太炎，则天气不降矣；肾气不盛，则地气不升矣，是为否，精气何从生？心，君火也，火性炎上，故念一起，即火炎；念若灭，即火息。吾人有一时无念者乎？此火所以日炎，而水所以日涸也。若常常止念静观，则心气自降；心气常降，则肾气自渐升[2]，而还泰象矣。朱大复先生教人：心常放下，目亦常向下，上者降，则下者自升。亦交心肾之法也。

脐之内、两肾之中有一窍，名命门穴，乃生气之源，吾人生身立命之蒂也。常冥心[3]内照，使心常在肾，此亦交心肾之法也[4]。

每见卵中雏，最初生目，而后有首，以及于身。目虽窍于肝，而瞳原属肾，此天一生水之义也。人之机神尽在目，故目疾犯，色光乃不复。此立竿见影，不可不慎！

古人分一身之气为三焦，予亲验之而信。予初患下气

---

① 泰卦：六十四卦之一。表示阴阳相交，则生长发达，吉利。
② 升：原作“生”，据敬修堂刻本改。
③ 冥心：泯灭俗念，使心境宁静。
④ 脐之内……肾之法也：原脱，据敬修堂刻本、六醴斋本补。

虚，觉丹田无物者然；继患中气虚，觉中宫无物者然；或有时中虚而下否，有时下虚而中否；有时用消导破气之药，则中气顿陷于下，觉中虚而下反实。乃知气有分属固如斯，其有界限也。

酒、色同为伐性斧斤。戒色固难，戒酒尤不易。予葆摄甚严，却远帷幙，动经岁时[①]。独是斜阳挂树，暝色入窗，思欢伯[②]甚亟，非此便觉无聊，乃知远色尤易，断酒极难。郭子云：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和。若能少饮，养血壮气，未尝不益人。其如相知晤对，举盏忘怀，有不酩酊不休者，可奈何？予生平颇善摄生，独苦不能戒酒。

人设醴[③]以诱猩猩，猩猩明知而故犯，人笑其愚。吾侪亦明知过饮伤人，而每至酩酊而不觉，其异于猩猩者几何？予窃见多饮酒而少食谷者，往往不寿，尤非所宜。

凡人形体壮伟，不慎酒色，多有卒中之症，而每得之于劳怒。盖劳则元气顿虚，而虚火暴炽；怒属肝木，经云：岁木太过，风气流行。风木一类，故怒则肝火炽而风即随之也。又忧惧亦能致此病，予侄申锡在燕时，适值彼时多事[④]，忧惶兼以多愁，竟卒中而亡，年止四十七耳。予患指麻时，彼亦患指麻，皆以此病为忧。予以慎病得延，彼以不慎不免耳！

---

① 岁时：一年时间。

② 欢伯：酒的别名。

③ 醴（lǐ 理）：甜酒。

④ 彼时多事：敬修堂刻本作“戒严”。

郁怒伤肝尤甚，盖郁则火内遏，肝血燥而大风发，多致卒中之症。故广识平情，养生[1]要务。

丹溪云：肾主闭藏，肝主[2]疏泄，二脏俱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为君火，为物所感，则易于动，心动则相火翕然[3]而随，虽不交合，其精亦暗耗矣。故童子未室，亦有肾虚[4]之症。又《精血篇》云：男子精未满而御女以通其精，则五脏有不满之处，异日有难状之[5]疾。治法亦兼用益气汤、六味丸二药。为童子者，何不安心静守数年，以储一生受用，而甘虚丧此先天[6]一元真炁耶？亦愚甚矣！

养生者贵开发其生机，生机一发，则源源不穷，此谓浚于不涸之府。生机有二：使此心常自怡适，而不以忧郁窒其生机，一也；助养脾土以滋化源，则四脏都有生机，二也。若不知此机括[7]，虽日服补益良剂，所补曾几何？

丹溪云：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时，人之五脏六腑亦应之而衰旺。四月属巳，五月属午，为火太旺；火为肺金之夫，火旺则金衰。六月属未，土太旺；土为水之夫，土旺则水衰。况肾水常借肺金为母，以补其不足。古

---

① 生：原作“性”，据敬修堂刻本改。

② 主：原作“火”，据敬修堂刻本改。

③ 翕（xī息）然：一致貌。

④ 肾虚：原作“暗耗”，据敬修堂刻本、六醴斋本改。

⑤ 之：此下原有“容”字，据敬修堂刻本、六醴斋本删。

⑥ 天：原脱，据敬修堂刻本、六醴斋本补。

⑦ 机括：喻事物的关键。

人于夏月必独宿[①]而淡味，保养金、水二脏。经曰：冬藏精者，春不病温。十月属亥，十一月属子，正火气潜藏之候，必养其本然之真，而为来春发生之本。若于此时不恣欲以自残，至春升之际，根本壮实，何病之可言哉！要知冬、夏二季，壮年以寡欲，老年宜绝欲，斯为摄生之道。

《内经》云：肾有久病者，可寅时面向南[②]，凝神不乱，思[③]闭气不息七遍，以引颈咽气顺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后，饵舌下津，纳气。自是玄门要领，后世千门百窦[④]，总不能出此范围。

《内经》云：暑当与汗皆出，勿止。又云：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要知盛暑汗出，乃时令使然，非泄气散液之比。常于暑夜卧，闭窗汗出淋漓，次日反健；若卧于凉处，次日必倦，即此可知。故盛暑避于阴凉之地，虽一时快意，必至成疾。虽然若奔趋名利，酷暑褦襶[⑤]，以致大汗不止者，其泄气伤生，又不可同日道矣。

---

① 宿：原脱，据敬修堂刻本、六醴斋本补。

② 面向南：原作“向东南”，据《素问·刺法论》改。

③ 思：此下原有“不”字，据《素问·刺法论》删。

④ 千门百窦：即千变万化。

⑤ 褦襶（nàidài 耐带）：衣服粗重宽大，既不合身，也不合时。

卷　三

养形篇下

饮食但求益人，毋求爽口。本草须常考订[①]，毋食病体相妨之物。予脾胃素弱，平生不多食生冷瓜果，虽佳品在列，未尝朵颐[②]。油腻炙煿，亦不敢食，一切难消之物，俱竞竞慎之，故能保此残喘。纵口腹之欲，而不自惜其身，不可谓智。

凡炙煿煎炒，病家最忌。助火销阴，损人不浅，即平人亦不宜食。肿毒、牙疼诸症，半因于是。

北方人以面为命，食面方饱而有力，食米即弱，则面乃大补益人之谷。但本草言其拥热[③]，少动风气，则亦不宜多食者。至若南方，面更为助湿，所宜禁食者也。

北方薏酒，原非薏酿，皆以黍米为之。黍，气薄味清，初饮似清冽，然味薄易醒，不至如南酒之动火生痰也。

酒能少饮，益人甚多；一过饮至醉，则伤人不浅。多少之间，损益霄壤。

---

① 考订：指仔细阅览。

② 朵颐（yí 遗）：鼓腮嚼食。

③ 拥热：即助热。

河豚鱼最发病，摄养家尤不宜食。

酒与茶杂饮，能致酒积。予见人多杂饮，独予守戒甚严。北人禀厚，与南人大不同。常见北人于暑月以冰为命饮之，自谓有益；冰、果、茶、酒相兼杂下，而脾胃不伤。南人寓[1]北者，罕见有此。

牛乳同酒饮，此常事耳。薛立斋云：酒不可与乳同饮。岂指人乳言耶？然两者同饮，亦往往见之，想不知应忌耳！

予每遇冬月，常以热酒饮乳酪。己酉在南都，有方士令予以牛乳下丸药，原不言与酒同饮。予不耐羶气，急呼酒饮之，乳下喉未全到胃，遇酒即凝膈上，遂苦痞闷，有妨饮食，消导俱无效，大是可忧。予精思之，此乃乳滓质凝于胸前而不化。酥者，乳之精华，取酥与消导药同饮，当得去此碍膺之物。遂如法治之，果一服即消，物理[2]相制之妙如此。

人皆指西瓜能辟暑，生冷中不甚忌之。殊不知暑中奔走后，觉胸中热气填塞，浸冷食之，信可[3]辟暑。若晏坐[4]高堂，日以为常供，则有损脾胃，秋来疟、痢当防！

生姜秋不宜食，泄气，损寿元。盖秋味辛，辛乃秋之本味，故忌之。

---

① 寓：原指寄居，后泛指居住。

② 物理：事物的道理、规律。

③ 信可：确实可以。

④ 晏坐：安坐，闲坐。

枸杞叶作茶啜，治消渴，强阴，解面毒。何不以代茶？

桑椹晒干，蜜丸服，开关利窍，通血脉，安神魄，聪耳明目。又绞汁熬稀膏，蜜调服，能去火毒，解金石燥热，止消渴。本草著其功效如此，人何不多取而服之耶？采桑条，作寸断，炒黄色，煎汤，可以代茶，最益人。

五加皮，本草原言取皮用，今人多摘其芽，此未可解。

胡椒大热，本草言多服损肺走气[①]，又能发痈疽，大损阴气，所当痛戒！

饮茶宜热，冷则聚痰，多饮则少睡，久服则消脂。茶味最清香，令人嗜饮。然虚弱人，止宜候渴而饮，适可而止。若亦欲慕清客[②]之名，勉强饮啜，所损脾胃不小。序云：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损气侵精，终身之累斯大。此可谓嗜茶者之戒。

橙皮，多食伤肝气，不宜与猪肉同食，发头旋[③]恶心。

莲子，生食微动气，干食作闷，鲜莲亦不宜多食，终是生冷，惟煮食养神。予时食此不辍。和米煮粥，禁精泄，清心，治腰痛，止痢。磨作饭，令肢体强健。生食，须去心，否则恐成霍乱。

---

① 走气：即散气。

② 清客：指旧时在富贵人家帮闲凑趣的门客。

③ 头旋：即头晕。

藕，煮食最益人，同蜜食令人腹脏肥，不生诸虫。秋间予以此作蔬，下酒。

菱，性冷，不可多食；煮食则不冷，然作闷，不益人。本草言冷脏①，损阳气，痿阴②，饮热酒可解。熟食作闷，亦用酒消。

栗，能益肾，然生食发气，熟食滞气，惟风干者佳。

枇杷，能润五脏，然多食发热生痰。

甘蔗共酒食发痰，亦伤脾。

沙糖与鲫鱼同食成疳虫，与葵菜③同食生流澼④，与笋同食不消，成血瘕。

龙眼肉，本草言其补益心脾，功与人参并。闻华亭陆平泉宗伯，年几及百，平日常食龙眼不辍口。予少年多食此果，老来食之，齿辄痛，以是不能食。但常服龙眼膏。

柿不可与蟹同食，此人所知也。本草言：红柿忌与醇酒饮，易醉人，且患心痛至死。席间常设红柿，多同酒食⑤，此不可不知。

干柿气平不寒，食之无害。

石榴味酸性滞，能恋膈成痰，不宜食。

胡桃甘温能补，然动风痰，助肾火。

---

① 冷脏：使脏冷。

② 痿阴：使阴痿。即引起阳痿。

③ 葵菜：植物名，即冬葵。

④ 流澼：如棉絮样的痰。

⑤ 多同酒食：敬修堂刻本作“易于同酒饮”，可参。

白果，多食动风作痰，小儿食之发惊。本草言：如食一千，令人少亡。此果尽可不食。

杨梅性虽热，亦有消食下酒之功。

榛子大有益人，宜食。

梨性流利下行，虽能消痰止嗽，多啖令人寒中，血虚与脾虚者忌食。

丹溪云：饴糖大发湿中之热，以其甘能滋湿，湿以助热也。

本草云：麻油煎炼饼食，与火无异。齿痛及脾疾，人切不可食。

世人皆言糯米补人，考之本草云：主温中，令人多热，久食令人身软，发心悸。又云：多食令人多睡，发风动气，则不如粳米多矣。

大豆性本平，炒食则热，作豉则冷，作腐[1]则寒而动气，煮汁则凉而解热毒。

黑小豆，即俗名马料豆，最益人。

赤豆，利水逐精[2]，久服虚人。

绿豆，肉平而皮寒，脾弱人亦不相宜。花能解酒。

蚕豆，虽发气而能调荣卫。

醋切忌与蛤同食。

---

① 腐：即豆腐。

② 逐精：损耗精气。

白莱菔[1]，大能下气耗血，消食较之药物更迅厉，中气虚者，切不可食。予常受其害。煮食又多停膈间，成溢饮之症，总非佳品。其子更甚，有推墙倒壁之功。

葱白，通阳、发散更甚于他药，气虚人勿服。予常受其害。能令头汗津津不止，且动火，不可轻用。

韭，大益人。五月勿食。与牛肉同煮食，生寸白虫[2]；同蜜糖食，杀人。此易犯者，谨识之。

胡蒜[3]，生啖伤肝气，损目，久食伤脾肺引痰。养生者节慎之。

茄子性冷，多食损人。白茄蒂与何首乌阴干，白茄蒂七枚，何首乌各等分，煎服，治对口疮[4]。

芹菜，养精益气，保血脉，令人肥健嗜食，常用最佳。

莼菜[5]性冷而滑，不可多食；不可与醋同啖，令人骨痿。瘟疫病后，食之多死。

经霜冬瓜皮，同皮硝煎汤，洗痔极效。如无冬瓜，白莱菔代之。此予所亲试而效者。

井华水[6]，平旦时未曾打动第一汲者，与诸水异，其

---

① 白莱菔：即白萝卜。

② 寸白虫：即绦虫。

③ 胡蒜：即大蒜。

④ 对口疮：病名，即脑疽。指生于脑后发际正中的有头疽。

⑤ 莼（chún 纯）菜：又名水葵、露葵马蹄菜、水荷叶等，以西湖莼菜最为著名。

⑥ 井华水：亦作井花水。清晨初汲的井水。

功广，补阴虚，清头目。盖天一真气浮结水面而未开，以造酒、醋亦不坏。

秋露水，清金降火。予曾取以酿酒，其鲜甘之味，难以名状。

脾弱人宜饮河水，得土气乃佳。不宜久饮山泉，气寒伤脾。

人乳虽养血妙品，然滑肠，脾弱人亦不宜多服。

牛乳，以热酒点服，味甚佳。有言其补益者，有言其助痰者。想少饮则益，多则助痰，理或然也。

羊肉补益之功至与黄芪同，然性易凝结。脾弱人真火衰微，熏蒸力少，难于消化，不食为稳著①。

犬肉助火兴阳，阴虚火动者不宜食。其肉较豕②颇觉难化；不宜炙食，令人渴；同蒜食，损人。

猪肉性热，助火生痰，不宜多食，小儿尤宜戒之。

猪腰子性冷，久食令人少子；冬月不可食，损真气，兼发虚壅③。

兔肉不可多食，伤元气，绝血脉，损房事。不可同姜、橘食，不可同白鸡肉食。兔死合眼者，勿食。二月食之，伤神。

麂肉多食，能动人痼疾。

---

① 稳著：即稳妥。著，原脱，据敬修堂刻本补。

② 豕（shǐ 史）：即猪。

③ 虚壅：因气虚而阻滞不行。

《食戒》云：鸡具五色者，食之致狂。六指玄[①]鸡、白头家鸡及鸡死爪不伸者，凡鸡无故暴死者，食之并伤人。合水鸡食作遁尸[②]，和鱼汁食成心瘕。又不可合胡蒜及李子食，不可合犬肝、肾食，不可合芥莱蒸食。有风疾者，不可食雄鸡。

鸡子和葱食，短气；同鳖食，损人。

雉[③]，久食令人瘦，发痼疾。不可合胡桃、荞麦、香荩[④]、木耳等食。自死爪不伸者，食之杀人。春夏不宜食，丙午日勿食。此禽益少损多，食者慎之。

绿头鸭、白眼者，食之杀人。忌与鳖肉同食。

鸭卵，滞气；灰，食即无妨。

野鸭不可与木耳、胡桃、豆豉同食。

鹅能动湿，疽病与水肿忌食。俗云能动风。鹅子虽补中益气，勿多食。

麻雀不可和李子食，亦忌与酱食。

鸽肉能减药力，服药人不可食。

七月不宜食生蜜，恐暴霍乱。

多食蚬[⑤]，发嗽，冷气，消肾。

---

① 玄：敬修堂刻本作“元”。

② 遁尸：病名。流注的一种。李时珍《本草纲目·忍冬》：“五种尸注……遁尸者，附肉入骨，攻凿血脉，每发不可见死尸，闻哀哭便作也。”

③ 雉（zhì 至）：俗称野鸡。

④ 荩（jìn 尽）：一年生草本植物，茎很细，叶卵状披针形，花灰绿色或带紫色。

⑤ 蚬（xiǎn 显）：亦称“扁螺”。肉可食，壳可入药。

鳖肉合乌鸡食成瘕，合鸡子食杀人，合苋[①]食生瘕，合芥子食发恶疾。三足者、赤足者，腹下有十字、王字、五字形者，头足不缩者，目凹陷者，腹下红有蛇纹者及生旱地者，俱有毒，不可食。中其毒者，蓝[②]汁可解。

蟹性冷，伤脾胃，多食发风疾。未经霜者，有毒。足班[③]、目赤、独螯、独目或两目相向、腹下有毛、腹中有骨、六足、四足者，并有毒，不可食。中其毒者，豉[④]、蒜、冬瓜、黑豆、紫苏煎饮，并可解。

蟛蚏[⑤]伤脾，不宜食。蚏音越。

淡菜[⑥]虽益人，然多食亦令人目暗、头闷。

鲫鱼虽益人，然多食亦能动火。忌与猪肉同食。又忌犯天门冬。同芥菜食成水肿，同沙糖食成疳虫。忌同猪肝、鸡肉食。二三月忌食头。

天行病后，忌食蛏，又忌食鲤；再犯即死。有宿瘕者，勿食鲤，亦忌天门冬。治鲤须去黑血及脊上两筋，有毒。误中者，浮萍可解。鲤鱼子不可同猪脾食。鲤鱼鲊[⑦]

① 苋（xiàn 现）：即苋菜。

② 蓝：即蓼蓝。蓼科一年生草本植物。

③ 班：通“斑”。《说文解字注·文部》：“斑者……又或假班为之。”

④ 豉：原作“或”，据敬修堂刻本改。

⑤ 蟛蚏（pénghua 朋划）：蟹的一种。体小，足无毛。

⑥ 淡菜：贻贝的肉经烧煮曝晒而成的干制食品。味佳美，以煮晒时不加盐，故名。

⑦ 鲊（zhǎ 眨）：用盐和红曲腌的鱼、虾。

不可同豆藿[1]食。

有疮者，忌食黑鱼[2]，令人白癜。

患痔痢者，不可食鲂鱼[3]。

鳝性大温，多食令人霍乱，亦动风气。

青鱼忌与葵、藿、葫荽同食，亦忌苍术。

鲈鱼不可与乳酪同食。

鳗鲡[4]水行昂头者，有毒。

虾不宜多食，发疮，动风。又，无须虾及煮色白、腹下通黑者，并有毒，作鲊能杀人。

食馄饨过饱，饮馄饨原汁即消。食一切肉过饱，饮熟食店中所储原汁亦可消。盖店中所储之汁，以之煮肉，一滚即烂，故店家珍重此汁而藏之，以此消肉，有至理焉。凡食某物过多停滞者，即烧此物成灰、存性，服之即消。有人食干柿过多欲死，食以柿霜即愈。市上索粉[5]中多杂以小粉，食此过伤者，饮以黄浆立消。予向以酥消牛乳之停，总此一理耳！

申玄[6]渚司马[7]云：吴中何公良俊之父，年百岁余，问

---

① 豆藿（huò 获）：豆叶。亦泛指野蔬。

② 黑鱼：乌鳢的通称。

③ 鲂（fáng 防）鱼：外形像鳊鱼而较宽，银灰色，胸部扁平，腹部中央隆起。

④ 鳗鲡（mánlí 瞒梨）：即鳗鱼。又名白鳝、白鳗。

⑤ 索粉：以绿豆粉或其他豆粉制成的细条状食物。也称粉丝、线粉。

⑥ 玄：敬修堂刻本作“元”。

⑦ 司马：官名。即府同知。

以服食调养之法。何云：别无他法，惟每辰食糯米团[①]子而已。世俗多言糯米补益人。考之本草又言：其性热，不可多食、久食。是未可解。

曾览高氏《尊生八笺》注：萱草花、苗皆可作蔬食，千叶者食之杀人。予向戒不食，后见北路[②]所种多千叶者，心疑之。予家园中有千叶花，人多采食之，绝无恙。予因谛审[③]之，此花地瘦即单叶，地肥即变千叶，原非两种。高氏之言盖承讹，非亲试也。

① 团：原作"圆"，据敬修堂刻本改。

② 北路：泛指北方。

③ 谛审：仔细思考，仔细审核辨认。

卷 四

医药篇一

总 论

《内经》云：气口独为五脏主。又曰：胃为水谷之海，六府之大原也。故人生以胃气为本。善养生者，毋轻伤胃气，苦寒之药不可多服，致损化源。丹溪发“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于虚劳、潮热、盗汗等症，立方以四物汤加知母、黄柏治之。经谓内热未除，寒中复起，正犯斯禁，前贤辟[1]之已详。东垣立论，则以人之一身，脾胃为主，而特[2]创补中益气汤以垂后世。我朝薛立斋绍[3]而述之，动辄以此汤为前矛，遇阴虚之症，则谓阴虚乃足三阴虚，尤当补脾阴为主，亦用此汤以滋化源。化源者何？盖补脾土以滋肺金，使金能生水，水足木自平，而心火自降。又佐以六味地黄丸，以温存肝肾。发前贤所未发，开千古之聋聩，功莫大焉。夫李、朱二贤，各有所长，未敢

① 辟（pì 譬）：驳斥。
② 特：原作“持”，据修敬堂刻本改。
③ 绍：继承。

轻为轩轾[1]。然以区区管窥蠡测[2]，则谓造化生物，惟此春温之气；鸭子以火温而雏，蚕种以人怀而育，阳春一转，草木甲拆[3]，惟此温和故也。盛暑则万物焦，隆冬则万物萎，秋气清肃，万物以凋。彼大寒大热之药，犹之盛暑隆冬；而清凉之剂，则秋金之令也；独此甘温之品，煦之育之，可使生机勃发，而满腔皆春。东垣信有卓识。若用寒药补阴，则胃气先伤，五脏皆无生气。常见遵丹溪之法以治劳症，往往脾败以至不救，不能不归咎于丹溪之作俑。予少年多误，后确守立斋之法，得延残喘，以迄于今。

药者，人生之大利大害也。不遇良医，不如不药。不药而误也悔，药而误也亦悔。然不药之悔小，误药之悔大。

病者所忌，自酒色、劳役、饮食及一切例禁外，所大忌者有二：认病为真，终朝侘傺[4]，一也；求速效而轻用药，二也。予病中守戒甚严，独犯[5]此二者，以是久而不痊。慎之哉！

子舆[6]氏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岐黄家尤甚。盖见解不同识，古今不同运，在智者神而明之。若执书以治疾，为误滋多；或因书以生忧，反受其害。予所亲试者：

---

① 轩轾（xuānzhì 喧至）：高低，轻重。

② 管窥蠡（lǐ 礼）测：见识狭小短浅，看不见事物的全貌。

③ 甲拆：甲壳裂开。在此指草木萌生。

④ 侘傺：失意而神情恍惚的样子。

⑤ 犯：原脱，据修敬堂刻本补。

⑥ 子舆：孟轲，字子舆，战国邹人。春秋鲁公族孟氏之后，受业于子思的门徒。

如盛称枳术丸之能健脾，可常服也，而反以伤脾；如言玉屏风散之能御风寒也，而反以开腠理；如侈口[①]豨莶丸之能延年也，而反以耗精神；如谓痰中缕血之最重，难治也，火起九泉之下之百不救一也，予少年患此，忧不可言，而尚延残喘，虽予之能慎疾，勤服药，得免于死。而方书不足尽信，大概如此矣。

王节斋遵丹溪之旨，立补阴丸方，论以治劳症。世上依法医治，百无一效，反致胃气伤损，而殒命者多矣。薛立斋、王宇泰[②]两先生力辨其非，可为大有功于民命。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其论固是。而必抑阳以扶阴，则其见谬矣。曷[③]言之？天地间之理，阳自先乎阴，阳生则阴长。故天包乎地外，月借日之光以为光，昼动夜静，君令臣共，夫唱妇随，大易之理。每每扶阳而抑阴，修仙之道，必期纯阳而后已，阳之贵于世也久矣。须知阳原该有余，阴原该不足。乃欲以阴沉之药，抑阳而扶阴，阳消而阴能独长乎哉？相传丹溪之书，多杂以赝本。故有颇谬处，或者其然[④]。

薛立斋之论阴虚，发前贤之所未发。其谓阴虚，乃足三阴虚也。足三阴者，足太阴脾、足少阴肾、足厥阴肝

---

① 侈（chǐ 齿）口：夸大地谈论。

② 王宇泰：即王肯堂，字宇泰，号损庵，自号念西居士，江苏金坛人。明代著名医家。著有《证治准绳》《医论》《医辨》等。

③ 曷（hé 何）：怎么，何时。

④ 其然：确实如此。

也。而脾属土，尤为至阴而生血。故阴虚者，脾虚也。补阴宜自补脾始。大凡足三阴虚，多因饮食、劳役，以致肾不能生肝，肝不能生火，而害脾土不能滋化。但补脾土，则土生金，金生水，木得平而自相生矣。先生治一人，饮食失宜患晡热，口干，体倦，小便赤涩，两腿酸痛，令服补中益气汤。彼不信，而服四物汤、知母、黄柏之剂，变证百出。后仍服甘温等药而愈。盖脾禀于胃，故用甘温之剂，以生发胃中元气而除大热。顾乃反服苦寒，复伤脾血耶？若前症果属肾经阴虚，亦因肾中阳虚不能生阴耳。经云：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又云：虚则补其母。当用补中益气、六味地黄以补其母，尤不宜用苦寒之药。世以脾虚误为肾虚，辄用黄柏、知母之类，反伤胃中生气，害人多矣。

立斋云：若人少有老态，不耐寒暑，不胜劳役，四时迭病，皆因少时气血方长，而劳心亏损，或精血未满而御女过伤，故其见症，难以悉状。此精血不足，但滋化源，其病自痊。又若饮食劳役，七情失宜，以致诸症，亦当治以前法。设或六淫所侵而致诸症，亦因真气内虚而外邪乘袭，尤当固胃气为主。盖胃为五脏之根本，故黄柏、知母不宜轻用，恐复伤胃气也。凡杂症属内因，乃形气、病气俱不足，当补不当泻。伤寒虽属外因，亦宜分其表里虚实。治者审之？先生此论，提纲挈领，滋化源、固胃气二语，真医杂病者之龟鉴也。经云：安谷则昌。人之有生

也，先天元气，全赖后天之谷气以助之。故脾胃不伤，即有他病，犹可调治；若脾胃坏，饮食少，本根之地既摇，则杂症蜂起，而难为力矣。故切脉先看胃气，有胃气则生，无则死。养病家第一先须于脾胃上着力，每治他病，切须照顾脾胃，不可一意攻伐，忘其本根。予自恨少不知医，受累已多，故特揭此以告患者。

薛立斋先生治虚劳诸症，大概以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二药兼服取效，最为纯王①妙理。但王者必世后仁，此药亦须岁时方效，若服之三四月，辄以为无大效而置之则谬矣。予初病时，亦曾遵此法以自药，一两月未见效，遂尔②易方，医药乱投，几殆。比受苦二十年，后来毕竟以此收功，悔之无及。

王节斋极言阴虚之症，不可服人参，服人参过多者不治。人参为中和之妙药，虽云补气，佐以血药，亦能补血者，何得概禁勿服？予初守此戒，凡遇肺火冲激，痰涎壅盛，辄禁参、术不入口，而服清凉之剂，殊不效。后读他书有悟，即痰盛喉腥，亦服参、术不辍，究竟不见助火，而肺气旋清。始知肺中实火，方忌人参，若虚火非参不治。土为金母，虚则补其母，故服参、术等药，而痰火反愈。妙理昭然，王氏之言，误人不浅！

予生平善病，方书所载之症候，十患其五：本草所载

---

① 王：修敬堂刻本作“正”。

② 遂尔：于是乎。

之药品，亦十尝其五。于病之情状，药之利害，知之已深。今年六十余矣，而后知治病必以脾胃为本。东垣、立斋之书，养生家当奉为蓍蔡者也。至于脾土补之不应，则求端于其母，而补命门之真火以生之。立斋之论尤精。

方书言：治病者，衰其大半而止，不可过剂[①]，过则反伤元气。大凡以药攻病者，去其大半，即宜养正气而佐以祛邪，正气充则邪气自尽。若必欲尽去其邪而后补正，将正气与邪气俱尽，而补之难为力矣。予少不知此理，每为人言所误。王节斋论治痰，谓中焦之痰，胃亦赖其所养，难以尽去，去尽则胃虚而难治。亦同此理。常闻庸医有祛邪务尽之语，大是误人。

《玉机微义》，其议论多精妙处，亦医书之上乘也。腠理虚为阳虚、为表虚、为卫虚。人身中清阳之气，上升达表，所以固皮毛而实腠理，谓之卫气。卫气象天，天包地外。一气之所摄持，犹卫气包护一身，而使内者不出，外者不入。故卫得其养，则阳气自觉常充，汗少泄，风邪自不能中。《内经》云：阳密乃固。阳密，即腠理密矣。此气盖本于胃而主于肺，故胃充即卫充[②]，肺虚即卫虚。益气汤以甘温养胃中生发之元气，以升、柴提下陷之清阳，清阳上升，卫气自实，汗不敛而自固矣。又谓脾气一虚，肺气先绝，汗乃大泄。故先以参、术壮其脾，使土王金

---

① 过剂：过度服药。

② 胃充即卫充：原作“卫充即胃充”，据修敬堂刻本改。

生，则腠理自密而汗乃戢①。盖养胃助脾，即所以补肺之母，而充固卫气，无他法也。若阳气虚甚，而津脱不止者，前汤不能取效，须加熟附子以固其阳，阳固②卫气斯复矣。要知畏风、多汗、易于感冒等症，总皆阳气不足所致也。

立斋云：凡人元气素弱，或因起居失宜，或因饮食劳倦，或因用心太过，致遗精白浊，自汗盗汗，或内热晡热，潮热发热，或口干作渴，喉痛舌裂，或乳膨胀，胁肋作痛，或头颈时痛，眩晕目花，或心神不宁，寤而不寐，或小便赤涩，茎中作痛，或便溺余滴，脐腹阴冷，或形容③不充，肢体畏寒，或鼻气短促，或更有一切热症，皆是无根虚火。但服十全大补汤，固其根本，诸症自息。若攻其风热则误矣。此千古格言，不可不察！

沉香化气丸，最为猛烈，无经不伤，无脏不损，不可轻用者。

倒仓之法④，不宜施于老弱。曾闻有以倒仓而不起者。

阴络伤则下血，阳络伤则吐血。误服攻积之药，故伤阴络；误服破气之药，故伤阳络。

---

① 戢（jí 疾）：收敛的意思。

② 固：修敬堂刻本作“回”。

③ 形容：形体容貌。

④ 倒仓之法：朱丹溪方，治脏腑、肠胃、经络宿滞，诸药不效者。夏月三伏，拣嫩黄牛肉七八斤，砂锅长流水煮糜烂，去渣熬成胶汁；一日内频饮数十杯，自然吐利，吐利后倦怠，觉怠觉饥，先以米饮，次以淡稀糜，三日后方可稍受菜肴。

予当夏令时，患小便黄涩短少；时值秋冬，又患小便频多而利。予总听之不治，亦无大害。古人云：凡老人小便短少，便是病进之兆。亦未必尽然。

王节斋，亦医家名手，但所著《明医杂著》，议论多偏。薛立斋每条下一注脚，而梓行于世，盖恐后人误信，贻害不浅，故特为剖析其是非。其有功于世也大矣！

王节斋论东垣用药，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丹溪不过能将十万，故不敢效其多。二公医品，原自径庭。况丹溪之书，所传失真，故遵其法以治病，多至误人。学医者其[①]察之！

立斋曰：《异法方宜论》云：东南之域，卑下湿热，其人腠理疏通，汗液妄泄，阳气内虚，故宜食椒、姜辛热之物，以助其阳；西北之域，高陵风寒，其人腠理致[②]密，汗液内固，阳气充实，不宜食椒、姜辛热之物，反益其阳。昔东坡先生仕黄州，其民疫疠流行，先生以圣散子治之甚效。盖其地卑湿，四时郁热，腠理疏通，阳气虚寒，是以相宜。西北疫疠，民用之死者接踵。风气[③]各别，治法不同，不可不知也。

立斋云：王太仆先生曰：大寒而甚，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大热而甚，寒之不寒，是无水也。昼见夜伏，夜见

① 其：表示祈使。当。《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吾其还也。”
② 致：原作“微”，据修敬堂刻本改。
③ 风气：原“作风寒”，据修敬堂刻本改。

昼止，不时而动，是无火也。大抵病热，作渴饮冷，便秘，此属真热。或恶寒发热，引衣蜷卧；或四肢厥冷，大便清利，此属真寒。或躁扰狂越，欲入水中，不欲近衣，此病属虚，乃外假热而内真寒也。故虚劳发热之症，治以寒药而反甚者，此也。由此观之，则热症常少，而寒症常多，芩、连、栀、柏等药，岂宜轻用！无火者，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八味丸是也；无水者，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六味丸是也。此治法之大略也。

临川陈先生[①]云：医风先医血，血行风自灭。盖肝藏血而主风，又肝气为阳、为火，肝血为阴、为木。若肝火王，则肝血必虚。故凡风病，多因肝经风火为患。当推五脏相胜、相生，以益其血。经云：肾藏精而主骨。故肾虚则骨中热，或涌泉穴，或两胫、两足内热，多患骨痿，以致不起，属足三阴亏损之虚热耳。滋其化源，庶[②]可保其生。

立斋云：针灸各有所忌。经曰：形气不足，病气不足，此阴阳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则重不足，重不足则阴阳俱竭，血气俱尽，老者绝灭，壮者不复矣[③]。东垣曰：脉浮数而发热，咽干，面赤，时渴者，皆热在外也，

---

① 临川陈先生：指宋代著名医学家陈自明，字良父，临川（今江西抚州）人，著有《妇人大全良方》《外科精要》。

② 庶：副词。表示可能或期望。

③ 形气……壮者不复矣：语出《灵枢·根结》。形气不足，指形体外貌虚弱。病气不足，指邪去正衰。

不可灸，灸之灾害立至。俱不可不慎！

卒　中

予父、予母、予兄，皆以卒中不起。父母病时，予医理未透；予兄病时，予在燕京。皆随俗先进牛黄清心丸，延[1]到时师，皆用祛风化痰之剂，绝无一效。及阅《立斋医案》，治王车驾卒中昏愦，口眼喎斜，痰气上涌，咽喉有声，六脉沉伏，此真气虚而风邪所乘。以三生饮一两，加人参一两，煎服即苏。即五不治症[2]，用前药亦有得生者。夫前饮乃行经络、治寒痰之药，有斩关夺旗之功。每服必用人参两许，驾驱其邪而补助真气。否则，不惟无益，适足以取败矣。观先哲用芪附、参附等汤，其义可见。即立斋先生之言：要知牛黄丸乃香散通经之药，亦宜用人参两许，煎汤调服方可，若单服则真气愈散矣。竟以不知医而误用，可胜痛恨！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信夫！虽然前条治法，以施于中风、中寒诸症妙矣。又有虚火冲逆，热痰壅塞，以致昏愦颠仆者，状类中风，恐附子非所宜服。立斋治王进士劳役，失于调养，忽然昏愦，谓是元气虚，火妄发，挟痰而作。急灌童便，神思渐爽；更用参、芪各五钱，芎、归各三钱，元参、柴胡、山栀、炙草各一钱，服之稍定。察其形倦甚，又以十全大补汤加门

---

① 延：邀请，聘请。

② 五不治症：指中风昏迷而见口开、手撒、眼合、遗尿、鼻声如鼾之五脏气绝症。

冬、五味，治之而安。予从弟履中，年方强仕，以劳心忧郁而得斯症，痰升遗溺，眼斜视，逾时不醒，竟类中风，亦灌以童便而苏。此等症候，皆火挟痰而作，又非三生饮所可治者，并姜汤亦不相宜也。同一卒然昏愦，而所因不同，须审而治之。

海宁陈月坡云：凡卒中者，不宜杂饮以汤，即姜汤亦不可与饮，饮[1]便乱经脉。陈有刺穴法，甚妙。先学士葵阳公，年近六十，精神正王，苦疡，误信友人草方，服大黄下之，遂致精神顿衰，肌肉尽削，调理半载，竟不可复。后又患泄泻，遂得前症，立斋治法正相宜。恨不早究心此书，尤恨时师，何无一人读此书，而皆贸贸[2]也！

风自火出，故热则生风。试观天道，每遇伊郁[3]之极，则发大风，必然之理。故中风之症，多生于内热。若血凉水足，风自何生？六味丸、益气汤，所以当常服也。风不必皆外感，常从内生，不可不知。薛立斋治风症，亦间用愈风丹[4]，然佐以八珍汤、六味丸，非单服前丹也。

凡人精神极壮实者，偶患痰厥，可服牛黄丸。友人屠

---

① 饮：原作“食”，据修敬堂刻本改。

② 贸贸：昏庸糊涂。

③ 伊郁：烦热。《文选·何晏》：“感乎溽暑之伊郁，而虑性命之所平。”李善注：“伊郁，烦热貌。”

④ 愈风丹：《儒门事亲》卷十五方，芍药、川芎、炒僵蚕、桔梗、细辛、天南星（姜制）、朱砂、羌活各半两，麻黄、防风、白芷、天麻、炙全蝎各一两，甘草三钱，为末，炼蜜为丸，弹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一丸，细嚼茶、酒吞服。

伯尚，忽然痰壅，不能语，服牛黄丸，立愈。予姊丈周公美，一日忽神呆目怒，顷之痰涌，手扬足掷，有类中风，不服药，次日自愈。此等禀赋，百无一二。

脾　胃

凡人脾胃气虚，而饮食难消者，必以参、术为主治，而少佐以消导。初服颇觉迷闷，闷后必得渐爽。若专治其食，则愈消愈虚，而食愈不消矣。此与治痰同理。盖治病必穷其本，见病治病，岂为良医！

乙巳之夏，予患中脘痛，既而泄泻。偶遇姑苏一名医，令诊之。惊曰：脾胃久伤，不治将滞下[1]。予体素弱，惮服攻克之剂，因此医有盛名，一时惑之，遂服枳实、黄连、厚朴、山查、木通等药数剂，又服枳术丸一月，以致脾胃大伤，是秋遂溏泄不止，渐觉饮食难化，痞闷倒饱，深自悔恨。服参、术等药及八味丸，十余年始得愈。然而中气终不如故，苦不耐饥，稍饥则中气大虚，其惫不可状。凡山查等消导之物，入口即虚，脾胃之不可妄攻如此。方书极言枳术丸之妙，孰知白术虽多，不能胜枳实之迅利。予友胡孝辕刺史，亦误服枳术丸而大病。可见此丸断非健脾之药。或饮食停滞，偶一二服则可耳。

参术膏补脾之功最大，人不能多饮食者，多服此膏，能令饮食大进。予长子寅锡，服此甚验。

---

① 滞下：痢疾的古称。因痢下脓血黏腻，排便滞涩难下，故名。

予生平饮食喜热而畏冷，系中气虚寒。常服六君子汤加炮姜，气滞更加木香，甚效。

凡人脾病，服补土药不效，即宜服八味丸，以补其母。予服此甚效。许学士云：有人全不进饮食，服①补脾药不效，予授以二神丸服之，颇②能进食。盖治法虚则补其母，不能食者，戊巳虚也，火乃土之母，故以破故纸补肾为癸水，以肉豆蔻厚肠胃为戊土，戊癸化火，同为补土母之药，再加木香以顺其气，使之斡旋空虚，仓廪自能受物。凡人肾气怯弱，真阳衰虚，坎水不温，不能上蒸脾土，是以饮食不进，或食而作胀，大腑溏泄，譬诸鼎釜之中，置诸水谷，下无火力，终日米不熟。黄鲁直常记服菟丝子，淘净，酒浸，曝干，日挑数匙，以酒下之，十日外，饮啖如汤沃雪③。服二神丸、菟丝子，与服八味丸同一理，是千古不易之妙法。严用和云：古人谓补肾不如补脾，予谓补脾不如补肾。肾气若壮，丹田火盛，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膈开能食矣。立斋云：凡停食泄泻之症，若食已消而泄未已，宜用异功散以补脾胃；如不应，用补中益气以升发阳气。凡泄利色黄，脾土亏损，真气下陷，必用前汤加木香、肉豆蔻温补；如不应，当补其母，宜八味丸。又参之疟疾门有云：凡停食症，宜用六

① 服：原脱，据修敬堂刻本补。

② 颇：修敬堂刻本作“顿”。

③ 如汤沃雪：像用热水浇雪一样。比喻问题非常容易解决。

君子汤加枳实、厚朴；若食已消而不愈，用六君子汤。立斋治停食泄泻等症，必以参、术助正气，而佐以消导，庶不伤元气，真为良法。予见时师治泄泻，未有不以消导、分利为常法者。阴损[1]人元气而人不知，亦可叹也！又考王节斋云：凡泄泻病，误服参、芪等甘温之药，则病不能愈，而或变为黄疸。盖泄属湿，甘温之药能生湿热，故反助病邪，久则湿热甚而为疸也。即立斋医案中，亦言李少宰泄泻，误服参、芪，变为黄疸。然则泄泻初起，益气汤所宜禁者。历考立斋治泄泻，大都用六君子加木香、神曲等药。盖六君子无黄芪、当归，而又加苦泄之药，自非甘温比耳！

予脾胃本虚，往时误服消克之药，顿觉中气下陷，胃脘中空空然，神气倦怠，虚汗不止，手足不温，大便亦无气推送。急服益气汤等药，连服十余剂，中气乃渐复。消克之药，不可轻服也如此。俗有以食消食之法，以饭、肉等所伤之物，烧灰存性，为末，用酒或陈皮汤下之，颇效。此物似不甚伤脾，可用。王宇泰先生《准绳》[2] 中亦曾载之。又有以酒药烧灰服者，便觉伤脾。更有服生酒药者，最为峻厉，不宜用。

立斋云：大凡食积痞块，症为有形，所谓邪气胜则实，真气夺则虚。惟当养正，则邪积自除矣。虽云坚者削

---

① 阴损：暗地里损害。

② 准绳：即《证治准绳》，明·王肯堂撰。

之[①]，客者除之[②]，若胃气未虚，元气尚实，乃可用攻削；或病久虚羸，或元气素弱者，但当固本为主，而佐以消治。不然，反致痞满不食，而益其病矣。《玉机微义》之论治积，亦[③]同此见，是千古格言，不可忽也。予在临江时，误服厚朴伤中气之后，偶食犬肉一块，遂觉停滞，时中气正虚，不敢加山查等药。考本草：食犬肉不消，煮芦根汁饮之可消。予如法煎饮，觉右胁下微痛，次日大痛，殊不可解。自是日甚一日，坐卧皆妨，反侧痛如刀刺，右胁下按之有物如鸡子。方书言右胁痛属食积、痰积，有谓须攻治者，有谓不宜攻，必须助正以消邪者。时有医主攻治，谓不治将成痞块。予不以为然，确守助正之说。当痛极时，不敢服药，静以守之，俟痛小定，气虽痞，即用六君子加木香等行气之药，以渐调之，竟得痊可。若误信攻伐，不知死所矣。

脾胃好暖而恶寒，脾虚必宜温暖之药。予内人少[④]患脾有冷痰，时患呕吐不止，服聂遡元五炁丹数丸，遂不复发。予近患脾不和，不时溏泄，服参、术两三月不效，服胡与辰金铅一丸，脾气顿佳，得两三月安妥。家庵中有一

---

① 坚者削之：对坚实的癥积要用削伐软坚的方药治疗。语出《素问·至真要大论》。

② 客者除之：凡外来邪气（六淫、疫气、饮食积滞等）客于人体，应当祛邪，如疏风、散寒、祛湿、消导等法。语出《素问·至真要大论》。

③ 亦：原作“痰”，据修敬堂刻本改。

④ 少（shào 绍）：少年时。

比丘尼[①]，久患脾疾，甚殆，肛门不收，秽水任出，服金铅一丸，肛门顿敛，渐调而愈。其神效有如此者，故知脾病之宜于温暖也。胡乃仪征人。

痢[②]之初起，用芍药汤而加大黄，以荡涤其滞，此常法也。然禀质有强弱，岁运亦有不同，概服大黄，常有至陨命，不可不慎！

脾胃为五脏之本，饵术不宜独后于人参。以术一两，佐参五钱煎膏，最能补中气。近有以术二斤，佐陈皮半斤煎膏，服之亦妙。予饵术常不辍，计一岁所服可得五六斤，参则仅一斤许耳。

时师见小便不利，大便不实，多用茯苓、泽泻等淡渗之药，不以为意。立斋每谓淡渗导损阳气，反益其病，而竞竞乎慎之，绝不用以治此症。识见超出等夷。吾人不宜轻忽淡渗之剂，而频服之也。

伤饮食者，医多妄下，使清气下陷，则浊气不得降，反生膜胀。故东垣治以补中益气汤，所以升举其下陷之清气，则浊气自降，不治而愈也。

立斋论伤食不消，若伤性热之物，用二陈汤加黄连、山查；若伤湿面等物，用二陈汤加神曲、麦芽；若伤米食，用六君子加谷蘖[③]；伤肉食者，六君子加山查；伤鱼

① 比丘尼：指尼姑。
② 痢：原作“病”，据修敬堂刻本改。
③ 谷蘖（niè 聂）：即谷芽。

腥者，六君子倍加陈皮；伤角黍炊饭者，六君子倍加酒曲。若食已消而泄未愈者，此脾胃受伤也，单服六君子汤。若饮食减少，或食而难化者，属脾胃虚寒，加炮姜、木香、肉果[①]；不应，加五味子、吴茱萸、补骨脂。若脾肾[②]虚寒者，服八味丸，否则，多患脾虚中满之症。其神曲、麦芽，虽取戊土以腐熟水谷，然麦芽一味，予常以治妇人丧子，乳房胀痛欲成痈者，用一二两炒熟，煎服即消，其破血散气可知矣。丹溪云：麦芽消肾[③]。《妇人良方》云：神曲善下胎。皆克伐之剂，不宜轻用。

立斋云：凡久泻脾虚，饮食难化之症，多由泛用消食利水之剂，损其真阴，元气不能自主持，遂成久泄。若非益气汤、四神丸滋其本源，后必胸痞腹胀，小便淋沥，多致不起。

腹　痛

痛无补法，自古记之。然立斋治唐仪部[④]腹痛，面色黄中见青，左关弦长，右关弦紧，用益气汤加半夏、木香而愈。治李仪部腹痛，面色黄中见青兼赤，肝脉弦紧，用益气汤加山栀而愈。盖木本克土，土衰则木愈胜而乘之，故脾病多受肝累。然察色须审黄乃脾色，青乃肝色。黄中

---

① 肉果：肉豆蔻的别名。

② 肾：原作“胃”，据修敬堂刻本改。

③ 消肾：即消耗肾气。

④ 仪部：礼部主事及郎中的别称。

见青，乃为木乘土，兼赤则是木[1]土又生火矣，故用山栀以清之。益气汤本不宜于治痛，加半夏、木香等药，则补而不壅矣。此先生妙手，非他人所及。

大凡腹满痛，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按此症须细察虚实，虚则用立斋之治法，实则当守痛无补法之戒。至若霍乱腹痛，误饮米汤即死，屡屡见之，不可不慎也！

虚　损

予少患下元[2]气虚，不能多言，稍不戒则气怯[3]不可状，丹田若无物者，甚则夜半阴极之时，阳气欲脱，手足厥冷，汗大泄；一交子丑，气乃渐复。此系肾阳衰弱之候，常服温肾之药，于滋阴料中多用菟丝子、枸杞子、肉苁蓉、五味子、鹿茸、紫河车之属，遂得渐愈。前症因目病误服黄连丸，顿剧。要知阳衰之症，寒药所最忌。如知母、黄柏之属，最伤胃中生发之气，即平人亦不宜多服者。又本草云：升麻、川芎，下虚人忌服。予服四物汤，川芎稍多；服补中益气汤，失[4]加人参，皆顿觉下虚，前病陡发。药物之响应如此。

予自二十四岁，患下元虚怯，中年大受其累，终日以

---

① 木：原脱，据修敬堂刻本补。

② 下元：下焦元气，即肾气。肾居下焦，内藏元阴、元阳之气，故称“下元”。

③ 则气怯：原作“所得病”，据修敬堂刻本改。

④ 失：没有。

三缄①为戒，至四十后渐充，老年反无此苦。岂壮年气反不足耶？抑老来得力于服药之久耶？予弱冠患伤风，不远床第，每晨起即鼻重流涕，竟日痰不绝口，留连月余，遂见痰中缕血，遗害无穷。谚云：伤风不醒②结成劳。盖金水二脏，情关子母，金伤则不能生水，子泻则其母愈虚，水不能制火，火乘金而金益败。此劳嗽之症所由成耳，信乎？伤风虽小病，最不可不慎者。故补脾保肺，乃养生家第一义。而肺病极宜断色欲，相关相应，捷于影响。

予临场虑不耐风寒，合玉屏风散服之，反自汗津津不止，盖防风与黄芪各等分之谬也。本草云：黄芪得防风，其功愈大。用黄芪七分，配防风三分，斯得之矣。

予弱冠患痰中缕血，忧惶特甚，治以清痰凉血之药，殊不效。以忧病，病日进，面热而手冷，喉腻而口干，两背不舒，夜作微热，几成瘵症。就医吴门，医者投以芩、连之剂。甫两服，忽然手冷过肘，足冷过膝，陡觉鼻中出冷气，神魂飘忽，如从高桥下坠，阴阴然莫测所止之状。亟呼姜酒饮之，速煎人参汤加姜服之，神稍定。延名医张莲水诊之，云无害，平调之可矣，勿以寒药伤而遽服热药也。治以八物汤加天麻。予遵服二三十剂，神气虽稍宁，然自此阳气顿衰，三冬必以火自随，而惨惨淅沥③之象，

① 三缄："三缄其口"的略语。比喻十分谨慎。

② 不醒：即久治不愈。

③ 淅沥：指畏寒的样子。

几无生人之乐矣。予后阅方书云：郁火之症，最忌寒凉，犯之当死。予本以忧郁成此火症，竟犯此忌，不死幸耳！初以阴虚致疾，到此则阴阳两虚，乃大服温补气血之药，及紫河车、红铅①、秋石②之属，病乃稍瘥。缕血之症，十余年间，不时乍发，后来置之度外，不复省视，竟尔相忘。予睹友人患此症者颇多，俱未见夭折，要知此症亦非难治之症也。

壮热是火，不时发热是无火。火衰而浮，火不归源，故反致发热。

立斋云：凡人饮食起居失宜，见一切火症，悉属内真寒而外假热，故肚腹喜暖，口畏冷物。此乃形气、病气俱属不足，法当纯补元气为善。内伤症似外感，一时难辨，立斋以腹喜暖、口畏冷物二者别之，最为良法。

心为君火，可以水折，可以凉治。相火为龙火③，不可以直折，当从其性而治之。故世间之火，可以水灭；至于龙雷之火及火井之火，见水则炽，得火则灭。此亦绝可异事，而有妙理存焉。盖真阳虚耗，故火不归源，而变为假热之症。此必用桂、附等，佐补药引火归源，而后游行

---

① 红铅：月经的别名。古代有以初潮之月经，干燥后取其粉末而入药者，现已不用。

② 秋石：亦名龙骨石。为人中白或食盐的加工品。古代亦有用人尿、秋露水和石膏等加工制成。咸，寒。入肺、肾经。滋阴降火。用于治疗骨蒸劳热、口疮等。

③ 龙火：指肾火，命门之火。

之火始伏。乃信此理微妙，世医少知。

又有肾阴虚，阳无所附而发于外，亦见假热之症。王太仆云：大热而甚，寒之不寒，是无水也。当峻补其阴，用加减八味丸大料，多加肉桂，以恣饮之。阴虚而用肉桂者，寒因热用之意也。大凡以热药治寒症，以寒药治热症，一时格拒不入，故用一味引而从之，其理至妙。有热药冷饮，寒药热饮之法，亦即此意。

大凡劳心、好色者，久则阴虚火盛；若入房而骤病者，多属阳虚火衰。

劳则发热无时，此系气血俱虚之症，但补其虚，不宜治其热。此予所经患者。

《丹溪医案》有人足热不可加绵，自夸壮实。丹溪云：此阴虚也，不治将痿。其人不信，年近四十，患痿而死。又云：人有热气从脐下起者，此名阴火。又有从涌泉穴起入腹者，此为火起九泉之下，百不救一。予久病后，患左肾常热，年余忽觉足热，其火游移不定，或发于足面，或发于足心，或发于两腿，虽不至如所云起自足心，冲入腹内，然大概相类。此症不胜忧疑，据丹溪治法，须用四物汤加知母、黄柏等剂。予向忌寒凉，不敢依此治法，仍用温暖之药，竟无大害。盖肾热足热，其为阴虚水少，此不待智者知之。但治以寒凉，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惟用补肾养血之药，而以暖药引经，则以火伏火，其火自平。此即龙火、井火见火则灭之义。予此病十年方愈，后亦间发，

惟能坚信确守，无欲速之心，如法调治，与病相忘，久而自去。若遵丹溪之法，以求速效，此时墓木已拱[①]矣。谨揭以告同患。

面赤吐痰，多是虚火，不可作实治。予少时患面热手冷，喉腻多痰，夜热，谬认为火症，不服温补之药。以是[②]久而不愈。

王损庵先生论阴虚之症[③]，谓自子至巳属阳，自午至亥属阴，阴虚则热在午后子前。寤属阳，寐属阴，阴虚则汗从寐时盗出也。升属阳，降属阴，阴虚则气不降，气不降则痰涎上逆，而连绵吐出不绝也。脉浮属阳，沉属阴，阴虚则浮之洪大，沉之空虚也。治法不宜遵丹溪四物汤加知母、黄柏之方，宜用薏苡仁、百合、天门冬、麦门冬、桑根白皮、地骨、牡丹皮、枇杷叶、五味子、酸枣仁之属，佐以生地黄汁、藕汁、乳汁、童便等。如咳嗽则多用桑皮、枇杷叶；有痰则加贝母；有血则多用薏仁、百合，加阿胶；热盛则用地骨皮；食少则用薏仁至七八钱；而麦门冬常为之主，以保肺金而滋生化之源，无不应手而效。盖诸药皆禀燥、降、收之气。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凉是也。以施于阴虚火动之

① 墓木已拱：意指已死了很长时间了。

② 以是：因此

③ 王损庵先生……之症：从此以下到本卷末，原脱，据敬修堂刻本、六醴斋本补。

症，犹当溽暑[①]伊郁之时，而商飙[②]飒然[③]倏动，则炎歊[④]如失矣。与治暑热用白虎汤同意。然彼是外感为有余，故用寒凉沉藏之药，而后能辅其偏；此是内伤为不足，但用燥、降、收之剂，而已得其平矣。予病时，前方亦常用之，颇为相宜。

又云：虚劳之疾，百脉空虚，非黏腻之物填之不能实也。精血枯涸，非滋湿之物濡之不能润也。宜用人参、黄芪、地黄、天麦门冬、枸杞子、五味子之属煎膏；另用青蒿以童便熬膏，及生地汁、白莲藕汁、人乳汁、薄荷汁，隔汤炼过，酌定多少，并麋角胶、霞天膏合和成剂。每用数匙，汤化服之。按此膏补益之功甚大。予病时常煎此服之，颇得其力。大略前言薏仁之属治肺虚，后言参芪地黄膏之类治肾虚。

昔时治吐血，皆言犀角地黄汤。近世医家，亦多悟此症不宜以寒凉遏之，治法稍稍异矣。有言此病只须服六味丸者，予亦常闻之。至立斋兼用益气汤，则先生之独见，而时师不敢措手[⑤]者也。人谓此症是血热妄行，但知求端于阴血，而不知阴阳互为其根，非两截不相关者。先生透

---

① 溽（rù 褥）暑：盛夏气候又湿又热。

② 商飙（biāo 标）：凉爽的风。

③ 飒（sà 萨）然：形容风声。

④ 炎歊（xiāo 消）：炎热而熏蒸的气候。

⑤ 措手：应付，着手处理。

明[1]此理，故每兼用六味丸及益气汤以取效。此症毕竟大吐者危于咳血者。世医皆言痰中咳血甚于吐血，未必其然。大都火盛咳频而血多者，方是危症。若咳稀而血少，此偶伤于热，或伤于酒而然，但遵立斋法，汤丸并进，久当自愈，不必视为重症而介介[2]也。

内伤发热，有阴虚、阳虚之别。王节斋云：脉大而无力为阳虚，脉数而无力为阴虚。薛立斋云：阳虚宜益气汤、八味丸，阴虚宜六味丸，阴阳两虚宜十补丸。总论二症，虽有阴阳气血之分，实则皆因脾胃阳气不足所致。其发热属形气俱虚，故禁服知母、黄柏，恐复伤阳气，以致元气下陷，腹痞作泻，则不可救耳！

立斋论劳嗽见血之症，有劳伤元气，内火妄动而伤肺者；有劳伤肾水，阴火上炎而伤肺者；有因多服天门冬、生地黄寒药，损伤脾胃，不能生肺气而不愈者；有因误用黄柏、知母之类，损伤阳气，不能生阴精而不愈者。凡此皆脾肺亏损，而肾水不足，以致虚火上炎，真脏[3]为患也。须用益气汤补脾土而生肺金，六味丸滋肾水而生阴精；否则不救。

立斋云：大凡病久气虚血弱，必致发热，须用四君子之类调补脾胃，脾胃一健，气血自生。若认为血虚而用四物沉阴之剂，径生其血，则脾土伤而诸脏皆病，虚症蜂

---

① 透明：清楚的知道。
② 介介：形容有心事，不能忘怀。
③ 真脏：指肺。

起，反为难治，甚则不救。立斋云：琼玉膏、固本丸、坎离丸，皆沉阴泻火之剂，非肠胃有燥热者不宜服。若足三阴虚发热者，久服之则大便不实，饮食少思，且兼阴痿[①]无子。盖损其阳气，则阴血无所生故也。

予少时患阴虚内热，久服六味丸，甚效。此丸性甚宽缓，加首生河车[②]一具，其力便厚。

天王补心丹，气味多寒而湿，脾胃虚弱，大腑溏泄者不宜服。予服此丸，即苦脾病。盖火旺脾健人宜服，脾弱人患心血不足者，止服龙眼膏。

予里[③]屠谕德公夫人，患怔忡，闻声即惊怵，服天王补心丹，立效。则知肝王人，此丹原自宜服也。

手少阴经不足之症，亦要分气虚、血虚。心血虚者，必有火，以天王补心丹之类补之；心气虚者，神思恇怯[④]，须以人参、黄芪之属补之。

春夏之交，患头疼足软，食少体热之症，名曰注夏[⑤]。盖因三冬闭藏之际，不远女色，及三夏为火土太旺，金水衰涸之时，不行独宿、淡味所致。治用六味丸及益气汤去升、柴，加麦门冬、五味子，或炮姜，或肉桂。

---

① 阴痿：病证名。即阳痿。

② 首生河车：指健康产妇第一胎胎儿的胎盘。甘、咸，温。入肺、肝、肾经。补气养血，温肾益精。

③ 里：乡里。此处指邻居。

④ 恇（kuāng 筐）怯：害怕，惊慌。

⑤ 注夏：病证名。又称疰夏。指脾胃虚弱，又遇夏季溽热之气，感受湿热而致的疾患。

卷　五

医药篇二

遗　精

梦遗之症，其因不同，治亦罕效。此病患之者甚多，非必尽因于色欲过度以致滑泄，大半起于心肾不交。凡人用心太过，则火亢而上，火亢则水不升，而心肾不交矣。士子[①]读书过劳，功名心急者，多有此病；其心一散，则火降水升，既济而病将自愈。凡病起于心，大都非药石之所能疗。先大夫少年极苦此病，盖用功过苦，名心太急所致。每临场则愈频，阳事[②]少着物即遗，苦无可奈，将床席俱穿一大孔以卧，使其无着。是科发解，武林居停，邀其亲戚女客饮喜酒，相率[③]观解元公书室，则床席有大孔，皆莫解其故，以为笑谈。一自发解后，梦泄使希[④]，及登第后则愈希矣。予少年亦苦此，迨登第后顿希，渐老渐减。于是益信此病关心[⑤]，不可独责于肾。而心病非药石

① 士子：读书人，学子。
② 阳事：即“阳物”。指阴茎。
③ 相率：亦作“相帅”。即相继，一个接一个。
④ 希：少。
⑤ 关心：与心有关。

所能疗也，故治遗少良方。

不梦而遗，谓之遗精。予年三十①二，曾患之，龟头时有精微微流出，昼夜常然。予初时惊惧特甚，人身中几许精血，而堪此涓涓不绝乎！医之高明者，慰余无害，但毋服涩药。予病以误服附子得之，知是火症，劝予凉补而勿热补，仍服六味丸加沙苑蒺藜、菟丝子及炒黄柏少许等药，将此病付之度外，莫寘诸怀，如常将理，凡两年而始全愈。龙骨、牡蛎等药从未入口。盖人身中惟气血周流斯快畅，岂可涩之使滞？虽得暂效，贻害实深，患者审之。予初有惧心，及两年间应酬如常，绝无倦态。岂此精与交媾之元精不同，故无大害耶。

痿　痹

肌肉蠕动，方书亦指为风。薛立斋独主气血虚热，不作风治，此论高出等夷。予向患指麻，时亦见此症，但补气血，不治其风，故不受其害。

予四十七岁，忽患小指麻软，时作时止，每夏愈而冬甚。素闻指麻当防中风，因讲求预防之法。有言宜祛风化痰者，其说大谬；有言宜顺气活血者，谓气行则痰自消，血活则风自灭，其言近是。及读《薛氏医案》治蒋州判中满、吐痰、头晕、指麻，先生云：中满者，脾气亏损也；痰盛者，脾气不能运也；头晕者，脾气不能升也；指麻

---

① 十：原作“一”，据敬修堂刻本改。

者，脾气不能周①也。遂以补中益气汤加茯苓、半夏以补脾土，用八味地黄丸以补土母而愈。后惑于《乾坤生意方》云：凡人手指麻软，三年后有中风之疾，可服搜风、天麻二丸以预防之。乃朝饵暮服，以致大便不禁，饮食不进而殁。夫预防之理，当养气血，节饮食，戒七情，远帏幙可也。若服前丸以预防，适所以招风取中也。予读之快然，遂确守先生之法，盖于今十有三年矣。

予既信服立斋之书，又遇海昌名医陈月坡，诊予指麻之症，议与薛合，将补中益气汤加减，令予作丸服之。医家守古方，皆谓汤不可丸，丸不可汤，独月坡以汤为丸，殊是创见。予遵而服之，其力大胜于汤。予病后弗能胜劳，服前汤未效，自服此丸，遂觉劳而不病。然则古人所立汤、丸之方，亦不必守胶柱之见也。

立斋谓指麻是脾气不能周，真确论。惟脾气不周，又不加意调摄，以致虚而又虚，故忽有中风之症。若认指因风而得麻，而预饵祛风之药以防之，真所谓招风取中矣。盖搜风等丸，多戕贼脾胃之药，断不可轻服。凡人脾气不伤，虽病可疗；若脾元一败，卢扁却走。《乾坤生意》等书，误人不浅。故非明理之儒，医书不可乱读。

凡臂痛指麻等症，粗工无不以风治。至于口斜、语涩、痰涌，更无不确信以为风者。薛立斋治法，独推本于

① 周：原作“用”，据敬修堂刻本改。

脾，而必以补脾肺之药奏效，斯真元元本本[①]之论，不可为粗工道者。

立斋治高佥宪两腿痿软无力，劳则作疼如刺，人皆以为风。立斋曰：此肝肾阴虚火盛所致。痿软者，真病之形；作痛者，邪火之象。用壮水益肾之药而愈。前症往往认为风，辄用发散而促其死者多矣。

予己酉夏，应试南都，与姊丈吴公甫联社课艺。见公甫步履微有不便，云苦腿痛，精神固无恙也。听庸医之言，以为风湿，遂专服祛风燥湿之剂，形容日槁，八月间，见咯血之症，肌肉尽削，至冬而殁。即[②]此验之，则腿足酸痛，不可概作风治也，益明矣。腿足皆足[③]三阴部位，多系肝肾阴虚，法宜滋补，顾反服风药以耗之，宁不速其死？

王节斋云：凡中风、偏枯、麻木之症，必用南星、半夏。立斋云：先用前药清其痰，即用六君子之类扶胃气，痰自不生。若概用风药，耗其阳气，而绝阴血之源，适足以成其风，益[④]其病耳！

感　冒

时师治人感冒，不论形气虚实，辄忌人参。不知古人

---

① 元元本本：原指探求事物的根由底细。后指详细叙述事情的全部起因和整个过程。

② 即：以。

③ 足：原作“是”，据敬修堂刻本改。

④ 益：增加，加剧。

论虚人感冒，不任[①]发表者，服补中益气汤。夫参且忌之，而令服芪、术，有不惊而咋舌者乎？予初病外感，惮不敢服参。名医朱心园，始教我助正疏邪，不妨并剂。及览方书，亦有触发[②]，遂敢补散兼施，颇觉相宜；后至黄芪与防风并用，亦未见壅闭外邪。大概医家立论不同，止有二说：一则谓外感之候，必须先散而后补；停食之候，必须先消而后补。一则谓攻补可以兼行。两说每致枘凿。予初亦不能无惑，乃后屡以身试，始悟气体壮实者，可以散之、消之而后补；若气体虚弱之人，必先扶其正，而后可以攻其邪，一补一攻，邪气乃去。倘泥于先攻后补之言，则邪气未即去，而元气已先伤矣，可不戒哉！

凡人感风寒，医家必云：不治邪将入内，须及其在表而散之。殊不其然，予遇体中不快，或时发热，未审是外感、是劳伤，将补药、表药一概停止，惟避风静养，禁荤啖粥以守之，恒得渐愈。盖外感劳伤，病形相似，误药有大害。即曾误服紫苏汤数口，体便狼狈[③]，每至夜分后即自汗，大费调理，不可不慎！

外感肩背拘急，劳伤亦然，不可误认。其余方书，辨之甚详。

人感风寒，两背必觉拘束不快，及服表散药汗之，而

① 不任：不能忍受，不能胜任。
② 触发：触动。
③ 狼狈：形容困苦或受窘的样子。

拘束犹故，此营卫伤而血气不充故也。若谓邪犹未尽而再表之，则受虚虚之祸矣。

立斋云：凡感冒咳嗽，若误行发汗过多，喘促呼吸不利，吐痰不止，必患肺痈。今但遇伤风咳嗽，即服疏散之剂，请以此语为鉴。

凡恶风寒，流清涕及寒噤、喷嚏等症，只宜茹素避风，好自调理，不可轻服散风之药。《薛氏医案》中载误服疏风药，致体麻痰壅，状类中风，治以益气汤加门冬、五味而愈。可不慎欤[①]？予腠理素虚，自幼畏风，风寒一袭，涕、嚏随至，甚则发热，汗津津不止。少时不知医理，谓必先散其风，而后服参、芪以实之。岂知愈散愈虚，外感益易。四十岁以后，方悟此理，遂以补中益气汤、丸为常服之药。若值外感，但住服益气汤，而疏散之药禁不入口，茹素避风以守之，数日自愈，而元气不伤。要知腠理疏豁[②]之人，即感冒亦不可轻易发表。慎之，慎之！

立斋论咳嗽云：肺气虚则腠理不密，风邪易入，治法当解表兼实肺气。肺有火则腠理不闭，风邪外乘，治法当解表兼清肺火，邪退即止。若数行解散，则重亡津液，邪蕴而为肺痈、肺痿矣。

又云：夏月尤当服六味丸，壮水以镇阳光。

---

① 欤：原作“与”，据敬修堂刻本改。
② 疏豁：即疏松。

痰　郁

凡痰火症，时师必禁用熟地，以其腻也。多用橘红、贝母、天花粉等药以消痰，及凉药以降火。常观先贤用六味丸稍加别药以治痰而奏效。盖痰因火动，补其阴则火降，而痰自消。若专治其痰，脾胃先伤，而痰终难治矣。况又有肾虚而水泛为痰者，尤宜服六味丸。予常患痰症，不辍六味丸，未见腻膈助痰，而屡以得效。

立斋治痰，每言肾虚水泛为痰，法当补肾。予壬申秋，咳嗽多痰，自知因于色，遵先生法，恪服六味丸，更不治痰嗽，月余竟愈。时师治痰最忌熟地，以为腻膈，是乌[①]知个中妙理哉？

归脾汤治脾而开郁，逍遥散治肝而疏郁。治郁此为妙剂，他药恐耗散元气，宜慎用之。

予少年患郁火之症，面时赤而热，手足不温，后觉咽干口燥，体中微热，夜更甚。就医吴门，粗工投以黄连、黄芩、黄柏等药，服方二剂，忽觉手足甚冷，渐渐过腕、过膝，鼻间突出冷气，神魂如从高桥坠下深溪，阴阴不能自止，几登鬼箓。延名医张莲水治之，张云症虽误服寒药之症，又不可骤以热药激之，但服八珍汤加姜及天麻，久当自愈。如法调之，虽渐安而元气则大减矣。后简方书有云，郁火之症，不可折以寒剂，误治致死。然则予之不死

---

① 乌：怎么。

幸也。夫记之以为鉴戒。

疟 疾

立斋云：大凡久疟，乃属元气虚寒。盖气虚则寒，血虚则热；胃虚则恶寒，脾虚则发热；阴火下流则寒热交作；或吐涎不食，泄泻腹痛，手足厥冷，寒战如栗。若误投清脾、截疟二饮，多致不起。按山疟久不止者，多成坏症，想不遵此治法，而医药乱投之故。予表兄沈鸿生孝廉，精神素王，自闽游归，患山疟，几一载，元气都耗。后疟虽止，而面黑眼黄，见者惊异，如是又二载，卒以鼓胀亡。先生指久疟为元气虚寒，信为确论。

立斋截疟法，以参、术各一两，生姜四两煨熟，煎服即止。或以大剂补中益气汤，加煨姜尤效。生姜一味亦效。

立斋治疟，与时师迥异。时师大都用黄芩、柴胡之类，谓必先散其邪，而后用补剂。予少时曾患此，虽不敢服清脾、截疟等药，而所服皆柴胡、黄芩之剂，十四五伐方得止，亦甚狼狈矣。此病最忌生冷、荤腥，使滋味澹泊[1]，邪气自衰。予病时守戒甚严，疟止后茹素者半月，馋极乃荤，以是脾胃顿开，饮食较未病前倍增，精神始王。

---

① 澹泊（dànbó 淡博）：清淡。

杂 治

立斋治好饮酒[①]而致脾虚发[②]热者，用六君子加葛根、神曲、山栀。盖葛花能解散[③]酒，神曲能消酒积，山栀能泻火。然葛根、葛花解肌疏腠理，神曲伐脾败血，山栀性寒，体弱人亦宜审用。王宇泰先生《准绳》中载有饮酒发热人，治以补剂加干葛，犹不禁其散，而极言治酒病者，无如枝矩子之妙。此物一名枳椇，一名木密，俗呼癞汉指头，北人名曰烂瓜，江南谓之白石树，杭州货卖名密屈立，《诗》所谓南山有枸是也。树形似白杨，其子着枝端如小指，长数寸，屈曲相连，春生秋熟，经霜后取食，味甘美。以此木作屋柱，令一室之酒味皆淡薄。赵以德治酒人发热，用枝矩子而愈，即此也。又曰：此物苏州亦有，呼为密六曲；徽州最多，呼为金钩子，九月有之。予留意遍访，尚未得见也。

立斋云：凡伤酒泄泻之症，若湿热壅滞，当用葛花解醒汤分利其湿；湿既去而泻未已，须用六君子加神曲，实脾土化酒积。此虽为酒而作，实因脾土虚弱，不可专主湿热。

古方治目赤，多用疏散寒凉之药，本体虚弱人，不宜服此。予乙亥春患目，竟不服药，俟其势稍杀[④]，即服四

① 酒：原作“食”，据敬修堂刻本改。
② 发：敬修堂刻本作“湿”。
③ 解散：此下原有“饮食”二字，据敬修堂刻本删。
④ 杀：减弱。

物汤加甘菊、决明等养血之药，三七方愈。虽无速效，而气血不伤。

予少时神气不足，患目，每用目稍过，辄酸涩无光者累日。博考方书，多云六味地黄丸可治目，予连服二三料，目疾转甚。改服别方，补肾养血之药，始得稍愈。后读《医学钩玄》[①]，有目病不宜服六味丸辨，谓泽泻、茯苓渗水，山茱萸不宜于目，言之甚详。以予验之，此论良是。予从今思之，目病有属血虚，亦有属气虚者。予血固不足，气则尤虚。薛立斋治两目紧涩，不能瞻视，以为元气下陷，用补中益气汤倍加参、芪而愈。予悔往时不多服前汤，而专事于补肾养血，以致久不痊。迨四十后，以指麻多服前汤，原无意于治目，而目光渐充[②]，始信往时之误。予幼时患风弦烂眼，甚受其累，百药罔效。遇一陈姓医士，于长安邸授予白末药，令敷于眼眦患处，随敷随愈，取效如神。不肯传方，予略访之，云：有吐蛔在内。吐蛔者，小儿口中吐出蛔虫，收干候用。其中想更有制就炉甘石配之者，真奇方也。

立斋引东垣先生之言曰：五脏六腑之精气，皆禀受于脾，上[③]贯于目。脾者，诸阴之首也；目者，血脉之宗也。故脾虚则五脏之精气皆失所司，不能归明于目矣。心者，

① 医学钩玄：明·王文谟编，已佚。敬修堂刻本作《医学钩元》。

② 充：指明亮。

③ 上：原作“土”，据敬修堂刻本改。

君火也，主人之神，宜静而安，相火代行其令。相火者，包络也，主百脉，皆荣于目；若劳役过动，势乃妄行。又因邪气所并而损血脉，故目病生焉。凡医者不理脾胃及养血安神，治标而不治本，是不明正理也。若概用辛凉苦寒之剂，损伤真气，将促成内障矣。

予中年患痔，点洗都不效。惟白萝匐[①]煎汤，频洗差佳[②]。近读《瑯嬛集》中载：经霜冬瓜皮同朴硝煎，洗翻花痔，立愈。又法：以白萝匐代冬瓜，亦效。冬瓜未之试，萝匐已验矣。

予座师[③]茅五芝先生，长公子子京，偶于臀间患一毒，地非要害，直易视之。子京素知医，恐痛伤元气，辄服人参，其毒愈甚，发寒热，乃始延医。又遇粗工，溃后胸懑[④]，应服参、芪，反不能多服，竟至不能收口而没。盖痈疽初起，先宜泻毒，而后议补，若补之太早，遂有此祸。可鉴也！

凡臃肿[⑤]、结核等症，世人多视为外科之症，而付之疡医。立斋以为此属肾水亏损，肝火血燥筋挛。法当滋肾水生肝血，用六味丸、益气汤治之。其有胸胁等处，大如升斗，或破而如菌如榴，不问大小，俱治以前法。

---

① 白萝匐：即白萝卜。
② 差佳：痊愈。差，同“瘥”。
③ 座师：举人、进士称本科主考官为“座主”或“座师”。
④ 懑（mèn 闷）：烦闷。
⑤ 臃肿：即痈。

立斋论瘰疬乃脾经血燥，当清肝火、滋肾水，不宜令外科竟作痰治，多成坏症。

予年三十时，臀生一小瘤，根细如线，而头如豆大，越十年而渐大如荔，有妨跨马。予有鉴于决瘤之说不敢医。常叹曰：吾年若六七十，此瘤当如碗大，必妨于行坐矣，奈何！既而叹曰：吾若得至六七十，即碍行坐亦何妨？遂安意养之。及四十七岁时，偶擦伤瘤皮，水渗出不止，予惧其成漏，乃延潘慧峰问之。潘云：欲去此瘤甚易，欲塞此漏甚难，瘤去则漏自满矣。予不得已听其治，潘以药涂瘤，甚痛，其肉尽黑，少顷，血出津津。予甚惧且悔，不复求治，但求止血之药。越宿，则黑肉已坚如石片，数日脱去，其根尚存如豆，水出仍不止。予复商之潘。潘云：不去其根，漏仍不可塞也。又以前药点之，痛甚，肉黑如初。次日复点，凡三次。内服托里散，每剂用黄芪五钱，凡旬日，坚肉脱去，则根已平。仍服托里散，外用长肌收口药，绝欲息劳，以渐收满，肌肉完好。予之服药守禁，固勤且慎，而潘君亦可谓妙手矣。

予窗友贺立庵方伯[1]，常言其伯父贺岳精于医，刻有《医经大旨》。曾治一孕妇将坐草，患小便不通，百药不效，愈饮愈饱，束手持毙。贺君诊之曰：此乃脾气虚弱，不能胜胞，故胞下坠，压塞膀胱，以致水道不通。大健其

① 方伯：殷周时代一方诸侯之长。后泛称地方长官。明清之布政使均称“方伯”。

脾，则胞举而小便自通矣。以白术二两，土炒，加炒砂仁数钱，别加一二辅佐之药。服一剂小便立通，其神如此。予常记此言于怀中。壬寅岁，予内人有妊，临月竟同此病，医药无功，危甚。予以此法告于医者，喜医者虚心，如贺法治之，立效，遂举[①]长子寅锡。予若不闻此言，母子均殆矣。

予家有女流患便痈[②]，两拗肿痛不能起。疡医用散毒药十余剂，以围药逼之出脓，肿痛愈甚。予查薛立斋《外科枢要》，此症皆因郁怒伤肝得之，治用加味归脾汤、加味逍遥散间服。遂遵而服之，不三剂而肿痛减半，六剂而起。药能中病，神效有如此者。

予孙孟溥出痘，起发贯浆[③]俱如法，惟回浆[④]太早，九朝[⑤]左臂发一痘毒。医家通用清热解毒之药，不四剂而寒战、咬牙之症作矣。医家泥于痘毒，不敢用参、术，止用归、芪，而尚欲兼解毒。予谓痘后气血俱虚，复以寒药伤脾，故见斯症。阳气已虚甚，即有归、芪亦何能济，而况尚兼清解乎？必无幸矣。于是详考立斋《保婴撮要·寒战咬牙门》用十全大补汤，即《痘毒门》初发时只用仙方活

---

① 举：指生下。

② 便痈：病名。即血疝。《证治准绳·杂病》："血疝，其状如黄瓜在小腹两傍、横骨两端约中，俗云便痈。"

③ 贯浆：即"灌浆"。

④ 回浆：为痘疮收靥时发热的表现。

⑤ 九朝：第九天。

命饮一二剂，旋用托里散，助其元气，则未成可消，已成可溃。设使气血不充，则不脓、不溃，难以收拾。予于是断以己意，服十全大补汤，三剂而寒战止，再数剂而咬牙定。乃延疡医妙手，外治其毒，内服参、芪、归、术不辍，凡匝月[①]而全愈。当寒战症作，臂肿方掀[②]，用药颇多疑虑，人参且不敢多用，而况白术？至于桂，更不敢用至三分者。予叹曰：予生平服立斋之书，立斋不误我，岂独误此孩乎？即误，宁误于立斋。遂决意用大剂参、术，加桂至五六分，不惟寒战、咬牙之症得痊，而臂毒亦旋愈。立斋之治幼科，其妙亦如此。

余媳申氏多郁怒，忽患不月，腹渐大，疑有妊。医者视之，亦以为妊也。十余月而弗产，诸症渐见，乃始疑之，医者亦以为畜血之症。时有欲下之者，众议以为体弱不能胜，止宜暗消。于是久用行血、调血之药，而不敢用下血之药，竟弗效。厥后医药杂投，遂至不起。余一日偶阅《震泽纪闻》，载盛启东[③]治东宫[④]妃一案，大为悔悼[⑤]。永乐中，东宫妃张氏，经不通者十阅月，众医以为胎也，而胀愈甚。上命太医院盛启东诊之，一一如见，妃喜甚。

---

① 匝（zā 扎）月：满一个月。

② 掀（xiān 仙）：发生，兴起。

③ 盛启东：盛寅，字启东，江苏吴江县人。明代医家。著有《医经秘旨》等书。

④ 东宫：封建时代太子住的地方，借指太子。

⑤ 悔悼：悔恨。

及出而疏方，皆破血之剂，东宫大怒曰：早晚望诞育，而用此方，其可乎！置之数日，病益剧，乃复召诊，启东仍疏前方。东宫用其药而禁[1]其人。家人惶怖以为不免。越三日归，红棍[2]前呼，赏赐甚盛。盖妃服药下血数斗，而疾平也。予媳病正与此符，当十月外，既确知非妊，即宜大胆下之，当可得生。惜医家无此胆，不亦伤乎！

予倩孙[3]培之，得胡与辰金铅丸。有一比丘，患山疟久不止，与一丸服之减半，再服一丸顿止。盖山疟属元气虚寒，金铅丸能助阳气，故两丸而竟愈也。

予家有庖丁王姓者，生平多欲。年四十患脚痛，往针于苕[4]上。予谓此足三阴虚，针无益也。数年后患痰喘，胸中痛，昼夜不能眠。予谓此肾虚，气不归源，峻补其下，则气自降。适名医陈月坡来诊，其持论与予略同。奈病者服陈药，嫌其作闷，别寻粗工治之。大服降气宽中之剂，服后觉宽，宽后复发。病者尚以暂宽为效，信服之，以至于死。良可叹也！大凡此等病，服药初觉闷，久当渐宽渐愈。患者嫌闷而别求宽药，死者比比而是。如脾虚者亦然，初服术必作闷，久则自宽；破气消导之药，服之觉宽，久乃愈闷，以至不可救。病者不可不知！

---

① 禁：软禁。

② 红棍：皇宫奴仆。

③ 倩（qìng 庆）孙：指孙女婿。倩，女婿。

④ 苕：原作“若”，据敬修堂刻本作及上文改。

卷　六

医药篇三

品药[1]

人参固补气，亦能补血。盖补气而血自生，阴生于阳，甘能生血也。王节斋谓：劳疾阴虚，服人参过多者，不治。恐是一偏之论。盖节斋方论用参最少，与时师动必用参者，其弊相等。惟肺受火邪实热，与夫阴虚劳极而喘急者，则忌用耳！予幼时参价甚贱，十五六岁时亦时服参，忆一两止价[2]三钱耳。后日渐腾贵，不数年，价即与银等。至后破沈铁，而价益高，甚至三锾[3]。东事[4]败后，参之腾涌无足怪，前此何以顿贵耶？盖前此医者，多不敢轻用参，每等于附子，用者少，故价贱；后来服参如果[5]，无人不用。且世俗日益奢，虽无东事，参之价势不得不日高，乃时势使然，亦可慨也。

干地黄性寒，而鲜地黄尤寒，不宜单服，恐伤脾胃。

---

① 品药：评价药物的优劣、好坏。
② 价：卖。
③ 锾：古代重量单位，亦是货币单位，标准不一。
④ 东事：指明朝辽东战事。
⑤ 果：水果。

鲜地黄捣取自然汁，不见水，煎膏贮磁瓶，经年不坏。怀庆[①]土疏，而田多山泉，故质大而味厚。予曾陪巡怀庆，用意觅大地黄，不可得。土人[②]云：上等地黄一出，即为客人贩往苏州，本地止存次等者。谚云：出处不如聚处。信然！

黄芪之功不下人参，但性太绵密[③]，能闭腠理，有邪者禁服，不如人参之补而能宣耳！然补益之功，似出人参之上。我郡岐黄家，多不敢用芪，惟恐误补邪气。王宇泰先生用芪最多。予少病时，因服芪不多，终不能胜劳，而汗症莫疗；四十岁后，大服补中益气汤，计一岁服四五斤，然后能胜劳，而汗症渐减。往时多服参而无济，后来兼服芪而始效，予故驾其功于人参。外科毒溃后，用生芪补托。予臀后生一瘤，医用药点去，几成漏，每日加芪五钱于诸药内服，竟得收功。

王节斋云：药之气味不同，如五味子之味厚，故东垣方少者五六粒，多者十数粒；今世医或用二三钱，深以为非。吾地时师悉遵此法，独王宇泰先生及缪慕台[④]用药，五味子甚多。王先生治梦遗，单煎五味子膏一味。考《元

---

① 怀庆：是古代的一个行政区域，其地理范围大致就是现在河南省焦作市的行政区域。

② 土人：世代居住本地的人。

③ 绵密：细致周密。此处引申为易恋邪。

④ 缪慕台：即缪仲淳。名希雍，号慕台，今江苏省常熟市人。明代医家，著有《神农本草经疏》《先醒斋广笔记》等。

和纪用经》[1] 五味子散，止一味。近来儿曹苦梦遗，以五味子一味为丸，服之良效。又种子方：以五味子、肉苁蓉各等分，丸服。则东垣之言，似亦不必拘也。

白芍药为助脾泻肝之要药，治泻、补脾方中多用之。薛立斋独言有损于脾，罕用此药，想以其性寒耶？养生家审之。

凡汗症人，桔梗、薄荷亦不宜轻服。紫苏，人忽视之，其发散更甚，鲜者其力尤猛，非真有感冒，不可混食。《本草发明》[2] 云：若下元虚及怒气上升，不可服桔梗、升麻。

砂仁能下气，凡中气虚人不可服。

石菖蒲能通心气，养心丹中多用之。然心气不足者少用，以能散气也。

肾藏志，故补肾药中用远志。

菊花清香妙品，又能益血祛风，点茶、酿酒俱快事。同地黄酿酒能黑发，作枕治头风、明目。叶亦明目，香不减花，人不多用之，何耶？

肉苁蓉、五味子各等分，加蜜丸，助阳种子。友人言有奇效，予未之试。

泽泻一味，有医多用之，十剂而五者。薛立斋每言淡

---

① 元和纪用经：唐·王冰撰。传于唐末之许寂，载于《宋史·艺文志》。

② 本草发明：明·皇甫嵩撰。

渗之药不宜轻用，惟泄泻水火不分时，暂用一二剂以分利，既分即不可渗泄，恐导损阳气，变成腹满之症。治者审之！

大黄极不宜轻用，因大黄妄下而致殒者，予目中盖屡见矣。即痢之初起，大概宜早下，然亦须审形症是强是弱，而后斟酌用药。方书中原有老弱不可下之说，慎勿可轻！

仙茅助阳，原非常用之药。有人极赞其功效。予宦南安，携十余斤，归以遗[1]友。应太室方伯不受，复予柬云：此药有毒，能杀人。予遂不敢以相遗，尚容再考。

附子信不宜轻用。予少患下元气虚，误服寒药，以致夜半气脱，虚汗大泄不止，飘飘似将绝者，心中惶惧，煎参附汤服之，用熟附至钱余，病虽少定，而火症大发，旋患遗精，两载方愈。近年曾因中气，误服克伐之药，以致顿虚，参、术、芪等药服之竟不应。遂于补中益气汤内加熟附子三分，服一剂，便觉腰热之病复发。后患鼻衄，左鼻管中时时有干血在内，调养一年余，方得愈。附子之气烈乃尔！若加于地黄丸内，则有众养阴之药和之，便不觉其热矣。

予常阅本草，成都[2]节度[3]张益州，进豨莶丸，表颂其

① 遗（wèi 畏）：赠予，赠送。

② 都：原脱，据敬修堂刻本补。

③ 节度：即节度使。中国唐代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故称。

功用之妙，不可殚述。及阅缪慕台《本草经疏》言：凡病人患麻痹，骨节疼，腰膝无力，由于脾肾两虚，阴血不足，非因风湿所中而得者，不宜服此。予深服其言。盖豨莶之性，轻扬而香，治风治湿，信有神功，断非补益之药。若误信而久服，必损神气。

向读本草，赞豨莶丸之妙，久服可以轻身延年。予初患指麻，人咸谓宜服此丸。予以为虽祛风而无伤元气，制之与补剂兼服。吾心疑之，天下无祛风而不伤元气之理。友人徐显甫在燕亦患指麻，单服前丸一月余，精神大减，步履俱艰，遂改服补药一月余，步履始得如故。乃知此药亦是耗损元气之物，本草之言，未足信也。

本草云：人知兰花之香，不知兰叶之妙。散陈郁之气，治消渴，利水道，益气生津，润肤逐痹。如此妙药，而人多弃之不用，可惜也！兰乃幽兰。

忍冬花，摘鲜者酿酒，清香可爱。此物久服，可免痈疽等症。香而有益，不服亦愚矣。

枳实性烈而速下，有推墙倒壁之力。若中气不足者，虽兼补剂亦不可用。方书极言枳术丸之妙，予服之阅月，脾胃大伤，终身受害。慎之！慎之！

厚朴性亦猛厉，虚弱之人宜审用。本草言：误服脱人元气。予中气素弱，每因腹痛误用少许，即觉中气衰惫，无不立见。有时加于六君子汤中，亦觉大伤中气。要知此药，非纯善之物，即参、术同用，亦不能胜也。

藿香须自种乃真。

吴茱萸辛热气猛，下气甚速。要知茱萸酱虽快口，亦不宜常服者。

苏合香甘温，而性走窜，能散气，故蜡丸。不宜轻服。

竹叶、竹沥，皆取淡竹者为佳。世多不辨，混取杂竹而用之，安能对症疗疾！又淡竹草开翠花者，俗亦名淡竹叶。乡人不识药性，有妄认以为是者，益谬矣。

橘皮下气，脾虚人不宜常食。予常于中气虚时，偶服一二片，即觉气虚不堪，以是知亦所宜忌。

龙眼肉，本草言其能补心脾，功与人参并①。若患心血少，以龙眼煎膏收贮，任意酒饮之。予少时思虑伤神，后来每遇劳心，辄觉心中枯燥②，几有心火自焚之象，服此膏屡效。

山查消肉食，亦疏肝气，亦去食积痰。然有积滞者宜食，无滞不可用。棠球③大于山查，其消食亦同。每见人造查膏及查丁，以为食用之供。脾弱人不宜，混食伤脾。予中气素弱，每伤肉食，用六君子汤加山查煎服，不觉其消，有时而畅；或胸中无食滞而误服前剂，即觉中气顿虚。乃知此药亦非和缓之剂，故参、术不能胜其消克也。

---

① 并：相当，相同。

② 枯燥：烦躁。

③ 棠球：即“棠球子”。药名，出《本草图经》，为山楂的别名。

人阴毛中生虱，名八角子，贴伏毛根，最痒，恼人。相传此虱不医，延及头发、眉毛，其人当死。治法以生银杏捣烂，敷合毛上，隔宿其虱尽死。予少年曾患此，用此法神效。有友为予言：生此虱者，运会将否[①]之兆。予患此之后，抱病十余年，备尝苦楚，其言果验。

胡麻最有补益，古人称为仙人饭，配别药名胡麻丸。又方：独制一味为胡麻饼。用鳖色胡麻，择净、淘洗，摊于蒸笼内，以滚汤从上浇之。此药油最多，蒸笼下如丝流挂，久而不止，俟挂尽，上锅蒸之，蒸熟晒干；又以前法入蒸笼内，以滚汤浇之，又蒸又晒，九度乃止，牵捣为末，炼蜜为饼。饥时可以当饭，用酒下之，颇香甘可食，久服明目延年。但苦油多，不宜于溏泄者，亦不宜以茶汤下之。予游宦常携此，以充饥代饭。

神曲能消面谷宿食，人皆视为和易[②]之药。殊不知性亦克伐，能坠胎。予尝误服，中气顿虚，故知亦不宜轻用者。

大麦芽能消食，如神曲，但能消肾水，不宜多用。

吴中所造豆豉，味美而不可入药。本草所[③]载淡豆豉，出江西。予宦湖西，始尝此味。泰和产者良，其味亦有韵，可下酒，粗人不识也。

---

① 运会将否（pǐ 匹）：时运将坏。

② 和易：指药性平和。

③ 所：此下原有“造”字，据敬修堂刻本删。

予家有仆妇，患小便不通之症，时师药以九节汤，腹渐满而终不通，几殆矣。有草泽医人[1]，以白萝匐子炒香，白汤吞下数钱，小便立通。此予亲见之者。

薄荷性凉，能散热；紫苏性温，能散寒，皆散气之剂。世人不识药理，暑月每点薄荷汤代茶，紫苏以作饼、作蔬，忽为食物，不知多食大损人气。

香薷乃散阳气、导真阴之剂，真中暑方可用。今人畏暑，辄浸冷而快服之，适所以招暑而取病耳。若元气素虚，及房劳过度者，尤不宜服。立斋云：人有患暑症没[2]，而手足冷，指甲或肢体青黯者，皆不究其因，不温补其内，而泛用香薷之类所误也。

丹砂[3]、雄黄，乃金石之药，非水飞极细者不可服，服亦不宜多。

玄明粉性凉消痰，予曾听方士炼服，亦未见效。《本草发明》云：《仙经》虽备述其功浩大，若脏腑虚寒，脾胃气弱，不可服。此为格言。

六一散，非盛暑中奔走极热，不宜服，能损脾胃。盖此药乃利窍渗湿热之剂，误服之则愈耗津液矣。

炉甘石，煅过治风弦烂眼甚效。

乱发煅成血余入药，最能补血。胎发更效。

---

① 草泽医人：指民间医生。草泽，荒野之地。

② 没：通“殁”。死。《易·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

③ 丹砂：即朱砂。

麋、鹿是二物，麋乃鹿之大者。麋茸性热补阳，鹿茸性温补阴；麋角冬至解[①]，鹿角夏至解，大有分辨。今人概指为鹿茸、鹿角而杂用之，即世上通行鹿胶不甚效，须加毛角数枝，方有力。

鹿角胶，人皆以透明者为佳，殊不知毛角制就者，其色黑暗。品之优劣，全不系明暗也。闻善制此胶者，将角入竹篮内，置长流水中，任其流涤，候净尽煎之，则毫无渣滓，色如琥珀可爱。然渣滓涤尽，血气亦无有矣，亦何益于治病，徒为观美则可耳！

阿井[②]之水，相传是济水[③]，其色绿，其性急而沉，其体较他水颇重。予曾至其井，取试之。盖济性清而下，故阿胶能益肺降火。胶必得乌驴皮煎者，兼补肾气，斯为合法。然世间阿胶，皆杂驴皮所煎，非亲制不可得也。

羚羊角，相传明目益肝。予因目疾服之，殊无效。

败龟板，取其自死者，血肉尽渗甲中，气性全具，故佳耳。予闻之王宇泰先生云：龟性最恋躯壳，故死后其甲尚灵，可占吉凶。有人久服龟板，腹中滋生小龟无数，以此病死，确有证验。故王先生用药，多不用龟板。

炼服红铅，实为有益。予之得延，借力于此非浅。予

---

① 解：即解角，指锯取鹿角。

② 阿井：古阿井位于阳谷县城东20公里处，古运河西岸，东阿故城遗址中央。古阿井深数丈，以青砖砌成，井口覆以石板，井水色绿而重，清冽甘美，杂质很少。

③ 济水：古水名，发源于今河南，流经山东入渤海。

往时病丹田气怯不能言，百药不效，遇一医家，以五炁丹授予，才两三服，即觉气充能言，其效如此。是后自畜[①]鼎器[②]，广收红铅制服，较之草根、树皮，功真倍蓰[③]。乌衣巷聂遡元之五炁丹，名闻海内，予曾服之，果效。李鸿胪进上[④]之丹，予亦曾尝。有友张中吴，以红铅制为一粒丹，用乳调匀，灌于鼻内，男左女右，以鼻孔向上仰承之，名为进大药。密室中避风、避劳，或三七日，或二七日，淡味将理，断欲百日，果有奇效，能回阳助元。予曾两试之。

予生平亦甚得紫河车之力，炙干河车不佳，性热动火。取鲜者，长流水洗去恶血，其淡红水不必尽去，再用酒漉[⑤]一遍，沥去酒，入磁瓶封固，重汤[⑥]煮之一昼夜，熟烂为度。配以药末，捣为丸。如药末多，仍加蜜。其药方视人症候所宜，大约入补阴药中最宜。有人谓河车性热，有火人不宜服，此说最误人。河车乃是补血、补阴之物，何常性热？但以其力重，似助火耳。配药缓服之，何能助火？胞上紫筋，有谓宜挑去者，非是。此乃自然之血筋，非恶血比，挑去则损功力[⑦]。

---

① 畜（xù 蓄）：同“蓄”。蓄积，积聚。《荀子·天论》：“畜积收藏于秋冬。”

② 鼎器：炼丹容器。

③ 倍蓰（xǐ 喜）：谓数倍。倍，一倍；蓰，五倍。

④ 上：敬修堂刻本作“光庙”。

⑤ 漉（lù 路）：液体慢慢地渗下。

⑥ 重（chóng 虫）汤：即隔汤。将盛药水之器皿坐放于大盆之滚汤中，使药水保持热气较久。

⑦ 配药缓服……损功力：原脱，据敬修堂刻本、六醴斋补。

秋石入药，必须水炼者佳。古人取秋露炼成，故名秋石。今露不可多得，惟以清水炼之。若火炼者，则精华已去，徒存盐质，恐未必能补阴，且盐湿亦难入药。古方所指秋石，决指水炼者而言。

附子加于八味丸中，有地黄等阴药佐之，便不觉其热；加于补中益气汤中，其性便热。予曾加三分，服一剂，鼻衄顿发，数载受其患。

古方用何首乌，以赤、白各等分用。今以得何首乌，一时难兼二种，勉强成丸，服之亦效。近来吾乡多不可得大者，若重二斤，便为奇货。出山西者最大，六七斤者甚多。予宦于虔州，觅此药亦有重三四斤者。但人言此药出越中者良，他地所产服之多不效。予虔州所得，以制七宝丹，功力果逊，人言或者其然①。

七宝丹古方，服之甚有益；加杜仲四两名八珍丹，人称其更佳。此药若得大何首乌重三四斤者，更得赤、白相配恰合，则功力当更有大焉。

① 其然：果其如此。

卷　七[①]

续养形篇上

五谷皆补养脾气之物，一煅成灰，反能消食者何？盖火能软坚化物，烬从火化故也。诸灰能消食，亦能伤脾，功用不减于山查、神曲。不可忽之以为食物，而多服、常服也。

予半百时，微有怔忡之意，若犯房室，则是早怔忡特甚；即不犯房，而不远女色，或共寝，未免动火，则亦微觉怔忡，但不甚耳。如独宿，则泰然。自六旬绝欲以来，此病遂愈，即劳心亦不发。要知心肾一脉相通，怔忡之症，未可专求之心也。

己卯冬仲，予患沿爪出水而痒。有友教予，频以重石压之，压出血水多多许即愈，不复作脓作痛。其效亦神矣。

粤东陈探花[②]，讳子壮者，专服黑小豆。初一日服一粒，初二加一粒，以后渐加至十五粒，至十六日则减一

① 卷七：原本无此卷内容，据修敬堂刻本与六醴斋本补。
② 探花：科举制中的一种称呼。唐代从进士中选少年俊秀者两三人为探花使。南宋后专指殿试一甲第三名。

粒，以渐而减，至次月朔[①]又服一粒起，如是循环无穷，用白汤生吞下，不为末。久久大得益，补肾乌须发，大有奇效。

泉州黄宗伯，讳汝良者，年九十余，犹然精神不衰，饮啖如故。平日服补中益气汤、还少丹，二药故是佳品，宜其得力。还少丹与打老儿丸相同，止少续断一味。

予同年[②]朱司寇[③]广原第二子，讳茂昭，字子藻者，少年时眉绝少，有风鉴[④]相之云：如此好眼，若有眉称之，必得骏发[⑤]。子藻每从人求长眉之法。有一方士，自言有药，但服数厘，眉即生矣。遂进末子药六七厘，戒以服药后，切须避风。服之夕，即有汗，偶值有贼至，乃出庭除[⑥]，及归寝，大汗不能止，绵被俱湿透，几至亡阳，遂大惫。自后服人参数十斤，补药无算，闭户调理十余年，始得复元，后亦不寿。药之不可轻服也如此。或云此药是闹扬花[⑦]，未知是否？方士已遁，莫可问也。

寝卧不得多言笑，譬五脏如钟磬，不悬则不可发声。以下出昨非[⑧]斋日纂。

---

① 朔：阴历每月初一。
② 同年：科举制度中，称同科考中的人。
③ 司寇：古代官名。管理刑事。
④ 风鉴：旧指相术。
⑤ 骏发：指迅速发达。
⑥ 庭除：庭院，庭前阶下。
⑦ 闹扬花：即闹羊花，又称踯躅花。为杜鹃花科植物羊踯躅的花。
⑧ 昨非：今是而昨非之意。

养性之士，唾不至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极视，坐不久处，立不至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先饥而食，先渴而饮；不欲甚劳，不欲甚佚①，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饮酒当风，不欲数数沐浴，不欲规造②异巧；冬不欲极温，夏不欲极凉，大寒、大热、大风、大雾皆不欲冒之；五味不欲偏多，酸多伤脾，苦多伤肺，辛多伤肝，咸多伤心，甘多伤肾。此五行生克自然之理也。

《太素丹景经》曰：一面之上，常欲得两手摩之使热，高下随形，皆使极匝③，令人面有光泽，皱班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先当摩切两掌令热，然后以拭两目；又顺手摩发，如理栉④之状；两臂亦更互以手摩之。使发不白，脉不浮。

续养形篇下

蛎黄肉⑤，本草载甘温，煮食治虚损，调中，治丹毒、酒后烦热，止渴。炙食甚美，令人细肌肤，美颜色。海错⑥大约多损脾，独此补益，且其味亦冠海错。予于闽中，备尝海产，无如此味之佳。但煮食腥气不堪，必以厚味先

---

① 佚：通“逸”。安乐。《荀子·王霸》：“心欲綦佚。”杨倞注：“佚，安乐也。”

② 规造：筹划制作，规划建造。

③ 匝（zā 扎）：周，绕一圈。

④ 理栉（zhì 治）：梳头发。

⑤ 蛎黄肉：腌制的牡蛎肉。

⑥ 海错：指各种海味。

煎后煮乃佳耳。炙者罕见。惟于泉州有一友见饷[①]干者，其味果佳，大胜淡菜。粤东亦有此，颇大而味不佳。

水蕲，即芹菜，本草载甘平，养精，保血脉，益气，令人肥健嗜食，本草中佳品也。但生于水田中者，多有蚂蟥匿其中，难于选择，不可轻食。本草又云：水芹生黑滑地，食之不如高田者宜人，名白芹。余田者，皆有虫子在叶间，视之不见，食之令人为患。

石耳[②]生于石上，故名。本草载甘平，久食益色，至老不改，令人不饥。又云：明目益精，作茹[③]胜木耳，盖佳品也。此品入素蔬平平耳，以之煮肉则味绝佳。予于九江时食之，盖产自庐山者。

丝瓜之性，世俗相传以为至寒，食之败阳。及考《本草纲目》，则云甘平。又载《生生编》，指为暖胃助阳，抑何相反之甚也？窃观本草载此瓜：除热、利肠、去风、化痰、凉血解毒，治痔漏下血等症。又载其通经络，行血脉，则知此瓜应是甘凉之气味。若曰助阳，则何以凉血解毒？若曰性冷，冷则凝，又何以通经行脉？确然甘凉，啖之无损。

冬瓜，俗传为暖肚之物，考之本草，甘，微寒，大能散热毒，利小便，则非暖腹可知。

---

① 饷：招待，提供。
② 石耳：附着在石面的地衣类植物。
③ 茹：蔬菜的总称。

黑小豆，本草所不载，止载大豆。及《纲目》注何首乌，有用黑小豆蒸曝之语。世传黑小豆方药、功用甚盛，不知本草何以独遗？惟《食物本草》[①] 载一种黑小豆最佳，陶节庵[②]以此豆入盐煮熟，时常食之，谓能补肾。要知此豆功用更胜大豆也。又皇甫《本草发明》[③] 载黑小豆即藿豆。《本经》只言黑豆小者入药，并无马料豆、藿豆之名，盖即此豆是也。此豆北方最多，以之喂马，故名马料豆。贩此至者，只至常州而止，并无粒豆到三吴[④]，觅之苦不可得，是不可解。往时吴中少马，故此豆不来。今大乱之后，北马在三吴、武林者甚多，而此豆终不至，更不可解。

食粳米以晚白米为上，以其性凉益人。李时珍曰：六七月收者为早粳，止可充食；八九月收者为迟粳；十月收者为晚粳。北方气寒，粳性多凉，八九月收者即可入药；南方气热，粳性多温，惟十月晚稻气凉，乃可入药。迟粳、晚粳得金气多，故色白，能入肺而解热也；早粳得土气多，但益脾胃。

---

① 食物本草：明·卢和著。四卷，刊于万历、隆庆年间。

② 陶节庵（1369—约1450）：即陶华，字尚文，号节庵、节庵道人，余杭（今属浙江）人。明代医家。著有《伤寒六书》（又名《陶氏伤寒六书》）《痈疽神秘验方》《伤寒点点金书》《伤寒全生集》等。

③ 本草发明：药物学著作。明·皇甫嵩撰。

④ 三吴：指苏州、润州、湖州。

丈人责子路[1]五谷不分。吾辈自思之，吾亦不能分晰确然也。称黍、稷、麦、菽为五谷，见于朱注矣。其所称粱与粟，又是何物？考诸本草，各家之说纷然，总非确论。惟《纲目》李时珍所订[2]，庶几近是。然以稻独指为糯米，窃以为未然。稻，是大米之总称，为粳、为糯、为籼[3]，总皆稻之类也。而粳有早、中、晚、水、旱之殊；糯与籼有赤、白、水、旱之别，或有芒，或无芒，据乡人分别，不下一二十种，总以稻冠之可也。黍与稷，是小米之总称。时珍曰：稷与黍，一类而二种。黏者为黍，不黏者为稷。稷可作饭，黍可酿酒，犹稻之有粳与糯也。窃见北人总呼为小米、为黄米。然稷之生也，形似芦粟[4]，其子丛生，直立于苗端，而米粒细；黍之生也，形似稻，其子疏散，分垂于苗端，与大米相似，而米粒较稷稍粗，其种迥异。一为黍，一为稷，断断无疑。麦有大麦、小麦、荞麦，人皆能辨之。菽为诸豆之总名，亦人所易晓。惟《诗经》又有黍、稷、稻、粱之称；《周礼》又有九谷、六谷之名。有粱无粟，意粟即是粱。又有云：大而毛长者为粱，细而毛短者为粟，则是一种而稍异者耳，即今之芦粟

---

① 丈人责子路：见《论语·微子》。丈人，老者之称。子路，孔子学生，姓仲名由。

② 订：考证。

③ 籼（xiān 先）：即籼稻。水稻的一种，米粒细而长，无黏性。

④ 芦粟：高粱的一个品种。又称甜高粱，俗称甜芦粟，茎可生吃或制糖。

是也。本草又注粟米即小米，则更可疑。窃见北地颇多种芦粟者，呼为膏粱[①]，亦是粱即粟之一证。然日用尝食，尽是稷米，呼为小米，膏粱间取以佐食，不以为正粮也。酿酒之黍米，亦呼为小米，未闻呼芦粟为小米。今本草指为即小米，毋乃淆混而无别耶？至于南人种芦粟甚罕，普天下皆食粳、籼二种，今言粱即是粟，则食粟者寡矣。何以粱之名目，古今称之比比耶？愚见窃谓五谷之名见于经传，谷当以五为准；粱与粟，乃古者大米、小米之通称。《论语》冉子请粟，齐景公曰虽有粟，《孟子》米粟非不多，农有余粟等类，岂非粟乃米谷之通称乎？若必指粟为即粱、即芦粟、即小米，宁不小视粟而大费唇舌耶？且本草已标蜀黍为芦粟，则粟又是黍类矣，何以又曰即粱耶？至于秫也者，是糯米之别名。陶渊明好酒，田皆种秫。陶是九江彭泽人，地宜大米，则秫非粱、粟可知。李时珍所云稷之黏者为黍，粳之黏者为糯是矣。又云粟之黏者为秫，岂其然乎？予宦九江二载，从未见有小米酒，则陶之秫断是大米无疑也。《食物本草》所载诸谷，讹乱尤甚，亦可谓五谷不分者矣。

---

① 膏粱：即高粱。

卷　八[1]

续医药篇

五运六气之说，《内经》详言之，后贤疏注更详。但至于今，而按[2]之天时民病，多不相合，岂古今气运不相同耶？近者武林徐季孺刻有《运气商》，言之尤悉，其于间气[3]阐发极精，乃按之天时民病，亦多不合也，是不可解。窃谓治病者，得是说而存之，用药时稍为照顾。如相火司天，又兼行火运，则用药不可过热，遵热无犯热之禁，于寒亦然。如相火司天，而行水运，即用热亦无妨，或行金、土运，亦似不可拘。若胶柱鼓瑟，而斤斤株守，恐反多窒碍而致误。矧[4]原有舍时从症之训，则不可违症以从时也明矣。经云必先岁气，无伐天和[5]二语，须认明白。如先哲热无犯热，寒无犯寒之说，则是夏不可用热药，冬不可用寒药，春不可助木，秋不可助金矣。又读

---

① 卷八：原本无此卷内容，据修敬堂刻本与六醴斋本补。

② 按：考察，研求。

③ 间气：运气术语。间隔于司天和在泉左右的气。六气分治，在上者为司天，在下者为在泉，其余四气分司司天和在泉左右，称为间气。

④ 矧（shěn 审）：何况。

⑤ 必先岁气无伐天和：语出《素问·五常政大论》。意即治疗疾病时必须首先了解当年岁气的盛衰变化，才能补泻得当，不致违背天时而伤害人体的平和之气。

《本草纲目》李时珍之言曰：春宜加辛温之药，以顺春升之气；夏宜加辛热之药，以顺夏浮之气。秋冬准此。以上二说相背，当何适从？独不观经又云乎升降浮沉则顺之，寒热温凉则逆之。斯二言可为定案矣。春宜顺春升之气以升之，秋宜顺秋降之气以降之，至于夏浮、冬沉，非谓必以辛热、苦寒浮之、沉之也。薄荷、香薷等，非浮剂耶？地黄、牛膝等，非沉剂耶？此四时不可以一例论也。所谓逆之者，寒则热之，热则寒之，温则凉之，凉则温之也。岂与升降浮沉例论[①]乎？经又云：春省[②]酸、增甘，以助脾；夏省苦、增辛，以助肺。云云。春则木王土亏，故欲抑木以助土；夏则火王金衰，故欲抑火以助金，则逆之说更了然矣。至于顺之说，亦概论用药之理宜然。又有当舍时从症者，不可泥也。升之不已为浮，浮之义何居[③]？如阳气外浮，夏月多汗，理之常也。若居处太凉，饮食过冷，或过服敛药，使汗不泄，秋必生疾。此其一端，可类推矣。故谓夏月伏阴在内，不宜饮冷固是；然夏至一阴生，正宜保护微阴，其[④]可轻服桂、附等药以销之乎？则夏令宜辛热之药，其说非也。降之不已为沉，沉之义何居？如阳气潜藏，神气宜敛，若内外烦劳，精气多泄，或服升散之药，使气耗散，春必生疾也。故谓冬月阳藏于

---

① 例论：比照而论。
② 省：减少。
③ 何居：犹何在。
④ 其：表示反问，相当于“岂”。

密，不宜又服热药固是；然冬至一阳生，正宜保护微阳，岂可轻服连、柏等药以伤之乎？则冬令宜苦寒之药，其说非也。知此，则无伐天和之奥义可知矣。上总论运气

崇正戊寅之冬，武塘钱仲驭进士患肺痈，诸药不效，有人教服陈年腌芥菜卤[1]，一服辄效，甚以为奇。后晤友人沈圣思，言其母氏当年曾患斯症，亦赖斯物以救濒危。又一仆人母亦然。此卤颇有藏之者，天宁寺某僧房惯贮之。询知用腌芥菜卤贮于磁坛，埋地中，其地须有人往来践踏者方有效。埋数年乃用之，愈久愈妙，但饮一二瓯[2]即效。缪慕台《本草经疏》亦载此方，则云用百年芥菜卤，久窨[3]地中者，饮数匙，立效。其义以芥辛温，得盐水久窨之气，变为辛寒。辛寒能散痰热，芥菜主通肺气，所以治肺痈有神效也。然不须百年，窨数年即可用矣。

《本草经疏》中鱼腥草下又注：单用捣汁，入年久芥菜卤饮之，治肺痈有神。然可不须[4]也。肺痈

小便淋沥，乃肾气虚不能注射[5]而然。试观童子溺如一线，且能远射，男子[6]渐散如珠。至于淋沥，则肾病可

---

① 卤：腌菜的盐水汁。
② 瓯（ōu 欧）：杯子。
③ 窨（yìn 印）：深藏，窖藏。
④ 须：配伍。
⑤ 注射：喷射，倾泻。
⑥ 男子：指成年男性。

忧矣。予尝患此，服八味地黄丸，更加紫河车，甚效。

淋沥

余辛巳秋，自浔阳迁[1]闽海，患脾泄，乍止乍发，药之不效。壬午春，出汛[2]漳泉，又代署[3]兴泉道篆[4]，陪直指[5]出巡，饮食不得调，病乃大剧。脾泄不止，饮食减少，五更胀满，小便淋沥，几成中满之候矣。亟服八味地黄丸，及间服金匮肾气丸，佐以补中益气、六君子二汤，自五月朔服至八月，病乃渐瘥，至冬而脾大健。癸未，宦于广州，至秋而前病复发，及甲申之春而更剧，诸症俱至。此时则八味丸等药，亦无效矣。予乃觅首生紫河车一具，加于八味丸内服之，顿效。乃知河车功力，信不可诬。

脾胃

壬午之秋，余自闽调粤东臬长[6]，以重阳后十日行，闰十一月望[7]后度梅岭。时余脾健体佳，甚乐也。南雄一路，最苦无酒，所饮皆瓶酒，有苏合[8]等诸香气，余素所忌者，不得已强饮之。是月终旬，舟望江口驿，此时余患疮疥者一年矣，不服别药，惟饮金银花酒，偶以此花五六

① 迁：古代称调动官职，一般指升职。
② 汛：防守。
③ 代署：代理、暂任或试充官职。
④ 篆：印章多用篆文，故为官印的代称，此指官职。
⑤ 直指：官名。朝廷设置的专管巡视、处理各地政事的官员。
⑥ 臬（niè 聂）长：即臬司。官名。即提刑按察司。
⑦ 望：农历每月十五日。
⑧ 苏合：即苏合香。

钱，煎汤半瓯，搀酒饮之。时已申刻矣，酉刻抵江口，将祭江，以腹饥复饮瓶酒数杯，忽觉虚汗发额，顷之又觉头晕，勉强了祭江事，急登舟，则渐入昏沉去矣。时次儿子锡随任，急过唤余，唤数声始应，又复昏去不醒，举家惊骇[①]，以为中风也。急煎独参汤，次儿呼余，复醒。儿问曰：此可服否？余首肯。服之，停数刻，吐痰半杯，少觉清爽。次儿问余应用何药，余口授，次儿笔之。余曰：此必苏合香散气使然，且服独参汤。因就寝，则心已明朗，不复昏沉矣。小睡而醒，以手扪身，扪一处，麻一处，大是可畏。次日食粥，服药调理，稍安。越二日，舟望平圃，日方午，余体渐健，开窗看山，因啖饭，先饮酒数杯。尔时[②]只谓受香酒之累，且以金银花为治疮佳药也，复以花入酒饮之。饭甫毕[③]，而头晕复发，一如向晚之候。翌日而苏，乃始疑金银花之作祟。时有仆凤鸣者，以手背生毒，亦煎此花，酒服之，辄患晕眩。乃益信此花之毒，不然一服即眩，何立竿见影之如是？而误咎苏合，则冤矣。盖此花非余所亲收，乃从樟树镇肆中市来[④]之物，不知杂何毒草在内，以至害人尔尔[⑤]。信乎，药物不可不慎！

---

① 骇：原作“该”，据文义改。
② 尔时：犹言其时。
③ 甫毕：刚吃完。
④ 市来：买来。
⑤ 尔尔：如此。

尼父沽酒，市脯不食[1]，岂无见乎？幸不大病，数日即平复。腊月十八日履任后，不复患此症。则知误药之因，而非本原之病矣。于此见宦游不可不携知事[2]子弟，设是时次儿不侍，家人延庸医，误进他药，又不知作何状矣。中毒

凡人腿足酸疼软弱等症，大半是足三阴虚损。见人用针者，多不效；不惟无效，且促其寿。予亲见有二人矣，慎之！腿足酸疼

铅粉[3]，即女人搽面之物，最能解毒。予次子痘后靥[4]有未落者，好以手搔爬，血肉淋漓，敷药不效。一人教以铅粉涂之，即涂即靥而愈，此神方也。后以扑诸疮俱妙。痘疮

宁都曾友憩素园，携一姑苏仆来，偶园丁有子患痢，苏仆即传一方与之。用大鳗鱼骨一条并头，新瓦炙存性，为末，黑糖调姜汤下，服之旋愈。适友人朱伯思之子，亦患噤口痢，甚危，转传此方服之，亦即愈。滞下

予少病目神无力[5]，多视便觉酸涩，时医多劝予服养

---

① 尼父沽酒市脯不食：语出《论语·乡党》。意即孔子对买来的酒和干肉是不吃的。

② 知事：通晓事理，懂事。

③ 铅粉：也称铅白。无机化合物，白色粉末，有毒，溶于酸类，不溶于水。

④ 靥（yè 夜）：指痘疮溃后的痂皮。

⑤ 目神无力：即视疲劳。

血滋阴之药。就诊于王宇泰先生，遗予手扎[①]云：治目之药，世医多主滋阴降火，而先代名医皆主升阳补气。虽互有得失，而古人之说为长。况尊目能见细字，绝无昏花，但不耐久，此其不足不在阴精，而在阳气明矣，正宜服益气聪明汤。今略为更定如下，其方：蜜炙黄芪、人参各二钱，升麻、柴胡各七分半，甘菊、白芍药各一钱，枸杞二钱，炙甘草、黄柏各五分。煎，空心服；再煎，食远服[②]；三煎，临卧服。后来验之，毕竟养血无效，而升气得力。先生诚有卓见。目疾

牙齿上龈痛肿连面颊，系足阳明胃经风热。予患此，服清胃散半剂即愈。药如中病，效固如此。王先生所刻《证治类方》[③] 载此方：升麻用一钱，牡丹皮五分，当归、生地、黄连各三分。而薛立斋所刻《内科摘要》载此方，黄连用一钱六分，升麻二钱，其余各一钱。王方分两太不匀，薛方似妥。盖薛所刻方，皆经立斋删定，甚有斟酌，较之他本，分两多有不同。如藿香正气散，薛本少白术等四味，更觉清楚。齿痛

乙酉岁六月间，予避乱，小船奔走，冒暑而不觉。处暑前即患血痢。予年老不敢服下药，但调之而已，凡七日而愈。然痢虽愈，而血未止，兼以大便燥结，艰难为苦，

---

① 手扎：指亲手书写的书信。

② 食远服：在离正常进食时间较远时服药。

③ 证治类方：即明·王肯堂撰《证治准绳》中之《杂病证治类方》。

治之半月无效。读《玉机微义》，有柿干烧灰，末之，米饮调服一方。考之《本草纲目》，亦载此方之效验甚详。因觅此药服之，不及一两即愈，可谓神方矣。便血

是岁小雪前在山中，又患疟，间日而发。予不患此病者，五十余年矣。未有大感冒而得此，想山中之气时行使然。初次发于黄昏。方书云：发于子后午前者，属阳易愈；发于午后子前者，属阴难愈。予忧之。又读丹溪论云：凡邪深入于脏者，必提出于腑，达于表，一汗可解。予因多服升提之药，而不甚攻其邪。二次即升至申时，三次升至巳时，四次升至辰时，五次升至寅时，即愈。疟疾

薛立斋治疟，极言补中益气汤之妙。医案内虽开列仲景诸方云：若不应，分六经表里而治之说，见各方。然观薛先生所治诸人之案，并未见用各方，而所用之药，大都是补中益气汤，而极论不宜过于发表攻克，致伤脾胃，反致绵延不已。近世名医，惟陈月坡宗先生之法，以之治疟，颇效。盖仲景去今千余年，气运大变，治病亦须因时制宜。若执古方以治今病，是犹以结绳[1]而治今之世也。其可乎？疟疾

友人丁静公，又字不二，长兴人，寓嘉兴，予家延为西席[2]者甚久。乙酉仲夏，移归湖州郊外，逢大乱，遘[3]水

① 结绳：在文字产生以前古人用绳子结扣来记事。此指古代的管理办法。

② 西席：旧时称家塾教师或幕友。

③ 遘（gòu 够）：遭遇，患。

蛊疾，腹大如鼓，头面、手足俱肿，小便不通，大便日泻数次，危殆已甚。闻邻家葱煎豆腐甚香，思食，食之觉快口，食后小便即通，于是连日食之，小便愈通，大便渐减，再以半生熟之葱食之，腹渐小，肿渐消，遂可步履、谒客[①]。予初在妙喜山中见其状，深以为忧，殆将不起。月余，丁再至山中，则面肿已平，精神已王，告予得生之故如此。夫水蛊，剧疾也，而以葱、腐获疗，闻所未闻，特为记之。肿胀

治一切肿毒，传来一方甚效验。凡臃肿作痛，毒将发时，即服此方，无不内消。予次子臂漫肿作痛，一服即消。以后服者俱效。丁亥，在山中，有管庄人腿患毒，肿硬无头，痛甚，数日漫肿如故，医药不效。予与此方，连进三服，小便出浊物升许，竟尔[②]消散，数日即平复。真可谓神方矣。方用生黄芪五钱，当归梢八钱，金银花五钱，黄柏三钱，水、酒各一钟，煎一钟服之。又一方加皂角刺。肿毒

外科方书每言生肌收口之药，不宜早用。薛立斋指摘[③]生肌散之害人，而言毒尽时，但用当归膏为妙，生肌最速，并无他害。予家人历试之，颇验。原方：生地、当归各一两，麻油四两，白蜡五钱，或黄蜡则用一两。以

① 谒（yè 页）客：拜访客人。
② 竟尔：犹竟然。
③ 指摘：指出缺点、错误。

归、地入油煎黑，去滓，用蜡投之，溶化成膏。予试之，膏太软烂不便贴，或当增药减油。肿毒

本草言：防风能泻肺实，误服泻上焦元气。及后列方则又云：自汗不止，以防风二钱，用浮麦[1]汤调服。又云：治盗汗以防风二两，芎䓖二两，人参半两，末服。夫既称泻肺实，则其性发散矣，而又欲以止汗，岂不自相矛盾耶？予曾冒风而病，以体素弱，用六君子加防风、桔梗服之，顿觉疏散欲汗。一时劳倦，以参、术与防风同用，尚不禁其疏散。若服前二方以止汗，是愈泄其汗矣，谁敢尝试乎？伤风

予甥孙[2]烂溪[3]周祥侯，年四旬，患痰火上冲，吐痰甚多，喘嗽不能眠。医者以清火降痰治之，愈甚，几危。祥侯自谓宜服人参，告诸医者，请以数分试之。医者曰：若用，则须多不可少，更宜加桂。遂治药服之，安平无事，乃放胆连服数剂，竟愈。引火归源，先哲已言之，而医者不识耳。犹幸此医能虚心商量，得免于危。痰火

旱莲草，一名鳢肠，俗名凉筒，以医促织[4]者。断其梗，少顷其口黑者是，最能乌须。予表兄卜戬父太守，有人传与一方，单用此草捣汁熬膏，蜜收贮之磁瓶，日日以

---

① 浮麦：即浮小麦。

② 甥孙：姊妹之孙。

③ 烂溪：地名，今属江苏吴江。

④ 促织：蟋蟀的别名。杜甫《促织》诗："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

酒服之，久服须发不白。卜戬父守而服之，六十外须果不白，但皮肉亦渐黑，且不利于脾，故予知而不服。乌须

予生平虽多病，而肿毒则未之患也。岁在戊子，行年[①]七十有三矣。其冬暮，头之右偏忽患一毒，嗣[②]是右肩、右背连患二毒，受累凡四阅月。予久阅薛立斋先生《外科枢要》《精要》二书，知毒之初起，最要是隔蒜灸。予遵之惟谨，毕竟得力，不至疮大难收。方书云惟头项不宜灸，而立斋则云：亦宜灸之为妙，但艾壮宜小，而数宜少，多不得过三七壮也。予亦遵之，竟有益而无害，益信立斋之书不诬。蒜以独囊者为佳。方书言切三分厚者，有言切三文钱厚者。以予试之，三分太厚，灸火全不觉，恐是三钱厚者有力。凡患毒者，多服《十三方》[③] 仙方活命饮以败毒，但老弱之人，不能堪此。立斋以托里败毒散易之。俟溃后，即去连翘、白芷、金银花，而竟服托里八味散。予遵之，幸不受药物之害。此议论识见，实超时医之上者也。今患毒者，时医辄以围药、膏药等治之。夷考[④]古人之书，颇论围药、敷药、膏药之害，岂古今气运有不同耶？是在智者审之。肿毒

予右肩患毒，以年老溃后不多得厚脓[⑤]，时有清水流

---

① 行年：指当时年龄。

② 嗣：紧接着。

③ 十三方：即《外科十三方》，约为明代著作，著者佚名。

④ 夷考：考察。

⑤ 厚脓：黏稠的脓液。

出不绝。时医以掺药[1]、膏药治之，少顷，药皆浮移他处矣。屡掺皆然，颇为可惧。时有请仙者，甚灵，予命儿辈祈之。仙云：无妨。疏一方见示，用珍珠、人参、轻粉、血竭、五色花龙骨若白者不效各等分，为末，掺之。予一掺，水即缓而少，药即成痂，湿处补掺二三次，水不复来，遂尔获愈，亦神矣哉！清水谓之毒水，多出亦无妨，不可早止之，止之太早将复发。肿毒

① 掺药：散剂之一。即掺散用的外用药粉。

跋

黄履素，前明万历丙辰进士，幼而赋质虚弱，年至七十余岁。自云药品十尝四五，则一生无日不在病中矣。有妄投峻剂为医误者，有调理不善而自误者，历验亲切，遂著《折肱漫录》一书。一则曰《养神篇》，一则曰《养形篇》，一则曰《医药篇》。其意是惕①病者之鉴戒②，原非为医家立说也。曾收入《杏林法海③书目》中，盖欲医与病者皆不可粗忽也。沈存中④有五难之说，此非二难乎？如阴亏质弱之人，或一流览⑤，则病情不致于固结⑥，医药不致于轻试，则此书之功亦不浅矣。但养神篇虽所采皆子、史，旁及释、道，其说颇杂。莫如案头置鹤林、玉露⑦等书更胜矣，故不刊木⑧。

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古吴瘦樵程永培跋于紫藤花下读书轩

---

① 惕：戒惧，小心谨慎。

② 鉴戒：可以对照引为教训。

③ 法海：佛教语。喻佛法。谓佛法深广如海。

④ 沈存中：即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北宋浙江杭州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人。北宋杰出的科学家。代表作有《良方》（后人将苏轼收集的方剂与之合并成《苏沈良方》）及《梦溪笔谈》等。

⑤ 流览：即浏览。大略地看。

⑥ 固结：凝结，郁结。

⑦ 鹤林玉露：指佛教、道教书籍。

⑧ 刊木：即刊行。

校注后记

《医宗撮精》《折肱漫录》系明代黄承昊撰辑。刊刻于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系作者将自著《医宗撮精》《折肱漫录》二书合辑。《医宗撮精》，一名《医宗摘要》，为作者辑录薛己《内科摘要》及其所注《明医杂著》，并加以评注编撰而成。《折肱漫录》八卷，以医话、医论的形式，记载了黄氏将息养身、治病等阅历，分为养神、养气、医药三门。

一、作者及版本简介

《医宗撮精》《折肱漫录》的作者黄承昊，字履素，号闇斋，晚号乐白道人。秀水（浙江嘉兴）人。生卒年不详。黄洪宪之子，明万历丙辰（1616）进士，授大理评事，擢工科。外转河南道，升福建按察使，降江西守道，称疾归里，闭户著书。己卯（1639）起九江道，升福建道，未几，调广泉，晋阶藩长。

作者幼年体弱多病，自言“凡方书所载之症，十患四五；本草所载之药，亦十尝四五”，因多次被时医误诊、误治，遂留心医药，参究医理，将薛己的《内科摘要》《明医杂著》摘编成《医宗摘要》一书。晚年将平生收集的医学资料及心得，编成《折肱漫录》。该书之所以题名为《折肱漫录》，乃取“三折肱知为良医”（《左传·定公

十三年》）之义。在此书中，黄氏把将息养身、治病阅历，以医话、医论的形式刊出，分养神、养形、医药三大门类。

《医宗撮精》《折肱漫录》刊刻于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简称乐伦堂刻本），现存版本有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修敬堂《折肱漫录》刻本（简称修敬堂刻本）、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程永培《六醴斋医书十种》之《折肱漫录》（简称六醴斋本）、清嘉庆十七年（1812）的《医宗撮精》刻本。我们在对该书进行校注的同时，也对其学术思想进行了初步梳理。

二、学术思想探析

1. 辨证重视审病求机。薛己十分推崇《黄帝内经》“治病必求于本”的思想，临床诊治非常重视辨证求机。黄氏承袭薛氏之论，其在论病时亦反复强调对病因、病位等病机要素的辨析，如其论述中风证：“其真中者，当辨其中脏、中腑而治之。眼瞀者，中于肝；舌不能言者，中于心；唇缓、便秘者，中于脾；鼻塞者，中于肺；耳聋者，中于肾。此五者病深，多难为治。中血脉者，外无六经之形症，内无便溺之阻隔，肢不能举，口不能言，用大秦艽汤主之。中腑者，多兼中脏。”

又如对痰症的辨治，医家多重肺、脾二脏，黄氏对此作了较详尽的论述：“痰症有因脾气不足者，有因脾气郁滞者，有因脾肺之气亏损者，有因肾气虚不能摄水泛而似

痰者，有因脾气虚不能摄涎上溢而似痰者，有因热而生痰者，有因痰而生热者，有因风寒暑湿而得者，有因惊而得者，有因气而得者，有因酒而得者，有因食积而得者，有脾虚不能运化而生者，有胸中痰郁而似鬼附者，各审其原而治之。”其所言“肾虚水泛为痰”尤具特色，“立斋治痰，每言肾虚水泛为痰，法当补肾”。清·程杏轩《医述·杂证汇参·痰》、魏之琇《续名医类案·痰》皆辑录此言，常以六味丸稍加别药以治痰而奏效。盖痰因火动，补其阴则火降，而痰自消。若专治其痰，脾胃先伤，而痰终难治。

2. 治疗重视调护脾肾。元末明初之际，丹溪之学盛行，医家多重视寒凉降火，恣用知、柏，克伐生气，产生流弊。针对这种情况，薛氏根据前人的经验及自己的潜心研究，自立一家之言，融东垣脾胃之说及王冰、钱乙肾命水火之说于一炉，在理论上重视脾胃，注重脾胃与肾命的关系，在治疗上善用温补，对后世温补学派的产生与形成，颇有启发。黄氏由于中青年时期体弱多病，中气虚寒，又数次被时医误用克伐及滋阴之药，深受其害，加之目睹亲人、朋友因误诊、误治而加重病情，乃至殒殁，故极为推崇李东垣、薛立斋温补之说，驳斥丹溪之学，认为东垣补中益气最有卓识，薛立斋六味、八味补脾肾最为纯正妙理。

黄氏在书中反复阐发“人以胃气为本”，“脾胃为气血之本”的论点，屡屡强调“滋化源，固胃气”的重要性：

“先生立见，专以滋养化源为主。化源者何？脾胃之气是也。土为万物之母，非土则万物不生，惟脾土壮王，则万物皆昌，而四脏多有生气矣。”“凡人脾气不伤，虽病可疗；若脾气一败，卢扁却走。”黄氏亦非常重视脾胃与肾命的关系，指出：“凡人肾气怯弱，真阳衰虚，坎水不温，不能上蒸脾土，是以饮食不进，或食而作胀，大腑溏泄，譬诸鼎釜之中，置诸水谷，下无火力，终日米不熟，其何能化？”引用严用和之论，“古人谓补肾不如补脾，予谓补脾不如补肾，肾气若壮，丹田火盛，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膈开能食矣”。

3. 慎药重视自愈能力。黄氏青少年时期体弱多病，又数度被医药所误，故其对于医药的态度极为审慎，黄氏以一生服药治病之误及体会向世人现身说法，告人不可轻信医和误用药，倡导以自我保健为上：“药者，人生之大利大害也。不遇良医，不如不药。不药而误也悔，药而误也亦悔。然不药之悔小，误药之悔大。”“凡恶风寒，流清涕及寒噤、喷嚏等症，只宜茹素避风，好自调理，不可轻服散风之药……若值外感，但住服益气汤，而疏散之药禁不入口，茹素避风以守之，数日自愈，而元气不伤。”

黄氏认为患者得病后除了饮食、劳役、酒色等常规禁忌之外，“所大忌者有二，认病为真，终朝侘傺，一也；求速效而轻用药，二也”。强调一方面不可过于担忧病情而形成思想负担，二则不可病急乱投医。

4. 养生重视调养心脾。由于黄氏“少年血气不足，十日九病，自虑不能老”，加之耳闻目睹了多位至亲好友的夭亡，所以他十分重视养生，其所著的《折肱漫录》八卷中即有四卷专论养生，至六十岁左右时甚至不惜辞官归隐以保养性命。黄氏结合自身多年的养生经历，总结了一套简便易行的养生理论和方法。

黄氏认为养生重在调养心脾：“心为一身之宰，脾为万物之母。养心、养脾，摄生最要。”“养生者贵开发其生机，生机一发，则源源不穷，此谓浚于不涸之府。生机有二：使此心常自怡适，而不以忧郁窒其生机，一也；助养脾土以滋化源，则四脏都有生机，二也。”他融汇儒、释、道三家有关思想，特别重视养心，而养心强调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知足常乐，“寡欲则心清，心清则欲寡”，“天下本无事，我心本清净，庸人自忧之”，“知足常足，乐自己取；贪得无厌，苦自己招”。“心主血，养血莫先于养心。心之不养，而多郁、多思、多疑、多虑，即日饵良药，亦何益之有！”养脾则注重饮食调养，认为保脾胃之良法为“未饥先食，稍饱即止”。提出“饮食但求益人，毋求爽口……纵口腹之欲，而不自惜其身，不可谓智”。

5. 知行重视实践体验。黄氏论病言药非常重视自身体验，其在《医宗撮精》中，对《内科摘要》和《明医杂著》结合自身的调治经历及临证见闻作了精辟的评注。而

《折肱漫录》则完全是是黄氏自身将息养身、治病等经历的总结。如其在《折肱漫录》卷六“品药”篇中评述了50多种常用药物的品种优劣、主要功用和反应等，由于所述药物多为本人所历，每药评点均甚精当，尤其是每药提示斟酌之处最为切要。如黄芪功不下人参，但性太绵密，有邪者禁服，不如人参之补而能宣也。后附有用参芪案例二则，使人读之亲切、信服。其对攻邪、苦寒性偏执之药多有顾忌微词，恐与其体质纤弱不堪一试有关。

在“养形篇”中，对五谷、瓜果、菜蔬、饮料、蛋禽、肉类、水产等近百种食物的功用和食用宜忌进行了评述，强调服食求益之人毋求爽口为原则。黄氏对食疗颇有研究，如枸杞叶代茶，治消渴、强阴、解面毒；生姜秋不宜食，泄气损寿元。讲究食物的搭配与疾病禁忌，如野鸭不可与木耳、胡桃、豆豉同食；鸽肉能减药力，服药人不可食等。该篇还对四时生活起居，养性的戒忌，按摩、导引等养生治病方法均一一进行了介绍。

总之，黄氏以一生服药治病之误及体会向世人现身说法，告人不可轻信医和误用药，倡导以自我保健为上，推崇李东垣、薛立斋温补之说，对养生防病、服药宜忌、病后调养等方面多有独到见解，尤其在老年医学方面对读者很有启发。

总书目

医　　经

内经博议

内经提要

内经精要

医经津渡

素灵微蕴

难经直解

内经评文灵枢

内经评文素问

内经素问校证

灵素节要浅注

素问灵枢类纂约注

清儒《内经》校记五种

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

黄帝内经素问详注直讲全集

基础理论

运气商

运气易览

医学寻源

医学阶梯

医学辨正

病机纂要

脏腑性鉴

校注病机赋

内经运气病释

松菊堂医学溯源

脏腑证治图说人镜经

脏腑图书症治要言合璧

伤寒金匮

伤寒考

伤寒大白

伤寒分经

伤寒正宗

伤寒寻源

伤寒折衷

伤寒经注

伤寒指归

伤寒指掌

伤寒选录

伤寒绪论

伤寒源流

伤寒撮要

伤寒缵论

医宗承启

桑韩笔语

伤寒正医录

伤寒全生集

伤寒论证辨

伤寒论纲目

伤寒论直解

伤寒论类方
伤寒论特解
伤寒论集注（徐赤）
伤寒论集注（熊寿试）
伤寒微旨论
伤寒溯源集
订正医圣全集
伤寒启蒙集稿
伤寒尚论辨似
伤寒兼证析义
张卿子伤寒论
金匮要略正义
金匮要略直解
高注金匮要略
伤寒论大方图解
伤寒论辨证广注
伤寒活人指掌图
张仲景金匮要略
伤寒六书纂要辨疑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
伤寒类书活人总括
张仲景伤寒原文点精
伤寒活人指掌补注辨疑

诊　　法

脉微
玉函经
外诊法
舌鉴辨正
医学辑要
脉义简摩
脉诀汇辨
脉学辑要
脉经直指
脉理正义
脉理存真
脉理宗经
脉镜须知
察病指南
崔真人脉诀
四诊脉鉴大全
删注脉诀规正
图注脉诀辨真
脉诀刊误集解
重订诊家直诀
人元脉影归指图说
脉诀指掌病式图说
脉学注释汇参证治

针灸推拿

针灸节要
针灸全生
针灸逢源
备急灸法
神灸经纶
传悟灵济录
小儿推拿广意
小儿推拿秘诀
太乙神针心法
杨敬斋针灸全书

本　　草

药征
药鉴
药镜
本草汇
本草便
法古录
食品集
上医本草
山居本草
长沙药解
本经经释
本经疏证
本草分经
本草正义
本草汇笺
本草汇纂
本草发明
本草发挥
本草约言
本草求原
本草明览
本草详节
本草洞诠
本草真诠
本草通玄
本草集要
本草辑要
本草纂要
识病捷法
药性提要
药征续编
药性纂要
药品化义
药理近考
食物本草
食鉴本草
炮炙全书
分类草药性
本经序疏要
本经续疏证
本草经解要
青囊药性赋
分部本草妙用
本草二十四品
本草经疏辑要
本草乘雅半偈
生草药性备要
芷园臆草题药
类经证治本草
神农本草经赞
神农本经会通
神农本经校注
药性分类主治
艺林汇考饮食篇
本草纲目易知录
汤液本草经雅正
新刊药性要略大全

淑景堂改订注释寒热温平药性赋

方　　书

医便
卫生编
袖珍方
仁术便览
古方汇精
圣济总录
众妙仙方
李氏医鉴
医方丛话
医方约说
医方便览
乾坤生意
悬袖便方
救急易方
程氏释方
集古良方
摄生总论
摄生秘剖
辨症良方
活人心法（朱权）
卫生家宝方
见心斋药录
寿世简便集
医方大成论
医方考绳愆
鸡峰普济方
饲鹤亭集方
临症经验方
思济堂方书
济世碎金方
揣摩有得集
亟斋急应奇方
乾坤生意秘韫
简易普济良方
内外验方秘传
名方类证医书大全
新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

临证综合

医级
医悟
丹台玉案
玉机辨症
古今医诗
本草权度
弄丸心法
医林绳墨
医学碎金
医学粹精
医宗备要
医宗宝镜
医宗撮精
医经小学
医垒元戎
证治要义
松厓医径
扁鹊心书

素仙简要

慎斋遗书

折肱漫录

济众新编

丹溪心法附余

方氏脉症正宗

世医通变要法

医林绳墨大全

医林纂要探源

普济内外全书

医方一盘珠全集

医林口谱六治秘书

温　　病

伤暑论

温证指归

瘟疫发源

医寄伏阴论

温热论笺正

温热病指南集

寒瘟条辨摘要

内　　科

医镜

内科摘录

证因通考

解围元薮

燥气总论

医法征验录

医略十三篇

琅嬛青囊要

医林类证集要

林氏活人录汇编

罗太无口授三法

芷园素社痎疟论疏

女　　科

广生编

仁寿镜

树蕙编

女科指掌

女科撮要

广嗣全诀

广嗣要语

广嗣须知

孕育玄机

妇科玉尺

妇科百辨

妇科良方

妇科备考

妇科宝案

妇科指归

求嗣指源

坤元是保

坤中之要

祈嗣真诠

种子心法

济阴近编

济阴宝筏

秘传女科

秘珍济阴
黄氏女科
女科万金方
彤园妇人科
女科百效全书
叶氏女科证治
妇科秘兰全书
宋氏女科撮要
茅氏女科秘方
节斋公胎产医案
秘传内府经验女科

儿　　科

婴儿论
幼科折衷
幼科指归
全幼心鉴
保婴全方
保婴撮要
活幼口议
活幼心书
小儿病源方论
幼科医学指南
痘疹活幼心法
新刻幼科百效全书
补要袖珍小儿方论
儿科推拿摘要辨症指南

外　　科

大河外科
外科真诠
枕藏外科
外科明隐集
外科集验方
外证医案汇编
外科百效全书
外科活人定本
外科秘授著要
疮疡经验全书
外科心法真验指掌
片石居疡科治法辑要

伤　　科

正骨范
接骨全书
跌打大全
全身骨图考正
伤科方书六种

眼　　科

目经大成
目科捷径
眼科启明
眼科要旨
眼科阐微
眼科集成
眼科纂要
银海指南
明目神验方
银海精微补

医理折衷目科
证治准绳眼科
鸿飞集论眼科
眼科开光易简秘本
眼科正宗原机启微

咽喉口齿

咽喉论
咽喉秘集
喉科心法
喉科杓指
喉科枕秘
喉科秘钥
咽喉经验秘传

养　生

易筋经
山居四要
寿世新编
厚生训纂
修龄要指
香奁润色
养生四要
养生类纂
神仙服饵
尊生要旨
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

医案医话医论

纪恩录
胃气论
北行日记
李翁医记
两都医案
医案梦记
医源经旨
沈氏医案
易氏医按
高氏医案
温氏医案
鲁峰医案
赖氏脉案
瞻山医案
旧德堂医案
医论三十篇
医学穷源集
吴门治验录
沈芊绿医案
诊余举隅录
得心集医案
程原仲医案
心太平轩医案
东皋草堂医案
冰壑老人医案
芷园臆草存案
陆氏三世医验
罗谦甫治验案
临证医案笔记
丁授堂先生医案
张梦庐先生医案

养性轩临证医案
养新堂医论读本
祝茹穹先生医印
谦益斋外科医案
太医局诸科程文格
古今医家经论汇编
莲斋医意立斋案疏

医　　史

医学读书志
医学读书附志

综　　合

元汇医镜
平法寓言
寿芝医略
杏苑生春
医林正印
医法青篇
医学五则
医学汇函
医学集成（刘仕廉）
医学集成（傅滋）
医学辩害
医经允中
医钞类编
证治合参
宝命真诠
活人心法（刘以仁）
家藏蒙筌
心印绀珠经
雪潭居医约
嵩厓尊生书
医书汇参辑成
罗氏会约医镜
罗浩医书二种
景岳全书发挥
寿身小补家藏
胡文焕医书三种
铁如意轩医书四种
脉药联珠药性食物考
汉阳叶氏丛刻医集二种



责任编辑　李占永
文字编辑　岳雪莲
封面设计　古　骥

内容提要

《医宗撮精》《折肱漫录》，明代黄承昊撰辑，刊行于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系作者将自著《医宗撮精》《折肱漫录》二书合刊。《医宗撮精》，一名《医宗摘要》，为作者撰录薛己《内科摘要》及其所注《明医杂著》，并加以评注编撰而成。《折肱漫录》八卷，以医话、医论的形式，记载了黄氏将息养身、治病等阅历，分为养神、养气、医药三门，书名取「三折肱成良医」之义。本次整理以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医宗撮精》《折肱漫录》合刊本（乐伦堂刻本）为底本。




服务号
（zgzyycbs）


中医出版
（zhongyichuban）


养生正道
（yszhengdao）


悦读中医
（ydzhongyi）

上架建议　中医古籍



ISBN 978-7-5132-3315-6

定价：65.00元